

淡水國小百週年校慶

校友紀念專輯

百年樹人

李登輝



臺北縣淡水國民小學一百週年誌慶

百年樹人

李登輝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登輝用箋

淡水國小百週年慶——校友紀念專輯

50011

13

出版緣起——百年桃李世紀爭輝

「百年木鐸，桃李爭輝；十年樹木（種樹）百年樹人」，歷經百年以來，由母校孕育而生的校友已超過十萬位，他們經過母校的薰陶，踏出傲人的校門，成爲社會的中堅，這是每一位校友和家長的驕傲，也是歷屆恩師們最感到欣慰的成就。

如今，母校在千萬校友、家長們的關懷聲中，即將度過一百歲生日，全體「百週年校慶活動籌備會」的委員們，懷抱著歡欣鼓舞的心情來籌劃各項動態、靜態活動，畢竟，我們的母校「第一百週年」僅此一回，本會有幸能夠參與其中，這是我們內心最感到驕傲的時刻。

爲了讓全校師生、校友們均能分享一百週院校慶的歡愉和喜樂，我們除了預備諸項大型校慶傳統活動之外，全體籌備委員莫不絞盡腦汁，試圖寫下創校先輩的精神，並闡揚早期師生的奮鬥故事，使母校的百年校訓繼續發揚光大，讓未來的校友也有所依循，共同勉勵。

因此，我們策劃印製了這份紀念一百週院校慶的特別刊物，並以傑出校友李登輝先

生做爲少年勵志榜樣，專文編撰了這本「慶祝母校一百週年校友紀念特刊」，全文十數萬言，內容詳述淡水國小自創校以來的種種人物、和事蹟。

書中特別以母校「第三十三屆本科」暨「第十三屆高等科」畢業的早期傑出校友李總統登輝先生，由其少年求學歷程做爲主軸，闡述六十年前的校友們如何刻苦奮發，在生活物質條件的艱困環境中成長茁壯；而當年影響李登輝校友的成功榜樣——杜聰明博士、施乾先生、江文也大師等人，也皆是母校創校初期的傑出校友，他們爲歷屆學子樹立了最佳的學習榜樣，在本刊內容中也回溯了他們的光榮足跡。

歷屆校友時時刻刻爲校爭光，先後締造了多項「台灣第一」的光榮紀錄，全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先生、全台灣第一位博士杜聰明先生、全第一位國際音樂大師江文也先生、全第一位私人斥資籌建乞丐寮「愛愛寮」的慈善家施乾先生、全第一位國際冠軍球師陳清水先生、全第一位氣象學者周明德先生、他們爲後進學子立下了永遠的典範。

如今，母校即將歡度一百歲生日，本會全體籌備委員願與全體校友共同緬懷，相互勉勵，踏著前人的腳踩行，一步一腳印，穩健而踏實的望著校竿直跑，實踐母校校訓精神——「主動負責，愛人如己」，雖百年如一日。

——慶祝淡水國小一百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 謹祝

少年的李登輝、少年的你

陳崇昌

欣逢本校百週年慶，在校慶籌備會主任委員，亦即本校家長會長莊明祥先生的提議下，徵得「少年李登輝」一書作者邱定一君的同意，擬重印這本描寫李總統少時珍貴往事的記錄，致贈給本校，即總統、母校的全校小朋友，人手一冊，細心閱覽這位第一位臺灣人總統的少年往事和求學足跡。也希望藉這個機會認識當年的社會背景、人情事故，並進一步效法前人的心，努力的追求心中目標的實現，而能在將來的歷史中，寫下另一頁屬於我們淡水人的輝煌歷史。會長囑我寫序，我十分樂意，深感這是自己的榮譽，也是自己的責任。

李總統是本校第三十三屆畢業生，也是本校校友會的名譽會長，本校師生深以如此傑出校友的成就為榮，他是第一位臺灣人總統，也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許多人對他的心思意念、成長背景，行事理念，或揣測、或考證、或求問，很希望揭開套在他身上的神秘面紗，以探得他的全貌。對一個小學生來說，他能如何了解總統的面貌呢？對一個生長在同一塊地土的晚學而言，他們又如何認識這位曾就讀同一所學校的前

輩的學習環境？我個人認為「少年李登輝」一書，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孩子們可以從這本書中，看見李事輝總統的成長背景、童年、少年生活、自小的行事爲人觀念，特別是在那樣艱苦的殖民環境之下，各方面條件都顯得匱乏之時。那一代的人是如何的突破困境，力爭上游，終能掙得自己的一片天。作者忠實的記錄了他的訪談，以親切的口語，適合大人、也適合孩子閱讀的文字，按年序的寫作順序，把李登輝先生少時的求學歷程，以及那個時代的生活環境，娓娓道來，相信小朋友讀了一定能得到很多的啓發。

我們的孩子，腳踩新時代的磐石，經由作者的帶領，回顧舊時的人文環境，體會從前的學習條件，我想：這對於他們的視野開拓，乃至心志策勵，都是一項很好的功課。我也願藉此一角，鼓勵我們的小朋友樹立學習前人的刻苦自勵、實事求是的精神，當你仰慕總統的不凡時，希望也能在自己的心中，埋下奮鬥的目標培養上進的心，期許自己將來也能做一個不平凡的人，爲造福鄉里、造福人群、奉獻自己的才情、能力？如果你能，便不枉父母、師長、乃至國家、社會對你的栽培與期望。

感謝邱先生與喬周文化公司同意重印此書，也謝謝會長的苦心美意，我謹代表全校小朋友致謝。當我們相信下一代也將卓絕不凡時，教育的意義、傳承的真諦，也將因此而彰顯、而此而延續。（本文作者爲現任淡水國小校長）

淡水團隊心 · 百年慈母情

周淑琴

懷著為百歲慈母生日的興奮心情，歷經長期的籌劃準備，母校一百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終於順利呈現在淡水鄉親眼前；這段時間以來，對於無數父老師長的關心與義工摯友不計回報的堅定支持，淑琴內心實在萬分感動，特別是這份淡水團隊的奉獻精神更顯十足珍貴。

事實上，承辦這樣一個百年慶典，內心壓力是極沈重的；從長期從事地方事務的經驗，深知這一項任務，絕非個人能力所能獨力完成，所以憑著世居淡水一家三代均啟蒙於母校的感恩心情，淑琴與籌備會工作幹部積極奔走地方政商各界及民間社團尋求支持，獲得衆多向來熱心公益的先進支持自然不在話下，更多為善不欲人知者，亦紛紛解囊，出錢出力，此一盛情實令人鳴感在心。當然，亦不乏遭拒門外者，內心也只能感嘆地方基礎教育長期的被忽視。

整個籌備工作千頭萬緒，內心感受更是五味雜陳，有時不禁聯想起地方發展的現實窘境，雖然無數人承先啓後投入淡水家鄉建設與人文關懷且成就斐然，但以淑琴兩屆鎮

民代表服務鄉親的觀察，常感嘆地方教育事務的不受重視，此一現象實值得各界省思。當然相對那些不畏艱困，默默為學子教育付出心力的一群人，他們一步一腳印，百年樹人的奉獻精神，亦需要多給一份肯定與支持，教育建設如此，家鄉全方位發展亦是。

淑琴才疏學淺，雖已全力以赴，但在整個籌備工作過程中，仍不免百密一疏，承蒙各界先進不吝即時指正，淑琴實感謝於心；對於這次出錢出力的百餘位籌備委員諸公，除再一次感謝外，更企盼能繼續在往後共同參予地方各項公益事務；特別是數百位活動義工及在幕後默默付出的籌備會莊主任委員，您們的熱心奉獻定將明載於母校校史永遠受後代子孫的感懷。（本文作者現任淡水國小百週年慶籌備會執行長）

歷屆校慶回顧——從第一屆到100屆

淡水國小百年來共舉辦了一百次週年校慶，全校師生每逢五月或十月，必定全體參與各項慶祝活動，場面一年比一年盛大，但從不過度鋪張浪費，這就是母校創校惟艱的克難精神。

值得一提的歷屆校慶當中，有五次校慶與校友息息相關，分別是30、35、40、60、90週年慶。母校三十週年慶當天，台北州知事吉崗荒造來訪，學生儀隊、管樂隊浩浩蕩蕩接受校閱，校友、師生及家長齊唱校歌，場面隆重熱鬧，校友同學會決議回饋母校，擬增設理科教室，嘉惠學子。此外，母校當時只收男生（民國四十一年才男女合校），因此校慶當天男同學灑掃特別整潔，迎接女性貴賓蒞臨參觀，這是男同學表現校風光采的節慶，也是一項傳統禮儀。

母校卅五週年慶更別具意義，學生樂隊的光榮樂聲中，校方表揚了連續服務的資深教職員，其中不乏李總統登輝先生的恩師。

◎ 盛大的四十週年慶

母校四十週年慶更加隆重熱鬧，校慶活動一連舉行三天，由日人校長松田常己親自籌備，首日上午遇雨改在禮堂舉行致詞儀式，淡水守鈴木文夫、淡水街長鳥井勝治、淡水女子公學校校長小石光彥、淡水寺布教師荒操天、家長會代表李元貴、校友會代表汪明燦、林百鍊等地方首長、士紳皆蒞校道賀，場面盛大。傑出校友盧阿山等人號召地方人士擬捐贈紀念館一棟，這是一件昂貴的校慶賀禮，此外還有創校元老（時任家長會代表）捐平台式鋼琴一座、校友施禎益（施坤山之嗣子）贈紀念文庫及書櫥一套，淡水施合發木材行及施坤記兩家關係企業合贈電影放映機一台，同學會代表李奎璧贈拔河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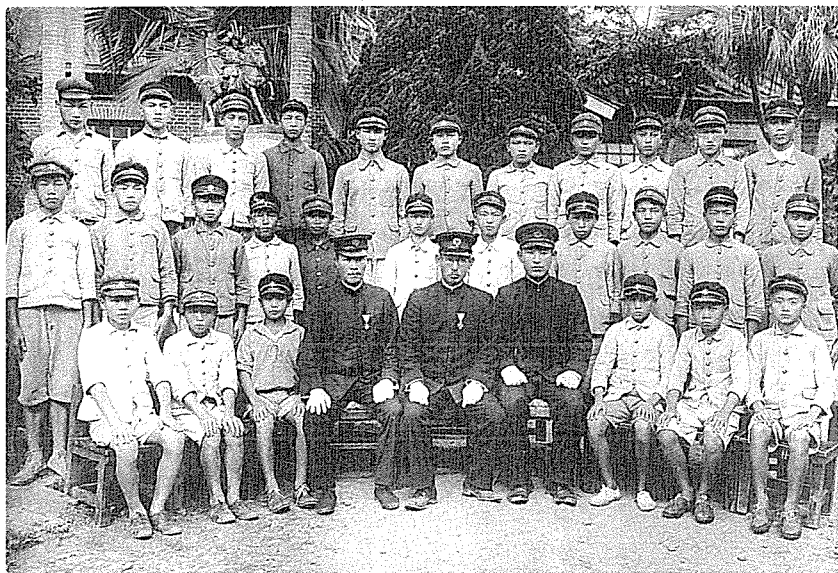


繩索一件，賀禮不論大小貴賤，全體師生均抱以熱烈掌聲，掌聲最響亮的諸多小朋友當中，有一位小朋友名叫李登輝，六十年後的五月廿日，他宣誓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

午後兩過天青，母校四十週年的重頭戲正要展開，中午十二時廿分，校方點燃焰火做為信號，慶祝活動正式開始，校友盧阿山邀各界貴賓到各校室品嚐小吃，據校史記載，「當天課堂變成臨時小吃部，服務人員忙著邀請來賓到各間課堂，殷勤地招待。」（史料由王耀明校友彙編整理）。「會場各處開著留聲機，發出宏亮的聲音，而觀禮人群一邊吃喝，一邊談笑風生，大會的氣氛越來越高漲。」當晚七時整，特別放映二場黑白默片，「沒有雙親的小鳥」、「我們的小弟弟」，一共七捆映畫帶，這是小朋友們企盼已久的最佳娛樂。

隔日上午，留日傑出校友王昶雄策劃的「淡公俱樂部」校友化裝遊街活動登場，該會每位校友會員皆打扮成民俗或歷史人物，舉著「慶祝校慶」的大旗在淡水街內遊行，據校史記載，百年來僅此一次，別具意義。

當日下午則是全校本科及高等科學童的重頭戲，學童歌唱比賽、舞蹈、遊藝會、童劇紛紛登場，小朋友台上賣力演出，學生家長台下加油打氣，李登輝校友和他的胞兄李登欽校友同台演出，趣味橫生（校友陳金要等人回憶錄）。校友出身的青年團員於晚間七



時舉行「青年團娛樂之夜」，內容精彩，包括有當時難得一見的魔術、寸劇、獨合唱、口琴、舞蹈，淡水鄉親蜂擁而至，人群擠滿了禮堂水洩不通，校慶活動與地方動態似乎融為一體，成了淡水人的節慶。

校慶活動的第三天，只能以「萬人空巷」來形容，校史記載——來自各地的參觀民衆以七千人計，母校內外人山人海，因為這一天不僅是閉幕式，還有一場充滿運動家精神的「校慶運動會」，由「青年團」的校友和各年級學童聯合展開各項分齡分項運動比賽。田賽、徑賽、球賽、竹馬、接力、拔河、團體徒手操等項目，爲了個人、班際的榮譽，人人全力以赴，拼勁十足，競爭非常激烈。

當年參與這次運動會的學子，包括江輝泉、練天晃、江萬澤、江萬中、麥春福、盧

園、呂樹、黃昌材、林景昌、陳金要、謝圳、吳宗、陳田、洪木松、李智盛、潘以夏生、李清水、紀福明、林三奇、李永秋、胡聰明、陳火泉、黃水泉、林火炎、陳叔餘、李登欽、李登輝及全體約六百多位在校學童，他們的成績勝負或已淡忘，但是求真求勝的精神，卻為母校樹下歷久彌新的校風典範。根據校史記載，已逝的母校恩師朱木火等曾經回憶李登輝校友當日運動會中，率領全班菁英球員下場參加躲避球大賽，他心思沈靜，縱觀全場，指揮若定，與對手球隊決賽鏖戰，終獲得最後的勝利，贏得非常辛苦。

◎ 母校一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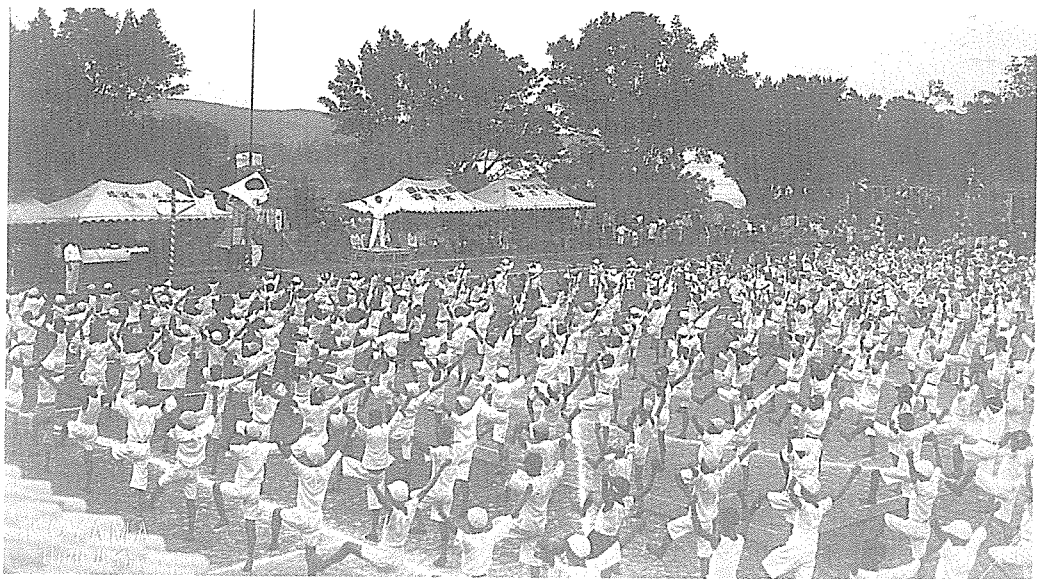
母校六十週年慶恰為台灣光復後十二年，首任台籍校長洪炳南先生廣召校友成立了「六十週年紀念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嘉惠學子，凡學業成績七十五分以上、操行七十分以上、體育六十五分以上的學子統統有獎，捐贈獎學金的校友包括了曾經於距今六十年前（四十週年校慶）參加四十週年校慶運動會，奮力打拼的學子麥春福及早期校友、前輩杜聰明、洪炳南、蔡坤煌（家長）、吳獻璜、許萊阿白、鄭嘉昌（前校長）、吳啓南（前校長）、高湯盤、鄭永富（前鎮長）、李捷步十一位。

當時洪炳南校長打算在校慶當天出版六十週年校史紀念冊，雖因故而未臻完成，但在九十週年校慶過後，洪老校長的未完願望由光復後第五任校長陳淑女及第六任校長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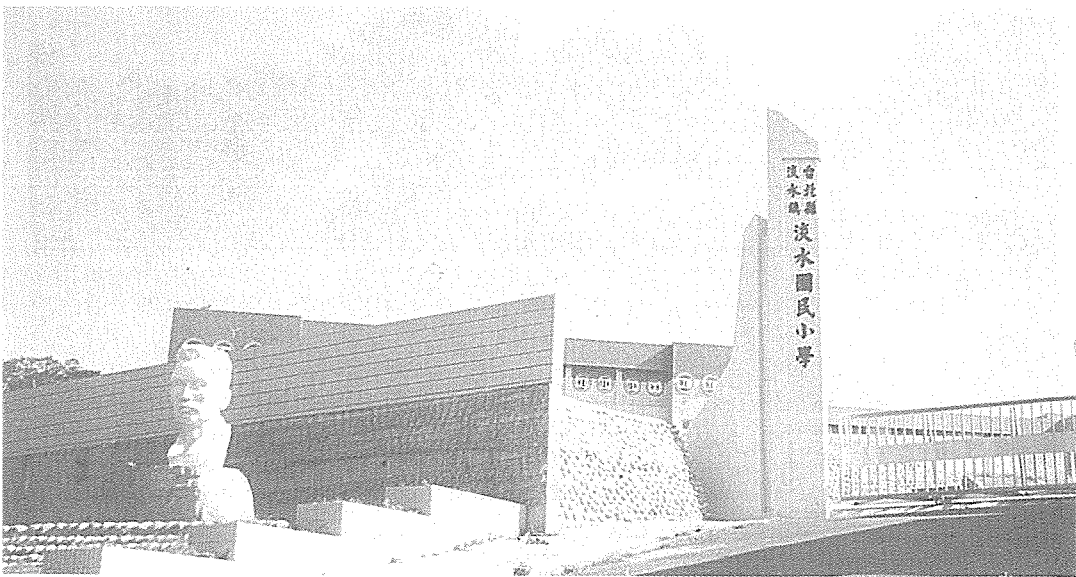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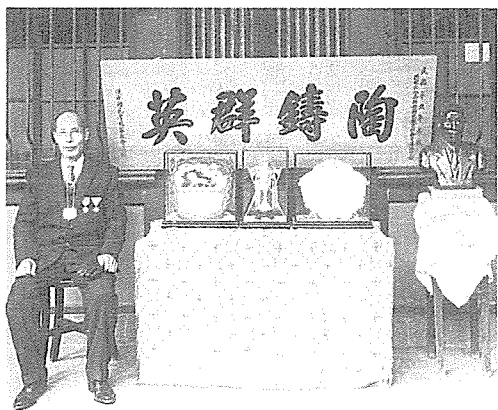
榮昌完成了校史巨擘。

◎闊別九十，李登輝校友返校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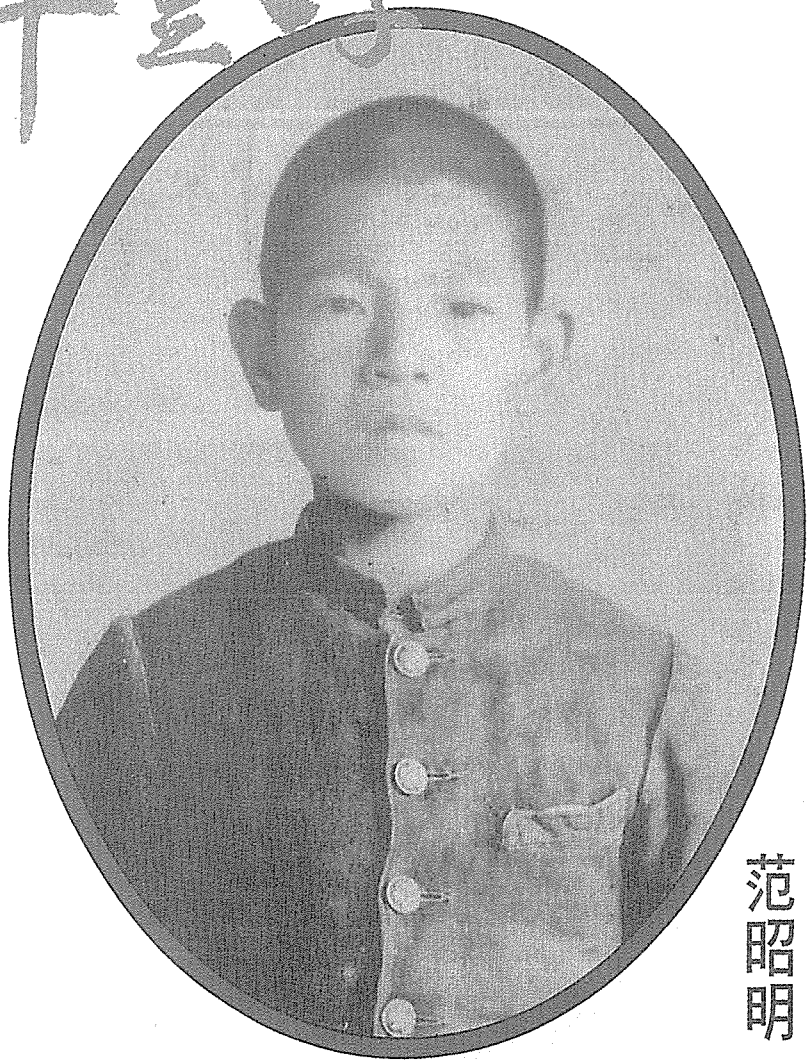
母校九十週年慶是最值得回憶的一次校慶，李登輝校友以副總統兼校友身份返校慶賀，並為新校舍澄暉堂剪彩揭幕，淡小校友、家長及地方鄉親同感殊榮，老同窗再度相聚，無限歡慰。同時「淡水國小校友會」也正式成立，校友會長麥春福與長他二期的學長李登輝暢談「四十週年校慶運動會」上的奪標往事，當年滾滾風砂，塵土飛揚的運動會已成歷史雲煙。爲了讓母校四千五百名學弟學妹擁有更寬闊的教學環境，校友會不再談論往事，向前看！群策群力協助母校徵收校地，拓建一座理想的操場，設置多功能的教室而努力，歷經兩任縣長林豐正、尤清、



兩任鎮長李文德、陳俊哲、兩任校長陳淑女、陳榮昌、二任的立委盧修一、兩位台北縣議員呂子昌、李文德暨校友會全體的共同關心及建設之下，終於在一百週年校慶來臨的時刻完成了這個夢想，嘉惠後進學子。



李登輝



范昭明 著



商業周刊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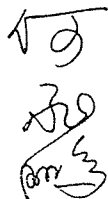
⑭ 少年李登輝



少年李登輝

邱定一／著

出版序 少年李登輝的陽光法案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南下台南演講，在這場為年底選舉的造勢活動中，李總統說：「中共根本不知道台灣人民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我李登輝在想什麼？還要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真是搞不清楚！」

李總統這一段話，說中了一個極關鍵的事實：中共不瞭解李登輝。事實不僅如此，不只中共不瞭解，與他親近的台灣官員們也不瞭解，他的對手民進黨、新黨也不瞭解。當然，台灣人民看李登輝，就更如霧裡看花，似幻還真了！

李總統自上任以來，他的成績有多面評價，肯定的人視李登輝為救主，否定的人視李登輝為撒旦；涉及主觀的價值判斷，差異尚可以理解。但是有時候甚至連事實也令人迷惑，例如：到底李登輝有沒有說過不再選總統？辯論永遠不休。李登輝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如何成長？他經歷過什麼大事？他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意識形態？他們家族包括那些人？他們做些什麼事？這些其實都是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有興趣知道，而且應該知道的事！

身為中華民國總統，而且可能是未來民選的第一位總統，從歷史轉折的關

健性，從任職時間的長短，李登輝與過去兩代的蔣氏父子同等重要，而當老百姓渴望多瞭解李總統一些時，台灣市場上不是充斥著偏激的批判，就是流傳著嘔心的奉承，而李總統的圖像仍然不清楚！

這一本書「少年李登輝」，是一個有心的記者，從李總統成為總統以來，他就走遍了李登輝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區域——淡水、三芝、北新莊；他也試圖採訪了每一個小時候曾經與李總統有過接觸的人；他更翻遍了那一個時候的文獻、報紙、試圖描繪出李登輝成長的時代背景，以進一步解讀李登輝隱在暗處的個性是如何形成，在他的努力下，「少年李登輝的圖像」逐漸清晰、明朗！

五年來，作者踏遍了李登輝走過的每一個地方，從源興居、淡水公學校、淡水街上、沙崙、小基隆、北新莊……五年來，無數的人成為作者追逐的對象，李登輝的家人、親友、同學、老師、鄰居……雖然時間久遠，每個人的記憶都是斷簡殘篇，作者的毅力，終於讓片斷成為整體。

為了避免再捲入「批判與奉承」的紛爭中，這本書沒有李登輝本人的認同；但卻有的是當年李登輝親友的見証，書中也有許多珍貴、精彩的照片，足以讓讀者回到李登輝成長的那個年代。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小時候許多的經驗，會成為影響一個人一輩子的重

要動力，李登輝不論是救世主，或者是決鬥者，本書試圖提供的是李總統年輕時期的「陽光法案」，當陽光所到之處，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能更認識他們現在的總統，更認識這個可能帶領他們走向未來的關鍵人物！

作者序 紀錄李登輝的童年往事

邱長一

當現代學童及青少年身陷於電視及電視暴力的時代之中，手邊可讀的少年勵志叢書仍然走二百多年前的「少年華盛頓傳」翻譯本，著實令人痛心不已，難道台灣沒有本土少年傳記讀物可以提供學子們熟悉？

「少年李登輝」一書正可填補這個時代的空缺，提供青少年學子一條清新健康的康莊大道。

筆者身受體育及新聞教育多年，經過母校恩師們的鞭策與教悔，思念師恩，卻還寫些精緻的社會新聞題裁，乍看之下，似乎令學子們受用有限，且深感負面影響層出不窮，有愧於師長期望，因此深願以此書回饋社會，以報師恩。

「少年李登輝」一書詳細描述了自日本大正十二年以降的十五載學童奮鬥不懈，努力向上的精簡故事，書中以第一男主角李總統登輝先生為主軸，詳細記錄了當代的學童求學、生活、嬉笑，思想以至於人生觀的樹立方向，七十多年來，李總統和同窗老友們就是憑藉著這種不服輸，不怕苦的奮鬥精神來實現人生，逐步踏實，可提供現今生活優

裕的學子們一面截然不同的借鏡，並與書中主角一同走過從前甘苦共鳴，進而激勵學子們整理出一條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

平凡的童年有著不平凡的時代背景，和截然不同的少年故事，讓我們透過該書，一同經歷李登輝的童年，少年，和故事中的物物一起挑燈夜讀，一起爬山、甚至一起聽歐吉桑講古話英雄。

由於少年李登輝的生活動線經前輩們一一指點之後，仍顯得十分龐雜無頭緒，為此，作者仍一一加以尊重及保留，儘可能按年代、地點、事物加以有次序的編排串聯成章，但有關遺老們的各家說法，本書也刻意加以保留，不願刪修，以保留原本真實性，因此本書在附註、後記中特別加以公開及尊重，令讀者讀來更加清晰豐富，相信這也是受訪者的一大心願。

本書歷經五年時間深入採訪李登輝少年時代的鄰居、同學、親人、舊遊，在「採訪人物」及「年表」中皆可深入明瞭當代的人、事、時、地物及背景資料，為求耆老口述資料的正確性，筆者一一將所採集的記述事蹟與中央圖書館日據資料加以一一比對，並與淡水滬尾文史工作室合作，力求正確，以便成為未來讀者的研究參考史料。而每一細部章節也儘可能加上時代註解及考證，也希望讀者在閱讀時，能不厭其煩的加以參與與注意，使史實部份更加完整，讀來更具系統化與歷史參考價值。

導讀 了解李總統的鑰匙

人們對李總統普遍存有一絲的迷思，尤其其他的一舉一動將影響你及你的下一代時，每一個人人都變成密探，希望了解所託付的究竟是何許人？

「少年李登輝」是從人性化的角度，敘述不平凡的總統平凡的童年往事，藉著兒時瑣事，提供新的素材去了解李登輝的性格。

三芝、淡水覆載著李登輝無數的身影，你可以呼吸李登輝呼吸過的空氣，觸摸他觸摸過的，真實又自然的感受，我們是同時代的人。本書作者也藉淡水地方記者之便，數年中踏著李登輝成長的腳踪，不遺漏一絲的蛛絲馬跡，平實地記錄他的流金歲月。

這段泛黃的記憶，是作者鏗而不捨的採訪，由李總統的親人，與童年知交舊友所追憶的片段，交織而成。裡面記載他們歡笑的，悲傷的，冒險的經歷，莞爾之餘，驀然發現，李總統與你、與我的兒時瑣事，不謀而合。

當你不期然泛起會心微笑時，穿過時空的向度，李總統的少年往事與自己溫馨的童年歲月契合的一刻，聖人的光環褪去了，一個有血有肉，可理解的，

平凡的李登輝出現在你面前，他不再是高不可攀，而是一個你熟識的身影。

對一些曾經與李總統在同一時空長大的人來說，書中清晰勾勒出自據時代的生活背景，細膩的描述，道出台灣早一輩人的甘苦，他們接受日人的統治，日式的教育，不管是生活習慣和價值觀都深受日本文化所薰陶。因此李登輝某些潛在的日本情結，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我們不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在那個年代成長的長輩一樣。

當所有有關李登輝的童年往事，有如黑白紀錄片般在書中搬演時，你可以以探秘的，鑽研的心情去閱讀，尋找李登輝少年時期最清晰的圖象，及他真實的輪廓。

「少年李登輝」共分七部，按照時間序列描寫李登輝出生到十四歲的成長過程，爲了超越文字的障礙，本書更附錄當年的珍貴照片，希望讀者不需透過想像，直接的親睹李總統的童年往事。

本書第一部大正十二年：敘述李總統成長的時代背景，李登輝家族在三芝埔坪定居的始末，曾文惠家族在三芝經商致富，以及李家從事豬肉配銷發跡的情形。

第二部：我在三芝的日子：詳盡介紹李氏家族的成員，以生動傳神的文筆

描寫李登輝的親人，諸如：生父李金龍、親哥哥李登欽等。

第三部淡水河邊的足跡：描寫李登輝初進淡水公學校就讀，面對陌生環境的挑戰，如何獲得師生們的接納與認同。

第四部第一名與第二名的戰爭：李登輝在淡水公學校表現傑出，成績優異，刻苦向學的精神，更令人敬佩，無奈始終不能一償夙願，考取年度的第一名，他與第一名紀福明之間的競爭，讀來趣味無窮。

第五部懵懂少年時：李登輝在學校裡，活躍的舉動，教人意想不到，不單先後以男主角身份參與話劇的演出，又擔任班際躲避球比賽的隊長，智奪錦標，一展李總統睿智與活潑的一面。

第六部畢業前夕：這段日子在李登輝生命出現幾位年青有為的日籍老師，他們犧牲奉獻的教育精神，對李登輝熱切的指導，令人印象深刻。

第七部影響少年李登輝的幾件大事：日據時期三芝、淡水人材輩出，不論在學術界、音樂界都佔有一席之地，他們在不平等的年代裡，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最終得到日本人的讚賞與尊重，成為當時台灣及三芝鄉家喻戶曉的人物，對李登輝這些少年郎有着深遠的影響。

最後文中附錄一份採訪人物的說明，讓讀者對書中出現的人物有更深的認

識，他們不是小說中虛構的人物，部份的主角更期待與大家分享那個年代的滄桑變化，但最重要的是從他們口中，我們真實地記錄著李登輝的少年往事。

本書另一個特色，是作者提供李登輝與曾文惠家族的族系表，讀者可了解他們家族的發展史。此外本書繪畫了兩幅李登輝在三芝、淡水時的生活活動圖，讓我們重新認識老淡水的風貌及李登輝成長的環境。

◎ 出版序

4 少年李登輝的陽光法案

◎ 作者序

7 紀錄李登輝的童年往事

◎ 導讀

9 了解李總統的鑰匙

第一部◎大正十二年

33 紛亂的世局

35 太陽旗下的台灣

39 岬角樂園——三芝

42 埔頭坑「出王爺」

47 大聲妹阿錦嬪

51 阿輝的降生

第二部 ● 我在三芝的日子

61 刑警老爸李金龍

67 源興居的快樂時光

75 汐止、南港的轉學生涯

79 重返三芝母校

84 廟口的孔夫子

第三部 ● 淡水河邊的足跡

97 台灣第一淡水

- 107 山頂來的囡仔
116 學海要做苦行僧
126 渴智的慕道者
128 大烏仔的窩
131 不打不相識

第四部◎第一名與第二名的戰爭

- 149 狙擊K計劃
154 「少年俱樂部」的誘惑
161 頭號天敵紀福明
170 鹿死誰手的排名戰
183 升旗台圓軍國夢
188 旱鴨子變小青蛙

第五部◎懵懂少年時

第六部 ● 畢業前夕

- | | | | | | | | | | | |
|-------|--------|---------|----------|---------|---------|----------|---------|-------|--------|---------|
| 282 | 273 | 262 | 254 | 243 | 229 | 223 | 219 | 214 | 208 | 203 |
| 敗走台北城 | 武德殿的浪人 | 出埃及記的啓示 | 生命中沒有不可能 | 到九嵌街打天下 | 紀、李終極之戰 | 我的方向盤在那裡 | 智奪躲避球冠軍 | 不准說台語 | 不平等的年代 | 泥沼裡的火車頭 |

第七部◎影響少年李登輝的幾件大事

- 291 台灣第一位土產醫學博士
297 乞丐王子施乾
302 偕醫館主人馬偕牧師
305 音樂天才江文也
310 捉拿廖添丁
315 誰是真小偷

◎附錄

- 323 採訪人物說明
343 少年李登輝大事年表
345 李登輝國小成績單
346 參考書目
348 跋

(三房)
蘭發

乾梅

乾來

金生

日生

川生

儀生

萬得

火結

金錡

阿統

老灶

阿灶

鑑根

桂雄

國治

石硬

根旺

清郎

清安

清良

清河

清燿

興家

財裕

財源

財旺

榮富

榮貴

榮燿

建榮

建淋

阿龍

柏宜

建宏

祐州

曾雲禮
馬約
(妻)

瑞樹

人祥
盧有
(妻)

蘇淑女
文彬
錫福、芳蘭、秀群、達鵬、琇嬌

李梅
文儒
明智、明修

女：麵、足
林銀花
婉容、美容
煥熙、政弘、舜民、少魯

陳朱杏
李時
文章
勝惠、見長、娥

瑞進
姚為
(妻)

水柳
李凸
(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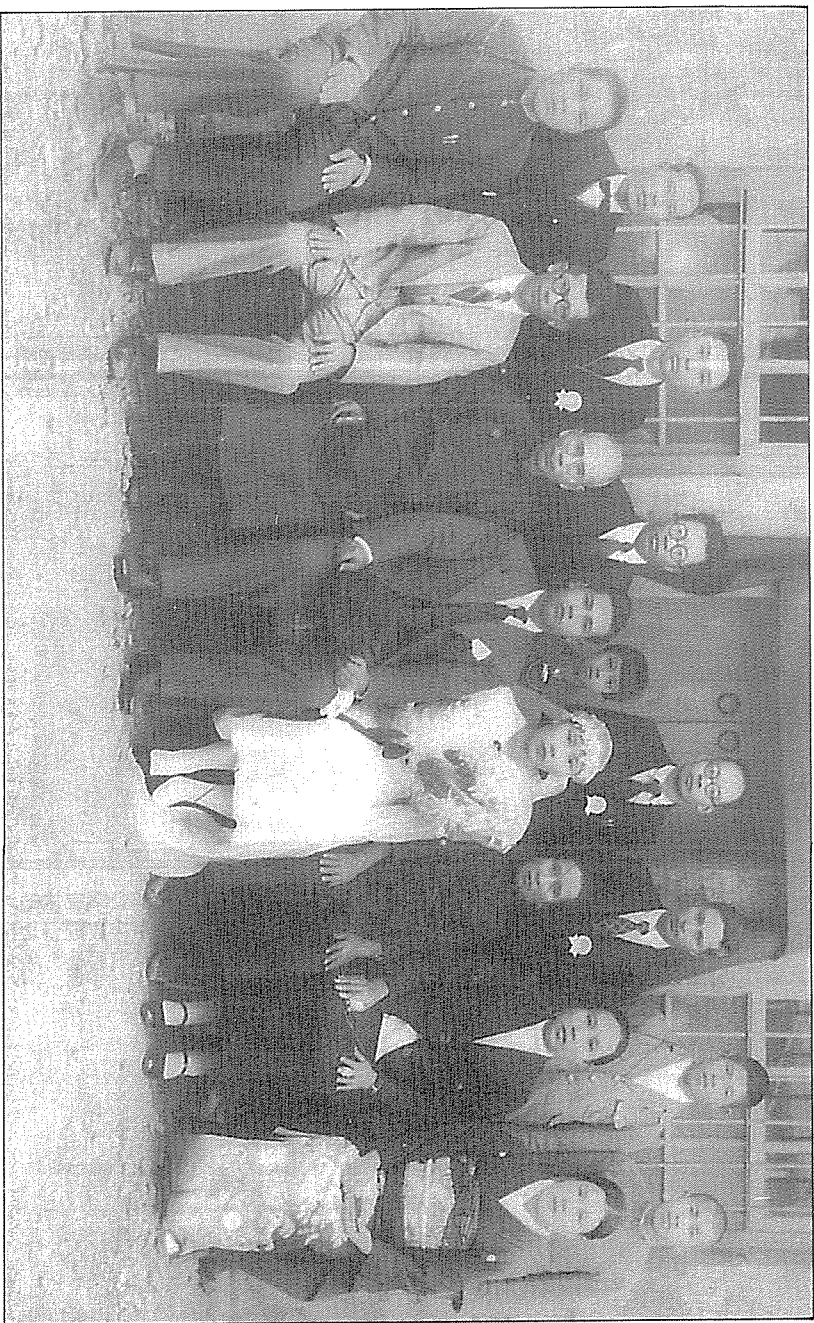
文奎
文緯

江寶
王素立
文經
輝光、輝德、秀瓊、美惠
玲玲、莉麗、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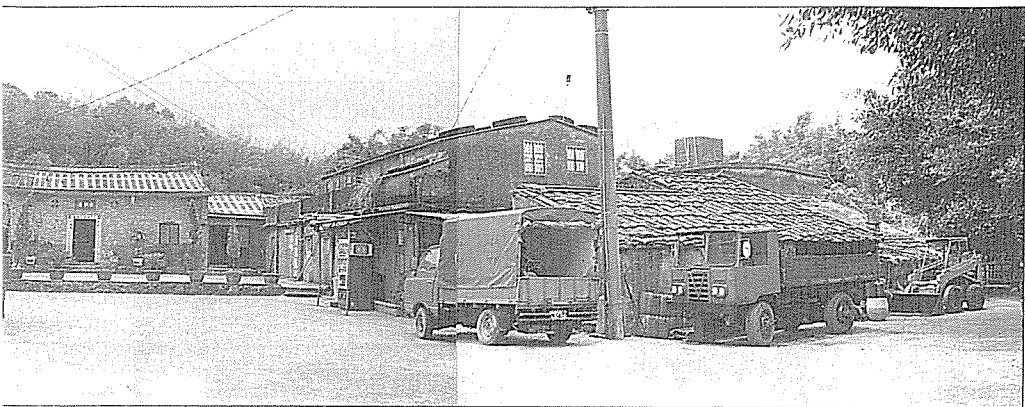
女：牽、旦、清甜、介
永波

金讚
葉池
(妻)

女：粧、姐
葉查某
李幼
煥、鑑、全
文富
煥、呈、宗
女：快、笑、蘭、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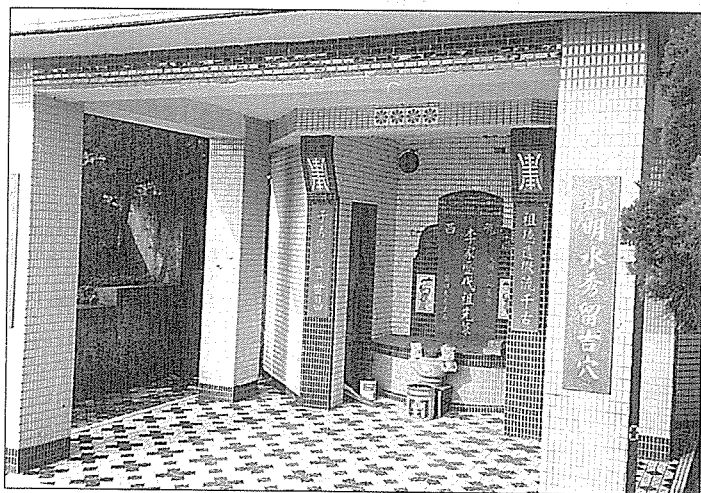
▲ 李登輝大哥的婚禮，李氏家族排排坐（前左二起）李金龍、財生公、李登欽夫婦、財生婆（楊妹氏）、江錦（登輝之母），後右二為李登輝。（羅珠玉和高梅玉女士提供）



▲位於三芝埔坪的源興居三合大厝院，是李登輝家族的祖居地，右側廂房現租住佃農，中央正廳及兩旁廂房，現為李登輝堂哥李進龍後人所住，左側廂房亦為堂哥登明、登連家人所居，後側洋房為堂哥登旺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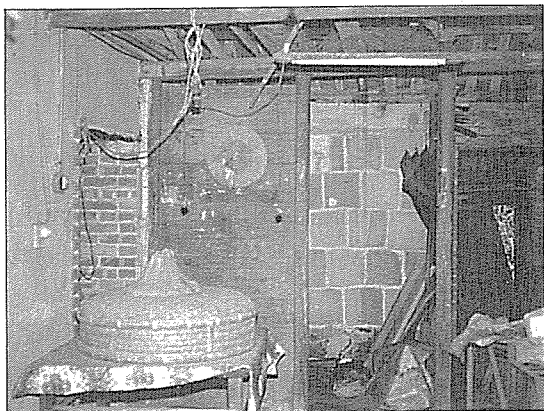
►曾文惠家族的墓園，位於源興居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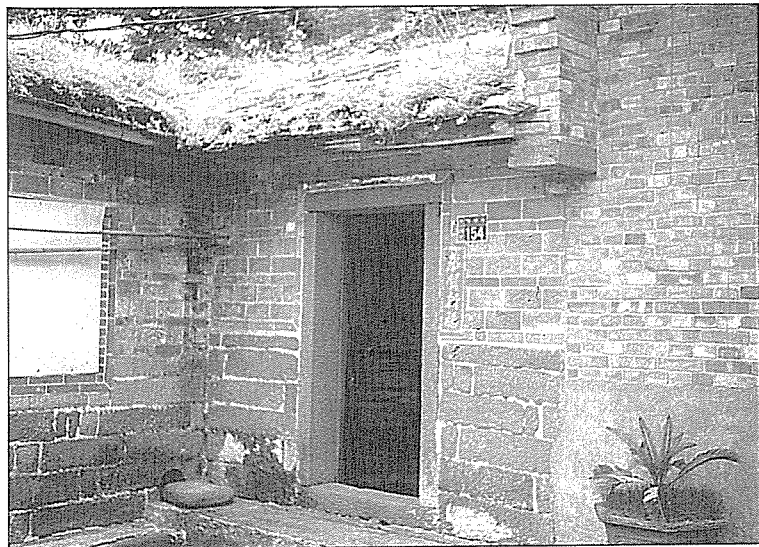
◀李登輝家族的祖墓，集中存放靈骨之用，位於源興居後方坡地。



▲李總統祖父母李財生夫婦之墓，位於源興居前方下坡地。



▼李登輝在此房間內出生。



▲李登輝在源興居三合大厝院，西廂房內側小房間誕生，目前移作貯藏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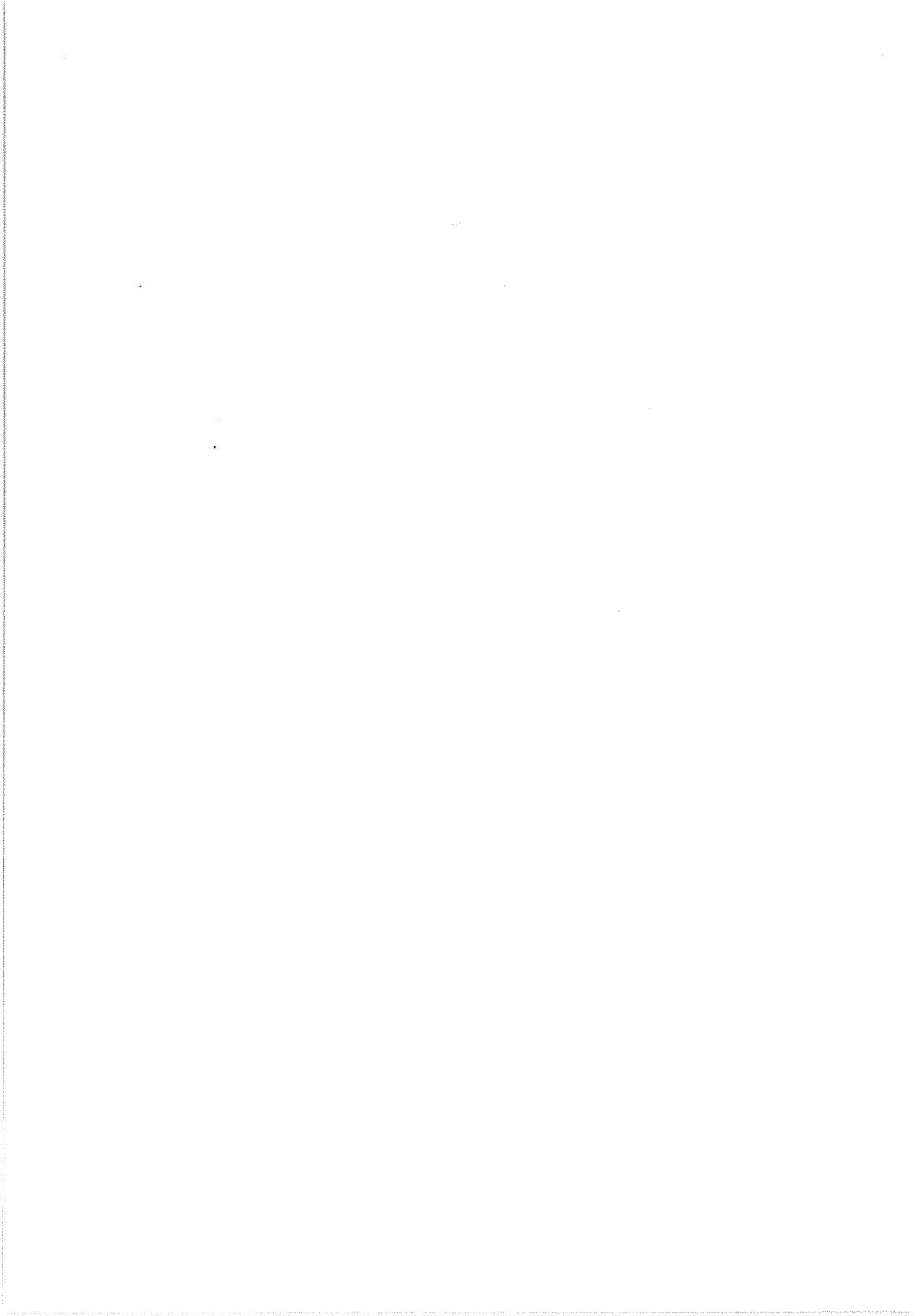
▲李總統伉儷每年初一，均回鄉省墓，此處為李總統祖父母李財生夫婦之墓。



第一部
大正十一年

大

五



1 紛亂的世局

大正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歐洲戰事結束後的第四年，德國政府拒絕履行戰債賠償協定，又拒繳石炭稅給法國，引起法國及比利時政府不滿。法、比兩國聯手對德施壓，企圖迫使德國屈服，並重新輸出石炭原料。德國方面則態度強硬，不但拒絕要求，並出兵二萬三千人往稽倫北方的法比聯軍佔領區集結，兩軍相互對峙，情勢日趨緊張。雖然意大利居間調解，但明顯偏袒比、法兩國，致使斡旋失敗，歐洲局勢似有一觸即發的危機。

◎ 坎珂的祖國

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中國戰禍不斷，黎元洪無力主導政局，曹琨賄選，登上大總統寶座。孫中山先生眼見軍閥割據，分裂國土，南北政府議和又失敗，無奈之餘，返回南方，以廣州為大本營，自命為大元帥，號召滇、桂、湘、豫各軍討伐叛軍沈鴻英、陳炯明，堅持護法決心，期盼全國統一，實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積極研擬設置軍

校，創立救國救民的國民軍。中山先生把寄望放在蔣中正身上，全權負責籌辦建校建軍事宜。孫氏自知肝病已惡化，深盼有生之年，能看見中國和平統一的局面。

◎軍國的幽靈

大正十二年，日本政局穩定地發展，軍、政、工商業正暢談「殖民大業」。日本政權大老，也是孫中山先生親密盟友的犬養毅，發表專文廣召日本各界要同心體認時局的「新機運」，加緊提升軍備，增強與西方競爭的條件；以產業立國，厚植國力，把握時機，建立強盛的大日本帝國。其他的大臣也開始倡言國民要「覺悟」，以「高價的犧牲」換取帝國萬年的基業。

同年一月，川崎造船廠秘密建造的新式「潛水艇」下水試航。日本海軍精銳戰艦「出雲號」、「磐手號」、「淺間號」組成軍威浩大的艦隊，航向日本及各殖民地展現壯盛的軍力。一月廿日上午八時，艦隊由司令官谷口中將率領下，駛抵台灣本島基隆港，並開放給各界人士上船參觀。

2 太陽旗下的台灣

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日本帝國在台灣島上的統治權屹立不搖，就像總督府屋頂上這面太陽旗一樣，坦蕩蕩的在空中飄揚。

在台灣的日本統治者正忙著慶祝癸亥年新春元旦活動，將卸任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男爵親自主持新年「政始式」前的慶祝活動。他身著軍禮服，佩掛彩帶勳章，親手磨了一盤松碩墨汁，捻起大楷狼毫，躬身持筆寫下新春「試筆」之作：

「官登宰輔重不憎斤位達極品長不加分

英雄心事秋陽青天世上褒眨過眼雲煙」

田健治郎果然氣宇雄健，文采鷹揚，田氏雖胸懷壯志，卻又難奈官場的詭譎多變。雖自慰榮辱成敗乃是身外之事，如同過眼雲煙，不足為奇，但不論其心事如何，他仍是台灣的王，集台灣軍、政、法於一身的「藩王」。（註一）

台灣日日新報——日本在台官方第一大報，也在這天印行元旦增張特刊（註二），除了照例刊登日本天皇「攝政宮殿下御尊影」及「良子女王殿下御尊影」外，日本總理大

臣加藤友三郎則在日日新報上大談國民的覺醒，新年的覺悟，倡言日本帝國發展軍國主義的重要性，國民應自省自發以身爲軍國國民爲榮。

台灣同胞則準備迎接癸亥「豬」年的到來，商家們正忙著在日日新報上刊登各類「謹賀新年」的小廣告。基隆港新店街米穀雜貨商「長盛商店」老板吳和刊登一則三行題的「謹賀新年」小廣告；瑞芳東和炭礦公司理事廖日清恭賀春釐的廣告篇幅大一些；靴鞋帽子商「葉泰發商店」店主葉水騫橫題「賀正」二字；「基隆齒科醫院」還加刊一行醫院電話——六〇六番；日本官股的「台灣銀行株式會社」本錢最「厚」，刊了將近半版的賀年廣告，費用不貲；內容還詳加介紹了台灣及海外各地四十五家分行，包括淡水、宜蘭、高雄、屏東、花蓮、台中等十家本島支店，以及東京、倫敦、香港、上海等海外支店，這些廣告佔了日日新報元旦特刊近五十頁版面的三成，可見台灣的經濟欣欣向榮。

雖然日本總督府反對台灣人過中國春節，也未準備讓台灣人在農曆豬年間給予年假過節慶祝，但該報爲了迎合台灣民衆的民情風俗，還特別畫了六隻不同的豬來應景，並小幅刊登一則淡水「豬崎橋」的故事。文中並提到三芝小基隆沿途大橋、小橋林立，豬寮、田舍、林蔭小徑等田園景色頗多，這是當天報紙唯一提到淡水、三芝的新聞。

◎時人時事

一月份裡，最令人關心的娛樂新聞有大阪相撲力士的決戰。場內萬頭鑽動，引領爭睹「十九貫」以上級數的大胖子力士互搏；台北植物園內聚集了一群「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台北乘馬會」會員，紛騎駿駒，組成騎士隊，策馬馳往圓山的「台灣神社」參拜，祈願大日本「國運興隆」；台北圓山動物園新添猿猴一隻，北投、淡水民眾紛紛搭火車前往觀看，每班列車均客滿；台南「野球爭霸戰」二回賽事，屏東隊贏了高雄隊；台中「野球戰」，豐原團隊大戰台中市役所隊。

影劇新聞方面，「花月本店」的吉丸、「台北檢」的竹奴、紛紛道出新年新戲碼。唱片界則有新曲發行，新春名曲包括：日東蓄音器會社發行的歌劇、歌舞伎、童謠、「小唄」及「常盤津」；其中由友右衛門、菊一郎、菊五郎灌錄的歌舞伎「辨天娘女男白浪」劇及雁次郎的「忠臣藏茶屋場」最受歡迎，在台灣市場尚未上市已先轟動。

醫藥新聞方面，帝大醫學博士杜聰明在報上發表「人類長壽的考察」，剖析長壽者的生活、飲食及人類腦部的機能，他還論述不同種族的人和各類動物的生存年限。全文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獲益匪淺，是新年期間最具有意義的醫藥保健新聞。

在風雨飄搖中生活的台灣，只能在日本高壓懷柔的統治下，苦中作樂，過著殖民地

人民的生活，雖喜迎中國農曆豬年，但仍難掩心中悲情。何時能再變天，體會中國新年的假期滋味？仍是不可預知之數。

註一：田健治郎於大正十二年十月卸下總督職位，新任總督內田於十月十五日登陸基隆，當日上午正式蒞任履職。

註二：見台灣日日新報第八一一九號刊。

3 岬角樂園——三芝

三芝，凱達格蘭族（註一）的第二故鄉——「沙那塞」海妖來了（註二），她偷走了凱族人的被衾，族長領族人建造了竹筏，舉族往南，渡海來台，在三芝這片北海岸樂土上建立了岬角一樂園。

沙那塞海妖消失了，接著，西班牙人來了，三芝成了「聖多明哥城」，西人臨行前卻始終未替三芝冠名；而後荷蘭人來了，紅毛蕃根本不理睬三芝人。後來鄭成功來台，把三芝歸入東都承天府天興縣版圖。鄭成功死了，換滿州人來經營，凱達格蘭人搖身一變，成了諸羅縣縣民，岬角一樂園至此終於有了歷史的地名——「小雞籠社」。巡撫大人邵友濂上任時，三芝有了響亮的名號，她的新名字叫做「芝蘭三堡」。

一百年前，東瀛小島上的桃太郎接管台灣，田健治郎總督一時高興，「芝蘭三堡」居然成了舊名詞，此地，就叫她做「三芝庄」吧！

◎三芝出「皇」

在三芝、淡水人眼中，三芝附近的沙帽山貌似「烏紗帽」，而大屯山會冒出奇特硫磺氣。這些大自然現象加以穿鑿附會後，全成了偉大的神話、傳說與預言。這其中雖屬無稽之談，但由於日本竊據台澎多年，中國人在不能宣揚中華文化的窩囊時代，富含民族意識的渴望心境，假託在神話當中，多少有激勵民心，燃起愛國情操的效果。因此「沙帽山」和出「磺」這二個現象便影射了，總有一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必定會重拾烏紗帽，做官掌權，決定台灣人的未來命運；而且台灣人也許還會出個「皇帝」，皇家在何處？就在大屯山脈附近的郡、莊民家中。

出「磺」（皇）的事只暗暗流傳在小巷、民宅之中，並且得小心翼翼的避開日本人及漢奸走狗的耳目，因為這種流傳如果讓日本憲兵隊知道，不但次等島民做不成，大屯山四周上萬的同胞都沒好日子過了。

略懂西洋歷史的鄉紳曾聽馬偕博士說過，一千多年前猶太人的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之時，大自然也會有過預表。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東方出現帝皇之星，博學之士帶著禮物前往中東尋找「救世主」嬰孩，結果消息走漏，引起羅馬政府恐慌，下旨殺光「聖誕夜」出生的猶太嬰孩。

而日本獨裁霸權政府更比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羅馬政府苛刻殘忍。據從唐山坐船回來的人講，阿本仔（台語，日本人的意思）在中國東北殺了很多的婦女和小孩。因此，爲免發生慘劇，說「出皇」故事，尤須格外小心。

註一：「凱達格蘭族」是平埔族的一支，三芝平埔族人，以凱族最多。

註二：「沙那塞」是凱達格蘭族古老傳說中的海妖，此妖專偷寢具、衣物，平埔族人只

好渡海來台避妖禍。

4 埔頭坑出王爺

三芝庄埔頭坑，依附著大屯山蔭，「二坪」、「布帆」兩溪拱繞在兩旁，一片處女地等待著先民來認養開發。乾隆末年，福建永定族人渡海而來，他們來到三芝二坪，放眼望去盡是一片平坦的青草地，這未開墾的草地叫做「埔」；平坦而高亢的面叫「坪」，先民就喚她做「埔坪」。

埔坪的源興居（註一），屬永定李家的產業，李乾葱還未來得及見它破土興建便去世。李財生兄弟卻完成了父親的心願，建成三合大厝院。李財生娶妻生子，男孩叫金龍，女孩名字叫李換、李簞，李財生在大院前頭小茶園栽下一只小榕樹苗，期盼往後李家子孫滿堂，枝葉崢嶸，綠蔭垂鬚。

源興居這座三合大厝，厝內不甚闊。所以當乾葱公的四個兒子：老大松生、老二財生、老三保生、老四福生，先後在公厝娶妻生子起，李財生便擔憂公厝總有一天會因兄弟們兒孫的繁衍，而無法一起聚居。因此雖說爸爸心願雖佳，但日後兄弟總要分家外移的。李財生想著兒子金龍和姪兒飛龍、德龍、清龍、水龍的後代在院子裡玩耍時，擠

成一團的雜亂景象，就開始盤算將來得在附近，另覓居所謀生，只靠著幾分田收租，總會坐吃山空。

◎「李」字號的豬肉舖

財生公雖然讀書不豐，無意仕途，也不敢自比清末巨賈胡雪巖。但陶朱公「夏置皮裘，早購舟」的經營理念卻是建立已久，尤其看見妯娌之間為小事而爭吵，親兄弟竟然無力一一化解。兄弟雖稱是一家親，但恐有貌合而神離的一天，既然要分家，何不先出外立業。

這天，財生公起個大早，陪著妻子楊氏去埔頭仔街閒逛，當他經過艋舺人張維塗開設的雜貨舖時，見該店生意興隆，人緣極佳。財生公頓時興起一個主意，靠著自己的口才，又有小本，只要在迪化街批的南北貨類齊全，凡事小心計算，步步為營，經營雜貨、什貨買賣，倒是一項小本糊口的生意。

李家從陳厝坑遷到王厝營（源興店所在地段），已經過了兩代，再遷他厝已勢所難免。靠分些祖產，籌湊資金，以雜貨維生，似乎是財生公向外發展的最佳途徑。

這個夢想就靠著財生公細心的盤算，再三的評估後，從學做短期夥計，從集貨、租厝、選貨，不厭其煩的向人請教後，埔頭仔街李家雜貨店終於應孕而生，店內主要從事

豬肉配銷，也兼賣南北貨等各類物品。財生公買賣貨物童叟無欺，貨真價實，果然獲得豐渥的人緣，還被地方公推出來做了多年的「保正」伯。財生公大有做「小基隆陶朱公」的潛力。如今財生公不但擁有店面，也保住了公厝的產業。獨子李金龍又娶妻生子，並且在警界步步高昇，眼見李家就要在金龍這一代發跡茁壯了。

◎富甲三芝的曾慶餘

曾家的財力過人，連小孩子都會編歌謠傳誦，江甘（註二）等庄內的小朋友都會唱「……泰善伯，愛呷茶；李金龍尙蓋勇；曾慶餘，尙富裕……」，大人小孩聽了都會心的一笑，並繼續編唱下去，這種街坊歌謠可比日本和歌要道地、親切多了。

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望族財富廣佈三芝庄、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區。此外台北廳內也有置產，每年田租以「千石」計，曾家早於清嘉慶年間即渡海來台，原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最初渡台地點在新竹，到曾雲禮時移居三芝埔頭坑，清同治年間生子曾石岳（男一大房）於埔頭仔街口（今三芝福成宮邊）。

曾石岳不負雲禮公及曾馬約雙親所望，承先啓後胼手經營，開埔頭街商業之始，逐漸發達，成爲三芝小基隆富室，娶妻李沙錐，育二子四女，長子人俊、次子慶餘，女名妙、織、綿、鴛鴦共四人。曾石岳在清末任小基隆區區長，日據時代又任三芝庄庄長，

並創立了「小基隆信用組合（今三芝農會），一生勤儉持家，民國廿一年病逝，享年七十餘。

◎既為同學又是親家

曾石岳次子慶餘則將曾石岳的基業續續發揚光大，從商購地，富甲一方——成為三芝首富，與當時淡水郡內的施坤山、黃東坡等巨富相較也毫不遜色。曾慶餘生於明治卅四年（一九〇一年）一月六日，就讀三芝小基隆公學時與李家財生伯之子李金龍同為第一屆同班同學，二人感情甚往，至李登欽、登輝出世後，曾李兩家已成世交（一說兩家曾經指腹為婚）。

曾慶餘自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畢業後，以高學歷進入三芝庄役場（今三芝鄉公所）擔任書記，巧的是李金龍後來也擔任組合書記，但曾慶餘志不在公職，他多方位經營合作社金融事業、農業放租、茶業等生產事業，曾任三庄協議員（今鄉民代表）、三芝物產商會代表、小基隆信用組合理事、八連水利組合評議員、淡水漁業組合監事、小基隆信販購利組合農業倉庫經營專務，淡水郡聯合業佃會評議員、三芝茶行理事長、台北廳建成小學校女子保設會評議員。

曾慶餘的出生地現為鍾繁木鄉代表開設藥局之地，由鍾家往前推算之所有房地仍為

曾家後人所有。

曾慶餘娶妻汪網羞氏，育有五子三女，皆受高等教育，長子文勳台大商學系畢業，曾任審計部專員，次子文柄畢業於台大農藝系，曾任中央氣象局組長，三子文雄畢業於淡江英專（今淡江大學），現任台灣盲人重建院院長，四子文輝曾任職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後任新光人壽公共關係組主任，五子文輝任養鵠協會理事長，龍巖建設副董事長，長女娟，次女文子（後改名文惠）為現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之夫人，三女敏。曾慶餘雖使曾家產業光大，但為人勤儉，熱心地方公益，名重鄉里，民國六十八年病逝，享年八十歲。

註一：李家原居三芝陳厝坑，後遷王厝營興建「源興居」。當時有一則傳說謂「王厝營，出王爺」，李財生家族落地在此，可要發了。「王厝營」三字將「王」、「厝」兩字倒轉，加上台語諧音，唸來正是「出王爺」之台語諧音，許多小佃農都以此吉祥話來討好李財生家族。

註二：資料來源「曾氏家族族譜」、「三芝鄉誌」、曾萬吉口述。

5 大聲妹阿錦嬌

三芝庄整體環境自古以來就不如淡水，但比石門庄好一些，婦女同胞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雖然不高，但是個個知書達禮，精明能幹，此乃家數使然。因此，很多淡水郡內的多情郎，對三芝姑娘情有獨鍾，找人說媒送聘的比比皆是。因為有才德的婦女才是公婆喜愛的好媳婦。三芝姑娘無疑是最佳的選擇對象，絕對值得行古六大禮迎娶回家。

江錦，人稱「阿鄙」，這位身裁鶴立雞群的獨特婦女，是三芝小基隆大坑出了名的「大聲妹」，他身高將近六尺，聲音宏量高亢，女紅出眾，才藝過人。自她嫁到李家，源興居更加熱鬧起來，江錦的「細活兒」要得，裁縫難不到她，鼎上功夫更是沒話說。十幾個人的飯菜，只要她將柴火一添，再重的鼎鍋，也拿得起，放得下，堂親妯娌莫不甘拜下風；而她下廚不但「手脚」快，更兼有條不紊，是財生公眼裡的好媳婦，李金龍心目中的「好牽手」。

江、李兩家族，一個是大坑旺族，一個是埔頭大家族，兩家人丁興旺，姻親不斷。最初是李家「大伯」松生公的女兒李綢，三歲大就抱到江家，嫁做童養媳；而後是李家

「二伯」財生公的么女，也就是李金龍的么妹，也嫁到江家，成了阿籠的正房。阿籠本名江瑞泉，是江錦的堂兄。李金龍原本稱呼阿籠為「舅仔」，等到江錦嫁到李家，做了李金龍的正房，阿籠反倒要稱金龍為「舅仔」，互為舅仔的兩家族，可謂是親上加親。

雖說兩家世為姻親，但總認為自己的女兒是最好的。江錦嫁到李家做媳婦，在堂親妯娌面前，絕對要站得住腳，「拚掃」（台語，打掃的意思）要得第一、煮飯要得第一，連洗完衣服從河邊走回大厝，也要拚第一。江家人的骨氣、倔強、求勝的個性，在年輕力壯的江錦身上顯露無遺。

倔強好勝的江錦終於遇上了婚姻上的第一關，她懷孕了，強烈的自信心告訴她，這頭一胎絕對是個白白胖胖的「龍子」。大正十年，她順利產下一子，財生公喜出望外，「李家終於有後了！乘兒金龍做爸，我做阿公囉！」江錦在李家的地位節節高升，面子十足，連娘家弟妹們都以她為榮。

◎ 阿鄙的第二胎

財生公夫妻倆雖然感激賢媳為李家生了一名男嬰，但一個長孫仍嫌不足，反正豬肉配銷的生意好，家裡又有持分的祖產，不愁沒錢養家，所以家中男孩子是愈多愈好，如果公厝住不下，還有埔頭仔街的舖子可住，再不夠大，可以花錢再租都無妨。

公公婆婆既然鼓勵生育，做媳婦的哪有不配合丈夫共同努力的道理。長孫李登欽才滿一週歲，不出半年，江錦再度懷孕，但不知能否如願，爲李家再添男丁。

江錦是小基隆最偉大的母親之一，她的偉大並不在她博學多聞，充滿才氣，而是她的個子最大，嗓門最高，河邊洗衣返家的步伐最大，十足的能幹型主婦，公公李財生最喜愛媳婦現在挺個大肚子的模樣——「生龍生鳳就看這一回了。」

雪白可愛，走路穩健的登欽還不滿兩歲，已能意會閩南母語，阿公一開口，乖孫就興奮得從門檻邊直奔而來，和阿公撞在一起，「有賞！」李財生從口袋中拿出一小袋珍貴的糖球，先咬碎成三、四瓣，再拿給登欽吃，阿欽哪裡會吃，咕嚕咕嚕就甜進肚子裡去了，阿公再拿一瓣塞給乖孫，眼神卻不自主的斜視著媳婦的肚子。接生婆老說肚子尖尖是男娃，圓滾滾則是生女娃，不知是真是假？李財生期待再享抱孫之樂。阿錦嬌卻充滿自信，她決不讓娘家丟臉，更不會令李家失望。

◎待產的煎熬

食天皇俸祿的李金龍，無奈的忍受著警界職務的頻頻調動。這天上午，他迫不得已，請了一天事假，因爲上午財生公從埔頭街上的公共話機，接電話到淡水郡役所警察課，說孩子就快生了，要他快點回家幫忙。李金龍掛了電話，一經准假，還等不及聽完同事

的問候，立即放下手邊的案子，連巴士公車都不想等，臨時借調公家一輛警用巡邏腳踏車，一把跨上鐵馬，頭也不回，踩著輪子飛奔往小基隆老家。

李金龍剛跨進源興居門檻，接生婆恰好探視完江錦，正準備要走，李金龍趕忙詢問愛妻的產期，已是第二次爲阿鄙接生的產婆，不慌不忙地安慰金龍，一面接過金龍給的紅包，一面保證馬到成功。

這天對江錦來說，是最輕鬆也是最痛苦的一天，輕鬆的是，已經三天不必下廚燒飯，財生公公、婆婆成了「義工」，隔壁伯公、叔婆、堂嫂也都過來幫忙，三芝婦女一生當中最快活輕鬆的日子就數生產前後這段日子，還真有點像在過「大少奶奶」的生活。

「輕鬆」的代價也必須付上極大的痛苦，這位平常神氣十足的女強人，終於忍不住頻頻的陣痛，開始感到極大的不適。

晚間十點不到，隔壁伯公、叔公們先進房睡了，江錦緊握著婆婆和丈夫的手，表示快要生了，江錦說完了話，感覺陣痛又消失了一會兒，汗流滿面，便不知不覺的暈睡過去，李金龍把手一鬆，輕快走出西廂房，踩著鐵馬去載接生婆。

西廂房，李家次孫即將臨盆的小房間，前後丈量不過十坪大小，婦女們擠在狹小的後方臥室裡照顧江錦。這天上午，江錦還能挺著肚子在廂房門外踱步，小生命在腹中「蹬」得厲害，到了傍晚，一陣又一陣的踢蹬，算來小生命即將出世，「不是今晚，就是明晨了。」

6 阿輝的降生

源興居大宅並不算寬闊，阿鄙生產前的陣痛呻吟，在三合院內迴蕩，連門外大榕樹上的鳥兒，似乎都被驚醒了，這第二胎似乎比頭胎還「粗勇」呢。

而待在阿鄙待產的西側小房間裡，耳聞妻子的喊叫聲，李金龍更是十萬火急，大聲的呼喊「咋忍耐哩，囤仔很快就生出來了，夠咋忍耐一時就好……」

老宅兩側這間小臥房，寬僅數尺，低矮的屋檐下，吊著一盞「電火球」，婦女們在微弱燈光下，等待嬰兒的臨盆，隨時準備幫忙接生。男人則不准進屋子，老爺子李財生、獨子李金龍和堂兄弟蹲坐在門檻外頭。李財生手掂著煙管，低喃了一會兒，好像在向天祈禱，再生個男孫。李金龍也手拿捲煙，一邊踱步，一邊猛吸土煙，嘯出團團煙球，煙霧在綿綿細雨中，久久不散，李金龍雖故作鎮定，心裡卻忐忑不安。屋內傳來的陣陣嚎啕，有如夜間悶雷，他明白愛妻這回承受的痛苦與頭胎時一樣，備極艱辛，金龍知道小孩愈是強壯，在肚裡翻騰攪擾的痛楚就愈大。他只能祈求上蒼讓母子平安，至於生男生女，已是次要的了。

李家雖不算寒酸，但終究比不上大戶人家宅第的寬敞舒適，低矮的屋簷下，婦女們擠成一團，手忙腳亂，不過就當時的環境而言，一名嬰孩誕生前，能有這麼多人在陪伴迎接，也算是一大福氣了。

矮房裡的設備雖然簡陋，嗅不出任何貴人降臨的氣息，卻也十足溫馨感人，比起一千九百二十多年前，猶太木匠約瑟的獨生子耶穌在馬槽內降生要好得太多了。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生男的！生男的！」產婆高興得大叫起來，嬰兒呱呱墜地，哭聲震天，但守在門外的李財生等人見木門深鎖，不便啓門而入，只是喜得直嚷「謝天謝地，謝天謝地……」屋裡的阿鄙痛得差點昏了過去，卻也被這屋裡屋外的祈福之聲感染，再度打起精神來。事實上，這一夜，阿鄙不曉得已經流了多少眼淚，她雙手接過孩子，抱著嬰孩望天，喜極而泣，等歡聲隱去，她也不知不覺地沈睡過去。這一覺，完全解脫，肚子裡再也沒有任何負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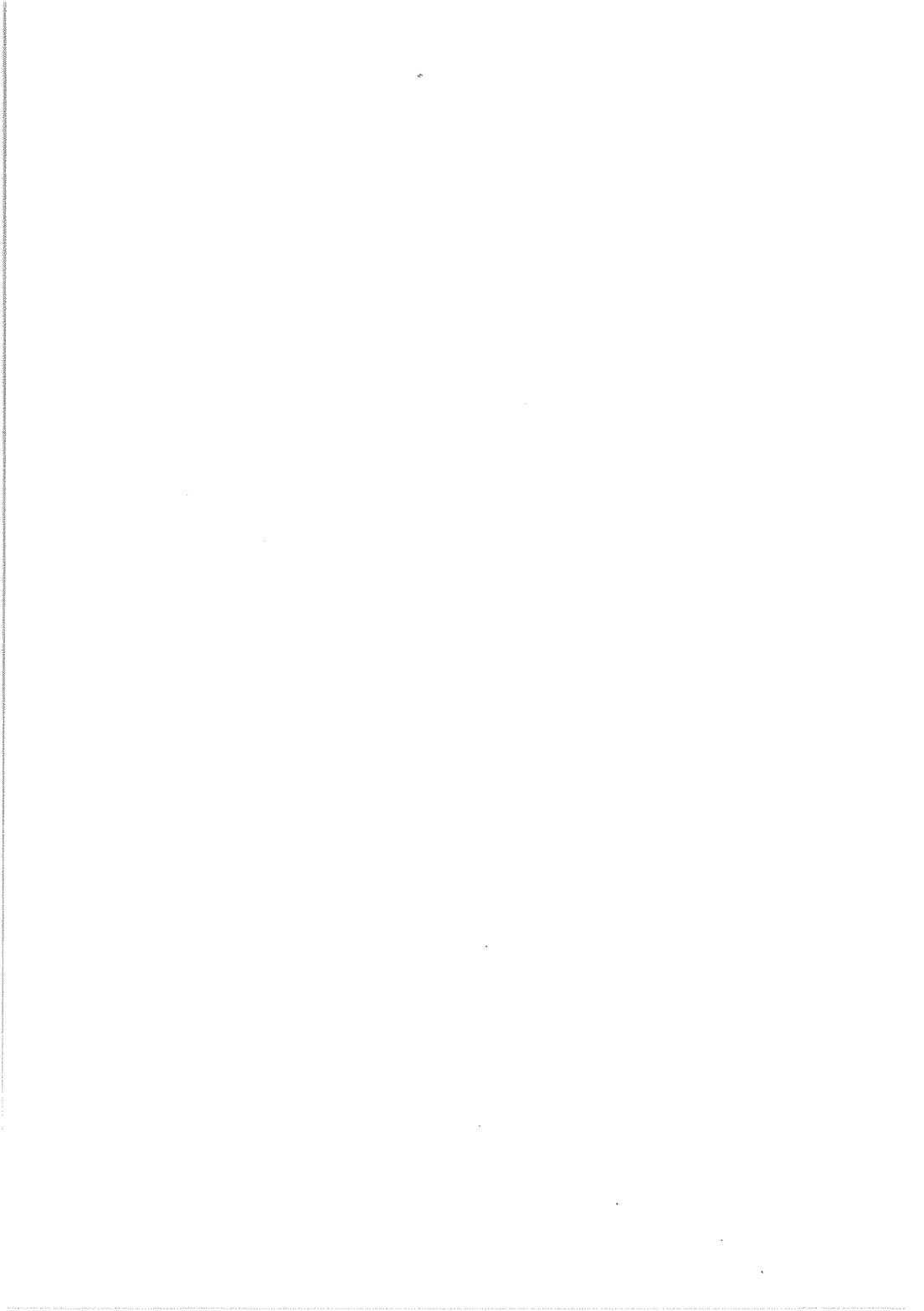
當婆清理完簡陋的產房後，財生公、李金龍等依序從小門縫輕聲「溜」了進來，始終沒大開木門，以免外頭風寒侵入，吹到了初生嬰孩，「乖孫哪，乖孫哪，李家香火又多一人繼嗣了。」李財生雙手有如千金重，用有力的肩膀把乖孫捧在懷裡，視他如心肝寶

員，李金龍接手過來，也是戰戰兢兢，深怕抱緊了會痛，金龍喃喃自語道：「孩子，你是李家的希望，你是我的次兒，來陪登欽打天下的。」

嬰孩出生時，體長，骨質粗，聲音宏亮，十足「勇將」架勢，「祝你們李家添丁興旺，富貴長壽，產婆忘形地向金龍道喜……」李金龍不等她說完，早已從口袋中掏出一紙紅包，少說也有十元台票，這在當時是重賞，李金龍表現一貫的阿莎力。

嬰兒臨盆，母子平安，財生公喜出望外，快步走回書房。桌上早已準備好文房四寶和家譜，按李家來台第十九代家族輩份及名字，李家次孫自然與長孫登欽同輩，為「登」字輩，財生公按照先前風水師父提供的幾個名字，挑了一個「輝」字，取天將大白，日出於東，天地爭輝之意，順筆寫下愛孫的生辰八字「登輝 金龍之次男，於大正十二年壬戌年十一月廿九日寅時生」，右側另一行則是長孫的生辰八字「登欽 金龍之長男 於大正十一年辛酉年正月十二日巳時生」。

李家添丁的消息，隔日便傳遍了埔頭坑，除了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之外，小佃農們也帶了雞鴨魚肉上上好禮來恭賀，這些雞正好可煮上幾鍋大補湯讓阿鄙嬌坐月補身。小佃農們如此厚禮，為的也是希望和李家打好關係，來年李家的好田地再租佃給他們耕作，彼此禮尚往來，相互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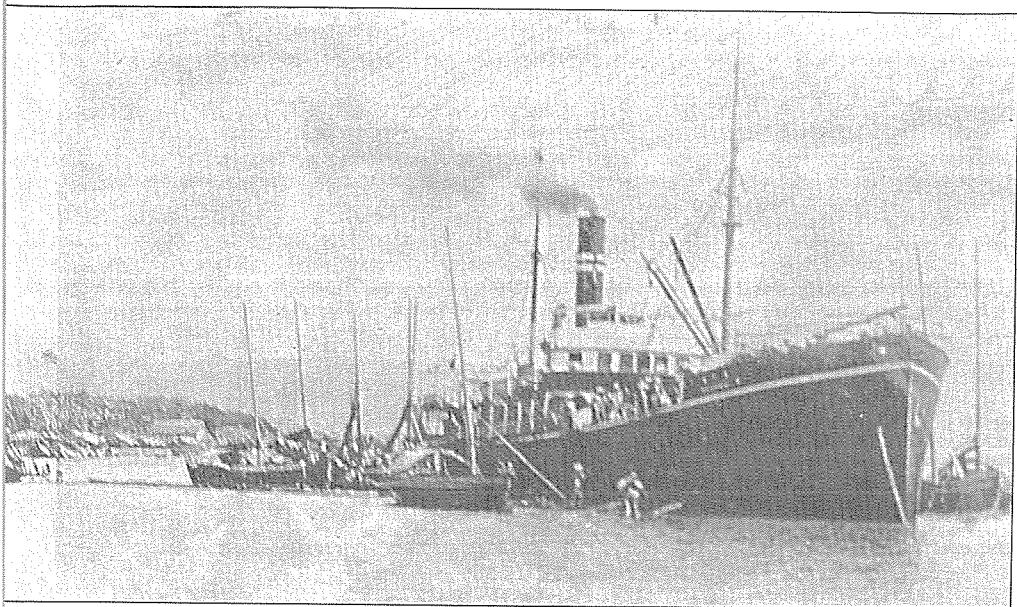




▲三芝的福成宮，是李登輝童年時，聽老人家講故事的地方。

▼福成宮在當年不單是普通的寺廟，還肩負起保存中華文化的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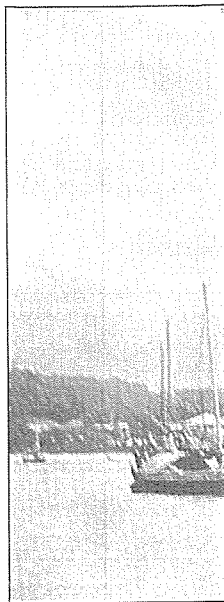




▲六十年前的淡水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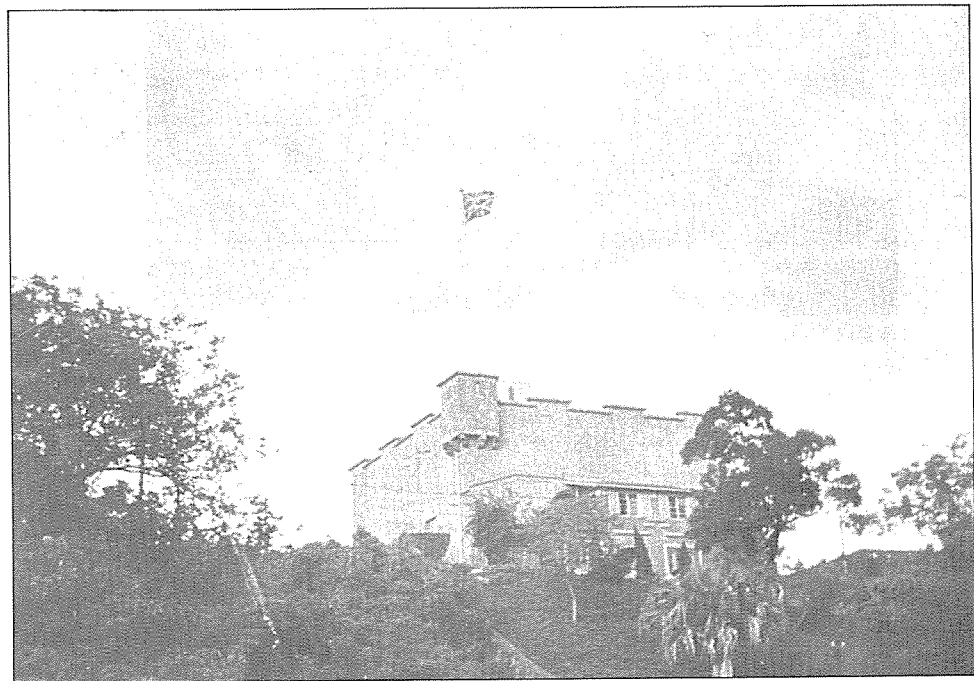
▼由埔頂遠眺淡水河風光，前方為馬偕教堂，後方為觀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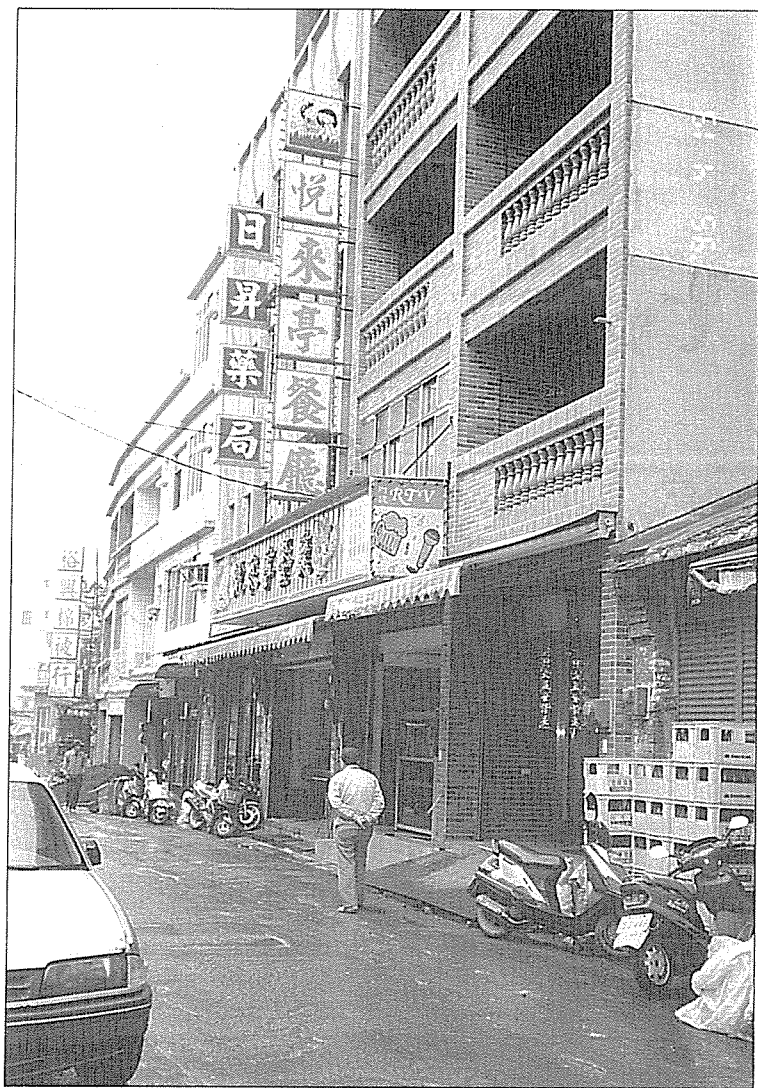




▲淡水埔頂的舊街屋景，
李登輝兒時寫生的地方。

▼淡水的英屬紅毛城，
旗樓高懸米字英國國
旗，後為日軍所佔。





▲李財生發跡埔頭街的雜貨舖，現改為「悅來亭」餐廳。

第二部

我在三芝的日子

三芝



7 刑警老爸李金龍

財生公的獨子，李登欽兄弟的老爸——「金龍伯」是小雞籠人眼中的「魔鬼剋星」，專捉賭場、茶室、酒家的不良份子，金龍伯不但有抓壞人的權柄，而且還可以和日本警察平起平坐。甚至，能夠象徵性的在族人面前，向日本警察同事「大小聲」一下，因此，金龍伯在鄉親父老面前面子十足，連族人都稱他為小雞籠之光。

金龍伯在日本警察眼中，也是一位稱職的台灣籍刑警。雖然他們不把李金龍看作是武士，但是卻直稱他是一條「硬漢」，尤其李金龍在維護街坊治安及接辦刑事案件時，那種大公無私，一私不苟的辦案精神，教日本人都感到佩服。

◎ 古道熱腸的硬漢子

打從少年時代，李金龍就喜歡遊歷四方，並拜在多位拳頭師的門下學習武術。當時坊間武藝大多以南少林拳法為主，俗稱「南拳」，金龍伯一點一滴的將功夫學到肚子裡，並且默默地繼續練習，等到他年紀稍長，在村裡遇到「路見不平」的事情時，行家一出

手，便知有沒有，少年李金龍的英勇事蹟很快便傳遍鄉里。

考入警廳之後，金龍伯再次接受日本警察制式的武術洗禮——柔術，另外，再接受與柔術相關的課程訓練，如基本擒拿、空手奪刀，以一對多、警棍術，使他功力大增。在追捕壞人時，總能一馬當先，手到擒來，最可貴的是，金龍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不會受過傷。

身材短小精悍的李金龍，除了眼睛利，拳頭快，搥人不留情之外，他的踢腿功更是一絕，別看他那一雙細長的雙腿，如果做壞事，被他「逮」到，身為警察的金龍伯絕對會毫不客氣的「踢」他一條，包準一塊「黑青」，「做壞事，不學好，就是丟台灣人的臉，今天我處罰你，以免日後被日本人抓去砍頭、槍斃。」李金龍的一番教訓，總教地痞流氓們服服貼貼不敢在地方上亂來，難怪李金龍每次派駐到某管區，當地黑道氣焰就會「消風」，大家都變得「乖」起來了。

李金龍在台北廳管區內，曾調過許多地方，如淡水、汐止、南港。雖然當時三芝小雞籠不是他的轄區，但每二個月，回家休假時，他也會全付武裝，繞遍街坊，巡查有壞份子出沒否，「管」起家鄉的治安工作，因此深受鄉人愛戴。此外，他也不會厭其煩的將他在外地抓壞人及看見惡人遭報應的見聞娓娓道來，與鄉里分享，教育村中血氣方剛的青年，不要誤入歧途。金龍伯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敬畏的刑警，他也是阿欽、阿輝的——嚴

父、嚴師及啓蒙者。

◎平步青雲

李金龍能夠在警界連升三級做到刑事，實非易事，金龍伯並沒有憑藉任何關係，全憑武藝高強、膽識過人和永不服輸的精神，硬拼硬幹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不在乎頻頻失調，也視平日操練爲家常便飯。日籍上司均視其爲模範警察。

日據時代的警察很少帶槍，了不起就是夾一根警棍出勤，與英國警察的精神頗爲類似，當警察很受人民尊敬，地位崇高，其先決條件就是武藝高明。

當時淡水郡役所警察課每週都有武德鍛鍊課，同事之間兩兩成對，就近在役所旁邊的武德殿換上道服對打對練，對練項目有擒拿術、捆人術、柔術、相撲、劍道等日本武術。

李金龍及其他外地來的同事，都住在淡水九嵌街與張媽進家相連的巡捕宿舍。這些同僚經常研究以一對多的戰術，李金龍常與同事切磋劍道，愛打竹劍的他，經常爲了突破守勢，奮力出擊而遍體鱗傷，舉凡肩膀、大臂外側，小手肘背，總是青一塊、紫一塊，拿米酒推了半天還不能消腫，一定要回小基隆家中拿傷藥再抹擦才行。

阿錦嬭每回看到老公帶傷回家，都心疼不已，免不了埋怨幾句。小舅子江源麟在三

芝也喜歡打竹劍，談不上功夫好，但力氣很大，他到姊姊家來玩，見姊夫手臂的傷就明白姊夫真的有下功夫，若不是看到姊姊對姊夫關懷備至的神情，就要伸手和姊夫較量切磋。

◎猴拳老祖宗

李金龍對現狀仍感不滿，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還比一山高」，尤其日本長官爲求「自保」，才不會把好东西教出來。講到高超的技藝，日本武士總是留一手，免得台灣人學會了，爬到日本人頭上，那就難管理百姓了。

巧的是，就在九崁街上有一間中國功夫館，名叫羅漢武館，裡頭住了一位「唐山」派師父，人稱金萬師，李金龍知道這位老師父很出名，功夫又好，就拜他爲「先生」，專門學些比日本東洋武術更厲害的少林拳術。老師父知道李金龍在執勤時，會遭遇圍攻的情況，必須以寡擊衆，於是把一套「壓艙貨」——猴拳教給了他，李金龍如魚得水，連試了好幾次，總能以少勝多，十分好用。拳雖毒棘陰險，但對付兇悍的歹徒，不下狠招，難以匹敵。李金龍一有空，就躲起來練，也不讓日本長官知道此事，那役所同事均不知情，只見李桑屢建奇功，績效名列前茅。每逢升官前就調他到外地「留學」一番，回來就昇，稀奇得很，真是台籍警察之光。

李金龍的猴拳並沒有教給兩個兒子，他鼓勵兒子運動、練武，但不可恃武凌人，「打壞感情」，猴拳招式繁雜，拳訣涵義又深，加上招術太狠，小孩子是不能學的。

◎有關李金龍父子的二三事

李登輝的生母江錦在二次大戰期間過度思念長子李登欽，心情十分沈重，終於民國卅四年五月廿八日因病過世，李登輝、登輝父子二人傷心不已。母喪過去之後，李登輝以京都帝大的優秀成績插班進入改制後的台灣帝大——國立台灣大學，繼續就讀農業經濟系。

此時，登欽的兒子憲昌、憲明乏人照顧，李金龍有意續弦再娶，對家正巧就是李登輝小學同學洪梅（原名戴氏梅）的妹妹名叫陳伴，姊妹倆都是埔頭坑（源興居隔壁村）戴娥的養女，洪梅與李登輝在三芝小基隆公學校是同班同學，比陳伴大兩歲，李登輝對此門親事並未加入任何意見，民國卅六年，金龍伯的婚禮在鄉親的祝福下，在埔頭街雜貨舖舉行，門前席開數桌，李金龍當時四十六歲，陳伴廿歲，夫婦倆相差了廿六歲，可謂「老少配」。

李金龍與陳伴生下一女一男，兒子名叫李炳楠，女兒則在一場傳染病（肺癆）後，與母親先後過世，李炳楠仍記得母親病逝後，在雜貨舖後方的二樓辦喪事，他當時才十

三、四歲，哀痛之餘，日夜思念母親，母親出殯後他還在巷尾遇見一名長相與生母神似的婦人，他連叫了好幾聲「媽媽！媽媽！」但那婦人並未回頭，讓他非常難過。

李登欽經過李金龍戰後廿年間追蹤尋找未果之後，已宣告失蹤，二哥李登輝和公弟李炳楠成了財生公的第二代傳人，也是李崇文（崇文公）來台的第十九世孫，同輩的各房親人有登旺、登連、登明、進龍等人，目前李家子孫已進入第二十二、二十三代。

註：三芝坊間有「李金龍結三次婚」之說，相傳在江錦過世後，陳伴入門之前的真空時段曾有一位「第三者」，但因缺乏舉證，無法確定證實。

8 源興居的快樂時光

源興居這大家族裡的小朋友愈來愈多，百多坪的宅院、晒穀場顯得熱鬧無比。每到茶餘飯後，天空放晴，李家人總喜歡走出房門閒聊一番，小板凳、長凳、涼椅、藤椅……把院子排得滿滿的，茶盤、棋盤一擺就是一個下午，妯娌們聚在一起互道生兒育女的心得。

李家大宅的榕樹從財生公這一代開始接受澆灌，曾經陪著田龍、阿焘（女生）、金龍等人一同成長，現在「龍」字輩有些人都已做了爸爸，榕樹又繼續陪伴著下一代茁壯。每當小朋友要「噓噓」時，大榕樹毫無怨言的接受童尿的洗禮，日復一日看著小朋友長大。阿輝一歲那年，樹生公的長子圳龍出生了，調皮的次子波龍也在兩年後誕生，他們雖然輩份比阿欽、阿輝長一代，然而小朋友玩在一起是不分輩份的。

至於阿焘的兒子進龍則年長一些，他比阿欽、阿輝大十二、三歲，書讀得不多，但很懂事，他常代替阿鄙等人照顧一群小朋友，一整天背著他們玩「騎馬打仗」、「官兵捉強盜」、「跳房子」、「辦家家酒」等遊戲，一點也不覺得累。

小男生的遊戲雖有些粗魯，進龍卻控制得很好，從不讓小朋友受傷。阿輝的年紀較小，膽子又小，進龍背他玩的時候，也特別小心，免得玩過頭被嚇哭了，那就很難向阿鄙和母舅金龍交待了。

小基隆空氣清新，源興居裡的玩伴又多，阿欽、阿輝成長得特別快，尤其阿欽體質較佳，吸收營養的能力比同儕的小朋友好，玩再久也不累。

有一天，金龍伯從汐止郡役所回來，見阿欽和阿輝又長高了，他和愛妻阿鄙數算了一下，赫然發現兩個兄弟都已經五、六歲了，再玩下去也不是辦法。財生公和財生婆也覺得兩個孩兒該讀點書，準備以後進公學校唸書。李金龍說，他在外地見日本人的孩子如果五、六歲大，早就開始唸幼兒班，丫丫學語了，而且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日語。反觀自己的孩子只會說閩南語，既不懂漢文，又不會日文，怕以後跟不上時代。

財生公的學問到底比李金龍淵博些，他主張送兩位小孩兒一起進私塾，先打些漢文的底子，學點古聖先賢做人的道理，免得將來，忘了本，連自己姓什麼都忘了。李金龍也認為事不宜遲，街上有私塾老師，可先去看看師塾的環境，如果妥當就送阿欽、阿輝去唸。

◎進師塾Y Y學語

小基隆人被淡水人稱做「山頂人」，意思並非指「芝蘭三堡人」全是山地原住民，而是指其為偏遠地區的居民，但千萬別小看三芝小基隆的人文氣息。三芝漢學家開設私塾的歷史悠久，錫板海尾一帶有楊竣德、郭石定先生；古庄一帶有鄭鵬程先生（後來返回大陸）；埔頭坑有黃臨春、見龍父子；北新庄有杜財生先生、這些私塾老師及其後代都是淡水地區頗有名望的飽學之士，漢學專家，連日本書法家都要敬重他們三分。

楊竣德先生，出身中產階級農家，為人文雅，廿歲上前往台北大加蚋仔的「培蘭軒」受教於光緒貢生楊克彰。日據時代兼任地方約首、保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私塾老師兼「里長伯」。

錫板南勢崗的郭石定，是錫板名師，深研四書五經的義理，善於註解，能把硬梆梆的古文講成小朋友愛聽的小故事，使人潛移默化，從中獲得人生至理。郭先生曾與胞弟郭木生、楊仲助合著「節義寶鑑」，並興建關公廟「智成堂」於埔頭仔街，先後於堂內設置臨時師塾，楊仲助也在此執教。

由於智成堂離源興居較近，而財生公的雜貨舖也在隔壁，因此阿欽、阿輝也曾就近在此處學習漢文。

私塾教育講求的是因材施教，既然小朋友們年齡差距較大，寫字課不一定能被每位小朋友接受，因此講故事，學發音的時間就比書法時間多。阿欽、阿輝丫丫學語，有時師塾老師也會應家長要求，教授一些初級日語，例如「五十音」發音。兄弟二人有樣學樣，日子過得很充實，尤其阿欽、阿輝已能夠拿毛筆寫下自己的漢文名字。財生公和媳婦江錦高興得不得了，每逢李家公厝有親朋好友前來，財生公一定把兩個乖孫從院外叫進來，要他倆當場寫給客人看，然後炫耀一番。隔壁阿毛、飛龍每次聽財生公把金龍兒子講得那麼「讚」，心裡難免吃味。

其實中國人說「癩痢頭的兒子，總是自己的最好」，李財生家裡上上下下，一天到晚稱讚自己的孫兒最棒最好，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李登欽、李登輝兄弟在全家人的呵護下，丫丫學漢語、學寫字，學習情境格外討好。有家長鼓勵的孩子，學習動機自然要比同儕強烈。財生公準備了好多小玩具、糖果、獎品，只要乖孫表現得好，獎品是發不完的。個性比較沈靜內向的阿輝，在阿公、阿媽面前一點也不害羞，每每和哥哥爭個贏頭，力求表現，哥哥阿欽也當仁不讓，力求表現，師塾功課也突飛猛進，比同班幾個大孩子功課還好。阿鄙嬸的「大嗓門」早已把這個好消息，傳到各街坊鄰里的耳中。當她一有空回大坑江家，更把兩個乖兒子講成是「小才子」，娘家的人也見怪不怪，江家「小媳婦」江李綢最關心兩個小朋友的事情；而正在唸

公學校的江家么弟江源麟聽見阿欽、阿輝的「成就」，也很替姊姊和兩個小甥仔高興。阿鄙相信兩個乖兒長大一定成大器，變得像百六甲（「百六甲」也稱做百六卡，巴拉卡）杜家的人一樣有學問。「長大做醫生、做博士哩！」娘家人認為「小朋友字寫得好就可以當博士？」這話未免讚過頭，太誇張了，但江錦還是不厭其煩的談著乖兒子的未來。

◎貼身小保鏢

小基隆自古以來民風強悍，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雖被同化，不再有漢人與蕃仔的大型衝突。平埔族人生性不珍惜土地，常遭漢人欺詐而「合法」的喪失土地所有權。滿清政府經常坐視不管；而漢人中以泉州、漳州來的鄉民最悍，常爲了利益關係、先來後到等問題，爭得頭破血流，死傷慘重，「海口人」的民風在小基隆顯露無遺，省籍及地域派系之爭時有所聞，小孩子難免受暴戾之風所感染。

阿輝和哥哥還在唸私塾的時候，同儕之中年齡較長的學生很喜歡出風頭，耍老大，並以戲弄年幼同學爲樂。

這回阿輝因年紀小又提前唸私塾，早已被列爲欺侮的對象。有一天阿輝放學回家，一位惡質的大孩子趁阿欽不在，偷偷溜到阿輝背後待機而動，阿輝原本背著小小布包要回家，心情十分愉快，無奈卻成爲小惡霸的獵物，「喝——」的一聲，阿輝的耳朵突被夾

自後方的巨大驚嚇聲，怔了一跳，在路邊嚎啕大哭起來，哭聲震天，滿臉淚水汪汪。但是這名大孩子好像食髓知味，不肯放過阿輝，阿輝大喊「哥哥，哥哥……」

李登欽原本在私塾老師家上便所，遲了幾步未跟上阿輝，這時他老遠看到小弟在路邊哭，旁邊站的正是欺負弟弟的大孩子，阿欽雖只比阿輝大二歲，但生得粗壯有力，他握緊雙拳，一路衝向大孩子，嚇得他拔腿就跑。阿欽一把抓住他的衣角，連揮數拳，嚇得大孩子落慌而逃，兄弟二人抱成一團，等阿輝哭夠了，兄弟倆又有說有笑地回家。

「蝦米哩！阿弟仔何郎欺負？恁是按捺做大仔啊？」（台語，什麼？弟弟被人欺負，你怎麼做大哥）疼惜兒子出了名的阿錦嬌得知此事，非常惱怒說：「是那一家的囡仔？咱去找人評理，一定愛討個公道回來。」阿欽不好說，不敢冒然回答。面帶難色的阿欽被逼問得喘不過氣來，竟然也哭了起來，此時阿輝反而為阿欽說話，「阿母啊，這嘍當怪阿兄，是我呷己沒注意……」「後拜愛呷，弟弟照顧好，哉沒！」（台語，下次要把弟弟照顧好，知道嗎？）阿錦嬌下重語，要求阿欽以後要保護好弟弟，她氣消了一半，於是又踢踢躑躑拖著木屐走進後頭廚房煮晚飯。阿輝知道這件糗事，等阿爸出差回來，一定會知道，為免日後大哥措黑鍋，他也格外小心，提防著那幾個喜歡惡作劇的大孩子。他決心以後上師塾課，即使被人欺負了，也要挺住骨氣，不讓大哥再受冤枉氣，因為他知道大哥對他實在太好了。

◎ 捍衛國學的淡水儒生

說起小基隆福成宮，那可是保留漢族文化的最後根據地。日本人雖然多次在當地企圖貫徹東瀛「神道」(SHINDO)思想，配合皇民化運動來消滅鄉土文化，但截至日本戰敗投降為止，始終沒有成功。

小基隆天后宮又名「福成宮」，於日本大正初年（民國初年）開始興建，小基隆漢學家黃臨春的兒子黃見龍出力頗大。（註一）

黃見龍字在田，生於清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年左右），三芝小基隆埔頭坑尾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黃父「恭忠先生」自比於五柳先生，一生以耕讀傳家，淡泊名利，設教一生。黃見龍繼承父志，勤讀古文，早在日本侵台前五年，他已熟讀過四書五經，能書、能說、能讀，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底子。在日本侵台設府的第三年，他設立了漢學私塾，擔負起傳承漢族文化的重任。使中華文化不致在皇文化運動下，日趨式微。

日本人在小基隆採取的「以夷制夷」策略相當成功，黃見龍雖然不滿日本總督府的種種作為，但因當時鄉親爭訟事件增加，又受到區長曾石岳之懇請，只好接聘做區書記，為鄉民調解糾紛，熱心地方公益事業。

黃見龍也代表地方赴台北州參加台北廳政會議，無意間在廳議場後面雜物室窺見一

只佛像。據說該像是市區改建，台北天後宮被拆除而閒置的器物，黃見該像如獲至寶一般，懇請迎奉回三芝做蓋廟之用，申請獲准，於是回鄉召集地方名士鄉紳展開建宮事宜，可惜尚未竣工，見龍便在大正七年（民國七年）去世，享年才四十三歲。

黃雖早逝，但地方名流、漢學同道郭石定（註二）、曾石岳（註三）、花雲（註四）等人，仍不斷致力建宮及保留漢學的大業，使小基隆漢學及中華文化未曾斷根忘本。

註一：見「三芝鄉誌」人物志二九〇頁。

註二：郭石定為現任北縣議員郭拱照的祖父。

註三：曾石岳孫女曾文惠為現任總統李登輝先生之夫人。

註四：現任三芝鄉長花村祥的父親。

9 汐止·南港的轉學生涯

天皇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李金龍奉警察廳命令，從原駐地調往汐止郡役所警察課服務，為此金龍得調整生活的步調。此時李登輝已到了上小學的年紀，金龍伯眼看老么也須要安排就學，而長子登欽已就近去讀三芝公學校，一時之間，難以轉學，以免耽誤了功課進度。另一方面阿錦嬪又忙著幫公婆照顧生意，夫妻倆原本想學家遷移到汐止居住的計劃，經過一番衡量，發現根本無法實現。阿鄙爲了讓李金龍安心在警界，努力升遷，建議由她照顧兩個孩子，但李金龍歷經頻繁的職務調動後，已有自警界退休，早日穩定下來的打算。爲免辜負愛妻的心意，並減輕她的負擔，夫妻倆最後決定——老大登欽繼續留在三芝讀書，老公阿輝則跟著爸爸到汐止去。

◎ 汐止的新生活

昭和四年春天，台灣各地公學校放完了短暫的寒假，準備進入第四學年度的第一期，李金龍在汐止公學校三月廿八日開學日那天，帶著沈默寡言的阿輝到校認識新環境。

阿輝頭一次踏進新式的學校，首次體會到比私塾大上百倍的學校裡，有這麼多同學，而且穿著同樣制服聚在一處，阿輝面對眼前盛大的場面，不禁爲之一怔。

李金龍帶領阿輝排隊註冊，並向其他新生家長探聽哪一位老師教得最好，問了幾位「在地」家長，都異口同聲說是一位叫潘銀貴的模範老師，說他教學認真又富愛心，是值得託付的好老師，李金龍心裡有數，連忙點頭道謝。

由於阿輝當時還不大識字，所有註冊手續及學籍文件的填寫，均由李金龍及導師代寫，學籍簿上的欄名雖然都是漢字，但唸來令人有些突兀，首先，家長姓名欄寫著「保護者」，籍貫祖籍欄被冠上「種族」二字，住家地址欄稱做「本居地」及「寄留地」。李金龍在保護者欄內簽上本名，再在種族欄寫上「福建」二字，保護者職業欄填了一個「警」字，括弧內寫著「次男」指李登輝是次男（註一），本居地格內則寫上淡水郡三芝庄小基隆埔頭坑一五三番地，寄留地則同上，只在門牌部份改寫爲七十四番地，指李家當時未與伯叔族人同居，而遷至附近街上居住。

李金龍小心翼翼的算著剛領來的學籍號碼，太巧了，按照新生入學編號，阿輝正好被分到潘銀貴班上就讀，李金龍鬆了一口氣，心想「撿到了，撿到了！」

上課鐘聲響起，潘老師出現在教室門口，李金龍看見正在唱名的潘銀貴，一臉道貌岸然，年紀大約比自己大一點，鬍子刮得非常乾淨，臉上散發出慈祥的氣息。李金龍閱

人無數經驗告訴他，這次絕對不會走眼，潘老師確是值得信賴的人。加上家長們都誇說潘訓導是名師，頓時放下心頭大石，金龍伯期望在潘老師的循循善誘下，阿輝能健康的成長。

「今天大家還未領課本，不算正式上課，請各位新同學起立說出自己的名字……」潘銀貴眼睛利得很，他要求全班同學起立，高的坐後面，矮的坐前面，一般高的坐中間，三兩下就把高矮順序重新排定，伸頭在外面探看的家長好像在看潘銀貴表演一般。

開學第一天有夠輕鬆的，潘銀貴點完名，只問了兩個問題，「你們當中以前有唸過日文發音的請舉手」阿輝和班上三人一同舉手，老師再問：「你們當中以前有唸過日文發音的請舉手」只剩阿輝和後排一人舉手，潘銀貴自此已對未來一年教學有個譜了。

李金龍剛開始都陪著阿輝到校門口，有時也會騎單車載他。一個月以後，李登輝漸漸獨立起來，自己走路去上學。與父親同住汐止這一年，他比哥哥更了解老爸的生活作息及個性，對於工作繁重還要外加應酬的巡捕工作，有了初步的體會。小小年紀的阿輝一年下來，交了不少好朋友，有時母親和阿欽來看他，全家人共度週末的快樂時光，樂也融融。雖然分隔兩地，但感情卻有增無減，思念之情更溢於言表。李金龍成天惦記阿欽，阿輝也常想念哥哥，一年後，李金龍打定主意把阿欽也轉過來汐止唸看看，兄弟二人從此相互做伴，阿輝在老爸出外應酬時，也不用再感到孤單寂寞。

◎一波三折

一、二年級的快樂時光如飛而逝，兄弟二人因父親警界職務的更動又調往南港役所，不得以，再轉學到南港公學校就讀。阿輝讀了一年又轉回三芝庄老家的小基隆公學校，哥哥阿欽則讀不到半年，就因父親照顧不來，先行轉回三芝母校就讀。兄弟二人從幼年時期就深刻體會到東奔西跑的勞頓，身旁的「老同學」經常過不了一年，又再次換成了一些「新朋友」。

在南港公學就讀是阿輝最後一次在淡水郡以外的地區就學，因為金龍伯終於決定辭職不幹，提前退休了，阿欽、阿輝認為，這次三芝公學校是讀定了，不會再轉學了，「因為老爸已經解甲歸田，回鄉幫忙做生意了。」

註一：日據時代強行規定公務人員須具日本姓名。李金龍時為刑事警員，曾被迫改為岩里龍男，李登輝則登記為岩里政男，岩里與「李」讀音相近，取其諧音。

10 重返三芝母校

天皇昭和六年（民國廿年）四月一日，阿輝轉回三芝公學校就讀國小三年級（註一）。由於阿輝已初具日本聽、寫能力，他拒絕父親陪同，帶了學費「二角六分錢」，與哥哥一同去註冊上課。

這回阿輝遇上了生平第一位日本籍導師香山賢治（註二）訓導，香山的年紀很輕，很喜愛三芝這塊有山有海的地方，有點像他的日本家鄉，他想把三芝小朋友看做是故鄉孩子來教導，儘可能與殖民地家長做雙向溝通，以達致最佳的教育效果。香山老師的教學能力獲家長普遍稱讚，校長德永良也很欣賞他的教學精神。

◎ 孩子王的天空

由於公學校人數不足，三年級常與四、五年級的學長一起合上共同科目，因此阿欽雖已升上四年級，仍常與阿輝合上一堂課，上課情境熱鬧極了。

尤其三芝公學校採男女合班制，這在當時比較罕見，小男生與小女生從厝邊一路玩

到學校，大家感情都非常好。當時班上的女生就有六名，葉梅、戴梅、江圓、曾孃娥、鐘水英、林月桂，個個品學兼優，絲毫不輸給男生；男生方面莊奇、鄭河南、葉煥宗、華順根都有意拼第一，不過終給女生搶了鋒頭。

這些同學們來自小基隆莊各行各業的家庭，有人家中賣米，有的賣豆花，有的種菜，阿輝家則是開雜貨店的。家長們大都互相認識，如果有人在學校被欺負了，馬上會傳遍街坊。因此家長們總是再三交待「只准玩，不准哭」，哭了回家就要挨揍。同學之間喜用鄉土味濃厚的方言交談，香山老師雖然規定在校不可以講母語，但是小朋友們才不管那麼多，講日語太過驚扭，只要老師一離教室，全班又都開始說起台語，香山賢治也無可奈何。

阿輝這一班下課鐘一響，活潑的野性子都出來了。當時盛行的野球運動在班上十分風行，大家以石頭代替棒球，以木棍做球棒，摺報紙當做手套，打者不敢過份用力揮棒，只求「安打」(HIT)就好。全壘打只會打破玻璃，嚴格禁止強打手上場。躲避球危險性小一些，但被砸中時，也要自求多福了。

香山教導學生喜歡按部就「章」，凡事依章法行事。他非常注重新教材、新教法，以教出新時代的學生。他手邊除了教課書，還不時鑽研日本教育家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合著的「公學校各科教授法」(註三)和台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編的「公學校教授的新

研究」(註四)。

◎壓力的開始

香山老師一眼便看出阿輝生性乖巧，文靜又充滿智慧，李父不但是鄉親，又是在那役所服務過的刑事警察，再怎麼說，導師都有責任特別去關心這位剛轉來的新生。

由於阿輝很會默書，不到一個月，就成為時常被老師點名指定起立背、默國語文的標準學生，不但老師香山對他寄予厚望，男女同學們也非常喜歡聽他唸書的聲音，有同學猜測說，阿輝下一次段考會考第一名。

當時全班共五十多名同學，功課最好，常常當選模範生的，是一位慧質蘭心，聰明好穎的女同學，名叫楊氏足，人稱「頭名楊」，是三芝後厝人，而與楊氏足競爭最劇烈的也是一位女同學，名叫曾孃娥，女生都喚她作「阿娥」；而班上最爭氣的男生是李嶺東。當時男同學們都俏皮的編造理由說：「女生早熟嘛，贏我們男生是當然的，沒什麼好臭屁的，不稀奇啦！」李登輝轉來之後，男生們見他實力堅強，又受到香山老師的喜愛，非常希望他為男生出一口氣，把「頭名揚」和「阿娥」攻下來，顯示男子漢的厲害。另一方面，香山老師也鼓勵同學們互相競爭，爭取最高的榮譽，他把全班一一點名，說教一番，並許諾段考考得好有賞，考不好的要重罰。

在有形、無形之中，沈默的阿輝嚐到被同學們作比較的滋味，使他不勝其擾，同時課業壓力逐漸變得愈來愈大。

李登輝唸過台北州外地學校，接觸面廣，比三芝莊內土生土長同學更曉得唸書的重要性，他雖是本地人，卻也是他人眼中的「外地生」、「轉學生」，同儕對他的好奇心較重，也投注眼光來注視他的言行及表現，這種「外地生」自身所受到的生活壓力，也只有曾經轉學過的學生才能夠體會。

李登輝的壓力來自個人，發自內心，大家都在注意他，他不能輸，也輸不起，這個時期的李登輝，已約略開始感受到壓力二字，他的外在表現及成績都必須對自我負責，填鴨式教育的特色之一，就是競爭性與榮譽心，拚命的自我較勁，為得到老師的好評，李登輝須全力以付，力爭上游。

◎新桌友

華順根和阿輝一樣是「道地」的三芝小朋友，但是他比其他小朋友晚讀就學，他足足年長阿輝三、四歲，比李登欽還要年長二、三歲，稱他是「大朋友」一點也不為過。

香山老師並不清楚阿輝的學習程度，只查了一下他在汐止公學校的成績單，九個初級科目，從讀方到修身課，均是名列前茅，而且出勤率很高，顯示他身心健康，智力在

中等以上；而華順根在班上成績也不賴，所以老師一開始便決定排阿輝坐到華順根旁邊，「二人拼拼看吧！說不定順仔還贏阿輝，也不無可能，就算李先生的乖兒子真的很厲害，我們順仔至少也不會把他帶壞吧。」於是華、李二人正式成爲新「桌友」，關係也逐漸比其他同學更親密。

經過二個月的時間，華順根發現阿輝日文讀、寫都非常出色，隨堂考頻頻滿分，幾乎可以趕上第一名的阿足與阿娥，但是阿輝也發現比他年紀大的順仔，算術是一流的，什麼算術問題都考不倒他，二人的專長相補，可謂打遍天下無敵手，連阿娥都抵不過。

註一：日據時代與現代國小的級別有異。

註二：香山賢治——日本國岡山縣津山市人（小基隆公學校通訊冊載）。

註三：該書於大正十三年在台出版，專門寫給殖民地老師看的參考書。

註四：該書於昭和二年出版，專供台灣殖民地老師教學研究參考用。

11 廟口的孔夫子

李家兄弟年紀雖小，不懂得漢學爲何物，但他倆最喜歡聽廟口老先生「講古」，李家雜貨舖離街仔口的福成宮才幾十步遠，每到午後泡茶「開講」時段，一定有一批清朝年間出世的歐利桑，在那兒聊天講故事。講古內容不外乎中國歷代聖賢豪傑，忠孝節義的故事，比如桃園結義，武松打虎，荆軻入秦……等等，尤其當中幾位曾經體會過「進京趕考」的秀才級耆老，講論時都口沫橫飛，有如親眼目睹。例如智成堂的廟公郭石定老先生，就曾在太正年間偷偷跑回大陸去考秀才，雖然每回都白跑一趟，但行行走走，總有一番經歷，因此他們見聞極博，對清末大陸情況知之甚詳。這些「活歷史」們能從「武王伐紂」天南地北一番，一直講到「武昌革命」，這對於從未渡海造訪故國河山的小基隆鄉親來說，他們的所見所聞透過口語傳播，足以讓人神遊故國山河，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他們甘冒奇險，默默耕耘，散播著中華文化的種子，使下一代不至完全被日本同化。

當時老人家們最感避諱，但又是少年仔最愛聽的故事，要舉清朝太平天國洪秀全起兵造反的故事，以及中山先生反清建立中華民國的近代歷史大事。對日本總督府而言，

這類故事充滿民族大義及反動思想，容易挑起台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進而做出反日本統治者的行動，所以此類話題不但遭當局申令禁止，而且捉到談論者，必遭劊頭。

所以老人家們每講到精彩處，又想講，又不敢講，但是在少年們的追問下，只好先在廟門口「探探頭帽」，再找個已經聽過故事的歐利桑在門前把風，然後再小心翼翼帶領小朋友進入宮後面的小房間去細述。阿欽、阿輝兄弟也隨著其他少年仔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聽得十分來勁，比看小西園布袋戲時的氣氛還帶勁。

小朋友們聽故事的同時，旁邊擠了一桌大哥哥在埋首苦讀漢文古書，聲音雖小，但讀音獨特，小朋友們一句都聽不懂。阿輝待老先生講到嘴渴喝茶時，一屁股離了矮凳，伸長脖子去看大哥哥唸的是什麼書，只見這些漢文古冊，一本比一本厚，全是舊萱紙線裝而成，書角破碎，內容「黑密抹」一片，每個字都和「日日新」舊報紙的日文字體相似。但是筆劃繁雜了很多，再與漢文課的字體相比較，這種彷彿體印刷字也與學校教的漢文不大一樣，「怪哉，有這等深奧的漢文，連一頁圖畫都沒有，密密麻麻的小字還有人唸得津津有味？」阿輝禁不住好奇詢問歐利桑。老人家放下茶杯，收起下巴，面帶幾分驕傲的神情，定睛看著阿輝「呵呵，小弟弟問得好，這些書就是咱中國人五千年來賴以生存的寶貝啊！恁看，這本是四書全集，這册叫漢書，那末卡厚欸叫做史記，都是以前考舉人秀才的正書呢！恁做囡仔看沒啦，後拜大漢早晚欸讀到！」阿輝半信半疑，不敢

肯定。

「不好了！不好了，阿本仔巡捕來查戶口！大家緊散吶……」原本在門口把風的歐利桑，匆忙跑進密室通風報信，大夥不慌不忙一字排開，循古禮，魚貫走出廟外，大哥們則將書放回書箱中，一副若無其事的步出香壇，雙手合十作揖，假裝前來上香拜佛，掩人耳目，然後鬆容的打道回府。

◎有關大哥李登欽的二三事

李登欽長大以後，在三芝小基隆分設的「國語傳習所」分校教鄉下人讀日語，娶妻生子安居樂業之際，正逢第二次大戰南洋戰局吃緊時期。日本天皇征召台胞從軍，家家戶戶都要派出一名壯丁預備接受征調，身為長子的李登欽爲了讓二弟專心唸書，繼續升學，於是代表李家出征。他選擇了當海軍，海軍的「缺」大都要離鄉別井，遠赴海外作戰，危險性大，同時期被徵召的小基隆公學校校友華順根則選擇了海防，留駐在北海岸守海灘，阿欽則沒有那麼幸運。

「遠征」送別那一天，小基隆擠滿了送行的人潮，阿欽身著深色軍禮服，腰際配掛武士軍刀，腳穿黑面長筒馬靴，神氣非常。遠征軍一一向鄉親及家人道別，阿錦嬪眼見愛子離別在即難受萬分，涕淚直流，財生公、金龍伯和阿輝強忍淚水爭取多一刻與阿欽

敘話，而阿欽的幼子憲昌、憲明則還在妻子臂彎裡嗷嗷待哺，並不了解眼前生離死別這一幕。此情此景，李家難忍悲痛，在遠征送行會場哭成一團。大戰末期，家書有去無回，不知生死。光復後，有同去南洋當兵的鄉親說阿欽在海南島作戰失蹤，也有人說是在海婆羅洲失蹤的，至今仍下落不明。阿錦嬭最是傷心，光復的第二年，五月廿八日，阿錦嬭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歲，財生公也在同年年底逝世，享年七十二歲。阿輝則是在光復那年由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經系輟學返鄉。

◎有關李登輝後來的二三事

阿輝爲了繼續「學問濟世」的理想，在鄉親鼓勵下，決心繼續升學，他爲了學習國語發音，再度踏進兒時聽太平天國故事的福成宮，重新拾起當年大哥哥們唸過的泛黃古書，與小他十歲的小鄉親羅藤勳（高等科肄業）等少年人一起研究四書、五經。

十多年前教大哥哥們古書的老先生多已做古，小基隆漢學家尙存楊喜慶兄弟等人，他們仍不忘宏揚國學的重任，在尙行有餘力之時，繼續在福成宮執鐸授課。阿輝就在廿二歲那年潛心勤學漢文，勤練國語，從未離開家鄉，閉門苦讀凡此半年之久，奠定了國學基礎。

小同鄉羅藤勳後來也苦學成功，歷任教職，執木鐸而教。歷任國小教師、主任、校

長四十餘年。羅妻高梅玉恰巧為李家厝邊鄰居，與大姊羅珠玉同為李總統幼年舊遊玩伴，高梅玉曾任第八、九、十、十一屆三芝鄉民代表及三芝婦女會理事長達廿年之久，服務鄉里年限總合超過卅年，她當選首任鄉代時，才廿六歲，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性鄉民代表。李總統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時期，曾返鄉主持地方建設座談，見兒時玩伴口才過人，信心十足，頗有巾幗之風，當下鼓勵她提名參選縣議員，但高女士以夫為重，志在參與地方公益活動，並協助先生的教育事業，至今仍未見其參選。

◎在學小和尚

爲了應付校方規定的服裝儀容檢查，李金龍早在開學前三天，就把阿欽和阿輝拉到剃頭師傅那兒去剃光頭，「好不容易寒假留長的一頭烏髮，這回又泡湯了！」兩兄弟心不甘情不願的被拉到剃頭店。李金龍一手逮一個，像抓小雞一般，硬把兩兄弟提了進去。

那時候的小孩子一律留短髮，只有大人可以蓄髮、留鬚、抹香髮油。小學生不但被各公學校嚴格規定留「學生短髮」，而且愈短才愈像「乖學生」——這個理論不曉得是誰發明的，真是沒道理。大人可以留，小孩子就不准留，而且所謂的標準「短髮」，根本就是「三分頭」，也就是「和尚頭」或俗稱「小光頭」。剃頭師熟練的把一張過時的日日新舊報紙對折再對折，用眼神比對一下阿欽的頭，很道地的撕去一摺三角形，再把報紙攤

開，抖開一張中間挖洞的報紙，一方大紙從天而降，套進了阿欽的脖子上，成了一塊現成的圍巾布。

剃頭師傅打開木盆子，撿出一只三齒髮套夾，不慌不忙的掐在三角手剪前頭，這只髮套夾是用木頭刻的，套在手剪上往阿欽頭上一溜，剛剛好留下三分頭的髮根，剃頭師先「斫」了阿欽後腦勺的烏髮，再往前推剪，頭髮被「剷平」之前，一會兒髮型像「運河頭」，一會兒像「倒栽葱」頭，三、兩下子，就見頭上清潔溜溜，像極了小和尚。

「小朋友，再看我變一次魔術！」剃頭師照例再玩一次報紙挖洞洞的遊戲，阿輝根本賴得理會，只是哭喪著臉，希望父親大人回心轉意，不幸的是，阿輝步上大哥的後塵，也成爲光頭一族。

當時小孩子的毛髮是很值錢的，長的可以做昂貴的假髮，短的可以切平做毛筆，剃頭師那裡捨得放棄賺錢的機會，當他拿起豬毛鬃刷爲阿欽清清頭髮渣仔之後，立即用乾淨的掃帚，收集地上的落髮，再把套在脖子上的報紙撕成兩半，對摺好了再攔到一邊，集中起來，可以燒柴火，也可以賣給收破爛的換幾分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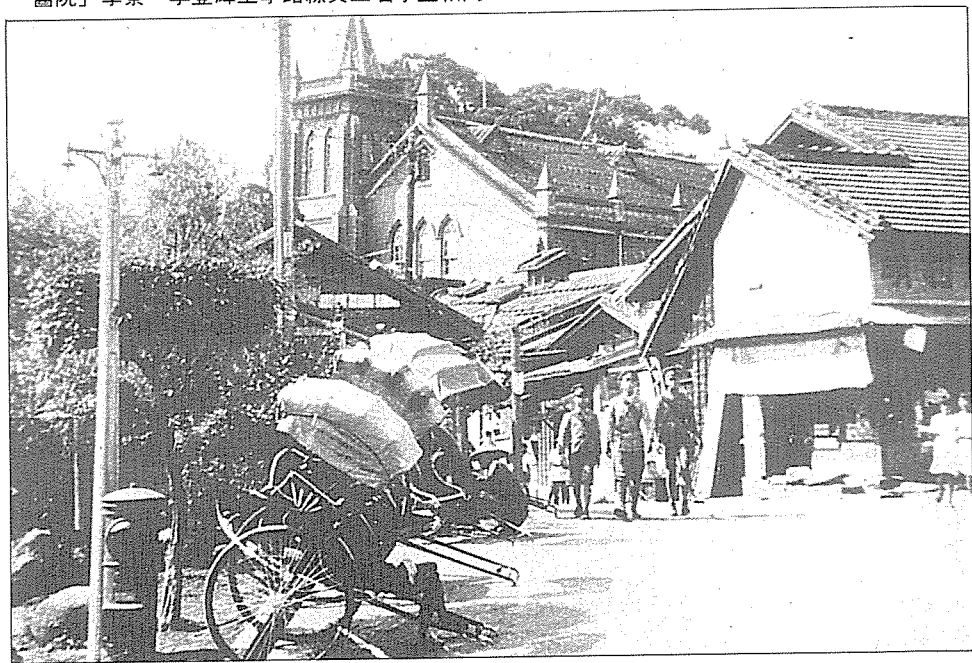
兄弟二人照例向老師傅說了一聲「阿里多加」，一臉不悅的隨父親走出店門，一陣冷風毫不留情的颳了過來，颳得兩兄弟後腦勺一陣冰涼，倆人不約而同的摸了摸後腦勺，不覺哈哈大笑，把先前的委屈拋諸腦後。

倆人鐵定會在返校檢查中過關，但是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度擁有一頭烏髮，兩兄弟盼能快快長大，就不必再受這等罪了。李登輝的家庭雖是小資產商家的背景，可是自「泰善伯」財生公開始，家教一絲不苟，有板有眼，李金龍教子更加嚴厲，疼愛和打罵教育雙管齊下，較不在乎孩童的想法，只在乎維繫一貫家教和傳統教育，兒童沒有個人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力，一切服從由上而來的權柄，聽命行事，講求君臣、父子、長幼的倫常綱紀。



▲淡水公學校的催生者，(前右)淡水街長洪以南，(前中)吳輔卿，(前左)為抗日文人雷俊臣，光復前遭日軍殺害。

▼日本昭和年間的淡水仍使用人力「手車」，中間三人為淡水中學學生，後方為長老會教堂及「偕醫院」學寮，李登輝上學路線與三名學生相同。



健兒の歌

一 大屯の峯東に

觀音の山南に

淡水河口の高台に

大海原を臨み見て

そそりて立つわれ母校

二 古き歴史を綴りて

神のみまじし傳へんと

淡海瀛里を波にして

異國人の旗さだる

藍の殿堂我が母校

三 時代はここに一回轉

八紘一字の大理想

具現を期する時ぞ今

嗚呼更生の吾が母校

嗚呼更生の吾が母校

四 朝霞々の陽をうりて

蟻の芝に体を練り

夜高塔の月才元て

相思の夜に想を練り

克己精進の母校

五 廣刺放鳥の宿し上り

波も通す旗石の

校を胸にえりつ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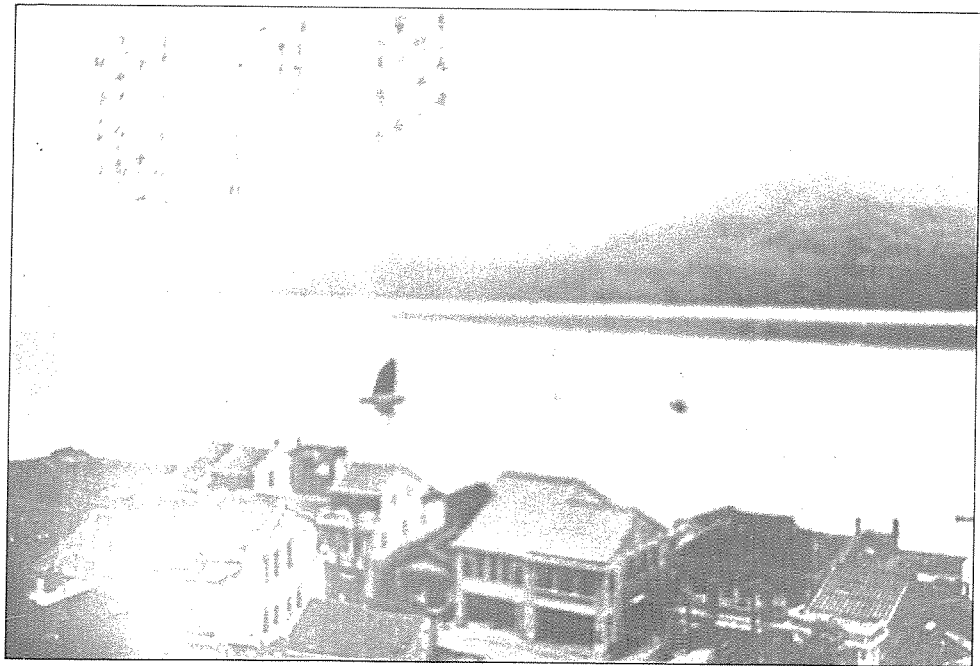
天鼓音の赤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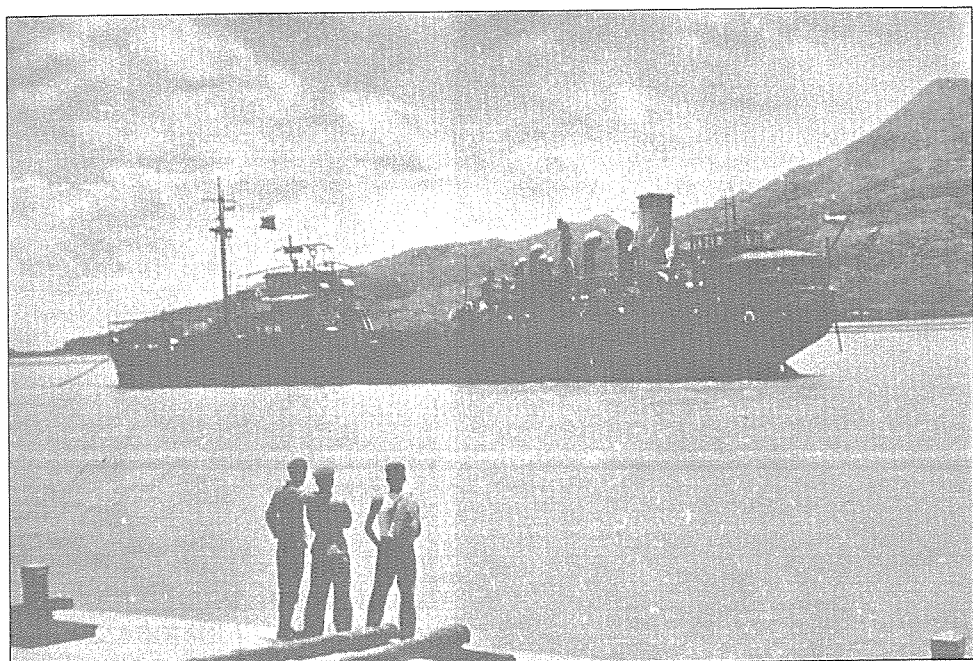
剛に強く進軍語



▲上方是淡水中學的日文校歌，下方為淡中的校樓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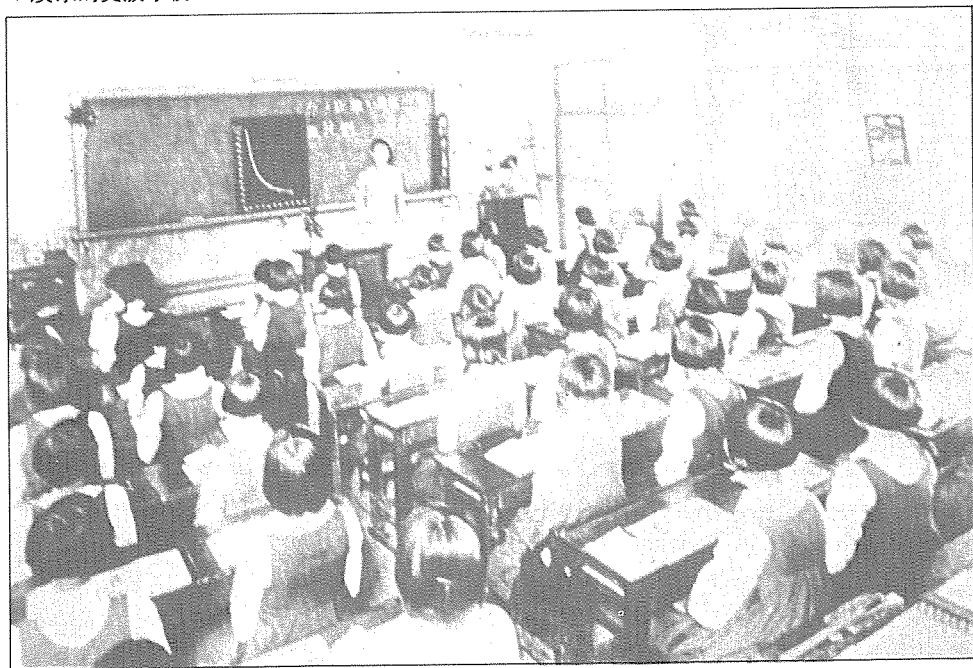
▼七十年前淡水河邊景色，左上為淡水公學校校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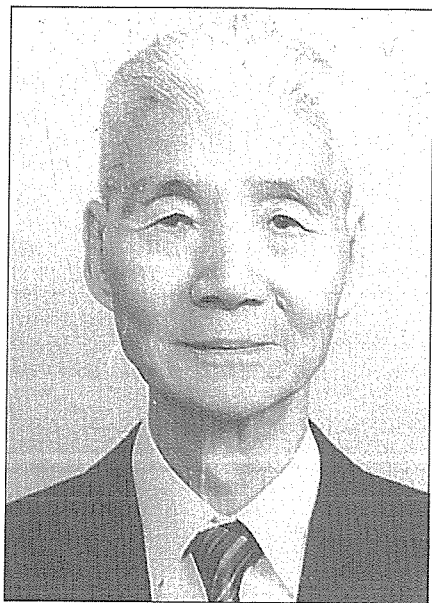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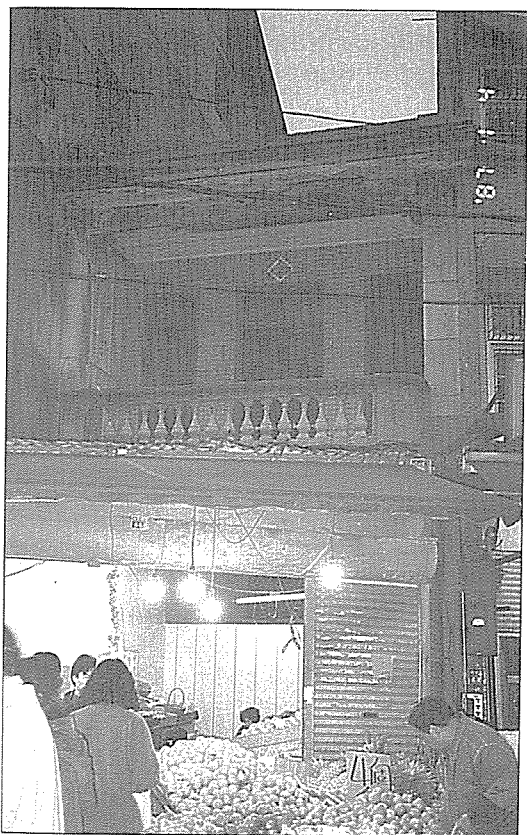




▲1941年夏天的淡水港，碼頭前三位學生是李登輝淡水公學校的老同學李清水、黃昌材等三人。

▼淡水的貴族學校——女子公學校上物理課的情形。





▲朱木火老師——李登輝在淡水公學校時的音樂老師。

◀李登輝從三芝轉往淡水公學校就讀時，外宿寄居地布埔頭阿嘴伯家的小閣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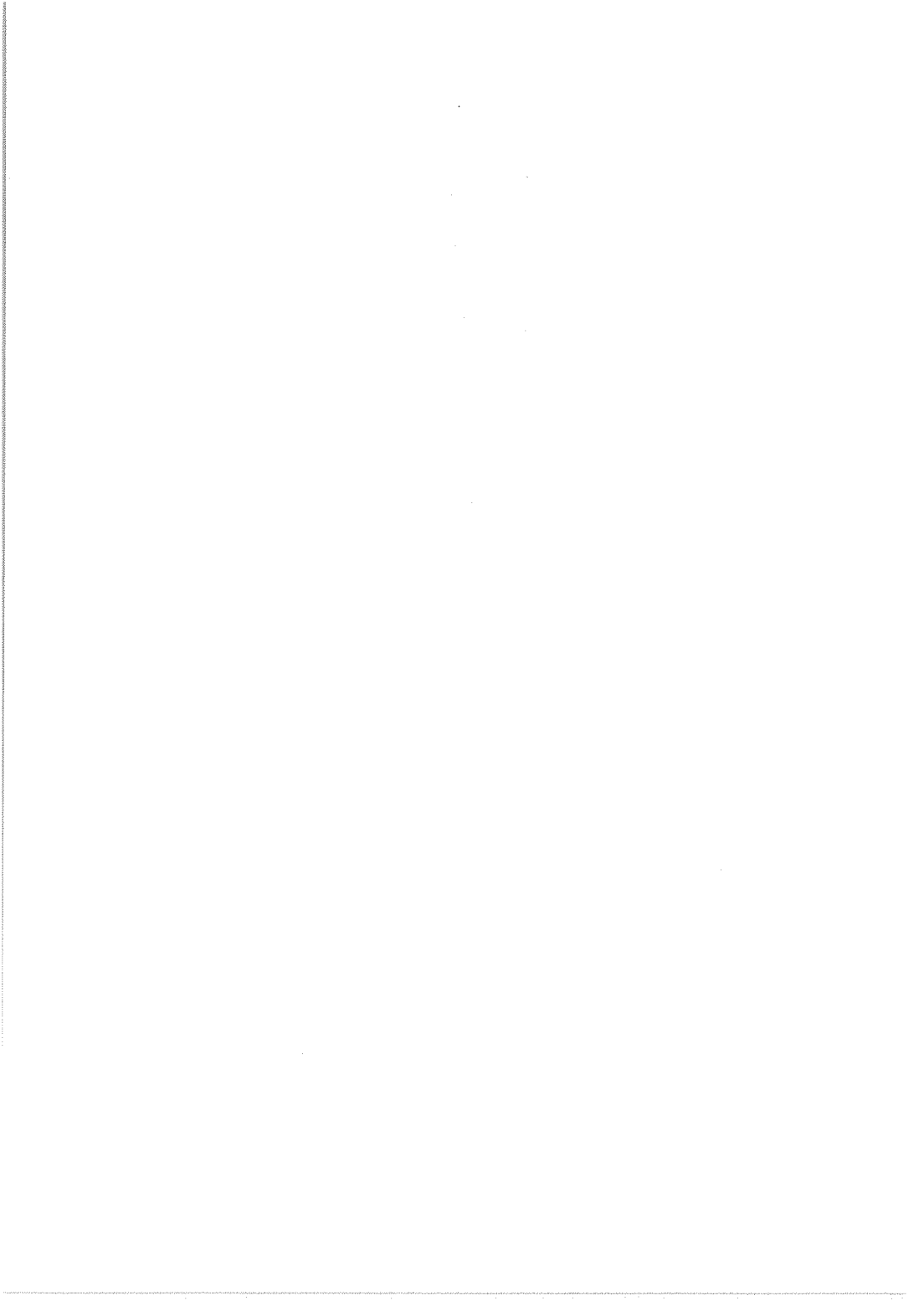
▼淡水公學校大門口。(八十年前攝)



第三部

淡水河邊的足跡

淡水



12 台灣第一淡水

淡水——古老的淡水，從造天地以來就有的淡水，打從火山熔岩奔流湧出台北火山盆地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淡水。

淡水是台灣有史以來最早的地名，最古老的地方。戰禍總是對她有所偏愛，打從台灣有外籍兵團登陸時，就有戰爭出現，有戰爭就少不了淡水。台灣第一座古老的燈塔在淡水；第一間西醫院在淡水；滿清王朝第一次打敗西洋人的勝仗在淡水；第一座水上機場在淡水；第一套自來水系統在淡水，第一條對外越洋電纜線在淡水；第一位台灣藉博士在淡水；全台第一位本土出生的中華民國總統也在淡水。

淡水位在石門，三芝以南，關渡以北，清朝稱淡水為「滬尾」達三百年之久，使一般人誤以為「滬尾」是最早的古稱。事實上，「淡水」一詞，比「滬尾」這名稱還早二百年被記載在古籍上（註）

日本戰國時期（正好是我國明朝嘉靖年間）倭寇勾結中國沿海小島的海賊，搶掠中國東南沿海省份，非常猖獗，使浙江、福建沿海各省飽受災殃。當時的浙江總督派遣鄭

舜功爲使節，赴日本豐後（今日本九州大分縣）訪問日城主大友義鎮共商滅絕倭賊的對策。他在出使返國後，撰寫了「日本一鑿」一書，文中就有提及「淡水」一詞。

明朝嘉靖末年，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六冊「福建備錄」中指出：「今琉球告急，屬國爲俘，而沿海姦民揚帆無忌，萬一倭奴竊據，竊及雞籠（今基隆）淡水，此輩或從而勾引門庭之寇，可不爲大憂乎？」從各類的文獻記載，我們可以了解淡水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

●告別小基隆

三月的小基隆總給人一股深冬的感覺，這天清早，照例又滴滴答答下起一陣雨，令人覺得有幾分寒意，絲毫不見初春裡慣有的溫暖氣息。

李家的男主人雖然想在榻榻米上再謎一下，「但是今天非得早起不可，否則愛兒阿輝的轉學手續就辦不成了！」李金龍心裡唸著，勉強起身著裝盥洗。

事實上，平日習慣早起升火炊煮的阿錦孀，這時早已盛好了稀飯及鹹鴨蛋，預備父子倆吃飽了好趕路搭車。

通往淡水與三芝間唯一的交通工具——三和客運柴油板車，這天清早來得特別早，幸好李家父子提前出門，才能順利的坐上這班車子。

阿輝沿途望著淺水灣沿岸澎湃的海潮，不斷地衝擊著岸邊，激起耀眼的浪花，而車上的馬達聲震耳欲聾，連座下的木板椅也吱吱作響，但他仍能靜下心來傾聽大海雄壯的波濤聲，心裡想起汐止、南港、三芝的玩伴及過去的美好時光，同時也幻想著不可預知的未來。

原本叫做國語傳習所的淡水公學校是淡水、三芝一帶最好的學校，它不但規模大、師資優，同時也有優良的傳統及很好的升學記錄。舉凡石門、三芝、關渡、八里一帶有钱人家的子弟都不辭辛勞，越區就讀，學生程度自然提高，而競爭也格外激烈。經營豬肉雜貨舖的李金龍當然清楚這些優點，才捨得讓愛子遠離家鄉，飽受外宿之苦，從三芝轉往淡水就學，為的也是希望阿輝把書唸好，將來考上師範學校，出人頭地，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師。

小小年紀的阿輝雖不全然了解父親的苦心，但他清楚知道做學生的責任，就是把書給唸好，把品德修養好，身體也鍛鍊好，如此才能討父母的歡心，受師長的疼愛。

父子相聚的時間的確是少得可憐，父子溝通的機會更少，當李金龍牽著阿輝的小手踏入校門，阿輝知道父親下次和他說話時間至少在一、兩個禮拜以後。

這時，日本校長新井末吉早已拿著教鞭站在校門口，等著遲到的學生及新生報到。李金龍走向新井，誠意的用日語說了幾句客套話，並問候「先生」的辛勞，接著，李金

龍稍稍收斂起滿臉的笑容，慎重的拜託新井校長用心教導阿輝，把他當做自己的徒弟來教他，即使打罵也無妨。當然，打罵填鴨式教育原本是日據時代最流行的「正統教育方式」，與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不打不成器」似乎不謀而合。李金龍自然了解愛兒在校期間難免調皮不守規矩，尤其剛轉學過來，還摸不清老師的好惡，偶爾挨頓打、受責罰是在所難免的。

新井很快的把李金龍父子二人邀入校長辦公室內，新井翻閱學籍簿，發現第十學期有一位舊生轉學，而導師潘迺住是一位認真負責的級任老師，「李桑，你兒子就到第十學級上課吧！我們的潘老師會照顧他，教育他的。」

李金龍依例向新井校長道謝，轉到教室門前找正在上課的潘老師，雙方在教室門口簡短懇談，站在一旁的李登輝則把目光投向教室，這時全班五十一名學生也正目不轉睛的盯著這位三芝來的「山頂囡仔」，瞧得阿輝混身不自在，像被解剖的青蛙一樣。

李金龍依依不捨的告別，阿輝見父親背影漸漸遠去，父親仍不時回頭的顧盼校園，似乎欲言又止的緩緩步出校門口，阿輝強忍短暫的別離心情，進入教室上四年級的第一堂課。

◎ 李登輝與李輝東

李登輝的名字是按李家譜輩份所命名的，「登」乃當時新生代的輩份名，「輝」字則是取其光輝之義，登輝二字合在一起，足見李家對他所寄予的厚望，期待他將來光輝門楣。但阿輝的名字翻做日語之後，不但原意盡失，同時（カ一 ㄉㄛ ㄅㄛ）日語發音聽起來像極了台語「你哪裡去？」

無獨有偶的，班上有一位淡水街舊生名叫李輝東，日語發音為（カ一 ㄅㄛ ㄉㄛ）聽來與台語「你去哪裡？」發音相似，兩人名字譯音正好相反，而且都有台語諧音，不但巧合，也十分有趣。

其實潘迺住熟識班上大多數同學的名字及長相，但他仍照列在清早第一堂自習課進行點名，一來可讓學生振奮精神，二來可讓老師逐一打量每位學生的服裝儀容及身心狀況。在學生們逐一起立、坐下的反覆動作中，導師的威嚴及權柄也展露無遺，畢竟在日據時代的教育制度裡，老師的地位及言語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

他右手輕握著教鞭，聲音略為低沈的喊到「李登輝」時，有趣的事發生，坐在同排後方的李輝東，也同時舉手起立答「有」！潘迺住瞪著兩人，全班同學摒氣凝神的注視著老師的表情，深恐遭嚴厲的指責。但潘迺住卻收起怒容，只命二人坐下「難道是我唸錯

了不成？」

隨即又故意放大音量唸到李輝東的名字，而同排前座的阿輝也緊張得立即起立答「有！」全體學生忍不住想笑。大家心想哪有這麼巧的事情，叫一人名字總是有二人同時起立。「莫非是在跟我開玩笑？」老師心裡極度不高興，並感到有些失面子。

於是吹鬍子瞪眼的喊到：「全班起立，開學第一天就這麼散，注意力也不集中，李登輝與李登東二個人精神更差，莫非想挨鞭子」但並沒有真的拿鞭子責打，因為二人雖然有錯，但不致挨揍。最後他決定調動二人的座位，把二人調成一左一右，以免日後造成教學上的困擾；而阿輝因為個子較小，且先前李金龍又再三拜託，於是把阿輝調到前排，坐在老師跟前以便管教。從此，沈默的李登輝便特別受到照顧，與潘迺住老師結下不解之緣。

經過這一次的座位調整，使得阿輝坐到了李智盛的前頭，李智盛不但與阿輝同姓，而且兩家族交情深厚，兩家又同是以賣豬肉維生。因此兩位小朋友彼此並不陌生，談話也很投緣，感情自然融洽，漸漸的兩人無話不談，成爲莫逆之交。不久之後，李登輝也在父親安排下，暫時寄住在李智盛家，由阿嘴伯暫時照顧阿輝。

◎ 宿生活的苦與樂

金龍伯臨走前，再次來到淡水布埔頭李阿嘴家致謝，同時再三拜託他照顧兩個孩子，並交給阿嘴伯一筆雜支費用，以備阿欽、阿輝不時之需。原本李金龍很想留下等兒子放學回來，和阿嘴伯全家共進晚餐，好好喝兩杯，但三芝雜貨舖需要人手，他只好婉拒了阿嘴伯的盛情，先行離開。

阿嘴嬭早已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晚餐，要款待李家父子三人，原本停在閣樓下的汽車也事先開了出去，李阿嘴設下宴席，要好好款待自己結拜兄弟和兩個「姪兒」，可惜李金龍無福享用了。

大阿欽兩歲的李金，這天放學後，就立即在校門口等弟弟李智盛、和李登欽兄弟，四個人聚齊了才一同回家。李家兄弟倆一進阿嘴伯家門，就受到熱情的歡迎，阿嘴伯刻意要讓阿欽兄弟感受到家庭的溫暖，熱鬧感覺，這樣才能顯示出兩家親切的交情。

一頓豐盛的晚餐在當時是不容易吃到的，物資缺乏，凡物配給，每盤菜裡都有五花肉，這要過年才吃得到。

晚飯後，李阿嘴搬出一架手搖唱機，放了一片「洛神」歌仔戲，邀請小朋友們一同欣賞。這是當時最高級的享受了，阿欽兄弟雖然聽不太懂歌詞唱些什麼，但見全家人合

掌拍手，隨歌起舞也感染了這份歡樂氣氛。

九點不到，阿嘴嬭親手縫製了兩個新被套，兩個新枕套，上小閣樓舖了床墊和被褥。從今晚起李家兄弟和阿嘴伯的三個兒子李金、李智盛、李定國正式成爲室友。這一夜顯得格外溫暖，李登欽和李登輝開始感受到淡水李家深厚的人情味，這一睡，就睡了三個寒暑。

剛開始，閣樓上這五個小朋友睡覺，還不太敢偷偷說悄悄話。日子久了，連丟枕頭大戰都不算過份，阿欽、阿輝總保留幾分，畢竟是在別人家做客，玩笑總不敢開得太過火，免得玩過了頭，那就無趣了。

阿輝在學校裡話不多，同班同學都認爲他有些嚴肅，但他一回國小閣樓，心情就豁然開朗，變得輕鬆活潑起來，即使就寢時間到了，彼此蓋上了厚厚的棉被，仍不時傳出陣陣偷笑聲，非得阿嘴伯上樓來「巡」一下，大夥才肯乖乖入睡。小閣樓裡，空間雖小，倒真是孩童讀書、打鬧、休憩的甜蜜的小天地。那裡有學校難覓的自由開放的空間，彼此赤忱交談，交換讀書心得，互相提醒家庭作業，彼此鼓勵，凡物共用，一覺醒來，猶記昨夜的歡笑與甘甜。

◎ 潘訓導

潘迺住是一位認真負責，勤教嚴管型的台籍訓導，他出身自石門庄老梅大丘田地方的旺族，潘姓在石門是大姓，與練、劉、林並稱石門四大宗姓，其中以潘、劉兩姓人家讀書受教育的比例較高，林姓人家生活較富裕，以日據時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評量，潘迺住的學問在石門堪稱罕見，每當假日返鄉，都有許多鄉親前來潘家向他討教，代寫公文、書信之類，在鄉人面前的地位頗崇高，深受街坊鄰里讚揚。

潘迺住所以能成爲淡水明星學校的名師，並不限於學問和教學技巧，他的教育理念孜孜不倦的教學精神，更使學生如沐春風。當時學校教育是日本人的天下，台籍教師和日籍教師私下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絲毫不輸學生之間的成績競爭，因爲能夠教出好成績的學生，使學生們順利考進台北高校、師範學校，才能在日本人面前抬頭挺胸，爭得一席之地，反之，如果教不好，學生不能出人頭地，不但易遭日本校長解聘，更是家鄉父老的恥辱。

當時淡水公學校一批新進的日本「少壯派」高學歷教師，如渡邊、藤本等人，都是年輕有爲，學腹經綸的教育人才。不僅日本母語文化基礎深厚，更對世界文明有深刻認識，對台灣本土教師威脅頗大，如潘迺住、張田、朱木火等足不出島的教師，想在教學

上立於不敗之地。除了勤教、嚴管，投入更大的心力之外，別無其他絕招可言。

潘迺住就在這種待遇不佳，而且戰戰兢兢的環境之中，努力付出才獲致校方及家長的肯定。唯一的回饋只是希望學生能「粗鐵成銅」，為老師們爭取更高的榮譽。

註：淡水史學家周明德先生著「海天雜文」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北台灣文學系列第十

六號刊物，第一篇「台灣島現存最古地名——淡水」

13 山頂來的囡仔

李登輝雖然被人喚做「山頂囡仔」，但是一點也看不出「面黑」、「粗手粗腳」、「粗聲粗氣」、「頑皮」等特徵；相反的，他細皮嫩肉，皮膚白裡透紅，手細如棉，輕聲細語，動作斯文，絲毫不見「頑相」，從頭到腳都是一副書生長相，引來全班小朋友的好奇，還未等第一堂下課鐘響，一百多隻眼睛就目不轉睛的朝他身上打量。

「此人是何方神聖？長得一臉秀氣，看來不像山頂來的壞囡仔，不知道下了課會不會加入騎馬打仗的遊戲？」好玩成性的洪欉開始做起白日夢來。

「這小子扭扭捏捏，細聲細語，看起來很好欺負，下課後摸他兩把卡撐，看他反應如何？反正打架，我穩贏的！」平常就愛捉弄人的李輝來已計劃愚弄新同學李登輝。

「居然有人面色比我還白，皮膚比我還嫩？」馬路貼姆、畢，是中德混血兒，多少有點大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感。由於他爸爸是德國大輪船上的輪機長，見過世面，又陪父親出過洋，看見眼前這名三芝小基隆來的山頂郎，比他還「白」，心裡有點不服氣。

下課聲起，紀班長喊過起立——敬禮——坐下口令之後，氣氛突然轉為緩和，李登

輝受到小朋友熱情的圍繞，「我叫紀福明」、「我叫林景昌」、「我是洪穰」、「叫我菜雞」、「哈囉！馬路貼姆·畢德斯」、「我叫里瞎子」……同學們爭先恐後自我介紹，有人用台語偷偷講名字，也有人怕被日本老師聽見在講方言，紛紛以日語交談，他們等不及要跟阿輝做朋友。

李智盛見阿輝被「圍」，深知阿輝不善與陌生人「打交道」，於是擠入人群中代他答話。粗聲公李輝東問：「喂，小基隆來的，你老爸是做啥的？」能讓你轉到淡水公學就讀，「阿東仔，你不要隨便亂說，阿輝老爸以前是刑警，你再亂說，把你捉進牢裡。」李智盛一句話就把阿東的氣勢壓了下去，氣得他直跳腳。「洪穰，咱嘜夠問啊，來出去玩，嘜查曉伊——」（台語：不要再問了，出去玩吧！不用再查了。）兩個寶貝蛋快步走出教室，把前排桌子都撞得東倒西歪，發出呼呼巨響，嚇得阿輝瞠目結舌，其他同學卻懶得理會，因為他們已見怪不怪，根本不想理這兩個寶貝蛋，「派囡仔，恁嘜生氣哩！」（台語：壞孩子，用不着為他們生氣。）林景昌安慰阿輝。

●伸出友誼之手

同學們不等李登輝開口，迅速與他握手，十足小大人的模樣，跟著再一一自我介紹，「你好！李魁章，大正十一年生，家住暗街仔，有空歡迎來我家玩！」、「我是趙生田，

比李魁章大半歲，家住庄子內，我家附近有水果，可以去採果遠足，有空一起去摘」，「我叫王宗富，和趙生田的生日差九天而已，家住三層厝，今年六月，請和我們一起慶祝生日」、「我叫做黃長樹，比你們大正十二年次的大二歲，我住外竿簾林一百四十七番，剛才粗聲粗語的李輝東和李輝來是堂兄弟，他們家住外竿簾林二百六十三番地，是我的鄰居，阿東講話習慣粗聲粗氣，請勿見怪才好，歡迎你來！」、「我是李敏生，米市人，我家那邊別的沒有，賣米的最多，有空請來我家走走」、「叫我李清淋就好，我住埤子頭，我也是山頂囡仔」、「我是駱永松，家住油車口，是淡水駱家的人，我知道搾油的方法，有空來我家玩，我再告訴你啦！」、「我叫林火炎，住新店，不是那個新店，是淡水渡船頭附近的新店哦，不要忘記！」

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熱情的伸出友誼之手，阿輝感到無比窩心，他非常樂意和大夥做朋友，做「一世人」的朋友，因為大家都對他太好了。

阿輝這一班真是人才濟濟，成績優秀的潘以夏生是遠從石門老梅丘田來的高材生，平時極少發言，但非常用功。他也是潘迺住老師的姪兒，私下關係雖親近，但在課堂上，叔姪二人則純以師生名份自處。「公私分明」、「一視同仁」是潘老師一貫強調的做人處世原則。

「大條仔」胡聰明、「同學哥哥」高家財、「菜雞」李永秋都是農家子弟，其他如李

輝東、李輝來、洪懌、盧阿協、林景昌也多是種田人家的子弟。

「馬路典姆·畢德斯」是名「中西混血兒」，有德國國籍，面目清秀，五官略深，是個俊男孩。他父親是大火輪的輪機長，環遊過全世界，是人人傾羨的好父親，同學之間總對他投以好奇的眼光，他家裡「寶貝」最多，大家都喜歡和他交朋友，以探取新知。「馬路典姆·畢」就是這樣一位令人好奇的「阿度仔」（台語：外國人）。

值得一提的是隔壁班的黃昌材，他是淡水黃家的子弟，黃家在淡水是富甲一方的生意人。昌材的叔叔「淡水判官」黃炎生是日本人當政五十年間，第一位台籍法官，淡水鄉親莫不以此爲榮。

李智盛家中是以「宰豬」爲業，也曾被冠上「劊豬」的外號，但這一行最有搞頭，有錢人不一定就能買到豬肉，因爲肉類是配給的，因此賣豬肉是蠻不錯的行業。

◎學號一五四九

剛進淡水公學校的李登輝還不太能適應學校安排的緊密課業進度。翻開新買的小帆布書包，掏出昨天新抄的課表，唯一令人振奮的就是唱歌課。

上課鐘聲剛響，門口已站了一位身裁壯碩的年輕老師，他不發一言的站在教室門口，看著學生跑進教室就座，讓還想在操場上多待一會兒的學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若是

外校生一定難以想像這位就是專門教音樂的老師——朱木火訓導。

朱木火的音樂教學很奇特，光會唱歌還不夠，必須要學會看五線譜。他瞧不起阿拉伯數字湊成的簡譜，理由是沒有一位音樂家不是從認識五線譜開始學起的。朱木火的執著曾讓許多家長產生異議。當時家長們大都認為唱歌課和畫圖、體操課一樣，唱唱歌、跳跳舞，輕鬆一下就可以了，何必那麼認真「逼」學生一定要學會那些西洋人的「豆芽菜」。家長繳學費是要兒子們求學問參加升學考試的，又不是要做貝多芬、江文也，何苦來哉？

可是朱木火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的眼中，每一位學生都有可能成爲貝多芬。他始終堅信，孩子們像是一張白紙，一塊胚土，只要科任老師有心去塑造，每一位孩童未來都有可能成爲名畫家或是音樂演唱家。

朱木火拿出他自行刻字油印的淡水公學校校歌詞譜，配合唱歌課本教授樂理。李登輝剛轉來，還不會唱校歌，而班上其他同學大多只會哼出主調，但不會依五線譜演唱。

李登輝在三芝公學校就已略懂五線譜，音樂成績都是九開頭的高分數。經過朱木火老師的重新複習及新教學方式的指導，他開始努力數算音階及音符，研究升降記號、唱鳴方法等音樂技巧，似乎更上層樓。當時達此程度的另有二人，即是「頭名紀」（紀福明）及「二名李」（李清水），他倆一直是朱老師的得意門生。

過了五週時間，朱木火老師來了一次小考測驗，要大家把校歌依五線譜唱出來。唱譜而不唱詞，這下可把同學們嚇壞了。這首東洋味十足的校歌雖然只有四行譜，但對一般四年級的學生而言，的確是困難了一點。朱木火知道班上的紀福明、李清水一定不成問題，於是他從全班最後一名李輝來開始測驗，連叫數名同學，沒有一個人唱得流暢自如的，幾乎每個人都停留在「數一個音，唱一個音」的程度，朱木火皺皺眉，搖搖頭，很不是滋味。

朱木火翻了一下點名簿——「學號一五四九號，班號五十三號的李登輝同學，你來試看看！」，阿輝早已苦練數週，但突然叫到他的名字，實在有些驚慌。李登輝頓了一下，拿起歌譜正準備要唱，朱木火開口道：「如果你不會，也沒有關係，也許小基隆公學校沒有教那麼深，你不會就坐下，沒有關係，但下次一定要會」，「先生，我會唱！」阿輝被激了一下，開口就唱出了正確的音符，全班同學順著他的唱鳴，在台下猛算「第幾間、第幾行、幾拍……」還沒等同學算完音符，李登輝已經輕鬆流暢的唱完了整首歌。

朱木火大為吃驚，但又懷疑阿輝是用背的，於是教李登輝把歌詞再唱一遍。阿輝不慌不忙又唱「青空高……」朱老師開口笑了，「好好，唱得好，一極棒，一極棒……」全班同學都為之一怔，紛紛轉過頭來，將目光集中在這位新生身上，朱木火拿起成績簿，在成績格子裡劃上一個「9」字，就是九十分的意思。

朱木火老師後來轉行從商，其紮實的做人處事和生意觀念，同樣應用到商場上，成爲光復前後淡水的成功商人。淡人國小九十週年慶時，他應邀返回母校，與「老學生」李登輝、麥春福等人歡度校慶會。（摘自資料：孕育文教故鄉情）

◎四強爭霸的新局面

昭和八年二月上旬，淡水公學校舉行冬末年度期末大考，四年級（九、十學級）除了修身、圖書、唱歌、體操、農業四項不列入筆試之外，大考科目仍有六科（總計六百分爲滿分），其中以日語聽、說、讀、寫佔四科，算術、漢文各佔一科，共計考兩天，臨時抱佛腳要想得到高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這二天大考，誰也不敢生病，也沒有生病的權力，學校規定很嚴，不得補考，生病或無故不到校參加考試，則該科目整學期成績爲零分，沒有任何理由要求校長或老師重新出題、考試。「缺考就是零分」如此嚴厲的制度，學生們自然格外珍惜自重，即使準備不週，也不敢缺考。何況成績單與「壓歲錢」有絕對的關係，農曆年將近，討個紅包，總比討頓打來得實惠。此外，如果有一科缺考零分，縱使其它科目考八、九十分，其學

年總成績必受影響，對學期總平均影響更大。

冬末大考結束，潘迺住把卷子全數帶回宿舍批改，「紀福明不愧為級長，又是四科一百。」潘迺住自言自語，繼續埋首案前，以紅筆批閱考卷。「哦！阿輝更棒，五科一百，小基隆李金龍的么兒確實不賴！」潘迺住判斷今後在爭取全年成績上兩人有拼頭了。

李登輝是當時全班五十二名學生中的異類，又是轉學生，同學眼中的小基隆山頂「囡仔」能有如此成績，真是「黑馬」。原來阿輝把多年來排名第二的李清水給比了下去。以往紀福明、李清水、李魁章「一紀雙李」三分天下的定局，終於成爲「四強」爭霸的全新局面。阿輝這次考績是五科一百分，清水也是五科一百分，但清水有一科八十分，阿輝九十，紀福明則六科總和只扣了三分，以五百九十七分居冠，阿輝則以五百九十分緊追不捨，清水第三，李魁章第四，曾文祿第五。

在三個學期的學年總平均分數方面紀福明、李登輝、李清水三人平均都是「九」開頭的佳績，總名次仍是紀福明第一、李登輝第二、李清水第三，但是其中細細分析之後，潘迺住老師發現主科分數的評比又是另一番天地。

如果排名僅取主科成績，那麼名次可能會倒過來。因爲「阿輝」在主科的表現特別傑出。

潘迺住右手拿鉛筆，左手翻閱一年來的大小考成績簿，發現「日語讀方」科——紀

福明九十，李登輝一百，李清水九十；「日語綴方」科——紀福明等三人九十同分；「日
文書方」科——紀福明九十，李登輝一百，李清水八十，李登輝居然又一百滿分；「算
術」科——紀福明九十，李登輝一百，李清水九十，其次「漢文」科——紀福明、李登
輝同為九十，李清水七十分。

因此光以五科主科加一科台灣人必讀的漢文，以六科總分六百分來計算，紀福明只
得五百零四分、李清水更低，只有五百卅分，唯李登輝得五百七十分。若單以主科來排
名，李登輝應為第一名、紀福明變成了老二，老三李清水名次不變。

14 學海要做苦行僧

有一日淡水舉行大拜拜，鄉人俗稱「拜滬尾」，又叫「敗滬尾」（註一）。班上有學生藉故家中「辦桌」需要人幫忙而不來上課，又託鄰居到校向潘老師口頭請假，老師不禁搖頭歎氣。潘迺住認爲拜拜辦桌雖然很重要，但是努力向學，用功讀書更重要。

潘老師借此機會說了一個小故事，話說從前台灣有一位苦行僧爲了修成正果，成爲一名滿腹經綸的高僧，於是立志渡海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取經。一來可增加閱歷，體驗人生；一則可以藉佛教經典增長學問。

在鄉人看來，這名僧人，資質普通，領悟力不如他的師兄，口才不佳，化緣能力也差，身體瘦弱，同時根本沒有足夠的盤纏渡海到嵩山。因此他的師兄弟都勸他不要做白日夢，老老實實做一名掃地僧，終老一生倒也快活。

不料，隔天他就背起布包上路，沿途化緣的錢不多，三餐亦不繼，比起大廟和尚往返乘車，烈日撐傘，夜宿大客棧，王孫公子聽經贈金的際遇，真是天壤之別；而這名苦行僧每日步行萬里，翻山越嶺，全靠一雙腿，憨憨的走，走了一年才到嵩山，終於取經

成功，並招了十位弟子隨他返台，也算是一番成就。

苦行僧的師兄弟在庭院外納涼，見苦行僧一人去，十一人返，還帶回大批梵文經書，大家紛紛上前稱讚他的苦行精神，終有所報償。

潘迺住所以講這個故事，是要學生了解，求學讀書，要有「世間天才無幾人，學海要做苦行僧」的精神這樣將來才能學有所成；另一個目的是教導學生「佛在心中，不在廟中」只要心中有神明，辦桌與否倒是其次。自此潘老師規定，往後大拜拜，一律不准請假。

這種苦行僧的精神與阿輝的求學態度不謀而合，正是他向上努力的唯一途徑。由於紀福明與生俱來的讀書天份，學也學不來，唯有以苦行僧取經的慇懃，將勤補拙，才能脫穎而出。

◎行萬里不如讀書好

一天下午，班上同學都到石門庄參加遠足活動，而家住公館口的林景昌則獨自一人跑來米市探望老同學李智盛。李母煮了麵線及點心給大家吃，卻不見阿欽和阿輝下樓來共享，原因是李家兄弟最近自訂了讀書計劃，唸不完，絕對不下樓。

「這是怎麼回事？」林景昌感到意外與好奇，他悄悄地走近樓梯，只感樓上靜得嚇

人，李登欽和登輝一語不發，在樓板上靜靜的翻書，和樓下大夥有說有笑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別。而李智盛家早已習慣了李氏兄弟嗜書如命的求學精神。時候不到，不下樓吃喝聊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林景昌在班上也是出名的好學生，但看到阿欽、阿輝的「苦行精神」，只有自嘆不如，乾脆找阿盛、阿旺等人出去大田寮玩耍，不好意思吵到阿欽兄弟唸書。

昌仔一行四人由大田寮往南走到老同學高家財家附近，邀了高和其家鄰居一起深入山區，偷拔半野生的木瓜。這些木瓜田原是日本人的土地，但日本地主對舊朋友很友善，只規定果園中央圍籬內的蔬果不可採摘，其餘籬外的果子吃掉沒有關係，小朋友們都謹遵園主規定，「拚老命」猛採園外水果，大夥不亦樂乎，滿載而歸。

爲了感謝李家的招待，昌仔將採回來的水果，全數贈給阿盛，自己只留了一顆小木瓜。李母見昌仔這麼懂禮貌，大大誇讚一番。不過李母還是塞回一堆水果給昌仔，然後盛了四碗麵線出來，「阿昌仔，多吃一點，回家就不用吃飯了。」

大夥正在吃麵之際，樓上閣板「碰——」的一聲，一本書不小心落在木板上發出聲響，昌仔這才意識到樓頂有人。原來阿欽、阿輝二人一直沒有下樓來，從下午大夥出去拔水果到向晚時份一直專注地唸書，這份勤奮向學的態度，令同學們既驚且佩，難以忘懷。

◎價值四元的百科全書

阿輝對於現代文明非常好奇，他認真的閱讀報紙，探尋新知，展開圖文並茂的台灣日日新報，翻閱有關醫學、航空、航海的報導，有時連廣告欄也不遺漏。

當時介紹新書、雜誌、讀物的廣告版面頗多，其中不乏宣揚帝國主義的政治刊物如「雄辯」、「我觀」、「改造」……這些都激不起阿輝的興趣，再看特價欄內刊出德國鉛筆特賣，每（一本）三錢……空中征服名著作者賀川豐彥的四大名著小說，四書合購要三元（原價九元），阿輝很想買來看看，但一看特價還要三三元多錢，實在太貴了。

阿輝在這堆報紙當中找到了一則「世界百科全書」的特價廣告，廣告中介紹說，要了解世界的萬事萬物，先看百科全書。阿輝像著了迷似的剪下了這則廣告，夾在書中。可惜的是這套百科全書再怎麼特價也要四元多，四元是多少幹苦力工作的人大半個月的薪水。金龍伯賣的是豬肉及雜貨，又不是開銀行，哪來四元閒錢？

這天阿輝和哥哥一同坐車返家吃午飯，兄弟倆鼓足了勇氣，拿出那則剪報給阿爸看，李金龍一看便明白是怎麼回事，「要四塊錢，太貴了啦，爸爸沒那麼多錢。」阿公和阿母也不讚成花大錢，雖說長輩們都讚成小朋友買書，所謂「富者因書而貴，貧者因書而富」，買書讀，吸收學問自然是件好事，但是這套百科全書竟要四元，實在太貴了。

李登輝在雜貨店看多了鈔票每日進進出出的情景，並不了解家裡的錢都有固定開支，支出進帳都有定數，一下子要家裡拿出四塊閒錢去買書，的確教人爲難。李金龍算，這要多賣出多少斤豬肉才賺得回來呢？」李金龍反對這件事，他認爲這種書是大人唸的，小孩子把學校課本讀好就成，不須去花這筆冤枉錢。但阿輝則說了很多理由，堅持要買回來，場面有些僵持起來。李登欽比較懂事，他出來打圓場一面安慰弟弟，要體諒阿爸的心情。李金龍以開飯爲由，坐上餐桌不願再談，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阿輝很失望，吃得很不開心。

◎血汗錢換父子情

晚上，天空下起寒流雨，阿母江錦要倆兄弟明早再搭車返校，夜裡李金龍夫婦爲了要不要給阿欽、阿輝買書而大傷腦筋，夫妻倆左思右想，東扣西除抹起算盤，重新湊了一個數，總算是湊足了四元的帳。在儘可能不傷元氣的情況下，江錦和李金龍從櫃子裡拿出四錢紙幣，紙幣上沾滿了豬肉的血腥味，這是辛苦配銷豬肉賺來的血汗錢，聞起來腥味愈重，愈讓人心疼。夫妻倆決定將這捲錢用紙包好，明天一早上車時，親自交給愛兒拿去買心目中最想看的百科全書。

一大早，阿欽兄弟倆吃了鹹鴨蛋和稀飯，向母親辭行，撐著傘到街口去等車。江錦

這才想起還有一包錢放在床頭邊，沒拿出來交給阿欽、阿輝。李金龍正起身著完裝要吃早餐，突見錢還放在床頭邊，立即穿上拖鞋，直奔車站想叫住兩個愛子。

李家雜貨舖子離埔頭街廟口的候車地點，丈量起來還不到百步之遙。站在雨中候車的阿欽、阿輝見著一個戴眼鏡的長者，不畏寒風酷雨，穿著木履「吱吱咩咩……」的迎面快跑而來，定睛一看，這骨瘦如柴，身材嬌小的身影不是別人，不是阿公——是偉大的阿爸。李金龍左手翻開阿輝胸前的口袋，將一包有如千金重的薄紙包裹入厚厚的棉衣裡，「這錢給你拿去買書，不要弄丟了……」說完拍拍阿輝、阿欽的肩膀，仔細看著兩個兒子，拖著木履冒雨走回舖子。內向的阿輝感激得不知說什麼才好，他看著阿爸的背影逐漸在雨中街頭消失。三和巴士準時在七點十分駛進廟口，阿輝隨哥哥上了公車，可是他的心似乎還停留在廟口——等著阿爸再次出現，再拍拍他的肩膀，注視著他，再對他說幾句家常話。

李登輝拿到這筆豐渥的買書錢以後，隔日下課，立即趕搭淡水——台北線火車，一個人跑到台北火車頭書店去選書，省下了一筆代送書籍的「送料費」。自購得新書起，阿輝每天放學都回到布埔頭小閣樓和哥哥分冊努力閱讀，李金、李智盛、李定國都受到感染，分借幾冊來看看。

阿輝四年級總學期成績突飛猛進，舉凡「讀方」、「書方」、「話方」、「算術」都得到

大滿貫，「綴方」平均九十分的高分，創下他幾年公學校讀書生涯以來的第一次四科滿貫的記錄。阿輝這種孜孜不倦，汲取新知的求學精神，確是獲取高成績的不二法門。

◎首度演出「不笑王子」的話劇

阿輝第一次參加話劇是在「天長節」的前夕，天長節就是萬歲節。西曆四月廿九日這天，學校都有連續的慶典活動，爲了慶祝日本天皇御仁的生日，早在天長節誕辰日前幾週，松田校長就已召開了校務會議，並在行事曆上寫道——慶祝天皇生日，天長節前，每班準備慶祝活動，至少一項。

潘迺住傷透腦筋，不知從何入手，左思右想，順手翻開日本童話故事教材，靈機一動選了一則日本古老童話故事，名叫「不笑的王子」，故事大義是講——很久很久以前，日本鄉下住著一對貧窮的老夫婦，他們與一隻小狗相依爲命。當時日本城邦裡住了一位王子，王子生下來就不哭不笑，性情憂鬱，國王看見愛子老是繃著臉孔，悶悶不樂，於是懸賞百兩紋銀，只要誰能讓他笑出聲音，賞金就全部送他。

這對老夫婦忠君愛主，聽到小王子不快樂的消息，立即牽了小狗來到城下，向守軍報告要求見小王子。國王以爲來了一位魔術師丑角，立即開門迎接，國王問老夫婦要用什麼方法使小王子開口大笑，老人家講：「我家的小狗聰明可愛，會表演特技，很會逗

人發笑，小王子如果看了小狗的表演，一定會開懷大笑！」老歐利桑說得十分肯定，國王姑且相信。

「把狗兒牽來！」國王吩咐老夫婦，把狗牽上殿前表演給小王子看看。小狗一上大殿，就歡喜興奮，在御前表演跳圈圈，翻筋斗、站立牽小王子的手，還猛舔小王子的臉，平常一付呆臉的小王子竟然開口笑了，笑得好開心，國王睜大了眼睛，抱起小王子，高興得不得了！「給賞！給賞！」。

這個故事很吸引人，但是不太好演，潘老師考慮良久，找來林景昌演老阿公，李永秋演歐巴桑，李登輝則演不笑的王子。

天長節前一天，全校在大禮堂觀看這場話劇表演，台上台下的同學都試著逗阿輝小王子，阿輝很想笑，但爲了劇情需要，就是不能笑，這角色還真難演，等到林景昌牽來一隻由人打扮的小狗時，阿輝才張口大笑，台下師生見阿輝演得逼真，笑聲自然，也受到劇情感染，哄堂大笑起來。林景昌見阿輝笑得如此開懷，也不停的大笑，邊笑邊向國王領賞銀，「不笑的王子」全體演員儼然把童話演成了大笑劇，新井校長把鬍子翹得高高的，差點沒笑裂了鬍子。

事後，林景昌、李永秋、李登輝等賣力演出的學生都被記嘉獎一次，潘老師也覺得十分有面子，自己的子弟兵在校長與家長面前有這麼出色的表現，實屬難能。

◎李大嘴的吸髓功

吃大骨，喝高湯，並不是每個家庭所能辦到的。李家藉配售豬肉之便，大骨頭永遠不會短缺。賣豬肉這行業是由財生公開始經營，後由自警界退休的李金龍接手，李家珍藏的「營養補品」還真不少，李金龍一家人喜圍爐享受大骨鮮湯。阿錦嬸希望阿欽、阿輝兄弟藉營養的高湯快高長大，將來有壯碩的體格，可保衛鄉親妻小，為李家延續香火。

此時哥哥李登欽的體型已明顯呈「橫向」發展，比阿輝稍矮，頭大、手骨粗，中醫說阿欽肩厚而寬，胸骨突出，是塊練武的好材料，但是就因為肌肉太結實了，可能不容易再「撐」開筋骨長高，充其量再長上小半寸。

反觀阿輝，天生瘦長如篙竹，怎麼吃都壯不起來，和哥哥正好相反，全家人十分擔心。母親阿錦嬸為此傷透腦筋，她又不曉得什麼叫做蛋白質、鈣質、維他命等營養素，但烹調中國老祖宗的「吃腦補腦，喝血補血」的滋補祕方，阿錦嬸倒很拿手。

李家雖然吃不起西洋補藥，但大骨、骨筋、軟骨屑肉、雞卵、蚵仔、小蝦米等中上好料，倒是一應俱全，不虞匱乏。阿錦嬸藉著她那雙能幹的巧手，把大骨熬成鮮湯，蚵仔煮麪線糊、白煮雞卵、蛤仔做湯，蝦米配青菜，肉絲，有時煮鍋難得的豬腦，為兄弟倆補補腦力，令鄰居羨慕不已。

每當假日李智盛、阿金、昌材、文祿等同學到三芝李家玩。阿錦嬭也照單全上，讓每位小朋友們飽餐一頓。黃昌材見阿輝平日少講話，但吃起大骨頭，吱吱作響，兩顆門牙似乎能夠輕易的將藏在骨窩裡的碎肉刮過一乾二淨。另外，他也發現阿輝的「吸髓功」很有一套，一根沈重帶著濃郁湯汁的豬大骨，他能利用筷子、湯匙等工具搗碎其中的骨髓，然後一口把骨髓吸光。阿輝喜愛的大骨配鮮湯，正是日據時代公認能夠滋補少年人精力、腦力、體力，刺激身體軟骨生長，迅速發育長高的聖品。阿輝和阿欽一年下來，不知吃了多少大骨。

不知是湊巧，還是補品見效，阿輝每學期都有「長進」，光是身高一項，就把詹文祿、李清水、紀福明等人比了下去，連胡聰明、高家財等班上的「長人」都備受威脅，深恐那天放假回來，身裁被阿輝給「蓋」過了頭。

日據時代各地公學校統一在三月間開學註冊，四月中旬展開全身體格檢查，由外來醫師負責為學生量身高、體重，驗病及聽診。阿輝在昭和八年三月廿日轉入淡水公學校就讀後，體檢結果是身高一三三點八公分，體重廿五公斤，胸圍六十點五公分，在評分欄體格等級空格上，被評分爲甲等。

註：「敗滬尾」指中法戰爭中清廷唯一一場勝仗「淡水大捷」。

15 渴智的慕道者

阿輝「不怕吵」的天性，使他能利用每節下課期間寶貴的十餘分鐘，做短暫卻十分有效的複習。當時老師們並不知道人類的腦子在間隔時間愈短，反覆回憶頻率愈高的情境下，最容易吸收知識，增強記憶。

這種「不怕吵」的天性，偶然間被金山來的朱木火老師發現，每當朱木火走過第十學級（即現代學制的五年級）教室門前，總會望見一大群小朋友在教室內外奔跑，吵鬧。「奇怪，怎麼第十學級班上同學玩得那麼吵鬧，叫得那麼凶，都不會影響阿輝這個三芝囡仔看書。」朱木火由不經意一瞥到特別暗中觀察李登輝，得到的結論是阿輝不是「假正經」，而是真讀書。朱木火此後每逢上音樂課時，他都仔細觀察阿輝的上課表現，發現他不苟言笑，卻也非「陰沈不語」，表情雖靜，卻隱約可見眉宇間穩重不凡的氣質（註一），按朱木火的閱歷經驗，這孩子將來一定會有成就。

談起朱木火，許多學生的右手都會發抖，朱老師生於民國前十年（西元一九二二年）北海岸金山鄉。民國十年，自台北師範畢業，調派往金山公學校，返鄉為台胞教育工作

奉獻心力。民國十八年調往淡水區中心學校的淡水公學校任職。十年後，從該校提前退休，支領退休金，等待台灣光復的一天，再重回校園教授漢文。

朱木火對淡水公學歷任的日本校長岡部克己、山田金盛、新井末吉、松田常己不重視漢文課的態度，不以為然。相反的他認真教學，常訓誡學生「爾等中國人，並非日本大和族人，漢人要把漢文學好，不可背祖忘根。」

書法課最令學生膽戰心寒，嚴厲的朱木火常會繞到後方仔細觀看學生的「書法基本動作」，毛筆是否有拿正？握筆是否有力？學生們每到書法課，總會汗流挾背，手心冒汗，比上體操課還累。

最讓學生發抖的是，朱老師爲了測試拿筆功力，喜歡冷不防的從後方抽去學生手中的毛筆，被老師抽掉的，表示握筆桿「不夠力」、「不夠勁」，打頓手心之後，繼續再練。朱木火強調的是中國人連中國字都寫不好，枉做中國人。校方對一再強調漢民族文化的朱木火自然無法認同，而「皇民化運動」就是要台灣學子忘記過去中國歷史，忠心耿耿的做日本天皇的次等子民。

註一：摘取自日據時代老師朱木火「回顧與感懷」淡水國小九十週年紀念誌。

16 大鳥仔的窩

自從廿世紀初，西元一九〇三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並於一九一一年大量使用於一次世界大戰後，飛機便成了本世紀最偉大的交通工具，比前一個世紀發明的「大鐵怪」——火車更爲神奇。

其實淡水人對「飛機」這種神奇的科技結晶，早有聽聞，西元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也就是阿輝三歲那年，許多淡水漁民及居民都親眼目睹了一架義大利飛艇，伸出巨大的翅膀，從高處俯衝而下。在淡水上空繞了三圈，才降落在淡水河面上。這是淡水大多數人第一次目睹這種「半船半翼」形狀的飛機。事實上，也是許多人第一次親眼目睹「飛機」的長相。

這架義大利飛艇是由義大利東南方出發，繞經大半個地球，才飛抵台灣北海岸。

飛艇的駕駛人叫啥名字已無人記得，只曉得他身著淡色連身衣，黑色馬靴，頭戴瓜皮風鏡軟帽。一行七人，一下飛機，便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早在飛艇降落前一天，日本海軍巡邏隊就開始沿河廣播，要八里、淡水漁民翌日停止海上作業，以便迎接歐陸貴賓。

因此討海人被迫放假一天，還必須協助日本海軍人員拉標語，分發日、義兩國國旗，漁村的小朋友都停止活動，被召集來列隊歡迎義大利空軍勇士「蒞台敦睦訪問」。

事隔十年，許多人對此事仍津津樂道，不但大談自己對「飛機」的知識有多麼了解，而且都會強調會親手摸過飛機上的淺藍色鋁皮外殼。

阿輝在茶餘飯後，常聽大人們講起，而他本身又見過，高不可及的「芝麻」飛機。由於飛機航道在一萬呎高空上，肉眼所見有限，只知飛機很像兩隻「十字架」重疊的形狀，有時後面拖著三條白色的長尾巴，非常神奇。

當問到大人：「飛機降落時，有沒有看見它拖著幾條大尾巴下來？」「沒有」大人肯定回答，但是阿輝不明白。

在好奇心驅使下他跑去請教班上的「阿度仔」畢同學，畢因祖父是德國籍的大火輪船長，家中有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紀念品和玩具，其中有一樣是阿輝最喜歡的，那就是「外國郵票」。外國郵票採多色印刷，圖案富變化，包括世界各國偉人頭像、火車、輪船、飛機等等。畢仔拿出和飛機有關的郵票，指給阿輝看——「飛機沒有尾巴」，並笑著道：「在歐洲，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飛機，飛得高又快，比日本飛機還漂亮，這是我爸爸說的。」

「下次我爸爸回本島，我再請我爸爸多拿一些飛機郵票送你做紀念。」

往後三年，日本飛機經淡水航線，沿河面地標飛行。往返松山與東京、曼谷等地的

次數愈加頻繁，同年日本挑起七七事變廬溝橋之戰，日軍為鞏固台灣島成爲帝國的「南進」侵略基地，終於命台灣總督府在淡水鼻頭村建立台灣島上第一座水上機場，淡水八里兩地，終於成爲一座名符其實的「天空之城」，孩童們在日據時代最後七年間，過足了「飛機癮」，看遍了各式「大烏仔」，更飽嘗了美國空軍的轟炸空襲之苦。

17 不打不相識

第十二學級幾位功課不好，又生性調皮愛搗蛋的老同學，首推李輝東、李輝來二個堂兄弟，再來是洪欉。

曾經在排班時，分到隔壁班，但不知是何原因，倆人又再度同班。李家兄弟最善長的是捉弄新同學，在教室裡面玩騎馬打仗、還曾經拿老師再三交待「不准碰」的粉筆、板擦等教具丟人，膽大包天。除了紀福明、胡聰明等人不怕他們之外，連「大哥」級的老學生高加財都因個性憨厚，而屢屢被他們調侃。

說起來，白白淨淨，瓜子臉，身裁略為瘦削，一付書生樣。在老師眼中十分討喜，但是對其他調皮搗蛋，喜好捉弄好學生的淡水本地生而言，李登輝正好成了被愚弄、欺負的對象。雖然說，童年時期的相互嘲戲、玩耍、再所難免，而且是一生當中，難得的回憶，但是對李登輝而言，還真像是噩夢一場呢。

淡水公學校每週授課五天半，除禮拜六只有上午四節課外，其餘每天均為六節課，亦即下午還有二節課，大約三點半左右打鐘下課，排隊回家。而每節課間，均有十五分

鐘的休息時間，提供學生下課發問、上洗手間、或者是到室外活動。

阿輝與眾不同的文靜與好學，讓李輝東、李輝來兩人感到好奇，尤其每當下課休息時間，大夥都出去玩騎馬打仗、賭彈珠、打陀螺。唯獨李登輝一個人留在教室翻閱書本，如此特殊的行徑，在李輝東眼中，這簡直是「異類」、不合群的表現。

◎小惡霸李輝來

李輝東與李輝來是家中務農的在地生，手脚靈敏，性喜捉弄他人，兩人又是要好的死黨。凡是新轉來的同學，總是被他們倆耍得團團轉，有時新同學被欺負得氣不過，便會象徵性的做出打架的模樣，企圖嚇阻他倆的胡鬧，但通常下場都「很慘」。

原因是李家兄弟身裁粗壯，又經常下田幹活，指力、腕力、腰力均高人一等。加上兩人常聯手出擊，一前一後夾攻，惹得被欺侮的同學又好氣又無可奈何，最後只有躲開一途。

阿東、阿來的挑釁舉動，使阿輝感到不自在，「不要逗我，你們要玩就出去玩吧？不要在教室裡頭撒野！」阿輝很不客氣的說話了，但李輝東卻不當一回事，繼續逗阿輝，使他唸不下書，坐立難安。說著、說著，他又扭阿輝一把，拍頭，抓頭髮，然後飛也似的跑開。不一會兒，同樣的情節又再度重演，使阿輝不勝其擾。

三個禮拜下來，阿輝心情變得非常煩燥，但始終沒有大發脾氣，只是一再地忍耐同學無禮的玩笑。這件事只有李智盛、胡聰明等幾位與阿輝較要好的同學最清楚，連阿輝的父親李金龍、老師潘迺住都矇在鼓裡，毫不知情。

這天上午，潘老師拖著因感冒未癒而全身酸痛的身子，勉強到校上課。上午第二節算術課才上了卅分鐘，老師便要求全班自行演算，他本人則回到距教室不遠的導師休息室，稍為靜養一下，竟不知不覺在辦公桌上睡著了。

這會兒，同學們可樂了，首先是枯燥無味的算術課就此打住，現在，連老師也不知去向，全班群龍無首，紀福明想要求全班同學安靜，甚至命令講話的人起來罰站，可是效果仍然不彰。活潑調皮的李輝東「向天借膽」似的，囂張起來，洪欉、李輝來、高加財等同學也受其鼓動，彼此小動作不斷，肆無忌憚的說笑喧嘩，讓全班心情浮躁。

「李輝東把書本還給我！」阿輝突然大聲斥責搶走他算術課本的李輝東。但阿東未加理會，並且把書又丟給阿來，丟來丟去，弄得教室充滿嘻笑叫罵的噪音。

李登輝起身欲搶回課本，然而算術書始終在空中傳來傳去，忽前忽後，阿輝疲於奔跑搶書，仍然徒勞無功，而那本質薄，裝訂鬆散的教科書，也在無情的飛擲當中，如雪片般四散紛飛，全數解體，一頁頁飄落在地，這些每日經由阿輝妥善愛惜，外頁加書套，內頁作筆記的課本，如今比草稿紙還不如的散落一地，任人踩在腳下，換做是任何一位

小學生，都會激動落淚，不顧後果的衝上前去，討回一個公道。

◎不顧後果的反擊

阿輝這時也顧不得許多，淚也不擦，袖也不捲的衝到教室後頭，雙手握拳直向前揮去，與平日嬉皮笑臉的搗蛋鬼大打出手，全班同學都嚇了一跳，「眼前與小惡霸扭打成一團的，竟然是全班功課最好，平時文質彬彬的阿輝」許多同學一臉驚訝，卻不得不佩服阿輝的勇氣。

所謂「雙拳難敵四腿」，阿來、阿東兩人前後圍攻，阿輝即使再「勇」，也難以抵擋，結果，三人通通掛彩，阿輝最吃虧，但鬥志最高昂。這時候，又有幾人加入，雖未主動欺負阿輝，但很顯然不懷好意，準備伺機幫助阿來纏住阿輝。

「住手！誰再打李登輝，我就跟他拚了！」一眼已黑青的李輝東抬頭看看——「是誰那麼大膽，愛管閒事？」原來，家住竿蓁林的山頂囡仔胡聰明跳出來說話了，胡聰明身裁魁梧與李輝東相似，雙眼炯炯有神體格強壯，平日同學們都敬他三分。雖然功課平平，但個性耿直，最愛打抱不平，「李登輝究竟哪一點對不起你們？你們竟三番四次的欺侮他？」胡聰明慢慢逼近阿東、阿來兩兄弟，雙手緊握拳頭，脖子前伸，欲使阿東知難而退，正要出拳與阿輝聯手出擊之際——

「老師來啦！」有同學大聲喊著，後頭圍觀的人尙未散去，潘迺住已經大發雷霆，兩眼通紅的走進了教室，「阿輝啊！連你也有份，真教人想不到啊！」「全班都給我罰跪！」「跪好！把書包舉在頭頂」，「潘老師生氣得抓狂了」紀福明心知肚明，「待會兒，全班都少不了要挨一頓打，身為班長，恐怕罰責不輕。」

潘老師拿著籐條，指著李登輝、李輝東等幾個全身沾滿泥灰，滿臉污穢的學生。輕用籐條彈掉他們身上的灰塵，「剛才只有動過手的，圍觀叫好的，全部到講台前罰跪，其他人跪在原地」，全班有一半的人都自動出列，跪到台前，沈不住氣的學生，已經開始哽咽落淚，氣氛極爲凝重而嚴肅，隨時都可能爆發出意想不到的後果，因爲他們從未看過老師如此生氣。

一陣籐條的拍打聲，沒有人記得跪在后面的同學被打了幾下手心，只見每個人都嚎啕大哭，好似手已被打斷似的。唯獨李登輝始終不吭氣，雙眼像著魔似的，直瞪著天花板看，像是受盡了極大的委屈。潘老師氣沖沖的拖著沈重的身子，一喘一喘的離開了教室，全班瀰漫在一片哭泣哽咽聲中，或許老師當時並不十分明白事情的前因後果，但大多數同學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同時大家對阿輝不打小報告，不願辯解，能屈能伸的性格，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從班長起各同學都願意真心與阿輝交朋友，站在他這邊。

◎男兒當自強

不曉得是李金還是李智盛回家去跟阿嘴伯講的，還是有高等科學生，因家住三芝，放假回家說給父母聽，把阿輝和人打架的事情說出來。這樁糗事傳回李家，令李金龍和阿錦嬭火冒三丈，「叫他去淡水唸書是爲了考上好學校，不是叫他去跟人打架的。」李金龍拍桌大罵：「一定是對方也有錯，我們阿輝都考前兩名，怎麼會去跟人打架，對方一定是野孩子，欺侮阿輝！」阿錦嬭聲量比李金龍還宏量，並大罵對方孩子「無論如何，明天要到學校走一趟，看老師怎麼說？」

李金龍隔日真的不賣豬肉，也沒有去水利組合（水利會）上班，氣忿忿的坐三和客運到淡水公學校找潘迺住老師。不用多說，潘一見李金龍來辦公室，就明白怎麼一回事。雙方關起門窗談了二個多小時，其中有一堂課，潘迺住還請張田代上，以便把事發經過都交待清楚。

兩人說話聲量愈講愈小聲，李金龍不再面帶怒顏，聲音降得比潘導師還小，潘則以一貫不緩不急，如同上課般的節奏，娓娓道來，指明阿輝沒有大錯，錯在李輝來，李輝東堂兄弟。但言下之意，也暗指李登輝不應動手，應先秉明老師處理。

此刻，李金龍逐漸明瞭其中原委，「是我誤會潘老師了，先生的處理非常妥當，敝人

深表欽佩，阿輝就拜託先生教訓了。」隔天李金龍馬上透過友人送了一些慰勞禮品給潘迺住，以感謝他公正而有愛心的處置方式，但潘拒絕收禮，只將禮物外面的包裝紅紙扯下一塊，代表心意已領受。

這件事在校方而言，已是告一段落，但不好聽的流言還在校園中散播，全校六百位同學，至少有三分之一私底下，還在談論此事，有人認為李輝來等人「欠揍」，阿輝勇氣可嘉；但也有人認為「辱斗仔」（台語，下巴長的意思）平常功課太「臭屁」，又不跟人說話，愛「假仙」（台語，假裝的意思），結果還不是一樣會打架，而且打得比別人更凶狠。

面對這次教訓，阿輝恍然大悟，他終於明白天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自助；有了自助，才會有人助和天助，李輝東是不敢再動手挑釁，但是未來漫長的路上，還會出現多少個阿東、阿來呢？一股男兒自立自強的熱血湧上心頭，而練武則是唯一自強的途徑。

阿輝學日本劍道的消息，很快傳回父親李金龍耳中，熱愛中國武術，尤其對擒拿及猴拳頗有研究的金龍伯並未表示反對，「值此少年郎發育的時刻，凡是運動都是好的；而且阿輝蹦蹦跳跳之後，身裁也高大了，笑容也多了，相信以後練得會比日本囡仔更好，也說不定哩！」

◎英雄不怕出身低

殖民地時代的中國人總是被「優越」的日本大和民族歧視，就連幼年學童也不例外。就讀公學校的台灣囡仔永遠比不上淡水女子公學校的那群日本小孩資優，見面老是矮人家半截，媚日的家長甚至認為日本小孩比自家小孩打扮得更可愛，白白淨淨，彷彿天之驕子，得天獨厚，但是年輕的渡邊老師卻不以為然。

胸懷壯志又擁有「地球村」世界觀的渡邊，始終不那麼認為。他認為世界上不論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民族，都有天才、英雄與笨蛋，而英雄不怕出身低，江山待有人才出，因此台灣學童也一樣有機會出人頭地，做到「一番」（日語意指得第一）。

於是渡邊特別對五年級九、十學級的同學們上一堂「心理建設」課，他以略帶九州腔調的日語對學生說：「你們年紀都還小，他日成敗興衰榮辱難料，你們中國人也講『英雄不怕出身低』，雖然你們不是日本人，不認識日本人的英雄，但老師可以隨意列舉一批九州家鄉的名人，例如：大山嚴升至陸軍元帥、十九世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明治風雲兒西野隆盛、藤摩藩士等等，他們雖然出身寒微，生在南九州偏遠的小地方鹿兒島，但長大後，個個是開疆元勳，皇軍的大英雄呢！」

大家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棄，輕看自己。你們每一位都是父母眼中看為至寶的明

日之星，也是日本天皇的好子民。

英雄不怕出身低，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渡邊老師言之有理，例證鑿鑿，令學生們有如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同學們都重拾自信，整體成績似乎也略有長進。

◎ 碰不到的白象

位於淡水中學隔壁的淡水女子公學校是淡水的貴族學校，這間學校雖然佔地不如淡水子弟就讀的淡水公學闊廣，但是設備一流，師資極優；而且校內有一隻可愛的「小白象」溜滑梯（註二），是專供學生遊戲用的。此座滑梯的造型優美，凡是去台北動物園看過大象的小朋友，都對和善龐大的大象，留下十分親切的印象，因此對於這頭「小白象」更具好感，不知有多少小朋友想進入小學溜滑梯，被校門守衛趕了出來。「你們這些野孩子，到別處去玩耍，這裡是不准野孩子進來玩的，你們少打歪主意，快走！」校工總怕被日本家長看到外來小孩跑進校園而丟掉飯碗，每回都狠狠的教訓那些企圖爬牆進入校園的淡水囡仔。

這天假日，阿輝和哥哥阿欽、室友李智盛等人一同到紅毛城附近遊玩，他們爬坡上到女子公學校附近，發現了校園裡這隻小白象。眼見穿著整齊，排隊玩象梯的日本小孩，玩得不亦樂乎，還發出愉悅的尖叫聲，恨不得也能「參一脚」，但是校工已在一旁瞪著阿

輝一行人，深怕他們溜進來玩。

「討厭的看門狗，進去玩一下會怎樣？」阿盛喃喃自語，「囡仔誒！緊走（台語，趕快離開），嚟站在這，手嚟去摸欄杆，去別處玩！」校工又在噲聲了，這一叫，每個人都很不爽。李登輝對哥哥說：「爲什麼阿本仔（台語，日本人）囡仔可以進去玩溜滑梯，我們就不行？這太不公平了嘛！」阿欽見弟弟放聲說話，深怕那隻「看門狗」跑出來打人，立刻叫大家不要惹事，「如果要玩溜滑梯，可以回公學校去玩，松田校長不會罵我們的！」大夥玩不成溜象梯，連紅毛城也不去了，索性返頭回公學校去。

淡水公學校裡也有一座溜滑梯，可是造型有夠醜的——一座由水泥和木板蓋成的滑梯，外型線條單調，一點造型都沒有，灰灰黑黑的顏色，一點也沒有小白象可愛，「唉！喇喇去啦，沒魚蝦也好啦。」

阿欽明知不好玩，但爲了鼓勵大家，率先登上梯枱，大喊一聲，呼嘯而下，中途沒有遭遇過多的停頓，李智盛見登欽哥哥成功了，也暫時撇開心中的「不爽」，一把登上梯枱，用力下滑，雖然腳底有「燒燒」的灼熱感，也喊一聲——「好爽！」，並不時摸著腳底，臉上流露痛苦神色。阿輝看在眼底，突然靈機一動，順手在地上抓了一把乾燥的砂子，洒落在斜面上，再輕輕滑下，速度更快了，而且比較不痛，他高興得要其他人試試。結果大夥玩起勁來了，連原本不屑玩滑梯的學生，見阿輝等人玩得如此開心，也丟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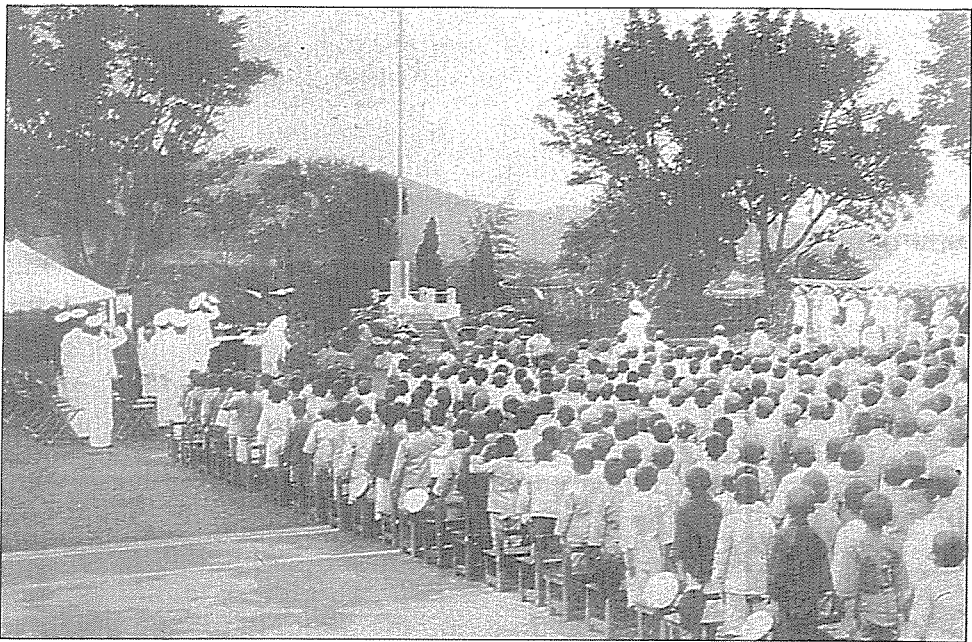
邊的躲避球，跑來湊熱鬧，大家排隊登梯，玩得哈哈大笑，充滿歡愉之情。

直到一位同學大叫「慘了！」整個遊戲才停頓下來，這名同學面色慌張，扭著脖子直看自己的屁股，「褲子破了，慘了！慘了！」大夥都被他的糗樣子，引得哄堂大笑，他不甘被人恥笑，繞到其他人背後一瞧，不禁也哈哈大笑起來，他一笑，大夥反而不笑了，阿欽開始扭過頭來，歪著屁股看看自己，「哎呀！」一聲，他的褲子也磨破了，還磨到了內褲，阿輝、阿盛也好不到哪裡去，只是破洞的大小有別而已。

註一：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四日：農曆大年初一，李登輝返回三芝老家向鄉親拜年後，又轉往淡水邀請第卅三屆畢業的老同窗吃飯，席設嘉園餐廳，共開六桌，當年的漢文老師朱木火也有出席，李登輝在餐後，拍拍老同學李輝東的肩膀，冒出一句「哥賣燒打某？」（台語：還要打架嗎？）惹來全場哄堂大笑，足見李登輝仍記得六十年前的那樁舊事。

註二：「小白象」已成爲今日文化國小的吉祥物，也是該校獨有的歷史古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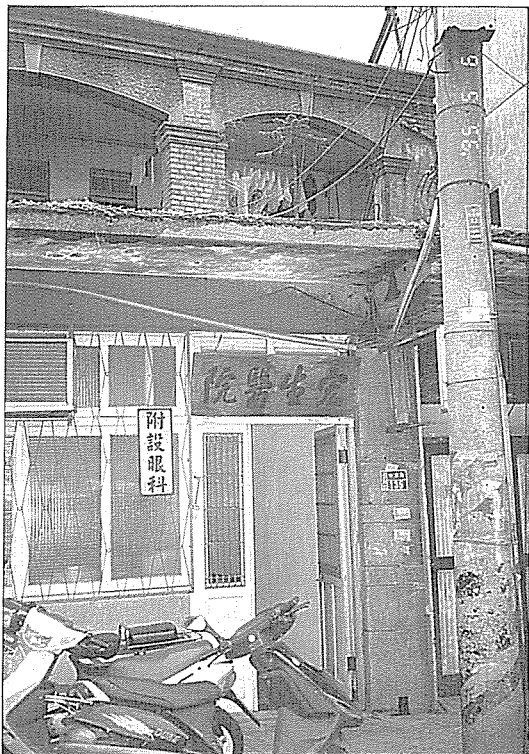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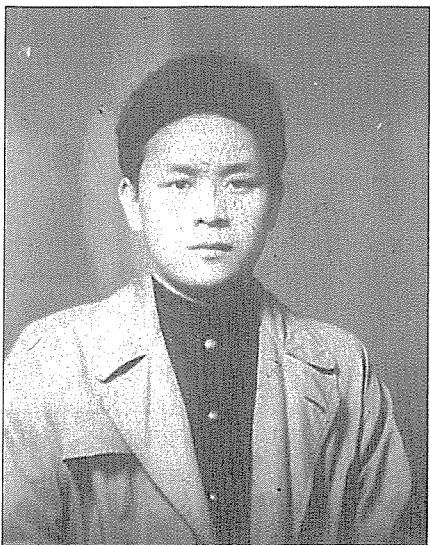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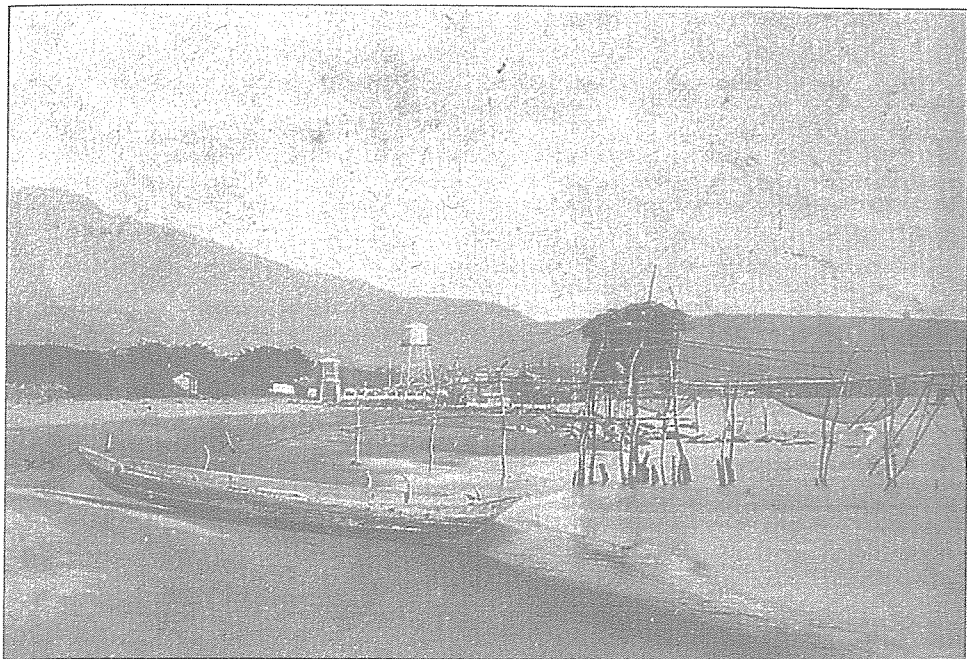


▲淡水公學校舉行升旗禮，李登輝當時任職升旗手。

▶李登輝60年前看鼻病的淡水「醫館」，當時由西醫盧秋桂先生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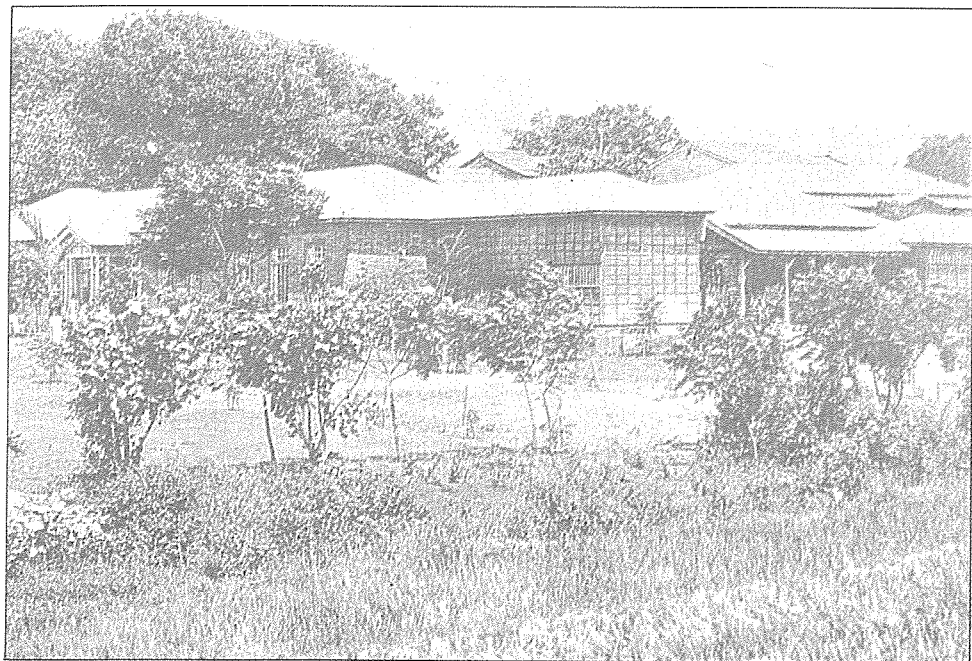
▼李登輝在淡水公學校的老同學李清水（中學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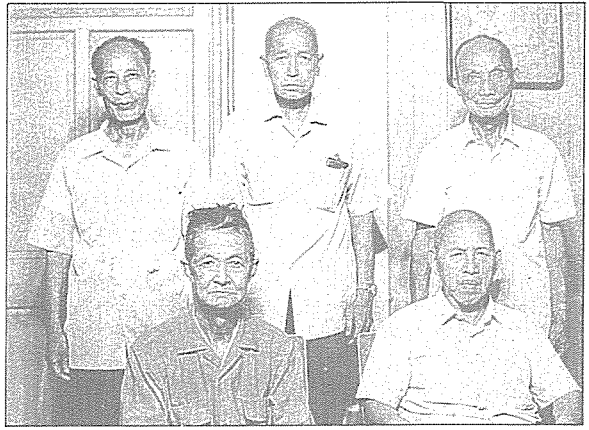
▲六十年前的沙崙海灘，李登輝上游泳課的地方。

▼淡水公學校的教師宿舍，李登輝下課後上受驗班(補習班)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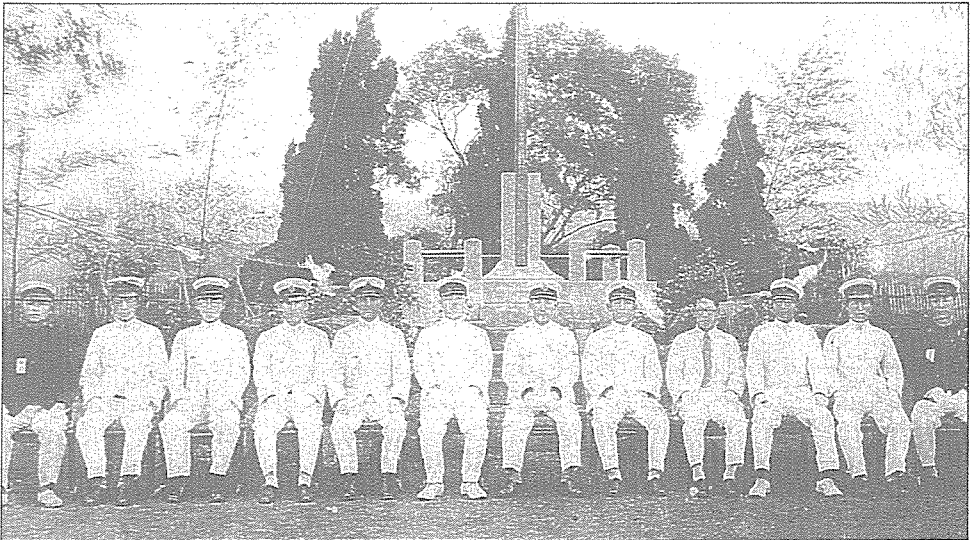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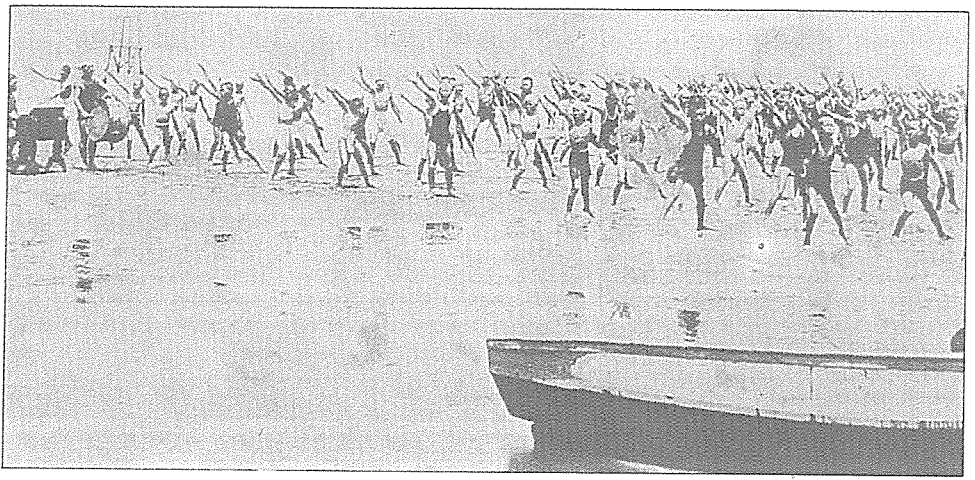
▲李登輝在淡水公學校時的競爭對手，紀福明班長。



▲會為李登輝治病的西醫盧秋桂(前右一)，(前左一)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淡水公學校末代日本校長松田常己(正中央)，與教師合影於帝國旗台前。





▲淡水公學校學生在沙崙海灘上「臨海技能」課。

▼李登輝國小時初習蛙泳的沙崙海灘。



第四部 ○

第一 名與第二名的戰爭

戰 爭



18 狙擊K計劃

對於十學級（即現在學制國小五年級）半數學生成績屢退不進，尤其數學、綴方課程變得艱澀難懂後，半數學生上課時一副「莫宰羊」（台語，不知道的意思）的模樣。隨堂測驗成績則是清一色「滿江紅」，而一些好學但不懂要領的學生，則使出「苦行僧」精神，上課猛寫筆記，回家死背例題，只知「講光抄」和「背多分」兩招，不懂理解活用的本領。

爲了發揮同學的潛能，「原動力」的啓發非常重要，但要如何啓發原動力呢？渡邊老師認爲建立「假想敵」的觀念非常重要。

渡邊對同學們訓示指出，你們中國人常講「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你們古人又說「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顯然你們不了解這項真理，所以滿清國才會滅亡，台灣島才會成爲日本帝國的領地。因爲我們日本人能夠體會這個道理。日本在幕府時代，每一位城主都想開疆拓土，武士們也都積極爲城主而戰，這是何道理？原因就在每一位城主都預設了「假想敵」。以「假想敵」爲考量，爲競爭的對象，若城堡實力不如鄰近的

「假想敵」，則加緊生產武器，訓練武士，提昇戰力。這在消極方面，可防範對方來併吞領地；在積極方面，可併吞對方城池，然後再尋找實力更堅強的「假想敵」競爭，這樣才會進步，大和民族才得以強盛，立於永久不敗之地。

反觀你們中國人就沒有這種深刻的觀念，所以中國現在還是很弱，領土隨時會被他國侵佔，這都是中國人民不會設想的原故。

所以，從今天起，每位同學要自己找「目標」，設立假想敵。其目的並不是要決鬥、打架；而是藉著對峙的關係，相互競賽，激起自發性的讀書意願。例如全班前十名為前廿名同學的假想敵手；第一、二名互為假想敵，五、六名與七、八名互為假想敵。

渡邊立即做了一次測試，「紀福明，你的假想敵是誰？」紀仔向後瞥了一下李登輝說：「是他」，渡邊又問：「他是指誰？大聲把他名字唸出來」，「是阿輝」，「誰是阿輝？」紀福明有點不好意思，大聲以日文回答「是李登輝！」渡邊明知這樣的激將法，對年僅十餘歲的孩童來說，非常殘忍而缺乏人性，但是為了刺激淡水學童的潛能，只好把日本式「國民小學」教育方法中，最「毒」的這一招拿出來，他相信只要有朝一日，這批淡水孩子長大成人，功成利就，做大官，立大業時。回想當初的苦難，還是會感激做老師的這番苦心的。

這堂課只上了一半，渡邊便要求學生們拿出紙來，把自己的「假想敵」寫下來，然

後全班起立，自由走動，去找名單上的同學，親口告訴對方說：「從今以後，你是我的假想敵，請與我一同拼戰求勝，爭取全班及個人的名譽」，於是紀福明與李登輝相互競賽，李清水又與李登輝競賽，依此類推，李輝來與洪熾競賽，全班五十二人，配出一百多對競賽搭檔來。

◎巧立讀書計劃

四年級的阿輝發現未來勢必走上升學之路。學海本無涯，既然未來要升上台北高校或者去師範學校，那麼必須弄清楚將來會考哪些科目。從現在起，開始預備，一定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阿輝不敢冒然向老師請教，先向長輩打聽後，首先刪掉將來「不必考」的科目，如種菜餵豬課（農業科），體操科、唱歌科。雖然他最喜歡畫畫寫生，但升學考試不考只好犧牲，而不能「忘本」的漢文課，因皇民化的政策推行，也不列入正式考試科目，這是阿輝初步的研究與分法。至於校方最重視的修身（德育）一科，不必去「唸」，只要做到尊重師長、同學，不犯校規，不遲到、缺席，應該都給予「九」開頭的成績。

四年級課程中，將來必考的科目有日文聽、說、讀、寫、算術五科，因此阿輝打定主意多加強這五科，其中算術因理科，須動腦筋仔細思考，不像文科死背強記。阿輝認

為非常實用，所下的功夫也特別深。

不久，潘迺住發現阿輝小考、隨堂測驗（佔學期成績四成）當中，數學滿分的頻率是全班第一，超過紀福明；日語聽、說、讀三科也頻傳佳績，而紀仔則以「穩健」及全面（包括畫、唱、種菜、全勤出席）的成績總和領先阿輝及李清水。潘迺住明白阿輝的求學方向，背後必有「高人指點」，優異的科目全以日後升學為導向。

潘導在日語小考時，出了幾道難題，而其中一題不在教課書範例之內。此題須讀過參考書籍才能「見真章」的。題目是「試以中國四書論語中『……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翻成日文，再讀、寫出來。

題目一出全班沒有一人答的出來，因為有許多「倒裝句」文法、古文用法及生字，一般人回家沒有看過參考資料，是甬想答出來，紀福明也「投降」了，因為他家徒四壁，連吃飯都有問題，根本沒錢買參考書，所以從來沒見過這種題型，最後只有阿輝答對了一半，老師從此便知道阿輝已有心在「拚」升學了。潘老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阿輝比別人更會思考，高瞻遠足，憂的是怕阿輝無法體會教育的真意，只知「有價值的」才唸，而所謂「沒有價值的」就忽略在一旁，這樣下去，淡水公學校只是為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殖民地多培育出一部「會升學考試的機器」罷了，對咱台灣人的未來福祉，沒有多大幫助，於是潘迺住開始有意無意的在課餘時間，或大考後，對同

學們聊些輕鬆的話題，話題內容不忘「民族意識」與待人處事的道理，以期望藉此種漸進教育，潛移默化，改變學生的價值觀念，使功課差的學生了解成績好壞是一回事，正確追求真理、生命的意義又是一回事，也讓「小時了了」的學生了解到一時的成功並不代表永久的勝利，淡水河後浪推前浪，有一天在後的反而要在前，因此凡事要看得深遠，面對各學科的學習態度應用廣闊的胸襟來接納領受，學問豈有「無用」的道理。

19 少年俱樂部的誘惑

秋去冬來，時間過得很快，高年級的作文課程，終於取代了原本簡單易學的造句與文法課教材。以往底子好的同學，比較容易進入狀況，趕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底子差的，就非得多寫、多練習造句作文範本，才能湊出一篇起、承、轉、合都通順的文章，通過老師的嚴格標準。

班上同學爲了求進步，下課後，有一半自動到潘迺住老師的宿舍補習。潘老師首先將程度較差的學生叫到一堆，重新學習造句，使文法顛三倒四的習慣逐漸糾正過來；至於程度較好，但也自動來加強寫作技巧的學生。潘迺住會另外教導他們一些較深奧的詞彙，使得遣詞用字更得心應手。

其餘沒有到老師家補習的學生，有的因家境富裕，家長特別請來日本籍家教老師，爲孩子補習，費用雖然高，但是爲了小孩的成績及家族的面子著眼，花錢也不爲過。

紀福明和李登輝是全班五十三名學生當中，作文程度最好的兩人，每回隨堂測驗及家庭作業被紅筆圈改的字數最少，獲褒獎也最多，二人競爭也十分激烈。

◎花錢買智慧

阿輝爲了讓自己更上一層樓，不但每天放學後，立即到老師家補習，同時還廣泛的閱讀教課書以外的文章及課外讀物，其中有一本類似雜誌、文摘之類的月刊，名叫「少年俱樂部」，是阿輝最喜愛的課外讀物。

「少年俱樂部」是專爲國小程度設計的課外月刊輔助教材，當時日籍家長經常買給子女們閱讀，藉以吸收新知，提昇學生讀、寫的能力。但是一般台籍家長並不會主動購買、訂閱，理由是書價太貴，買不起。同時小朋友的程度有限，連學堂裡的正課都不一定能全盤吸收，何必多花冤枉錢呢！

阿輝就不同了，他不但要求父親買給它看，同時還每月固定訂一份，每當課餘閒暇的時候，就獨自拿出來閱讀，學習、揣摩書中的寫作技巧，並把好的詞彙圈劃、抄錄出來，做爲日後作文課之用，這個閱讀嗜好，除了李清水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潘老師當然更不清楚。

這一天清早，淡水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冬陽，將教室內的溼悶氣氛一掃而光，室外的暖陽透過明淨的玻璃窗灑照滿室，每位同學都感覺全身暖暖的，連潘迺住老師，也受這股冬陽所感，靈機一動，馬上想出一個以天氣爲主題的作文題目，要學生們寫一篇即興

作文，反映出冬季的種種，這個題型雖好，但對一般學生而言，由於涉及的範圍太廣，同時本身詞彙了解有限，均感難以下筆懊惱萬分。

「少年俱樂部」月刊終於派上了用場，平日背誦許多文藻的阿輝，從容不迫的利用六十分钟的課堂時間，洋洋灑灑寫下一篇足三百字的短篇作文，而且第一個寫完。

潘老師見他笑容可掬，自信滿滿的，挺直了腰桿，嘴角微動，默唸自己所寫的文章，而反觀其他學生，有的才寫到一半；有的則還在打草稿，遲遲不敢下筆騰文，於是潘迺住好奇的走近阿輝，粗略審視著這篇墨水尙未乾涸的文章。

「與其等文章字跡乾涸，不如唸給同學聽聽」於是潘老師叫阿輝從座位上站起來，拿著作文本子，到講台前來朗誦，並要求其他同學注意聽，看看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

◎老師、同學眼中的才子

阿輝不慌不忙的走上講台，開始大聲朗讀作文，高亢的聲調，自信的口吻，已讓部分同學懾服，而更令紀福明、洪聰明等同學驚訝讚嘆的是，阿輝作文裡的遣詞用字，有很多根本不是來自教課書或老師在課堂上所教過的東西。一般同學們不但寫不出來，就連聽也沒聽說過，「真是神奇啊！平日不大開口的阿輝，到底從哪兒學來這些詞句？」紀福明皺起眉頭，百思不解，而老師則頻頻點頭，拿著教鞭幫他打拍子，一付頗感欣慰的

樣子，「難道是老師偏心，偷偷教他的？」坐在後排的李永秋暗暗猜測。

紀福明這回似乎要俯首稱臣，不得不佩服阿輝的才華。因為即使課本背得再滾瓜爛熟，也無法寫出這麼有「大人味」的文章。

正當阿輝朗朗上口繼續朗誦第三段時，潘老師突然喊停，教阿輝不要再唸下去，全班同學爲之愕然。

潘適住的突然喊停，讓全班同學感到莫名其妙，尤其老師還面帶微笑，更令學生摸不著頭緒，而站在台前的李登輝也傻住了，整個教室一片寂靜，等著老師接下來的動作。

「既然是形容冬天的太陽，千萬不可以用赤熾或酷熱來形容，應該用暖和來形容。因爲前者是專門用來形容夏暑時節，氣候炎熱的詞語，所以夏、冬兩季的陽光，程度上是有差別的。」潘老師回身走了幾步，面對全班同學解說著。

阿輝恍然大悟，連忙感謝老師的指正，並且高興得大聲唸完最後一段，像打贏一場意料之外的勝仗，快活的回到座位。

而其他同學中，至少有一半人仍然摸不清何謂冬陽，何謂夏陽，因爲課堂裡、書本中，根本查不到這一類的字根，老師上課更沒有提過。下課鐘聲響起，身爲班長的紀福明立刻起立喊口令，全班也跟著起立向老師敬禮，準備下課休息。

在爲時十五分鐘的下課時間裡，大部分同學都沒有上操場去玩耍，並且紛紛跑到李

登輝座位前，爭相問他剛才作文課用的詞彙，到底是從哪裡學來的，爲何我們都不知道這些詞藻？同學們一面問阿輝，一面摸摸他的頭，拍拍他的肩膀，顯出對他敬佩萬分的模樣。

「我回家以後，有空都會看爸爸給我訂的『少年俱樂部』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又有趣，『赤熾』二字就是從裡面學到的形容詞」阿輝毫不隱瞞的向好奇的同學解釋。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少年俱樂部中，用來形容夏日豔陽的形容詞，竟然不能用在冬季當中」阿輝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略感自責。李永秋、李智盛等人在一旁安慰地說：「你已經很不錯囉，我們連你的一半都不及呢！」

事實上，日據時代能唸到國小畢業的人就算差強人意的了。若能考取初中，將來就具有任職公務員的資格，保有「鐵飯碗」，比起現今大學畢業還吃香。但是當時初中非常難考，因此一般男生，若非能力強，小學畢業已不錯了。

年級愈高，各人對求學與就業的想法就愈不同，由每位同學下課後的活動便可看出一、二。對於下課仍留在教室內複習功課，不願出教室玩耍的阿輝而言，想往初中升學的企圖心，即十分明顯，而「少年俱樂部」也只是他自我充實課外進修的讀物之一。

◎當中國的拿破崙

「阿度仔」（台語，外國人之意）的歷史一直是阿輝最愛聽的課程之一，藤本老師津津有味的大談法國皇帝拿破崙的故事。根據史書記載，拿破崙五短身裁，小腹微突，面色蒼白又有胃病；然而拿氏從小愛唸書，好發問，每天唸書自修的時間，超過一般少年人睡覺的時間，藤本接著嘆了口氣，略帶說教的口吻說：「看看你們這群調皮搗蛋，只知道睡覺，上學都會遲到的學生，憑什麼跟西洋人競爭？上天給每個人公平的廿四小時，有人將三分之一時間用在床舖，但是拿氏一天才睡四小時，多看書，少睡覺，難怪人家會成功！」

這席話對阿輝很受用，回到小閣樓以後，阿輝也試著以減少睡眠，增加讀書時間的方式來充實自己。他首先將每日必須付出的吃飯時間和上課時間加以扣除，當做「標準時間」，剩餘的自修時間及可以控制的睡眠時間加以重新規劃調整，就當做「第二標準時間」，已熟悉鐘錶刻度及了解時間運轉的阿輝，很輕鬆的想像著自己戴著二隻手錶，左手的時間即是中原標準時間，而右手的手錶時間則刻意的調快二至四小時，做為第二標準時間，因此阿輝的天亮時間也比別人提早來臨，早來的時間則可充分運用，安排各種課程的複習。

因此，阿輝開始過著比別人晚睡，比別人早起的生活。同學們都很佩服他，並問他「兩隻手錶」在哪裡？事實上當時學生戴手錶上學的可說是少之又少，阿輝總是很不好意思的說，「沒有啦！手錶哪裡買得起，只是象徵性的『肉錶』啦！」說著說著，阿輝臉都紅了；而同學們對他依靠意志力，重新安排「生理時鐘」的魄力，更加感到欽佩，許多人也試著向阿輝討教試行，但始終做不到；有些人不是晚上看過頭，就是第二天早上爬不起來，很難去抓住其中的「棉角」（台語，指做事情的竅門）這一點，阿輝卻拿捏得恰到好處。

夏季期間，晝長而夜短，阿輝把睡眠時間從一般正常作息的夜間九點，調撥至十一點入眠；起床時間，則由清晨六點提前到四點起床，開始讀書或運動。若遇上冬季，則起床時間延後半小時，這項習慣一直維持到中學時代都沒有間斷。按此習慣，阿輝一年要比一般同學少睡一千四百小時左右，相當於六十個「工作天」，累積數年，成果十分可觀，真正實踐了拿破崙和苦行僧的精神。

20 頭號天敵紀福明

紀福明是暗街仔紀興的兒子，從七足歲開始，就進入淡水公學校讀一年級（註一），他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學中，一向名列前茅，是永遠的「級長」，因為第一名才能當級長，因此他保持了六年的第一，直到家中因經濟不佳緣故，才退出公學校，無法直升高等科。

紀仔比阿輝矮小，他五年級時的身高只有一百廿九點四公分，比阿輝矮八點四公分，體重也比阿輝的廿五公斤少了一公斤。阿輝屬於修長消瘦的體型，在班上算「瘦仔」，可見紀仔的營養比阿輝還差。

但他唸書過目不忘，舉一反三，不但老師稱奇，連四任日本長岡部克己、山田金盛、新井末吉、松田常已都視為奇才，並且相信只要唸完高等科，絕對有望考入台北的學校，老師們更以「杜聰明第二」做為期許。

紀福明是一位身材矮小能幹的好學生，不僅在課業上獨領風騷，而且待人厚道。雖然長久以來肩負第一名的頭銜，但並沒有讓紀仔衝昏了頭。在他背後默默扮演支持者，是一位全身黝黑，腳底生繭，每天為人汲水灌溉，做水車伕的父親。紀仔下課後總是趕

著回家幫忙照顧弟妹，讓父親感覺家裡不只是多一付碗筷，而是多一雙勤快的手。

◎三百四十八天的全勤紀錄

不缺席不遲到是一種榮譽感的表現，也代表意志力的考驗。紀福明五年級甫開學，就被老師選為級長（即現在學制的班長），理應高興萬分，義不容辭才對，但紀仔在聆聽後，面無表情，而且臉色發青，似乎身體不太舒服，但老師並沒立刻發現。

事實上，紀福明體質不佳，營養不良，並不是一、二天的事了，紀福明校內的體檢報告，有三分之一是營養不足的紀錄，這位愛動腦筋的紀級長身體狀況有時較其他人更差，下課玩久了，心跳好像比人家跳得快一些，容易喘氣，老師也很關心他。

「紀福明，喊個口令，我們準備上課了」紀福明勉強起身發起立口令，但聲音太小，潘迺住形容這聲音好像「沒吃飯」，「重喊一次！」老師吩咐紀福明大聲一點，阿明無奈的大喊一聲，但音還是不準，連喊四次，老師搖搖頭，要紀福明坐下。

接著又叫李登輝試喊，聲音明顯比紀福明宏量，但仍不為老師接受。目光一轉，「李清水起立，試發口令」清水早就在座位上微笑等待，因為上學期他就曾以「代級長」身分發號施令，他熟練的喊道：「起立——敬禮——坐下」聲音嚴肅而剛直，有軍人的腔調，老師很滿意，要清水每堂課都代級長發令，李清水開始得意起來。下課時，只見清

水「走路有風」的模樣，羨煞紀福明和李登輝。

到了下課鐘響，紀福明竟然伏在桌上，爬不起來，老師摸一摸他的額頭，果然是病了，要他先回家，紀福明死也不肯提早回家，硬要撐到最後一堂。

阿明幾年來一直保持全勤，從不遲到早退。四年級修業天數標準為二百四十八天，阿明一天課也沒缺過，阿輝則請過二天病假，李清水也請過一天事假，因此紀福明格外珍惜這份光榮的記錄。

那天，紀福明果真撐到了放學，還參加降旗和掃地才回家，「真是個聰明又倔強的好孩子」潘迺住目送紀福明步出校門，朝暗街仔方向返家。

◎風急雨勁趕路忙

有住校經驗的人都能體會——負笈他鄉求學，寄宿外地的生活確實不如本地同鄉的同學來得便利，尤其在缺少父母悉心照顧的情況下，課業、健康問題全得靠自己來。

在淡水常見的傳染疾病，除了出水痘、生疹子之外，最流行的是因感冒而引起的各式疾病，如發燒、抽筋、喉頭腺體腫大；嚴重者，甚至導致心臟衰竭。

阿輝一向養成晚睡早起的讀書習慣，然而淡水日夜溫差大，冬季時常有冷鋒過境，被低溫寒流所籠罩。淡水更是全島最低溫的郡，成人及學童感冒就跟吃飯睡覺一樣頻繁，

令爲人父母者擔憂不已。

這天下午，阿輝因爲爬不起來，在床上多睡了三小時，眼見就快七點了，他勉強起身盥洗，著裝返校參加早自習。自習沒多久便昏昏睡過去，潘老師巡堂到阿輝桌前，大吃一驚，只見阿輝表情緊繃，眉毛和額頭皺得好厲害，好像在作噩夢，額面冷汗直流。「阿輝定是重感冒了！」於是老師立即教李智盛和李登欽送阿輝回布埔頭阿嘴伯家休息，以免發燒傷及腦部，那就爲時已晚。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三李才剛步出校門，穿越七條通馬路，就開始降下寒流雨。由於太平洋海面吹來的酷寒東北季風，冷颼颼地逼進體毛細孔，加上雨淋，深受透骨風寒之苦。三人還沒到家都成了落湯雞，阿輝、阿盛二人也相繼倒了下去。

阿嘴伯特地叫了三輪車伙去請公館口的盧醫師來診治：「兩個小孩受到風寒，都有發燒現象，這個瘦的（指阿輝）燒得最凶，可能已經感冒了好幾天了。」醫生說：「先開二帖退燒藥，叫他們多休息，多喝開水，營養也要夠才好。」阿嘴伯吩咐三輪車伙送盧醫師回醫館，拿妥了藥包再送過來。

「阿盛、阿輝，這兩天不要再上去上學了，要聽醫生的話，我去跟校長、導師請病假，功課進度以後補上就好。」

阿輝和阿盛喝了藥，在叨勸聲中，昏昏入睡，從上午一覺睡到晚上，稀飯也吃不下

去，勉強喝了一些不油膩的菜湯和半碗粥，兩人又爬回小閣樓上昏睡過去。

凌晨時份，一陣「哈啾——」聲，把阿金、阿欽、阿盛、阿國給打醒了。阿欽、阿盛睡眼惺忪，邊揉著眼屎，邊找外套穿上。在微亮的光線中，感到桌前有一盞微弱的燈光，和阿輝弓著上半身翻書的黑影。阿盛似乎感到有點慚愧：「他病得比我重，還比我早起唸書？」「我來陪你唸！」阿欽和阿盛鼓起精神，與阿輝對坐，三人都在唸「日本歷史」，每個人都一把鼻涕，「唏唏叟叟」地誦讀，卻也唸得十分來勁。金仔可沒把書放在第一位，反正他明年畢業也不想再升學了，倒頭又睡下，以鼾聲來「配」讀書聲。

「恁西咧衝蝦米啦？」（台語，幹什麼的意思）阿嘴伯起床去廁所時，見閣樓上有光又有怪聲音，立刻爬上來探望，「感冒這麼快就好囉？我不相信，再回去睏，把衣服脫掉，睏飽了再下來吃粥配藥仔。」「阿爸，我們感覺好多了，沒有問題，不用再睡。」阿盛笑著回答。

今天早上有渡邊老師的歷史課，這是大家最喜歡的課程之一。渡邊精通中、日、西洋歷史，常講述東西方偉人成功的故事，如德川家康、韓信、華盛頓、林肯、哥倫布、凱撒等世界名人的故事，如數家珍，以故事方式，生動的敘述，令學生聽得津津有味，猶如在看布袋戲。

◎與病魔爭戰

雖是早晨，但天色仍灰暗如夜，阿輝他們打著油傘朝淡水公學校出發。六年級的李金，依照慣例，喜愛獨自走小路，由布埔頭後方抄捷徑「翻坡」到校，而阿輝三人則照往常與阿金反方向走大路上學。

碰巧天公不作美，三人才出布埔頭不到三尺遠，如「後母面」（台語，繼母的臉色）般的淒厲天氣，在瞬間「變臉」，急勁的風雨，如玻璃珠一般，打得阿欽和阿盛全身溼透，直打寒顫。「阿輝啊！回頭吧，快受不了囉！」阿輝卻道「雖然雨大，但再走幾步就到了，渡邊老師在等著我們呢！」「我看今天可能學校會停課的，你瞧！路上一個學生都沒有，說不定阿金已經從小路返家休息了，不是嗎？」阿盛頂著龜裂的紙傘邊走邊說，砰砰碰撞的雨聲，彷彿頭頂著一張鼓皮，奏出雄壯的鼓號進行曲。

阿輝的雨傘，被橫掃的強風，撕成三瓣。但他仍勉強地說：「阿盛，你別胡說了，淡水公學校的學生本來就不多，當然看不見同行的學生。再說，今天本來就沒放假，又不是颱風，只是風雨大一點，你就說要請假，你的武士精神，哪裡去了？」然而李智盛真的感到精疲力竭了。

阿輝三人最後還是硬挺著瘦弱的身子，溼答答地來到學校，校長看見三人大吃一驚，

只見他們嘴唇發白，面無血色，同時全身發抖，雨水和冷汗從額面直流下來，袖口都在滴水。松田令渡邊叫三輪車送他們回家換衣服休息，下午再回來上課。松田暗自佩服台灣學生的求學精神，但病假缺席勢將影響全年度出席天數，「全勤」二字對三季而言，已失之交臂，三人與年度「全勤獎」註定無緣了。

阿欽、阿輝和阿盛，一同返家泡熱水，只感體虛力弱，尙未喝下薑湯，就不支倒下，風寒病情反而更加嚴重。因為這次風寒病假影響，每人各請了四天假，該年度出席全勤天數原為二百四十七天，阿輝、阿盛總計出席了二百四十三天，然而他們三人卻是最有資格得到「精神獎」的學生。

從這一次的教訓，三季學會了愛惜身體的重要性。古人云：「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任你鐵打的體格，也不堪病來折磨。這個道理終於有了親身體驗。

◎流行性的鼻炎

阿輝的風寒症雖已痊癒，但是傷風易治，鼻病難醫，尤其小閣樓裡溼氣重，外頭天氣又陰晴難測，鼻炎想要痊癒，實非易事。

反觀李登欽的身裁就粗壯些，體質比較強健，感冒次數較少，鼻子不通的情況就好很多。阿輝常流鼻水、鼻孔不通的毛病是同班同學傳染的，還是體質不佳，連金龍伯和

阿錦嬭也弄不清楚，爲此傷透腦筋。

金龍伯在公館口聽信中醫的漢方，買了幾包「補中益氣湯」，麻煩阿嘴嬭煎給阿輝喝，但喝了好幾服藥，還是不見改善。金龍伯不信醫不好，又帶阿輝去醫生館找盧西醫，按西醫說法，此症沒有特效藥，難斷根，金龍伯又輾轉找中醫求救，中醫則說風寒既非一日得來，要想痊癒，也非一時可以藥到病除的。

所謂「盡信醫，不如無醫」，金龍伯到頭來只有鼓勵阿輝要多做強筋健骨的運動，多注意起居生活，並要求阿欽把么弟顧好，注意他的被褥、衣服，千萬不能悶熱或過於單薄。

校方保健室例行體檢時，也發現阿輝班上不止一人得了類似慢性鼻炎的疾病，校長松田常己很緊張，他特別召開校務會議，要每班訓導老師特別注意學生的身體狀況，他強調「學生是來學校受教育的，不是來生病的，帝國殖民事業興衰，全賴下一代的努力，如果個個像東亞病夫，如何能捨身報國。」松田其實是怕家長們對校方失去信心，在他心目中，日本人辦的教育應是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完美教育，因此學生不能無故生病，校方更不能被譏爲是『馬偕醫院』。(註二)

校長的一番訓示，全校訓導莫不尊爲聖旨，原本不受重視的體操課，成了學校熱門的體育重點教學項目。上課內容除了打打球，游游泳之外，也格外教授一些強健身心體

能的項目，如長跑、強化體操、划船操等等，校外活動則多辦遠足活動，培養學生體力。校方企圖在短時間內，將中、高年級學生鍛鍊成一支「學生軍」。

然而這些訓練還是力有未逮，難以驅走體質異常學生身上的箇疾。隔了幾週，校方又命保健室重測學生體質，阿輝的鼻胛肥大，鼻塞問題還是沒有完全改善，鼻病纏身真是當時學生的一大困擾，如何改善學生體質，成了校方與家長共同關切的問題。

註一：紀福明生於大正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大阿輝半歲。昭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進入淡水公學校一年級就讀。

註二：馬偕醫院於台北州雙連建院，一九一二年竣工啓用，是當時台灣最好的現代化醫院。

21 鹿死誰手的排名戰

同學眼中的紀福明，永遠是含著二條小鼻涕的「完人」，永遠的第一名，但紀福明這次卻心頭沉重。雖然屢次「險勝」辱斗輝，但難保下回仍能如願，紀福明自艾自憐的蹲在田埂邊，呆呆的出神。紀福明公認是絕頂聰明的好學生，打從唸小學起到目前為止，每年均是全班、全年級的第一名。從來沒有拿不到的獎狀，可是辱斗輝來了之後，不單拼命，又懂心機，竟然在主科成績上把紀仔壓下來，紀福明自然覺得不爽。

紀福明面臨阿輝的威脅，也開始訂立讀書計劃，準備在下次考試爭取「超標準」的冠軍分數。紀仔手拿稻梗在地上劃了兩個圓圈，也模仿起阿輝的「兩隻肉錶」計劃，將正常時間和生理時鐘做一區隔，重新分配日常作息時間。

紀福明起初並不適應這種化零為整的讀書方法，但數週以後，他已學著帶書到田邊，一邊幫忙作家事，一邊抽空唸書、演算，紀仔通常只複習一次就能理解貫通。

一天下午，紀仔一下課就跑到河邊放牛打零工，紀福明騎在其中一頭牛背上，突然風雲驟變，下起傾盆大雨，一時間根本沒地方躲雨，紀仔全身衣服連課本都被淋得

溼透，內頁紙張揉成一團，「完了，這下子慘了，連書都沒了，拿什麼上課、考試？」

紀福明交還了牛，跑到附近的天主堂去，哭著禱告說：「阿爸天父啊，祢是說有就有的天主，我現在書都沒有了，又沒錢買，怎麼辦？」在一旁聽告解的羅神父聽了紀小弟的祈禱後，一邊安慰紀仔，一邊做祝福禱告，「懇求天主眷顧這個可憐的孩子，他白天辛勤唸書，晚上忙作苦工，沒過過一天輕鬆的日子，但在天上的天主常給他一顆喜樂的心，快樂的靈，現在他也必須仰賴天主的大能，解決困境，希望天主能為他開路，賜他平安，祝福他，在他面前必有智慧和信心引導他度過困難，我現在是奉聖子耶穌基督的寶貴聖名，向天主呼求，阿門！」

紀福明與神父在聖壇前劃十字禮，突然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請問神父，最早的聖經是如何來的？」神父簡潔的回答「是古時的聖徒經過天主的默示，根據史實和真理親手寫成的，分為舊約和新約……這些不是你耳熟能詳的嗎？為何再提出來問呢？」紀福明眼睛一亮，感謝神父的祝福，含淚告別。他一出天主堂，就快跑來到重建街找隔壁班的好友「大條仔」陳金要借課本，並答應隔天上課還他，陳金要答道：「反正我不喜歡唸日文的東西，而且明天我們班沒有排日語課，你後天再拿來還我也不遲。」陳很大方的把書借給他，紀仔在感激之餘，緊握大條仔的雙手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猶如「龍兄鼠弟」一般，自幼結為知交，有錢一齊賺，有麵大家吃，真正

哥倆好，直到紀福明老來心臟病突發，病逝油車口爲止。

紀福明當晚開始，拿起墨條，磨了大盤濃墨，盡速的把課文抄在黃草紙上，邊抄邊背，從第一課抄到第廿四課，課文抄完了，天也亮了。紀福明拖着疲憊的身心，欣慰的捏捏鼻樑上的眼屎，闔眼感謝天主讓他「失而復得」，代價是一夜未眠，以及一次信心的操練。

◎ 不可能的結局

隔天陳金要升旗集合時，看見紀福明兩眼通紅，身爲班長卻喊不出集合口令，被老師叫回去，改由李清水發令，大條仔心裡非常難過，「明明叫你明天再還我，何必開夜車，打壞身體哩？」陳金要禁不住歎息。

晒了一陣太陽，聽過枯燥的校長訓話，升旗典禮才熬了過去，正準備在桌上眯一下，潘老師卻發下空白卷，準備隨堂小考。

「紀同學，你的精神還可以吧？」潘老師問道，然後再問一遍「如果不舒服，你可以不用考，這次唯獨你的成績不算分。」紀福明點點頭，「老師我沒有問題，謝謝先生的關心。」

潘迺住走到黑板前，快速寫下了三行題目——「試默寫第九課課文以及第十課上次教

到的地方」阿輝一望見題目不禁大喜，「冒喜啦（台語，賺翻了）！我就知道老師要出這一題，果然被我猜中了。」李清水也是有備而來，老師巡堂查看一遍，便知班上可獲一百分之同學有兩位，而坐在前排的紀福明卻在打瞌睡，不由得擔憂紀仔會交白卷。「也好，既然這麼愛睏，就讓他睏五分鐘好了。」不久，紀福明睡得太熟，打起鼾聲來，全班都感到稀奇，自從阿東上課睡覺被老師抓到以後，好久沒有人敢睡覺打鼾，大家抬頭看到是紀級長在打鼾，更爲吃驚，「怎麼可能？」

就在此時，紀仔突然從熟睡中醒來，看見包括老師在內的一百多隻眼睛都在看他，怔了一下，頗感尷尬。紀仔收斂心神定睛凝神，看著黑板，若無其事的把椅子往前拉了半尺，抬頭挺胸，隨即輕抒肩膀，提筆快書，連桌子都微微震動，老師以爲紀福明草草亂寫一通，但爲顧及班長顏面，未立即趨前查看。

不到十五分鐘，紀福明又閉起眼睛但面露微笑，鄰座同學以爲紀仔「瘋了」，老師這才走近一看「哎喲，寫完了，紀福明這麼快就寫完了，而且字句工整，標點正確，筆劃清晰，一字不差，連第十課後半段還沒教完的部份也一併默出，真是奇才！」老師竊喜。

下課後，老師把紀福明叫到辦公室，詢問剛才作秀、「臭屁」的表現，紀仔於是把昨天發生的遭遇和天主堂的禱告經過，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訴老師，潘迺住高興萬分，更加疼惜紀福明，「這孩子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紀福明臨走前，潘迺住輕聲叮囑紀福明說：

「老師疼惜你，但不能偏寵你，你明白否？還有，你不可以班上講上帝的事，現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人信奉神道，不信基督，不喜歡聽見台灣小孩信外國教，上帝在你心裡就可以了，知道否？」紀福明點點頭。

隔天老師把三張一百分的考試卷貼到教室後面的牆壁，大大讚揚李登輝、李清水和紀福明三人，雙李和班上的人都不信打瞌睡的紀級長居然也考滿分，一下課，紛紛跑到後面去「挑毛病」、「揀骨頭」，但他們都失敗了，阿輝跑去稱讚紀級長不只一百分，應該得「二百分」，因為他默完兩課課文，一字不漏。紀福明則告訴大家他把整本書重抄一遍，他隨時能把第一課到廿四課的課文默出來，阿輝對他更是佩服，並謙稱「甘拜下風，甘拜下風啦！」紀福明則吸著二束鼻涕，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一場似乎永無休止的排名競爭，在十學級展開著，天天都有全新的故事發生，每一日都是新的。

●力拚第一

五年級的同學年齡差距很大，有民國九年出生的，也有民國十二年出生，紀福明就比隔壁班黃昌材小一歲，陳金要比李登輝大一歲，在當時相差一歲並不算新鮮事，差三到六歲也不算稀奇。

因為台灣當時是貧窮落後以農業爲主的社會，一般人民須不致於餓死，但是也賺不到什麼錢，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還不一定賺到足夠養家糊口的錢。所以，大人要下田，婦女也要工作，小孩子也要全員出動，分擔著農務，做些遞送茶水、拔草的雜工，有時也得下田插秧，插不夠直，還會挨罵。

許多同學家裡沒有田畝，全靠租佃維生，每遇到農忙時節，家長比校長還大，爸爸命令兒女停止上學，通通撈起袖子下田幹活、放牛去。一天天過去，稻穀成熟收稼了，但是學業也荒廢了，學童也被迫放棄今年的學業，明年再回學校從頭學起，年復一年，有人就因此唸過三次一年級上學期，也有人三年級唸完，過了三年，再回來唸四年級，如此「晚讀」的現象，你說奇怪不奇怪？但當時卻不足爲奇，而且就算老師到田裡找家長理論，也沒有用，「吃飯」最大。

說到這裡你會發現年齡與成績沒有絕對的關係，並非年齡愈大就功課愈好，年齡愈小的學習能力也不一定愈差；相反的，好成績的學生也可能是家中富裕的學生。

考試爭排名，沒有絕對的優勢，當那天考卷題型一改，總讓人「陰溝裡翻船」，排名隨之互有升降！這種例子多的是。有次考卷不出選擇，只有填充和條列式問答題目，同學們立即跌破眼鏡，除了紀福明、李清水、李登輝沒有被「嚇」到以外，好多同學的名次都被「大風吹」弄得天下大亂。

說真的，要想在班上考進前廿五名並非難事，全班五十二、三人當中，最後十五名根本「不入流」，不單學習興趣缺缺，耳朵和腦袋都還在操場呢，要不是台灣總督硬性規定全島每戶家庭須「派」出一位適齡兒童上公學校接受基本教育，像輝東、輝來、洪欉這些「調皮囡仔」寧可去幫人放牛打混，也不願來上課。

剩下的四十餘位同學中，有些家庭經濟不佳，有些資質中等，有些則缺乏毅力，一、二年級考過前五名之後，便一蹶不振。因此全班五十二人中，就有五十二種不同的學習心境。

說到前廿五名的人想再躍升到前十五名，甚至想打進前十強參加總決賽。

成爲「高材生」、「模範生」，就得俱備閱聽迅速的本事，班上有這種本事的人不多，紀福明是其中最優秀的，其次是李清水，再其次是李登輝、中間排的李清水和後排的李登輝上課最靜，眼睛最亮，寫字最快，勢必在爭奪排名上脫穎而出。

◎互爭雄長

目前紀福明是排名第一，李登輝追上李清水，排名第二。對五年級來說，他倆是狀元及榜眼再跟隔壁班高手一比，二人還是全年級的總分排行第一、二名，但六年級還未畢業，他倆都還稱不上是「天下第一」，所謂天下第一就是全校第一。

校方對「全校第一名」有二種不成文的解釋，一種是六年來總平均最高分者，為全校第一；第二種是狹義的指六年級每段段考第一名者，為全校第一。第二種的說法是級任導師們為增加學生學習心及榮譽心而訂的，意指六年級的功課最重，科目內容最難，而且六年級考試內容也包含了一到五年級所學的基礎，因此六年級段考能考出第一名，就是全年級第一，也算得上是全校第一名了。

那麼究竟誰是全校第一名呢？

爲了這個未來的大目標，阿輝卯足了勁，希望藉著苦讀而來的實力，用成績來證明他有能力奪魁，做個「小狀元」。事實上阿輝的父母親及哥哥阿欽都相信他有這種實力。

「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還比一山高」，就在阿輝班上，眼前就有一位可怕的競爭對手，就是人稱「紀班長」的紀福明。紀福明，他短小瘦弱，過目不忘，即使因回家放牛耽誤了功課，隔天仍能靠著深刻的記憶力，把課堂教授的知識，覆誦一遍，是屬於「天才型」的學生。當時考第一名才能被編為第一號，而第一號通常就是班長的最佳人選，也是老師面前的大紅人。

◎捲入第一名的爭戰

紀福明的成績單，真是沒有話說，打從他唸淡水公學校一年級開始，就是全年級裡

的頭號人物，待人爽朗坦誠，家裡頭雖然貧窮，仍然喜歡跟同學分享小零嘴。

紀仔從生平第一次月考開始，始終是班上第一名，連修身科（德育）都是全班最高分，所以，在班上他第一個當班長，第一個獲得全班模範生，第一個榮膺全年級楷模。直到李登輝進入班上就讀為止，他已獲得過多次「第一」，可是從不表現驕傲，而且喜歡自我調侃。

對紀福明來說，阿輝的到來，無疑對他造成一股壓力，這股壓力，讓他感到恐慌及困擾，於是，一場激烈而頗富挑戰意味的排名比賽就此展開，這一比就是三年，直到紀福明決定不唸高等科為止。

從四年級上學期第一次段考，二人平均分數僅相差不到十分來看，全班同學都看得出新轉來的阿輝已經打敗了紀福明以外的所有對手。

導師潘迺住在改考試卷時，就發現阿輝的加入，全班名次排行已重新被組合，原本第二名是李清水、第三名是李魁章、第四名趙生田、第五名李路返、第六名王宋富、第七名潘以夏生、第八名紀水泉、第九名黃長樹、第十名陳火泉、第十一名李友松、第十二名莊水埤、第十三名許天送、第十四名是德裔學生「馬路貼姆·畢」、第十五名李永秋。

經過阿輝插入後，第二名以下，全數向後降一名，不但李清水表示不服氣，連原本坐三望二的李魁章也很懷疑阿輝是不是瞎摸的。

唯獨第一名的紀福明知道「高手」來了，以後要拿第一名沒有那麼容易。紀福明告訴李清水「此人是剛轉來，還不適應罷了，以後我不必請大家吃『第一名糖果』了，因為新的第一名已經來到，不信你試看看，下次這個屎斗仔一定可以得滿分！」紀福明半調侃的說著。

的確，阿輝的成績單可以說嚇壞了全班，前十名同學都開始「注意」這位新生的一言一行，不論是他上課發問，下課作筆記，都引人注目，如此一來，阿輝也頗感不自在，好像被人監視一樣，因此原本不好動的他更不願意在下課時間在教室外頭溜躑，一有時間便翻書、作筆記，連紀福明都稱他是怪物。

大約經過二個月的時間，阿輝平日努力用功的成果及隱晦的實力，終於在期考展現出來。

段考成績統計完畢，潘導師叫李永秋同學去找李登輝，阿輝楞楞的快跑到老師辦公室前，「你一來就有這麼好的表現，我很高興，我看出你有求表現的心，這當然很好，但有一句話說『勝不可驕，敗不可餒』，你可明白？」阿輝嘴裡「說明」，其實心急如焚，「到底我這次考第幾名？」

潘老師眯著雙眼，額頭摺起幾道魚尾紋「不管你對自己的成績滿不滿意，這是你努力後應得的成果和名次。」阿輝心想，「難不成退步了？」潘老師喊出「第二名」三字，

阿輝雖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秉持著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阿輝漸漸以平常心面對成績排名，加上「受驗班」開課了，想要繼續升學的同學，都把握住機會，在受驗班增加學習的機會，希望自己的成績能更上層樓。

◎學途上的加油站

受驗班，簡單的說，就是下課以後，由學校老師加開的晚自習課，或稱爲校內課後補習。凡是想升學的同學，家裡有請不起家教老師的，就一定得靠受驗班加強功課，否則前途堪虞。

淡水公學校稱得上是一所設備完善、師資優良的大學校，但是爲了節省人事開支及增加學生之間良性競爭，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的目的，採取合班上課制，不另收學費，家長可以自由決定兒子是否願意參加。

紀福明一聽受驗班上課不要錢，立刻就舉手參加了，潘老師看了很欣慰，並藉此鼓勵大家多多參與，將來高等科畢業後，向台北二中學校邁進，替淡水母校爭取光榮。

截至當時爲止，平均每年淡水公學校畢業生都有數名學生考上師範學校、台北二等台北學校，這是自小竹德吉任校長以來的光榮傳統，但奇怪的是，從阿輝的上屆開始，

淡水公學校的升學率一落千丈，從此五年之內，升學率都很差，常常「槓龜」，校方百思不解，最後，校方非常認真的檢討，發現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只好把原因託歸於風水不好，甚至說校門開錯了方向，以致人才外流，連帶學生也考運不濟；而實際上，在當時台北卅境內，小說也有數百所公學校和傳習所，但每年二中、師範、等學校錄取的名額，實在少得可憐，每一所公學校能考上一人就要謝天謝地了。家庭環境差的學生，如果考不上，一般來說，家長並不會加以重責，反正可回家耕田，早點學會農事，十七歲以後討房媳婦，讓雙親提早抱孫子也不錯。

經過校長老師大力鼓吹，隔日仍有半數學生表示，家長不願意他們在放學之後，繼續留校讀書，而希望他們在天黑以前趕回家中，下田幫忙除草、施肥，或者放牛吃草。每到農忙時期，便有更多的學生暫時放棄受驗班的課程，回家幫忙，甚至連正課都不能來上。

這一點，對紀福明來講，比較吃虧，紀家小孩子多，生活吃重，而阿輝因為三芝老家有幾畝收佃租的良田，父親又做過刑警，收入充裕，雖然不如淡水鎮上一些富紳豪門家庭，但總不致於要回老家幫忙種田。

阿輝挾著時間及勤奮的優勢，不斷的進步，不斷做自我的超越，他的第一對手，不再是紀福明或是李清水，而是他自己。

每回大考、小考、隨堂考，他都要求自己一次比一次好，八十分、九十分、九十九分……只要比上一次高，就代表自己有進步，即使是幾分之差，也是努力的結果，不至白費心機。

老師正式公佈期考成績，班長紀福明仍然維持第一名，保住了班長的寶座及常勝將軍的封號。阿輝名列第二，但成績依然很接近紀福明。潘老師語帶遺憾的表揚新同學的努力成果，然而第一名只有一個，他希望阿輝能再接再厲，發揚武士的精神，屢敗屢戰，養成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阿輝點點頭，欣然接受教誨。

22 升旗台圓軍國夢

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四月，淡水公學校校長松田又有新花樣登場，他看見日本膏藥旗飛揚在校園中，甚是好看了，可惜旗台旗杆不夠高，爲了使太陽旗的光輝普照校園，他決定重建一座新式升旗台，台高數尺，旗杆筒加粗，台邊加設裝飾用鐵環，這座旗台經過周密的設計之後，藍圖上的旗台顯得十分壯觀，足可媲美日本軍校校閱場上的旗台。

昭和九年五月中旬，這座氣派不凡的旗台終於竣工，並被命名爲「高懸國旗台」，台籍訓導老師們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松田根本不是來淡水辦小學教育的，他的忠君愛國的赤誠，把公學校變成了「軍校」，現在校園裡已充斥一片「鐵的紀律」、「鐵的教育」，以後真不敢想像這位「鐵血」校長是否還會要學生上「軍訓課」操槍操刀，行軍檢閱一番？

松田在旗台啓用前一天，親自試了一下旗竿，竿頂定滑輪是用上等鋼材打造的，輪內事先塗滿了黃油，非常滑順，但就是因爲太順手了，完全沒有摩擦力，如果風力過於強勁，很容易把太陽旗升歪，所以對升旗手而言，將面臨一次重大考驗，此外新裝設的

旗繩是採全新的印度粗麻繩編成，質料又粗又硬，很容易磨破手心，升旗手可有罪受了，但爲了帝國的「面子」，松田顯然未爲旗手設想。

◎大日本的升旗手

高年級有兩項專屬特權，除了按學長制做「大哥大」之外，升旗手、糾察隊、也從高年級中選拔擔任。

糾察隊是教人又愛又恨的職務，恨的是低、中年級時期，大多數人都受夠了被「鴨霸」（口語，蠻橫不講理）欺侮的怨氣；愛的是，將來有機會，可以依樣畫葫蘆，欺負弱小年級，展現高年級學長糾察的威風。

而升旗手給人的感覺就不一樣，那是一份需要膽識和智慧的任務，國旗升得好，可與國歌同時結尾，歌到旗到，這都是心、手合一的智慧表現。

這一回，松田校長交待把六年級二名旗手換掉，理由就是升不準，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每回都讓全校老師捏把冷汗。松田命五年級的導師潘迺住選人，潘導師當然先挑自己班上精明能幹的子弟兵，如果調教不出來，再去找藤本老師到隔壁班選人。

潘迺住要全班一、二、三名出列，到升旗台前集合，潘迺住拿著降下的旗棍，要求三人依順序綁在旗繩上面，練習站位，升旗，「君代……」日本國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心

手配合，練習升降國旗，最後選出李登輝、李清水二人任升旗手，原因倒不是紀福明升得不好，而是雙李默契較佳，不會緊張，紀福明也能準確按時將旗面升至竿頂點，但怪的是紀李二人力道不能合一，時有快慢不一的情況發生，老師不得已，只好將紀福明換下。

從此，雙李專門負責升降旗，成爲全校同學傾羨的一對升旗手。在反覆的升旗動作中，雙李體會到早、晚風力、風向不同，拉繩勁道也就不盡相同的道理，他倆時常討論升旗的技巧，比如當風力轉強，將使旗幟受力變大，兩人能否及時拉得住繩栓，避免旗面歪斜；旅竿頂上的定滑輪萬一卡死怎麼牽引勁道改向？手心出汗又逢旗繩溼滑難握該怎麼辦？雙李想出了各式辦法試圖解決難題，在他們克意努力下，松田校長對那一年升大日本國旗的旗手最賞識，有次總務室來了部裝了底片的相機，松田叫來阿輝、清水二人合照，留下珍貴的歷史鏡頭，兩人都非常得意。

◎養豬味大

好大喜功的松田校長確實爲公學校帶來一番新建設，昭和八年（民國廿二年）十月，松田爭取到一片土地可供擴大校區之用，全校師生對這位新任校長首次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於淡水公學校學生人數增長迅速，擴充教室房舍原是當務之急；然而總督府的經費不足，該片土地幾乎成了荒地，但松田似乎另有打算，他認為土地是上蒼的一種恩賜，可應用於耕種或做養畜之用，而且萬一台灣發生戰事，增加耕地面積也可以收自給自足的效用。因此他極力主張把這片為數零點二二七甲的土地全部作為「實習地」，規劃為菜園及豬舍，一則可以教育學生農業技術，一則也可以增加全校師生的福利，這種作法一度被批評為軍事色彩太重，而且容易增加學生的負擔，因為學生繳學費來讀書，不是來種菜、養豬的。

這片土地被命名為「第二實習地」，學生們起初不知情，都以為這片場地可以用來打棒球（野球）、放風箏，但不久得知了最終用途是種田、養豬，紛紛叫苦連天，心都涼了一半。因為學校裡頭原本就有一片小菜園和豬寮，學生輪流來照顧，這已經夠難為學生的了，如今又加了一塊實習地，大夥都搖頭歎氣。可別以為這只是李登輝這一學級學生所要做的工作，從第一學級的低年級學生，一直到高年級十二學級及高等科學生，統統要輪班下田去耕作，全校沒有一個學生滿意的，尤其當小豬養大後，學生們極少分到豬肉吃，大部分都成了校長、老師們的特別福利，學生倒成了「小義工」，這也難怪台籍老師及學生們要在背後譏笑松田的作法是——「養豬呷大，讀書呷小」。

農業課分為動物與植物二部份的「養植」課程，美其名是專為學童設計的「自然生

物室外教學課」，學生稱爲實習生。事實上，則有些壓榨學童努力的味道，用「生產報國」課還比較貼切，學習生產的基本技能，報效「大日本帝國」與「天皇」，這種課程上來腰酸背痛，比上體育課還累人，簡直把學童當成廉價勞工。

「養植」是指養豬與種植蔬菜，當時豬肉是物資缺乏期間，最難得的營養品，想吃豬肉，不只要用錢購買，而且還要排隊配給，不可多買，每人每月限購四兩，足見肉品之缺乏，到了有錢沒「貨」買的窘況。因此官方大肆鼓勵民間養豬，「有錢沒錢，養隻大豬好度年」，而「人力」資源不虞缺乏的台胞公學校，自然成了養殖場，淡水公學校經常保持十頭以上的大小豬隻，每人負責餵一天，全班五十三人，就須五十三天輪完一遍，例假日照常。因爲豬不曉得國定假日還可以息休不工作。

學校的豬與校外平常人家養的豬都有做暗號，以免豬仔養大了反被人偷走「打牙祭」。當時偷竊罪判刑很重，犯者最高可判死刑，但是養豬人爲免豬群攪混，還是會在豬皮上剃毛打印，做上記號，如同軍馬烙上燒印一般。

23 旱鴨子變小青蛙

不知道松田校長開竅了，還是渡邊給他的建議，原本在「教學計畫」中排訂的「臨海技能訓練」課，一直附屬在體操科目當中，但自從松田上任以來，基於某種安全理由，實施並不積極，寧可用手球或躲避球課來代替。

就在阿輝五年級第一學期開始，松田決定實施夏季的海邊臨海課程，由渡邊老師負責教授，「臨海技能」說穿了就是中國人講的游泳課，上課地點就在沙崙海灘，由公學校步行約十五分鐘可到達。

所有學生必須按照規定，在上課前一日回家預備泳帽一頂，泳褲一條，不准穿內褲，以免損及「皇民」學生的形象。

阿輝這一班被安排在週三下午上課，有時渡邊見漲退潮時間不對，也會向校長請求調課，讓十一、十二學級兩班學生一同在週四前往海邊學習。畢竟課外教學的危險性比較大，海洋更是無情，萬一出問題，如何向台灣家長交待，要是因此引發殖民地事件，這更是總督府所不樂見的。因此渡邊上課時十分嚴謹，從步行出發、海邊換裝、熱身操

起，按部就班地進行，絲毫不敢馬虎。

這年夏天似乎提早來臨，原來屬降春雨的四月天，炎熱的烈陽已高掛在淡水上空，全班同學在渡邊老師的率領下，興奮的前往「黑燈塔」附近接受「臨海技能」訓練。

阿輝起初也是一隻「旱鴨子」，因為從小在三芝家鄉就很少下水游泳。因為愈是靠海的居民，孩童發生溺弊的事件也愈頻繁，漁民的孩子也經常有不適水性的。而臨海技能課程的目的就是要每位學生面對海，克服畏懼，進而在海水中學習生存之道，征服大海，做一名勇敢的小武士。

渡邊示範蛙式基本動作後，同學們忍不住都笑了，因為老師的動作太像一隻大青蛙，李永秋調皮地問「老師，我們為何不學『鷹式』、『虎式』，盡學些低級動物的姿勢呢？」

「笨蛋，你會看過老虎游泳的姿勢嗎？蛙式是由各民族憑經驗累積而成的游泳技巧。人類在遠古時代，就學習模仿大自然生物的生存之道，例如學猴子爬樹……等等。但人類獨具慧眼，不單能夠模仿、更會創造，因此人類能製造飛機比鳥兒飛得更高，更快……而蛙式泳技是現在世界上第三快的游式，而且去年洛杉磯世界運動會中，還有選手打破世界記錄，成爲『新蛙王』呢！所以你們可別小看了蛙式泳技。」

◎沙丘上學蛙爬

說完，渡邊要求每位同學以中央伍排頭為準，向前後左右散開，每人用腳下的海沙，儘快堆積出一座小丘，身體平躺在沙丘上，雙手雙腳離地，完全以胸、腹、大腿支撐身體，頭向上揚，手脚向後划動。幾週上課下來，手長腳長的阿輝還沒學會抬頭換氣，其它動作則很標準，不論划水、蹬腳、併腿，協調性佳，常常可一口氣，潛水游好幾公尺遠，活像隻「瘦青蛙」，阿輝本身對幾週來的進步頗感滿意。

再過三週就要進行臨海測驗了，班上還有三位同學「浮」不起來，阿輝、李智盛、李永秋等進步較快的人，熱心幫助這三人。渡邊老師事先告誡，「最後還是學不會的，要直接把他丟到海裡去練，直到成功為止。」因此全班都必須趕快進入狀況。渡邊也常以激將法，刺激學生「你們住淡水還不會游泳，丟不丟臉，說給鄰居朋友聽，真會笑掉別人大牙哩！」

就在這種既緊張又想努力學的氣氛下，全班有一半人學會蛙式，四分之一的人還會一種「半蛙式狗」式，會這種姿式的人，大都是因為初學游泳時，缺乏正確教導，久而久之就形成以「狗頭」露出水面，四肢則費力在水中「蹣行」的不雅姿勢。雖然姿態不雅，但是小朋友經常以狗爬式戲水玩耍，易學易作，很受學童歡迎，同時有助於初學者

熟識水性，克服「畏水症」。

◎見義勇爲

在剩下不到一週的時間裡，阿輝、智盛孜孜不倦的教導班上僅存的兩隻「早鴨子」，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笨」，沒有游泳天份，只是無法擺脫「怕水」的陰影。因此阿輝改教他們練習「狗爬式」，希望解除「畏水者」的心防，爲了增加信賴與安全感，阿輝也跳到淺灘中學狗爬式給他倆看，結果出人意料之外，阿輝藉著「狗爬式」的抬頭動作要領，經過經驗的移轉，他終於體會到蛙式換氣的要訣，他連試幾次，都不再「喝」到海水，阿輝一時興奮，大著膽子朝深海方向游去，此刻的阿輝可以從容不迫，自由自在地在海上邊漂浮邊換氣了。

考試的日子到了，短小幹練的級長紀福明，不愧是高材生，不但蛙式游得又好又快，還會「自由式」，渡邊老師給他甲上，再加一個「小星星」記號；李登輝也不錯，蛙式游得很標準，出乎老師的意料，連忙問到：「是誰把他教會換氣的？」大家異口同聲說他是「好心有好報」，爲教人游泳才學會的，老師聽了很安慰，給他甲上的成績，外加兩顆「小星星」。

壓軸的好戲上場了，最後測試的二位同學，還停留在沙堆上「划空氣」，氣得渡邊開

口罵人，「你們二人過來，站在水邊，站好！兩腿打開，向前走三步」兩人感到海水冰冷，不禁心生懼怕，水才滿到膝蓋，就不願再向前走，此時老師由後用雙手一推，二人雙腳離地，為求生存，只好亂划亂踢，在岸邊的同學們，有的冷眼旁觀，準備看笑話。阿輝和阿盛則拼命喊「加油！加油！」鼓勵他們，二人手忙腳亂，拼命想換氣呼吸，老師則在水邊察看，隨時準備施以援手，畢竟在嚴苛的教育背後隱藏的是一顆愛心。

二人在海中掙扎了好一會兒，居然急中生智，突然領悟出浮水的技巧，同學們不由得歡呼起來，渡邊要求二人自己游上岸去。事實上他倆也發現剛才嗆水的地方游到淺水區，也不過數公尺的距離，二人對看一眼，「原來游泳這麼容易啊！」不禁大笑起來。同學們這時也一擁而前，齊聲歡呼，阿輝和阿盛抱著二位「英雄」一起叫著，高興得不得了。由於這學期的臨海技能課，同學彼此之間的感情也變得更加融洽，渡邊老師的辛苦總算沒有白費，看見孩子們的學習潛能被激發，他也感到非常欣慰，希望有機會再把「自由式」教給同學。

◎戲山莫戲水

面對大海而無所懼的「小游將」李登輝，仗著初生之犢的驍勇精神，在返回三芝小基隆度暑假的期間，因難耐暑季悶熱，又一時技癢，於是帶著泳褲前往三芝海灘戲水。

正準備出門，立刻被眼利的老爺爺李財生逮個正著，「乖孫啊，大海是多麼危險的地方，你看討海人經常三人出海，二人歸來，你還是打消念頭，到附近逛逛就好，千萬不可以到海邊游水，知道嗎！」阿輝敗興而返，放下泳褲，乖乖的照阿公的話，不敢再興海泳的念頭。

但心有不甘的阿輝，雖然放棄了海泳，卻見鄰居小孩子紛紛瞞著父母藉「釣魚」的理由，帶著小竹竿去釣魚捕蝦，心裡很不服氣。在公學泳技測驗甲等，證明泳技出色，何況連狗爬式的囡仔都可以下海，又怎能難倒阿輝呢？靈機一動，想到附近的八連溪（註一），水質清澈，水流徐緩，又沒有旋渦，如果到八連溪游泳，阿公應該不致反對才是。於是隔天下午，他趁阿公晒午的時刻，頂著烈陽，偷偷拿著泳褲到八連溪游水去了，原本他還想找溪邊的三芝老學長林開璧一起去游泳，但林學長不在，只好獨自一人到溪邊做暖身操，拉拉腿筋，「噗通！」一聲便縱身跳入清涼的溪水中，隨波盪漾。

◎阿公的大板子

阿輝並不曉得老爺爺根本沒有睡著，李財生這天下午只瞇了一會兒，就起身去廁所，正在找草紙的時候，連叫了「乖孫」三聲，仍不見答應，李財生暗覺不妙，立即跑到後院問阿錦嬭，阿輝的母親當時正在後院洗衣服，一問三不知，她也被弄糊塗了，結果李

財生走遍三合院，又跑到雜貨舖去問李金龍，仍不見阿輝下落，「這猴囡仔到底走到哪裡去了？」

李金龍也發現情況不對，連忙跑去高家、曾家問阿輝下午來過否？結果問遍整條街，都不見阿輝人影，李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焦急，這時李登欽跑來雜貨舖說：「阿輝把我的泳褲穿走了，不曉得是不是跑去游泳了？」

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大吃一驚，阿公更是火冒三丈，深怕阿輝不乖，跑去三芝海邊游泳發生不測。李金龍趕緊戴上斗笠，拉出舖裡那架「鐵馬」自行車，火速騎到海邊找人，一群偷偷跑出來游泳的孩童，見李爸爸氣急敗壞的飛車而來，嚇得「青筍筍」（台語，臉色發青），因為李金龍做過刑警，村裡大人、小孩都怕他三分，「你有沒有到咱家阿輝？」孩童們全都嚇得講不出話來，頻頻搖頭，李金龍見問不出來，又往淡水方向騎去，沿途只見白浪濤濤，卻尋不見愛兒踪影。

另一方面，老爺爺李財生和長孫李登欽則往山區尋找，結果二人走到八賢村附近，遠遠看到有一少年仔在下面的八連溪游泳，再往下坡走近一看，阿輝正在溪中練「自由式」，李財生隨手向路邊折了一支樹枝，向溪邊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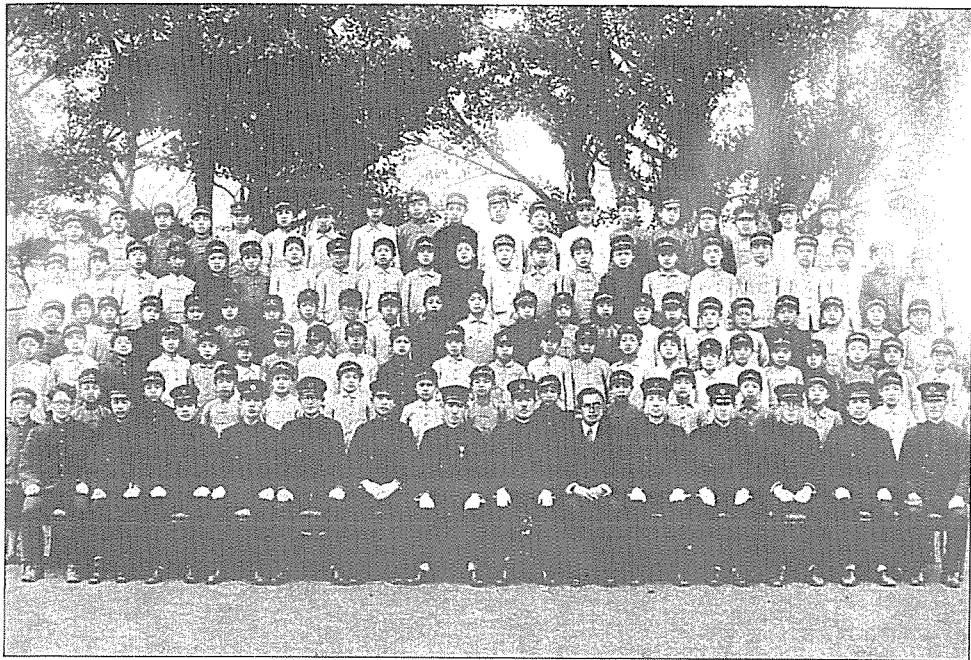
阿輝抬頭一看暗叫不妙！李財生不等阿輝上岸當頭給阿輝一棒，阿輝不敢喚出聲音，一路哭回家，阿公則在旁邊大加斥責，附近村民都跑出來看，以為李家出了什麼大

事，「那個囡仔」不正是阿鄙嬌誇讚考第二名的乖兒子嗎？」鄰村歐巴桑看笑話似的與村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阿輝一回家便被叫去罰跪，被罵得「臭頭」，家中除了大哥和媽媽護著他以外，所有長輩都斥責他一番，真不是滋味。他這回徹底認錯，痛哭一場，知道從小到大阿公從來沒有罵過他，打過他，這次氣得阿公都掉眼淚，確實是不應該。

註一：八連溪是一條灌溉用的溪流，目前仍然供應三芝鄉農業用水，屬於農田水利地，河水清澈，但溪寬已不及六十年前的寬及深了。

註二：這則故事流傳在八連溪一帶，故家中家住河邊的學長林開壁，仍住在附近，事出當時他並不在家，但事後聽長輩講起，也嚇了一大跳，至今難忘。



▲李登輝六十年前於淡水公學校的畢業照片，倒數第二排，左起第10位學生，即為李登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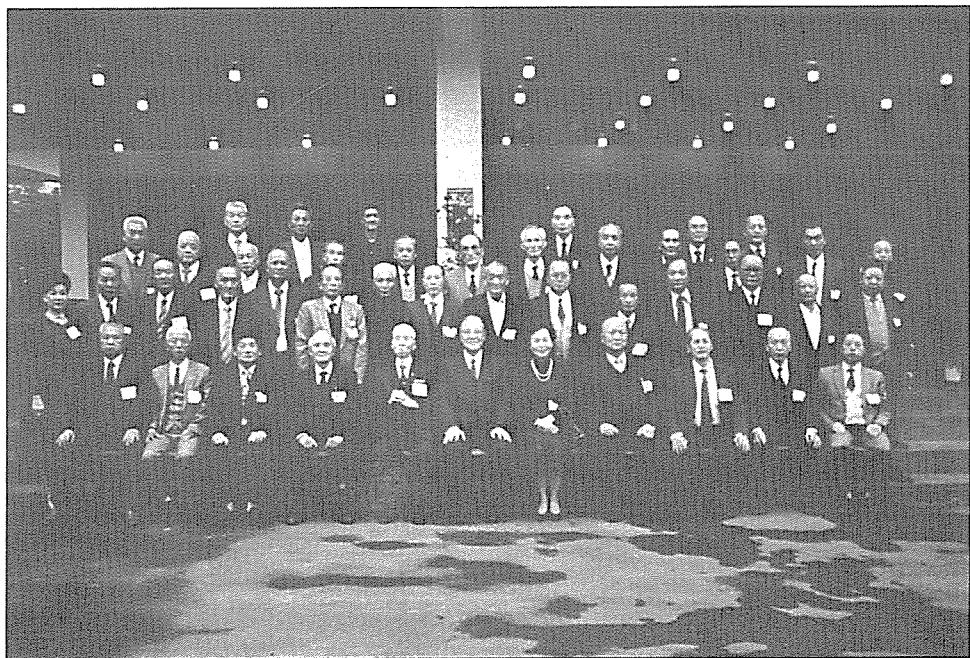
▼淡水公學校(今日淡水國小)創校90週年慶，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親臨道賀，李登輝(前中)、曾文祿(右前二)，陳金要(二排右二)，林景昌(二排右三)，李輝來(二排左一)、李清水(三排左一)、高家財(三排左三)。





▲淡水公學校同學聯誼會上，李登輝與音樂老師朱木火先生(左二)，老同學黃昌財(敬酒者)，李永秋舉杯言歡。

▼李登輝與淡水公學校老同學合照於淡水嘉園餐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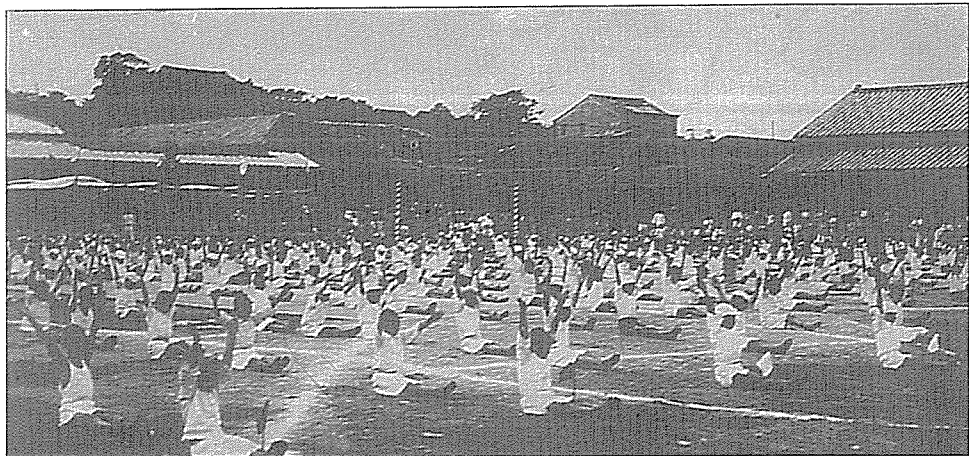




▲李登輝(後排左四)於淡水公學校畢業前與校長松田常己等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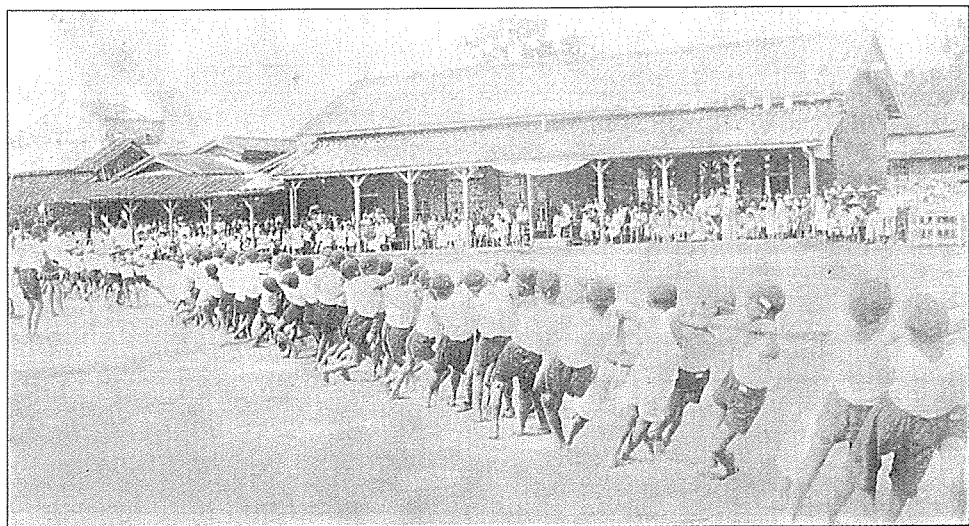
▼淡水公學校門前景色，中為禮堂，右為校旗及校歌。





▲六十年前淡水公學校舉行的校運會，李登輝領導班上躲避球隊，勇獲冠軍。

▼淡水公學校校運會時，舉行拔河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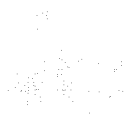


第五部



懵懂少年時

懵懂



24 泥沼裡的火車頭

阿輝十歲那年，西元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北太平洋海面上蘊釀著一場颱風，當時由南港轉回三芝就讀公學校的阿輝，並不知道颱風的威力有多大，只見老人家一個個愁眉苦臉，望著長了「毛角」的黃昏雲彩，搖頭嘆氣，談「颱風」而色變。

台灣終年由太平洋「黑潮」圍繞，台灣先民渡海來台後，立即感受台灣的海島氣候與大陸型的穩定氣候截然不同，因此對天氣格外注重，有關氣候的諺語也很多，比中原先民更關注「不測風雲」，而「颱風」一詞 (typhoon)，更是明朝末年台灣先民所創造的，經過西洋人流傳，演變成今日的國際名詞。

台灣先民觀察大地萬物被熱帶性風暴兇猛地「篩」(台語，指東西被劇烈搖晃的樣子)了一陣，於是先民學者取一個與「篩」讀音相似的「台」字，附在「風」字右邊，便造出了「颶」字，使「颶」與「颶」的意義被分別出來。

由「颶」衍生而來的台諺「一雷破九颶」，意思是說颶風來襲前，如果天空有打雷，那麼颶風之災可能被化解，但並非十分準確，畢竟破了「九颶」還有「一颶」未破，因

此意指人仍不可大意苟且，應主動警醒防颶。

天性好奇的阿輝聽了老一輩村民及老師的解釋，得知對台北盆地威脅最大的颶風，叫做「西北颶」。

據親身經歷過「西北颶」風災的老人家說，西北颶在清光緒廿三年八月九日侵襲台灣島北部，沖跨了「台北橋」，老人們接著說，那座大橋是清朝台灣巡撫劉銘傳於光緒十六年建造完成的五百公尺木石巨橋，是台北地區第一大橋，橋身結構雄偉，可自由開啓橋身，供輪船通行，橋墩爲水泥岩塊構成，萬無一失，但最終仍被西北颶引起的洪水所沖毀，足見其威。

◎奪走四十條人命的西北颶

然而一九三二年八月廿四日來襲的這次颶風，暴風半徑大，而且直衝淡水出海口及朝三芝附近來襲，威力之大，終於讓阿輝了解颶風這種自然災害的破壞力。

八月廿四日當天，「西北颶」挾帶凌厲的風雨直吹淡水，一列由台北開往淡水的火車，逆風前進駛向淡水終站，火車司機因未嚐過風颶的厲害，不但未熄火停車，還自信滿滿的加足煤炭，往前直衝，從未想過後面車廂裡還載著四十條人命。

當火車駛入竹圍車站前段時，淡水河邊接連吹起一股怪風，朝車側吹來，火車禁不

起側風考驗，真的翻車了；更慘的是，翻車地點原為低窪農田，但雨水已匯成洪流，沖淹整遍農田，使田地和淡水河淹升達等高度，火車一經掉下，立刻被洪水淹沒，車內鄉親逃生無門，活活被淹死在濤濤洪潮之中，等到日本憲警發現時，為時已晚。

阿輝和村子裡的小朋友隔天跑到海邊去看潮，仍可見怒浪濤天，巨浪排壑的壯觀場面，心想大自然的力量可真大，滕本和渡邊老師說的日本「神風」威力一點也不誇張，大風不但能使中國元朝大軍在日本海上全軍覆沒，而且還能吹翻鋼鐵打造成的火車。

當時小基隆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阿輝自己家裡屋頂的紅瓦被風掀走無數片，隔壁一百五十三番地的情況也是一樣，真慘！街上各式電線桿、小路燈全倒，街上許多門窗玻璃被飛瓦石片所擊碎，大家見風勢漸減後，才走出大門。只見滿目瘡痕，得費心重整家園。當時正值暑假，小朋友們都被派出來掃地、吸水，忙了好幾天才收拾乾淨，從此村子裡的小朋友不再視颱風天為「放假天」，「風颳」也不再被視為新鮮有趣的事情。

◎淡水街上的藝姐館

日據時期，茶室及藝姐是許多好色之徒、百貨商人、投機政客及日本人眼中的「男人天堂」，淡水街上就有三家名藝姐館，一家叫「新華樓」，一家叫「清麗閣」，一家叫「平樂樓」，豔名大熾，其它「地下茶室」還不在列內。

每當阿輝和同學放學經過或全班遠足走過藝姐館時，大夥總是對這些蛇腰美人投以好奇的眼光，她們濃妝豔抹，妖媚的微笑，讓小朋友感到不自在，而老師總盯緊學生，嚴斥「向前走，不准回頭看」，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而眼中則流露出鄙視的眼神，彷彿在說這群「吊膀子」的女人實在太不要臉。但藝姐們則反瞪夫子幾眼，好像在說「臭教員，別自命清高，老娘一天賺的錢，夠你活半年的，神氣什麼！老娘吟詩作對，琴棋書畫，刺繡講古，也絕不輸給你呢！」

藝姐早期又稱「投書」，名稱頗優雅，又有「賣藝不賣身」的說法，學藝習舞還兼讀中、日古書，但究竟不是良家婦女，再怎麼說，都是靠「陪笑」賺錢，因此老師、家長、總是一個鼻孔出氣，對這類藝姐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這天，潘老師帶學生去戶外郊遊，又步行經過藝姐館，一位「出局」（註）的藝姐迎面走來，叫了一輛「手拉車」，大搖大擺的乘車而去，隨風飄散陣陣撲粉香味，有學生不經大腦的說出「好香！」令潘老師好生尷尬，命全班快步通過大街。

「做這種行業的女人，大多晚景淒涼，沒有什麼好下場，我們要做好皇民，乖學生，長大以後，絕對不可以到風化場所，做出敗壞父母名聲，有損家譽的行爲。」潘老師特別語重心長的利用休息時間，對全班學生施以社會教育。

「世間爲什麼會有藝姐？」同學們感到納悶，「難到不做藝姐會活不下去嗎？」「藝

妓的父母又做何感想？」「錢能買到快樂嗎？賺這種骯髒錢會心安嗎？」「大人們不去作樂，不就可以消弭茶室、妓院了嗎？」真搞不懂這個社會為何如此的不單純和齷齪。

註：指出外陪客人活動。

25 不平等的年代

千萬不要以為日本老師們都是自願來台服務的，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日本社會當中，除了醫師、律師、工程師較受人尊敬之外，一般軍、公、教人員當中，以軍人及教師的社會地位較高。日本軍人戰功彪炳，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目標而努力不懈。從軍人的武士地位及海外遠征軍加給的優渥待遇，也可看出一些「好康」（台語，好處）。

而派駐往東亞各殖民地，如台灣、高麗（韓國）、爪哇、海南島、沖繩縣（琉球）、菲律賓等地區的教員，也可領到一筆收入頗豐的海外加給，這對日本教員而言，不無小補；而在所有申請到海外殖民地區任教的教員當中，有半數以上申請到台灣來教書。

原因無他，日本教員認為台灣人反日情緒最低，社會安定，台灣人又喜與日人交朋友，好管理，又很聽話，現代化程度比他地普遍，地震少，聽說還有溫泉可洗，令人傾羨，利用飛機可以二日往返祖國，坐船回國省親也不算遠。反觀當時高麗（韓國）反日情緒高漲，反動份子手段也較激烈，高唱「獨立」的呼聲十分高昂。日僑在高麗常傳出被殺害的消息，同時高麗就像日本北海道一樣寒冷，與其跑到高麗教書，不如留在本土。

唯有台灣島，風和日麗，春夏秋三季分明，人民都穿著正整，斯文有禮。雖然偶有反日事件，但是只要被鎮壓，加上嚴峻的刑罰，就會「變乖」好幾年。

當時日本駐台公學校教員的每月收入比台灣籍教師高六成之多，日本駐台總督府宣稱這多出來的六成叫「海外殖民地服務加給」，這種不公平的「加給」，令台籍老師們心裡頗不是滋味，因為同樣是作育英才，同樣的上課時數，同樣的「年資」經歷，卻有著如此大的差別；而且幹一輩子也升不到校長職位，除非脫胎換骨做日本先生。無怪乎一些台籍教師，心態不能平衡，步入中年後，更無往上衝刺，更上層樓的心志，鬱鬱寡歡，終老一生。

◎我家良田特別肥

走在三芝庄埔平、大埔一帶，看見大片農田已冒著金光閃閃的稻穗，然而越往山頂走，農地越是荒涼，這是什麼原因呢？阿輝好奇的詢問母親。

「囡仔郎，顧讀冊就好，顧田是小佃的代誌（台語，事情），免你操心，田本來就有肥田、瘦田。肥田一年可種收二到三次，瘦田能整收一次就不錯了。」阿錦嬌的回答，顯然不能令人滿意，阿輝又跑去問阿公。

已經有種菜經驗的阿輝，只知道糞便施肥是滋養泥土的好方法，土肥就有好收成，

但他納悶的是，山頂仔的梯田既然不肥，收成不如平地田，那麼為何不多澆些水肥就得
了。

「乖孫，你有心研究，阿公哉啦（台語，知道），但是種田也是一種學問，就跟劊豬
同款（台語，一樣），沒有想像那般容易，否則人人都是富農、小富了！」阿公李財生笑
容可掬的一一講述種田選地的學問給次孫李登輝聽，他聽得津津有味，對農地產生了莫
大的興趣。

李財生說，田，的確有肥瘦之分，不肥的貧土，任你如何努力耕作犁田，田不肥就
是不肥，稻仔長出來就是差人家的田好幾級，價錢賤，收成少，當然瘦田的佃租錢就比
較低，這是「生性」這樣的，是老天爺分的等級，不是我們做地主樂意見到的。

阿輝還是不明白老天爺為何如此不公平的對待田地，財生公見孫兒猛鑽牛角尖，乾
脆補一句：「恁看，人都有肥瘦之分，何況是田呢？」阿輝半開竅的點點頭，似懂非懂
的回到書房裡繼續思考，他希望有一天能找出田瘦的原因，幫助小佃解決收成問題。

財生公的解釋仍然無法讓阿輝滿意，經過半年的細心觀察，以及請教小佃農後，阿
輝認為田地肥瘦的問題就出在土質——土若營養夠，不論種稻、種菜，都容易收成。而
土要肥，不光是靠施肥澆糞，就像人一樣「惡質」的人，很難教成乖囡仔，憨呆要想做
天才是一輩子也不可能的事，因此聰明人要會選地擇物耕種，好田大多在平地，在內陸，

不靠海，有河水灌溉，加上農人適時翻整土地、休耕，長久下來，才能保有一塊好田地。

阿輝這才悟出母親娘家山頂的田地收成較差，而李家平地的田收成較好的原因，他為山頂的農民打抱不平，奈何人有先來後到，田有優劣肥瘦，似乎是天注定，任何人想改都不成，但阿輝希望，終有一天山頂可以變良田，佃農小民可以翻身有好田可種，皆大歡喜。

◎卓別林的諷世哲學

看映畫是日據時代的一大享受，平時極難看到，除非機關、公共廣場遇到重大節慶才會安排放映，或者祖師廟舉行大拜拜才有可能出得起錢，放一場默片意思！意思！

淡水公學校不虧是郡內明星學校，松田校長也很有辦法，總能向台北州調到舊映畫的輪映片，雖是一九一〇年代末期米國（美國的日語發音）、日本的黑白無聲影片，學生們仍是看得津津有味。

昭和九年一月六日（民國廿三年）是淡水公學校新學年的「始業式」（開學典禮），校園公佈欄裡張貼了本學期的映畫放映時間，截至三月廿三日為止，共放映三場夜間映畫。這三場分別是「寡婦和女兒」、「冒險之旅」和「盲劍客」，前兩部是米國丑旦卓別林廿年前拍的舊片，最後一部是日本武俠片。

李登輝、李智盛、李清水、李永秋一行人還未進教室，即和一群同學爭相擠進公佈欄前看放映時間，裡頭擠出一人，外頭就擠進一人。事實上，班上已有人看過「寡婦和女兒」一片，只是映畫太迷人了，再多看幾遍仍然回味無窮。

隔週的週末晚間，淡水仍然下著毛毛細雨。全校師生晚餐後，統統集合在教室門前，人手一支小板凳，呈升旗隊形依序進入操場坐下，旗台側方早已搭好了巨大的布幕，松田校長在播放映畫前，再三交待來欣賞的同學們不可講話，安靜的觀賞。唯獨他可以大聲說話，因為松田擔任默片旁白，所以他是例外的，各班風紀股長開始「抓」講悄悄話的人，被糾出來的，只得罰站到最後一排站著欣賞。

◎ 觸動人心的現實寫照

李登輝早在四年級時就曾看過卓別林早期的「流浪漢」系列映畫，對這位鬍子比松田校長還厚的喜劇演員並不陌生。

片頭一開始，卓別林即以生動滑稽的不倒翁姿態出場，他在搖搖晃晃的輪船甲板上表演他那「東倒西歪」的八字步絕活兒，起初大夥都不敢笑出聲音來，怕挨罵罰站。過不久，布幕上出現了一個令人噁心又發噱的鏡頭，一個俄羅斯服裝打扮的「阿度仔」（台語，意指外國人）走近卓別林，做出暈船想吐的動作，卓別林立刻表情大作，退後三步，

這時台下的每個人都哈哈大笑，連風紀股長都在笑，把平日積壓在胸口的壓力和悶氣全部舒發出來，沒有人再去理會松田的不合理規定。

「寡婦和女兒」是在描述一對貧窮可憐的母女搭船到美國準備過新的移民生活，卓別林見這對母女身世可憐，在船上不斷暗中照顧她們，連晚餐都讓給她吃，自己卻餓得難受，松田說這是日本的武士精神，台下有同學則認為卓別林「瘋仔」。

卓別林見母女賴以維生的旅費被人扒光，母女哭成一團，卓別林又大發熱心，把賭博贏來的錢偷偷塞進女兒的裙袋裡，好心到這種地步，結果反被船警誤認為小偷，險些被拘捕，實在有夠好心。

松田常已見到紐約港外的自由女神像，突然像得了歇斯底里症似的大叫——「阿美利加……」原來松田是想表現他的博學多聞，衝出一句「米國到了！」把大家嚇了一跳，還以為松田校長在罵人呢，渡邊老師和藤本在一旁偷笑松田的無知。

松田一邊旁白，一邊下結論——「你們看，沒有帝國保護的人民就是那麼可憐，到了米國，一樣沒錢過活，你們在天皇的統治下應當要知道這是福氣啊！」

松田的自言自語，李登輝根本懶得理會，他注意到米國窮人與富人的差別，貧窮如卓別林之類的人，連上西餐廳吃一頓飯都付不出錢，貧者與富者的差距是那麼的明顯，卓別林到了美國也沒有錢買地種田，也沒有錢去做生意，真正是可憐，這怎麼過活？

26 不准說台語

受到「皇民化運動」的推動及影響，淡水公學校裡，不得講台語、客家話、中國話，台籍學生及台籍老師只能夠講日語，而除了漢文課程以外，師生不得書寫中國字，一切文字均以日文為主，違者將受到處罰。

在校園內，校方挑選了眼利，耳尖的學生，組成糾察隊，被選上的學生將在校園內查察同學，是否以台語來說笑或交談，若經查獲一律被登記，並予以口頭處分或罰錢。這些糾察隊出巡時，均先穿戴臂章，攜帶筆記本子，在校園內巡視，眼尖的同學，大老遠的就可以看到糾察隊的出現。

十一學級的陳金要等學生，才不理會這些不合理的規定，在下課期間放聲講台語，視若無睹的以台語講笑話，談誰的紅仔標比較多，射標的技術最好，班長紀福明，為免他們被糾察隊登記，影響全班榮譽，總是小心翼翼的注意四週，替他們把風。

「何必那麼緊張呢？講台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不信糾察隊員回家不講台語，台灣人不講台語還算是中國人嗎？」陳金要肆無忌憚的用台語指紀仔太過小心，其實根本

不須要擔心。

阿輝、紀福明和李智盛等人就不同了，他們儘可能的以日語來溝通，以日文來書寫，一方面切磋這門「外國語」，一方面將日文的聽、說、讀、寫練熟，搏取高分，光耀家門，畢竟那個時代唸小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若能拿個獎狀回家，那真是讓家人倍感光榮，鄰居沾光的喜事，比出外替人放牛掙幾文錢回家，更能討家人歡心。

◎我是日本人？

六年級的歷史和地理課本都提到「國家」和「人民」的字眼，在「吾等之國家」中，告訴學生們「我們」的國家位於北半球上，東臨太平洋，西接日本海，國家是由四個大島組成，由北至南分別為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我們」的首都在東京，天皇裕仁就住在皇宮裡，「我們」的領土北接樺太（是指中國被日本佔領的北方四島）、南接台灣，……外加中華民國的北方租界地，是亞洲最強盛的國家，我們的天皇勤政愛民，是三軍的統帥，是「萬歲」天神，百姓都應以做一名日本人為榮。

「我是中國人，怎麼會是日本人呢？」「我們的國家是中國而不是日本國吧？」這些教條式的「洗腦課」引起許多同學由衷的反感和迷惑，「既然說我們是日本人，為何我們冠中國姓氏？如果我們是日本人，為何日本人瞧不起我們，而且還有差別待遇，連配給

品比例也不對嘛！」這些爭議性的課文愈講愈離譜，讓同學們難以接受。

有一天上午兩班合上「修身課」，調皮而好問的陳金要向松田校長（當時教員不足，身為校長也要參予教學）問了一個大家都很害怕問，但又很想問的問題，「請問先生，我們爲什麼要學日語而不學台語？」全班譁然，沒有人敢出聲，連表情都收斂起來，松田先問紀福明，又轉向要李登輝回答，但二人不敢冒然回答，以免說出了心中真正的想法，而被校長責罵甚至牽連父母。這種問題也是學生們在上學出門前，家長們一再交待不要亂講的。

陳金要在綴方、話方、談方、書方都未達到甲等，甚至在「書方」、「讀方」兩科的分數，時常出現「乙上」或「乙下」的成績，有人心想，「不驚死的金要仔瘋啦！怎麼儘講些敏感話題，難道他不怕被鬍鬚松田『巴』？」

其實金要並沒有瘋，也沒有因爲分數低而心裡不平衡，而事實上是因爲他對日本文化沒有濃厚興趣，又無心走升學之路，一心一意只想把漢文學好。因此，六年級安排緊密的日文相關課程，讓他感到好生乏味，在長期壓抑下，陳金要才會發出「狂語」，間接向松田校長發出象徵性的抗議。

松田對這位體形碩大，頭頂不蓄髮的「金剛」型學生早有股奇特感覺，也對其直率的性格略知一二，因此在吹髮瞪眼的同時，並未加以責罵，只輕聲將話鋒一轉，倒問同

學們爲什麼要學習日文？結果卻無人作答。松田按奈了一會，又把老問題解釋一遍：「明治廿八年，滿清政府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皇軍接收台灣時，曾經明令公告，想回到中國大陸對岸去的，大可收拾行理，回到福建去，天皇決不反對，也不加以阻礙。但是你們的祖父、父親們並沒有帶你們回去唐山，既然不願意回去，想留在台灣繼續生活，表示自願臣服於日本天皇。因此你們沒有理由再做漢人，而是必須要做日本天皇的子民，學日文，讀日語，改日本姓，徹底皇民化才對。」

松田的一番解釋，台下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再發一言，深知再激辯下去，恐怕大家都沒有好處，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只盼台灣早日能有光復的一天，就不必再學「Y 一 X ㄟ ㄛ」了。

◎「金要仔」權充小老師

陳金要並未因此而心悅誠服，相反的，他更加對漢文充滿了興趣，上學的意義也因此變成了「爲漢學而上學」。無論在書法、河洛音唸法、漢文部首，都下了極大的功夫研究，半年不到，儘管金要成績單上經常「滿江紅」，但是漢文竟然給他考出一百分滿分，連紀仔也自嘆不如。

老師爲了鼓勵陳金要的學習精神，特別要他做「漢文小老師」，教全班同學練書法，

讀漢文，每次教十分鐘，到後來，每當老師請假不能來上課，全班同學卻不吵不鬧，安靜無聲。起初松田覺得奇怪，特別由校長室輕聲走來教室窺探，頓時「傻眼」——原來陳金要一副漢文老師模樣，正在講台前向全班同學授課，教授書法正確的「運筆」技巧，松田的日本書法也堪稱教壇一流「先輩」，但看到陳金要掄筆技巧，揮灑自如，一撇一捺、一勾一勒，都四平八穩，而且雖處於立姿，但頭不偏，筆不斜，還真像一位小小漢學家，松田不禁，慨嘆書法這玩意到底還是中國人的東西，中國人才有這種天份，松田一聲不響的踱回校長室，從此對有「中國情結」的問題學生另眼相待，而李清水、李登輝、紀福明見「頭殼壞去」的金要仔搖身一變，成了漢文小老師，為免日後漢文分數差距過大，也開始努力下功夫，保住排名成績為要。

27 智奪躲避球冠軍

校運會的躲避球賽事最令十二學級感到興趣，雖然有些粗魯，與「一拔決勝負」的拔河比賽相較，勝負較難預測。輸贏之間，須靠團隊合作默契及機靈的技巧。

李登輝的成績一直緊迫紀福明，但終究不是一班之長，充其量只能做全班第二號人物，然而阿輝的體力及耐力較佳，躲避球大賽的訓練及領導工作似乎有機會著落在他身上。

事實上，阿輝並不喜歡在課餘休息時間下場玩躲避球，因為唸書時間都成問題了，哪來時間玩球，尤其躲避球一下場就拼得大汗淋漓，運動量大不說，還會令人心浮氣躁，即使上課鐘聲響了，還會讓人想起砸球的快感，容易造成上課不專心。因此平常愛打球的同學也都不會找阿輝下場，如今老師命阿輝組班球隊，參加年級球賽大對抗，許多球場老手還真有些不服氣，阿輝的領導才能首次面臨考驗。

十二學級剛開學時，有一人輟學放棄學業，全班剩下五十二人，與十一學級人數相當，想要打敗十一學級這支強勁的隊伍，實在不容易。十二學級有李輝東、李輝來、洪

欖、盧阿協等高手，不過十一學級的重量級選手也不少，想到十一學級的「大塊頭」陳金要驚人的手勁和力道——坐下能運腕寫毛筆字，站起來能單手傳球砸人，這股巧勁不知有幾人能敵。

這天下課，兩班師生都留校練球，導師張田、潘迺住在旁督練，十一學級選出指揮隊長、副隊長周有祿、洪敦鐘下場分隊練習；而在操場另一邊，十二學級由李登輝、紀福明負責帶領全班練球。兩班同學互相窺探對方訓練情形，張田爲了隱藏實力，還教周有祿把全班帶到操場西北邊角落的場地練習，離十一學級遠一點；而十二學級也退到東南角落練球，雙方神秘兮兮的，誰也不讓對方摸透底細。

李登輝生平第一次發口令——「全班呈講話隊形集合，叫到名字的出列，先搬石灰劃場地線，李永秋、陳港……」「其他人頭綁藍白兩色頭巾，分兩隊散開……」

李登輝始終沒有下場砸球，他冷靜的站在場邊督戰，觀察每一個人的球技，因爲正式比賽當天，每班都會挑選半數的青英出列，一半在場界外砸球，一半則留在場界內閃躲哪一隊先砸完場內的球員，就能獲取最後的勝利。

經過激烈的模擬賽，李登輝發現了致勝的關鍵，他先挑出十五名力大的砸球員，再找出場內躲避靈巧「生存」最久的矮將十五名，再分兩隊練習。

阿輝的戰術是——場外砸球員練習對角線長傳，製造假傳球，使場內對手無所適從，

然後就近砸中近距離的躲避員；而場內躲避員則勤練接球，若能接住力道強勁的球，就能減少損失，保持場內人數平衡狀態，乃能立於不敗之地。

◎指揮若定的主帥

正式比賽當天，李登輝沒讓不下場的人閒著，他吩咐這些同學拿著水桶、臉盆在一旁敲打助陣，權充啦啦隊。兩班上場抽籤就定位之後，十二學級的鼓聲震天，連田徑比賽的裁判老師都忍不住探頭來看熱鬧，阿輝這一隊在聲勢上就比人強。

比賽一開始，由十一學級藍隊先開球，十二學級白隊後攻，阿輝則親自下場站在後側中央位置，以利於發號施令，比賽一開始，藍隊連砸中白隊二名球員，來勢凶凶，李登輝要場內的球員冷靜，一瞬間，球被白隊矮將林景昌接到了，他立即長傳給隊友，「大條仔」胡聰明一接到球就被李登輝一聲「傳！」球又傳到對角線的李輝東，當阿東蓄力要砸出時，只聽到李登輝又一聲「傳！」球又回到胡聰明手中，只見場內的藍隊球員一陣慌亂，六神無主，擠成一堆向場邊退後，正好退到了胡聰明腳邊。說時遲，那時快，「嘸！」的一聲，胡仔狠狠的砸出一球，砸到藍隊一人，球又巧合的彈回場外，被李永秋接個正著，李永秋見藍隊已躲到場邊，立即長傳李輝東，「嘸！」的一聲，藍隊再二人出局，阿東很興奮的看了李登輝一眼，阿輝滿意點頭。兩隊廝殺不到廿分鐘，場內白隊

球員死了一半，藍隊則剩不到三分之一，潘迺住在場外對著張田微笑，張田則露出一臉苦笑，此時勝負已分。

李登輝繼續指揮若定，吩咐啦啦隊繼續在場外搖旗吶喊，「白隊勝，白隊勇，白隊一定得第一……」藍隊主攻球員見大勢已去，再聽到頭綁白巾的啦啦隊氣勢如虹，氣也衰了，攻勢顯著緩慢下來，矮將紀福明在場內擔任副隊長，他雖然體力差一些，卻很會閃躲、接球，怎麼砸就是砸不到他，藍隊大將陳金要此刻也顧不得同學友誼，硬要砸中紀仔，結果還是拿他沒折，球兒反被紀仔接去，比賽進行卅分鐘不到，藍隊終於舉白旗投降。

這一仗，白隊是贏了，可是贏得也很辛苦，隊長李登輝的功勞最大，李輝東、李輝來、盧阿協、洪欉等人從此也對阿輝佩服氣氣，潘迺住老師事後誇讚阿輝指揮成功，領導有方，阿輝的領導能力自此被全班同學所肯定。

28 我的方向盤在哪裡

受到日本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註一）的影響，「本科」以外的課程有了大改變，廢除漢文課已是無可避免的決定，淡水公學校的台籍教師當然不敢有任何異議，只有把不滿藏在心裡，而小學生們因為對民族意識大多摸糊不清，更不了解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別；而大東亞共榮的口號，有時更讓人忘卻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的悲哀。

導師潘迺住在教授最後一堂漢文課時，一反往例，捨棄以往提筆練習寫漢字和背三字經的方式，劈頭就與學生暢談「立志」的重要「談立志，志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韁之馬，」潘老師接著說：「人生要有方向，你的一生要如何去過？你想過沒有？」，「你瞭不瞭解自己的未來要去做什麼事？」潘老師舉了很多古今中外的例子。有些學生開竅似的，瞪大了眼睛，或低頭望著桌面，或咬著筆桿凝視黑板上寫的「立志」二字，展開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思考，潘迺住此刻成功的開啓了部分學生的人生觀，當然也有學生聽得不知所云。

他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聖人奧古斯汀的一段對話來啓迪學生的思想。有一天上午，

奧古斯汀照往常一樣在草坪剪草，突然有人問他：「如果你馬上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你走之前最後想做哪一件事？」奧古斯汀毫不猶豫的回答說：「繼續把草剪完！」

這則故事在班上引起很大的思想震撼，有的學生認為奧古斯汀能按照行程表，徹底執行每天所安排的計劃，把握每一刻時間，達到每一階段的既定目標，這種貫徹始終的精神，的確令人敬佩。也有些學生開始自問：「我會馬上離開世間嗎？又沒有戰爭、也沒有生病，怎麼會死呢？如果真的會死，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孝順父母或是考第一名，光耀家門。」

阿輝並沒有搶著舉手回答，他知道自己暫時達不到奧氏的堅持與豁達，但是他已試著效法奧氏的立志精神，決定按照進度，把上週的功課再複習一遍，今天就要達到目標。

◎前路茫茫

當大家都選好志願，自信滿滿的說出「我的未來計劃」時，阿輝仍在猶豫不定，猶豫的原因並不是考慮要醫生的「多金」，還是教員的「清高」，或是要警察的「威風」。他認真的考慮過十多種別人的志願，也參考了許多名人成功的途徑，其中不外乎士、農、工、商之類，但以農民階層發跡的最少，且發財的人都不是佃農，而是放租農地的大地主。

如果長大以後，做醫生能救幾人，他能改善農民家庭的生活嗎？如果長大後做警察，即使捉光了天下的壞人，卻不能使貧民和富商的差距縮小，那麼還是不夠公平、溫暖，到底該做什麼呢？

在阿輝幼小的心靈裡，感覺這幾年跟著父親東奔西跑，到處換學校，在台北各地所看見的都是一樣，路邊有乞丐當街討錢，有人冬天凍死，有人沒衣服穿，被人到處驅趕，有人一年四季耕種收割，卻有繳不完的稅金和佃租，種了半天還是被別人奪去，自己家人永遠不夠用，這是爲什麼？要如何改變這現象，使人們脫離貧窮？

回頭看看紀班長二年多以來，便當裡頭總是只有一顆蜜餞或幾片醃菜頭配飯，難怪他長不高，臉色不好。

在當時的社會裡，醫師、判官、學者的社會地位最崇高，其次是公務人員、官職人員、教員。各世家大族，依此標準選婿，好男兒出外「呷頭路」（台語，工作），也依此爲順序，學生家長也自然要求子女以此爲志願。

阿輝列舉了十數項自己的興趣做爲未來的目標，其中包括了醫生、飛行員、商人、慈善家、教師、公務員、航海家、工程師、警察、科學家、農畜牧家、學者、政治家、法官、武術家、馬拉松運動員……等一一比較。

阿輝了解家長的想法，但做醫生，只能醫有限的人，所賺的錢，只能供親人享受，

如果子女因此仰賴家業，絕對「富不過三代」，因此父親雖然認為考醫學院，做醫生最好，但阿輝卻不以為然。

立志做遨翔世界的飛將軍雖然好，但是從來只聽過台灣人蹲在地上修理日本飛機，能開飛機飛上青天的台灣人，在淡水還未聽人講過，因此志趣雖好，卻不實際，阿輝當即打消念頭。

到頭來，阿輝還是因年紀太小而定不出確切的志向，「反正是要走上繼續升學之路，先把書讀好再談立大志吧。」

◎讀書無用論

是該決定一生方向的時候了，雖然李登輝沒有經濟壓力，父親要他只管唸書，天塌下來由老爸撐著，而他則只負責拼成績就是了。但畢竟阿輝長大了，不再「為唸書而唸書」，總會有追逐自己夢想的時刻，阿輝的理想在哪裡，自然把心思放在那裡。

面對升學的十字路口，十二學級全班三分之二的同學表明不再升上高等科，理由不外乎——「對功課沒興趣」、「成績不好將來考不上」、「我家沒錢供上去讀」、「讀書無用提早入社會謀生較好」，最離譜的理由是「老爸叫我唸讀，等兩年再講看嘍」……不論理由何在，大夥分道揚鑣前，總愛爭辯一番，只為了表明自己的決定雖有「苦衷」，但卻是

最佳的選擇。

洪懋人須調皮，理由卻很「大」，他舉了幾個古往今來不讀書仍可做大事，賺大錢的例子。臭頭仔小和尚朱洪武作了明朝開國皇帝，張飛目不識丁，成了大將軍；而淡水幾位生意人只會打算盤卻不會寫字，口頭計帳一樣「發」。

但這「讀書無用論」的說法倒被「菜雞」李永秋點破，永秋問洪懋說：「你家可是種田？」「是啊！」洪懋被問得莫明其妙，阿秋又問：「種田人不必讀書哦？」「沒錯！」洪懋肯定回答，「聽你在放屁咧哦，你看不懂黃曆種個啥田？」「這——這——」洪懋被問得答不出話來，一群人圍著輝東譏笑他一番。

坐在遠處的李登輝聽得津津有味，他延伸了這個話題，自己望著窗外藍天想——「對啊！種田人是需要識字看農曆，才能按時收播，但再會讀書的農夫，終其一生還是農夫，成不了什麼大事，渡邊老師告訴我們少年人要立大志，讀聖賢書，成就豐功偉業，這兩者之間，豈不衝突？」「萬一我立志長大學農業，幫助農民改善生活，卻成不了大事業，豈不枉費了父母的期望？」

阿輝當時並未認真考慮唸農業學校，只知道能爬到學問的最高榮譽就能「利己而利人」。所以將來能學醫，就專攻醫科。若能唸師範，就要成名師作育英才，「這些不都需要學問嗎？」「不讀書怎麼行的通？」阿輝打從內心放棄「讀書無用」論，然而將來究竟

要朝哪一途可以光宗耀祖，並改善貧窮人的生活，仍未下一定論。

「如何使貧窮人過好一點」的單純心願，已深埋在阿輝心底，直到他後來赴日唸書選系時，他的心願才逐漸被顯明出來，那時他已是弱冠之年了。

註一：當時（一九三五）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中日戰爭（一九三七年），中國尚未正式宣戰，但日方惟恐台灣同胞反日，積極進行全台日本化，號稱「皇民化運動」，欲徹底斬斷同胞的民族意識。

29 紀·李終極之戰

昭和十年是第十一、十二學級（即現代學制的國小六年級）一〇四位學生，最關鍵的一年，不再繼續升學的人，過了這一年就得立即進入社會，學習謀生技能；而在家長支持下升學的人，就得再讀二年「高等科」，然後參加初中、師範、工農業學校考試，成爲島上的高級知識份子。

這一年，阿輝的座位又向後排延伸，經過一個寒假不見，潘迺住發現他又長高了不少，成爲班上的「高人」，班上同學對他也有「事隔三日，刮目相看」的感覺。但是比較身高已經不是同學之間大事，升學與否及思考未來出路已成爲最重要的話題。

而最後一年的學科競爭，也成爲師長、家長、學生三方面的關注焦點，將來成不成材，升學考試有沒有希望，全看六年級的畢業考成績的優劣。

針對以往考試，紀福明以總學科分數微幅領先，始終維持第一名的優勢，阿輝也特別加強複習「書方」、「讀方」、漢文三科，雖然漢文不列入升學考試，但阿輝爲了爭取全面勝利，仍須全力以赴。

阿輝與紀仔二人之間的拼鬥，因為紀仔的屢次「險勝」，更激發了阿輝的鬥志，期盼在最後的學年中爭取「頭名」的勝利，以報「往日之仇」。阿輝雖然有勢在必得的決心與勇氣，可是紀級長可不是省油的「豆油燈」，想要過過級長的风光，嚐嚐勝利的滋味，就得過紀福明這一關。

◎屈居全校第二名

這場畢業考試，也是令全校觸目的「世紀之戰」。謎底終於揭開了，李登輝贏了，也輸了；紀福明輸了，但也贏了，輸得光榮，贏得也可佩。

且看六年級畢業考的成績：第一科「日本語讀方」科，李、紀二人同為滿分；「日本語綴方」科最難，阿輝雖然拿手，紀仔也不差，二人以九十分平手；「日本語書方」的比拼，紀福明技高一籌，勇獲一百分，阿輝則得九十三分。

再來看「日本語話方」科，阿輝日語會話一流，小勝紀福明九分，紀得九十分。「日本歷史」科，二人同得一百分平手。「日本暨世界地理」科，二人再度以「九五」之尊打平，下面這科「漢文」，原本李登輝輕差，但為了證明自己的「母文」比日文更優秀，阿輝考了九十八分，竟與紀福明同分，十分難得。

最後一科是關鍵——「算術」科一向是阿輝拿手的項目，他考出滿分，紀福明九十一

分，按這些主要科目總分比較，紀福明小輸十一分。

但是「全校第一」或「全班第一」，尚須以十三個科目做總和平均計算名次，這是台灣總督府規定的四育並重的教育政策，因此學凡「修身」科、「圖畫」科、「唱歌」科、「體操」科、「農業」科一併列入總平均計算。

結果——常在教堂唱聖詩的紀福明，憑藉嗓音優美，「音樂」一科得九十一分，朱木火老師說，歌唱是即興的表演藝術，每人每天每刻的狀況都不一樣，因此沒有人能有資格拿滿分，所以紀福明的九十一分是全班最高分，李登輝只得82分；「修身」方面，紀福明全勤又做級長，加上熱心助人，操行打甲等，修身科滿分是必然的了。阿輝有請過假，操行仍判定甲等，修身則略低，得九十分；「體操」科，日本人對地板操項目非常重視，特別加重計分，紀福明身輕如燕，短小敏捷，考出九十四分，阿輝對地板項目表現平常，得八十三分；「圖畫」一科，二人各有千秋，渡邊老師都給予九十分；「農業」科包含種菜和養豬二部分，紀福明因環境關係，常做家事，一切雜務整理得井井有條，就連校內的菜也種得特別茂盛，豬也餵得白白胖胖，潘老師給他滿分，阿輝運氣不佳，只得八十二分，兩人總分分別是李登輝一二〇二分，紀福明一二三九分，因此紀仔倒贏阿輝卅七分，二人總平均分別是「李」九二點五，「紀」九五點三。校方於是公佈六年級

第十二學級紀福明爲「應屆畢業生的第一名」，也被稱爲「全校第一名」。

◎英雄惜英雄

校方在畢業典禮當天，以隆重的儀式，悠揚的樂聲爲這位「小狀元」頒發第卅三屆本科最高榮譽獎。紀家從父母親到兄弟姊妹、街坊鄰居都來出席頒獎盛會，校長松田常已在至詞時特別稱讚他的聰明與好學，說他時常懷著一顆謙卑受教的心學習。將來必是帝國可造之材，鄰居們都說「紀興是不識字的水車伕，有福明這種乖兒，真是歹竹出好筍。」

紀福明雖以總積分壓倒李登輝，但是他明白「登輝仙」已經運用自己發明的戰術原則將寶座搶了過去，因爲單以六年級下學期主科的成績而言，阿輝的實力已經超過他了。

另一方面，阿輝心裡也明白紀福明在人力、物力、環境不如他的惡劣環境中奮發向上，連續六年保持第一名，這種在逆境中成長的本事，絕非自己所能及的。

兩人相互稱讚對方一番，可謂英雄惜英雄。

現在阿輝最在乎的倒不是紀福明榮獲全校第一的事，而是這位棋逢敵手的同學，能否如願繼續升學，陪他一起唸高等教育，一起考師範、高校，做一輩子的益友。

◎畢業典禮

昭和十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強勁的東北季風橫掃淡水、三芝一帶，天候非常惡劣，然而淡水公學校，門裡門外卻呈現一片車水馬龍、官蓋雲集的場面。台北州、淡水郡、淡水街、三芝小基隆莊、石門莊的機關政要、首長、地方士紳、名流、保正幾乎全員趕赴公學校參加第十一屆高等科及第卅三屆本科學生的畢業典禮。

高等科廿五名畢業生及本科十一、十二學級一百零四名畢業生是會場的男主角。今天為他們而設的榮耀日，全校學生早在三天前，就開始搬置桌椅、板凳，張燈結采的為畢業班學長們準備打點，禮堂會場煥然一新，等著迎接五百多位貴賓、師生、家長的到來，由於禮堂不夠寬敞，部份椅子已經排到了禮堂外頭來。

松田校長及全校日、台籍教師依照慣例，全員穿著黑色大禮服、頭戴菊花大盤帽，白手套、大皮鞋一應俱全，銅腰帶扣環旁邊還配了一柄柄閃耀的軍刀，十五名教職員及一百廿九位畢業生在隆重的軍樂聲中，由松田領隊繞校園一周，緩緩進入畢業會場，貴賓及家長則依序入席就座。

司儀由在校生代表擔任，「全體起立——唱國歌……君代……」，禮堂內歌聲雄壯，場面盛大，大家面朝禮堂正前方注視著，他們的焦點並不是在那面斜掛的太陽旗上，而

是前台上琳瑯滿目的獎牌、獎狀、獎品……待一會兒，就是兒子們最光榮燦爛的一刻了。

紀福明的父親犧牲了一天的工資，與續弦妻子趕來參加這場盛會，他們得知紀福明今天至少會抱回兩項大獎；而李登輝的雙親和大哥也趕到現場，等待光榮的頒獎典禮的來臨，瞧金龍伯肩上揹著的相機，深怕錯過了頒獎鏡頭似的直往前排注視，試圖從中尋找出愛子登輝的位置。

阿錦嬪早在畢業典禮前一晚，就趕好了一套全新燙整過的制服，連帽子都刷得倍亮，像是新買的一樣，身裁削瘦的阿輝穿在身上看來十分挺拔，瞧他坐在前排筆直的模式，簡直像一名小小軍校生，而他的內心也十分激動的聆聽著司儀的報告。

◎光榮的一刻

松田校長以一校之長的身份由禮台後座起身，照例揮起白手套向全體貴賓及師生致敬，發表了一段又長又老的祝賀詞，台下學生雖不耐其煩，但對台下一〇四位本科學生而言，這將是最後一次「受氣」。因為他們的家長已考慮不再讓子弟們繼續升學，除非有奇蹟出現，家境好轉，有錢繼續供學而不必下田工作。紀福明的老爸紀興即已下定決心，即使乖兒子再會唸書，家中也無經濟能力供他唸，每想到續弦妻子又添了三男一女嗷嗷

待哺，假若紀福明再不去工作，光靠老爸賺那十幾塊錢，如何養家過活？

不過，畢業典禮當天的風雲人物還是紀福明同學，松田邀請台北州知事來頒全校第一名成績特優模範獎——「十二學級紀福明出列接受領獎」，紀仔起立快跑上台接受領獎，獎狀一面，獎品一份，還有全校教職員合捐的獎學金一份，紀福明的雙親在台下猛拍雙掌，過了一會又聽台上喊——「紀福明獲全勤模範獎！」台下掌聲不斷，因為幾乎所有家長都聽說過紀班長的故事，紀家的家境狀況大家早已心照不宣。紀興高興得從座位上站起來為兒子鼓掌，還不斷拍鄰座的肩膀——「這是我兒子，我兒子啦！」

李登輝、李清水、李魁章等二、三、四名和隔壁班的周有祿、郭棋松、林三奇等績優生也靜靜的等候唱名，「全校第二名李登輝出列上台領獎——」李登輝起立想回頭看看爸爸、媽媽、哥哥的座位區，但又有些不好意思，他知道老爸借了一台珍貴的相機來幫他拍照，可是還沒來得及看看老爸擠到台前否，就已被同學喊著——「阿輝挨您啊，咋緊哩，校長該啾氣哦！」（台語，阿輝到你了，趕快，校長要生氣了）阿輝只好快跑上台，金龍伯不愧是刑事出身，身手一點也沒變，他早就擠到台下取好景，對好焦，阿錦嬪則興奮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大聲說著「李登輝是我兒子吔……」喊得紀興有些不服氣，李登欽坐在一旁倒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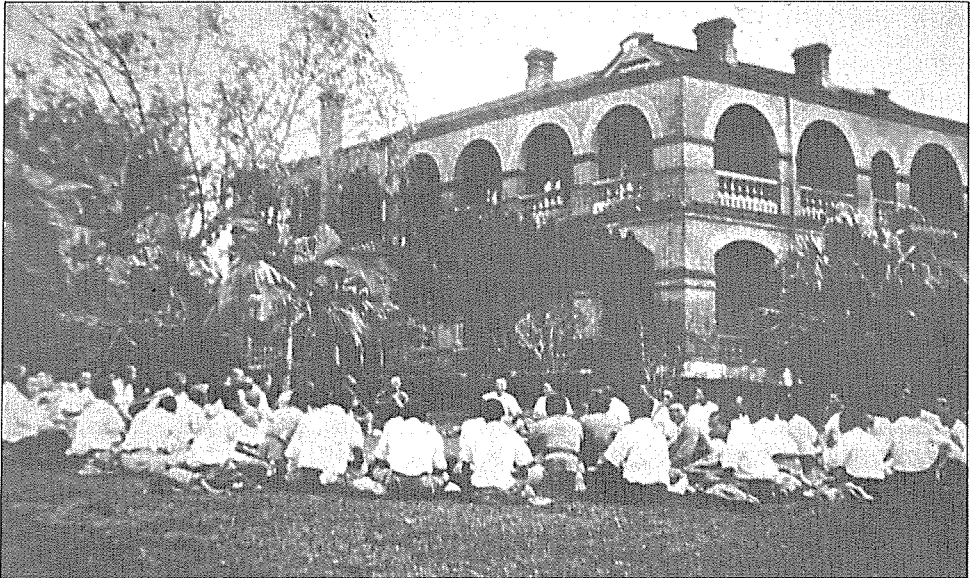
領獎下台的阿輝，握著紀班長的手，兩人真誠的笑容，不像是在互相道賀，倒有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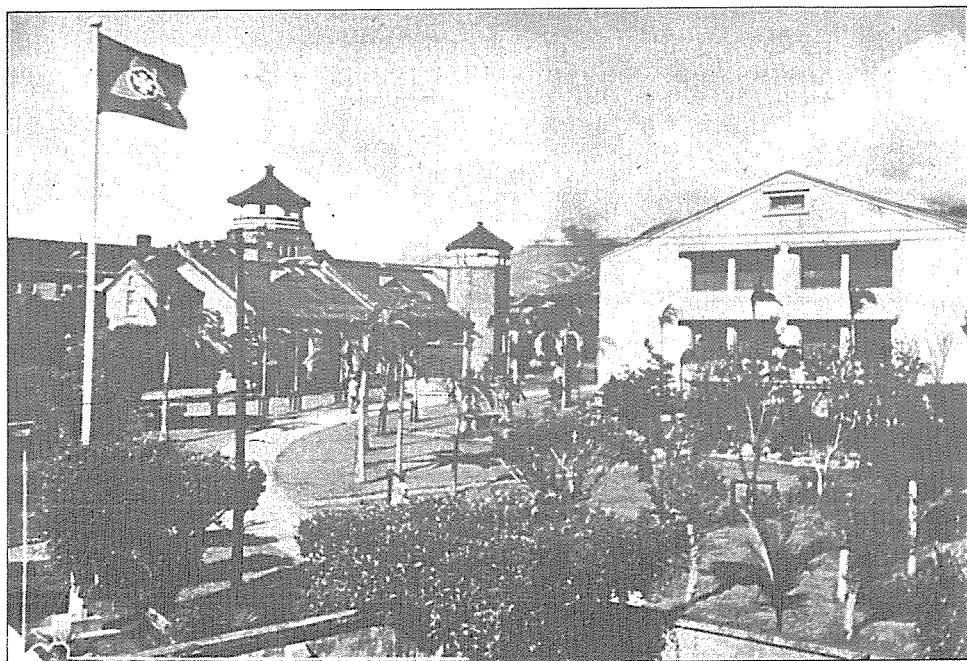
分像在互道珍重，在阿輝的心靈深處多麼想說：「紀仔，留下來吧，我們再度一起打拼，一起唸高等科去考台北高校，做一輩子的戰友吧！」，而紀福明的「苦笑」似乎已告訴對方「這是不可能的事了，你我同窗緣份已盡，願你將來出人頭地，我倆淡水再相見吧！」再人相珍相惜結伴比肩步出了畢業禮堂。六十年後，李登輝回到淡水，找到了紀福明班長，重開第卅三屆校友同學會，倆人才再回首暢談當年往事。



▲淡中全校李姓同學合影，李登輝(後排左四)比前排同學高出近一個頭。

▼李登輝就讀淡水中學時的戶外教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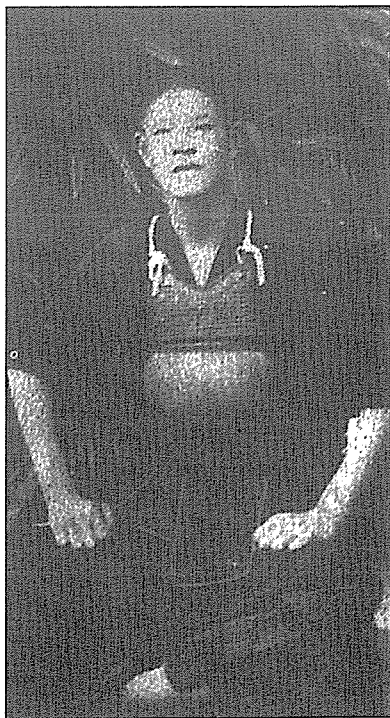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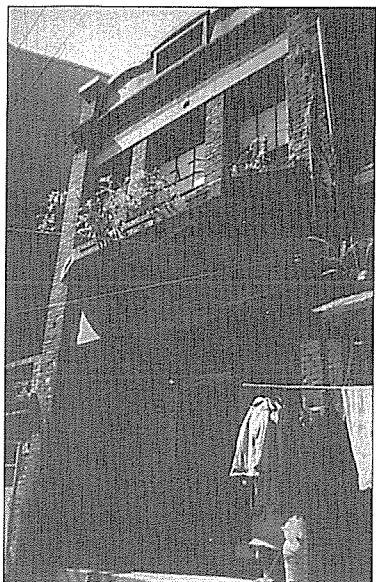


▲淡水中學校園，右為李登輝練柔道、劍道的體育館。

▼李登輝身穿劍道服，攝於淡中體育館大門石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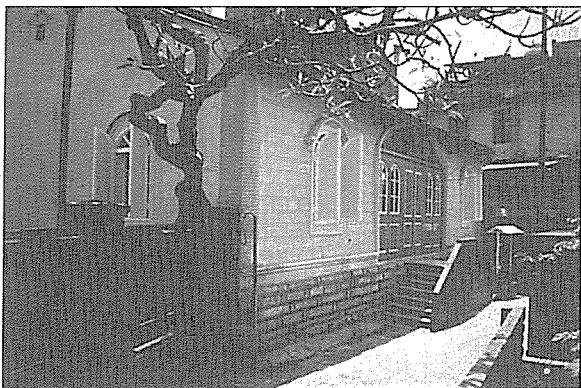
▼淡水中學的精神堡壘八角塔。





◀九嵌街張媽進家，
李登輝兄弟唸高等
科時外宿寄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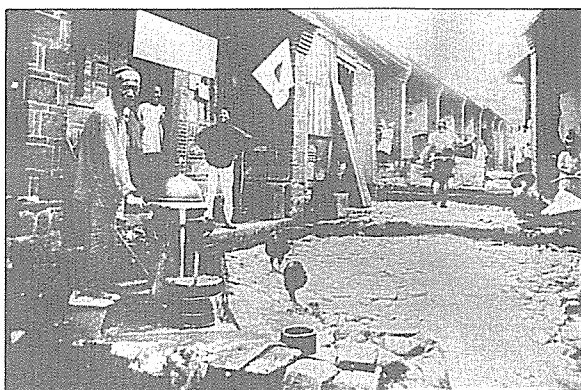
▼淡水偕醫館學寮，李登輝唸高等科時外宿寄居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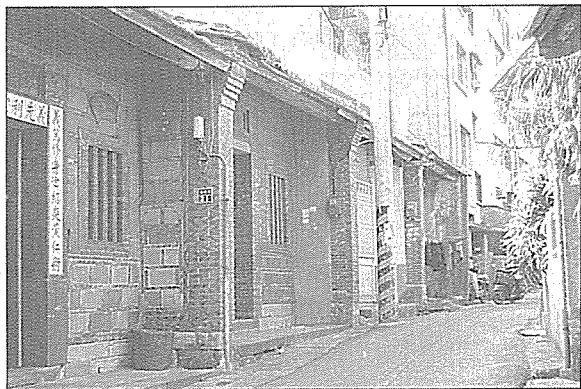
▼淡水中學劍道隊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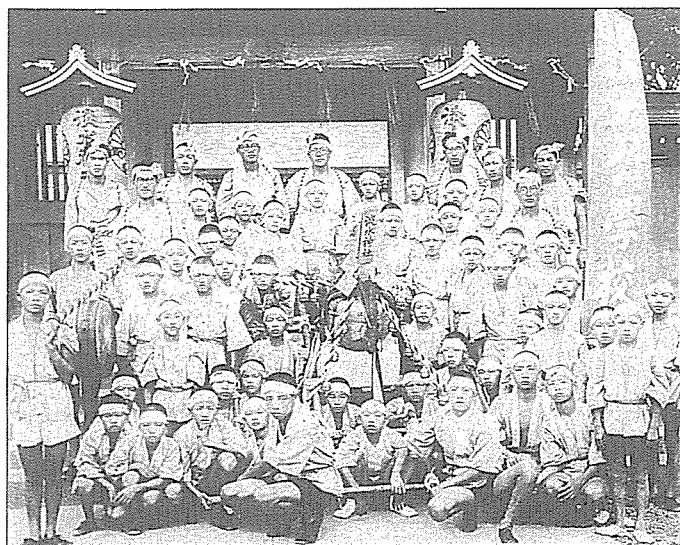
▶李登輝兄弟在淡水唸書時，寄宿地九嵌街張媽進家，前方為公用自來水井。



▲李登輝就讀淡水中學時的校長有板一世。



▲今日重建後的九嵌街。



◀日據時代淡水公學校學生，前往淡水神社參拜。

第六部 ○
畢業前夕

畢
業

30 到九嵌街打天下

淡水的天氣，有時像「後母面」（台語，繼母的臉色）般，冷熱晴雨無常，教人難以適應，與三芝、石門相較，實在好不到哪裡去。阿輝在外宿生活時，因感冒而引致的鼻炎問題仍未完全斷根，原因是早晨氣候太過陰冷。而布埔頭阿嘴伯家離公學校雖然不遠，總還有一段距離，李金龍見兩個兒子在外三年，實在於心不忍，但爲了繼續就讀明星學校，並未打算轉回三芝就讀。

經過幾番思量，阿錦嬸建議換個離學校近一點的地方外宿，而九嵌仔街的張家也是李家的好朋友，張媽進也很喜歡小孩子，同時阿錦嬸也認爲三年來麻煩李阿嘴家裡太久了，長期住在小閣樓上，和李家三兄弟共擠一室，也不是辦法，於是阿輝國小畢業前夕，李金龍決定重謝李阿嘴一番，然後把阿欽、阿輝兄弟倆，移到九嵌街張家（今湮水重建街），李家三兄弟當然捨不得阿欽、阿輝搬走，但大人們決定的事，小孩子也難以改變。

其實李阿嘴原本早期也住在九嵌街張媽進家隔壁好長一段時間。阿嘴伯當年剛從蘆

州渡河來淡水打天下時，就租房子在此，他與阿嘴嬸在此認養了長子李金，不久又生了親生骨肉李智盛和李定國兄弟，等經濟好轉，才逐漸移往布埔頭透天厝，而李阿嘴、李金龍、張媽進三個人都是故交老友，因此李金龍把愛子移往張家寄住，阿嘴伯也很放心。

九嵌街的巷道狹窄，自來水井設在街上，屋內要用水就得上街去打水，阿欽的力氣比較大，常常幫忙提水，令媽進伯感到欣慰，但他更關心的是阿欽的功課，因為阿欽雖比阿輝年長兩歲，可是阿輝在高等科的表现要比阿欽強太多。

◎藤本辰男的執著

昭和十年四月一日，放完了短暫的一週假期，李登輝和登欽哥哥一齊上學註冊，「授業料」（即學雜費用）兩毛六分錢，一分也沒漲，可是同學們大都不再來註冊上課了，畢竟高等科不是人人都讀得起的，兩年高等科讀下來，所需準備的不只有便宜的學費而已，舉凡升學相關的參考書、額外補習費……所費不貲，在長期的煎熬下，兒子的營養費用也是一筆算得出來的巨額投資，家裡沒錢供讀書就別想唸高等科。

藤本導師懷著興奮的心情走進教室點名，怎麼數算，全班就是不滿廿五個人，加上高等二年級的學生再增加減減，總和還不到五十人，他有些失望，準備晚間去做家庭訪問，勸家長讓學生返校升學，可惜，到頭來效果不佳，勸回來幾個，又有幾個輟學跑掉

了，原因無它，一是讀不起，二是受不了煎熬。

藤本辰男，來自日本國熊本縣八代市高下西町的熱血青年，九州大學肄業的高材生，滿懷壯志的來到台灣島，就是希望使殖民地的子弟出人頭第，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他對國小的畢學生不繼續讀書升學並不感意外，只是今年入學報到的人數太少了，他算算第十一屆也有五十多人來唸，廿五人畢業參加台北高校、師範考試，考上的不說，另外還有三人，獲保送，這是何等光榮的記錄，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家長不放學生來上課，這可怎麼保持光榮記錄，又如何向松田校長交待？

藤本無奈，只得採「精兵政策」，仿效前人小竹德吉校長的精神，把十九名本科生教好，其中就出了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如果我努力把這廿幾名學生教好，難說以後不會出偉人。藤本不惜耗盡畢生所學，全部傾囊相授，使每一位學生都出人頭地。

藤本在開學第二週訂下了嚴格的規定，與學生「約法三章」——第一、早自習提前半小時到學校，不許遲到；第二、晚上留校夜讀補習，加強課業；第三、宵夜由老師負責，不准家長額外繳費送禮。第三點好辦，前兩點就難辦了，經過一個月，又有學生喊受不了，有些自動辦輟學，有的則躲在家中不敢上街，怕被藤本老師「逮」到。當然，也有學生過了一年、半載，被有錢的老爸逼回學校繼續讀下去，可是進度就趕不上，必須從高等科一年級重新開始讀。因此李登輝班上也有幾位以往的「老學長」重背書包，

心不甘情不願的回來重讀，老學長高等科唸四年的，一點也不稀奇。

藤本自己倒貼薪俸，全心教學的精神再一次傳遍了全校。校長反正不用花錢，學生又沒出事情，他當然大力鼓吹，要其他同仁跟進，可是藤本、渡邊之類的年輕單身漢與有家小的教員經濟環境不同，「誰敢跟日本年輕小伙子相比？」

可是有些家長就會心疼藤本的賣力，金龍伯就認為藤本「虧本」，萬一教學過度認真，體力透支倒了下來，阿輝豈不全盤皆輸，好心的金龍伯叫阿輝帶些豬肉、補藥拿去送禮，藤本拒收，使得阿輝好生尷尬，金龍伯乾脆自己找時間偷偷送到藤本的宿舍裡去，藤本仍然態度堅決，風骨十足，不收就是不收，李金龍見人見多了，這種日本精神的大學生還真是少見。

◎ 哪一個神卡大？

「淡水神社」——淡水「最偉大的官廟」，不但日本人要去參拜，台灣人也得去拜，連學生都不能倖免；淡水郡長就職要拜，校長就職要拜，街長、庄長、小職員都得去按時參拜；福祐宮主持要去拜，關渡宮主持要拜，清水祖師廟的廟公要拜，就連天主教神父和馬偕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都被強迫去鞠躬，承認日本神社的存在。這些還不足以顯示出神社的偉大，日本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來淡水要拜，台灣總督來視查地方軍事建設

要拜，連日本皇親、海軍元帥大將拜完了東京靖國神社，下船來淡水，也要全付戎裝，驅車上山去參拜一番，如果大元帥，從基隆下船，被安排到北投而不經淡水路線，這也沒有關係，北投也準備有北投神社，一樣要去參拜，這樣拜還不夠徹底，連淡水公學校也早在在天皇昭和元年九月，於學校禮堂內釘上一個架子，設下「教育勅語供龕」，每逢節慶，全體師生一樣得跟著松田校長集體參拜一番，一祝大日本帝國萬歲，國運昌隆，二祝天皇萬歲、萬萬歲……日本的神真是有夠大牌的，如果有人對日本神社或神像不敬，就是對當今天日本皇不敬。反抗日本信仰者——只有被砍頭獻祭一途可走。

阿輝實在搞不清楚這些日本人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書都讀不完了，而這些年度節慶祭典卻佔滿了教學時間，犧牲最大的應該不是老師，而是學生。

阿輝拿起手抄本翻閱這些祭典日期——四月一日始業式在學校禮堂要拜，四月三日「神武天皇祭」他要去油車口淡水神社參拜，四月十六日「皇太子殿下行啓記念日」、四月廿日天長節、四月卅日「靖國神社祭」暨「建功神社祭」暨「淡水神社祭」這一天要拜三次；再看五月——五月廿七日「海軍紀念日」；六月份——六月十日「時，記念」、六月十七日「始政記念日」；再看七月份——七月七日「七夕祭」、七月十五日還來個「盆祭」；九月份——九月一日「始業式」暨「關東大震災記念日」、九月十八日「滿州事變記念日、九月廿三日「秋季皇靈祭」……愈看愈煩人。

奇怪的是——阿輝出生那一年在日本國內發生的關東大地震與台灣有何關係？台灣人爲何要去拜祭亡魂？還有更奇怪的是，昭和六年九月發生在中國大陸瀋陽、南滿境內的中國九一八事變，日本明明贏了中國，佔領了南滿各地、錦州、哈爾濱，照理應該中國舉行追悼，日本帝國強佔了中國領土，還設個「滿洲事變記念日」祭悼壯烈成仁的帝國武士，實在欺人太甚！

想著行事歷上的種種突兀祭典，又聽見炮台埔附近傳來日本人辦喪事的噪音，阿輝又在納悶——到底死人大，還是活著的人比較大？是淡水祖師廟的清水祖爺最大，還是福祐宮裡的媽祖比較大？是基督教長老教堂裡的耶穌偉大，還是淡水神社的日本神比較大？真教人傷透了腦筋，左思右想，就是想不通。

阿輝邊想著人生信仰的問題，邊收拾祭拜神社要穿戴的「頭巾」、「苦力仔裳」、「短褲」、「黑布鞋」，因爲明天全班就要去參拜淡水神社，明天上午就是四月三日「神武天皇祭」的大典。

◎我做班長了

開學兩個月，李登輝還是「代理」班長，原因是段考還不知鹿死誰手，唯有真正的第一名才能當班長，藤本命阿輝做代理班長是因爲第一名紀福明輟學，照理，由第二名

暫代，李清水則暫任副班長。

高等科只考四個科目——話方、讀方、綴方、書方。史地、算術都是陪襯，漢文、農業課則停止，考試成績滿分十分即是一百分，這種高難度的教材，對台灣學生而言，有「八」開頭就不錯了。

李登輝平時省吃儉用買了很多參考書，又找同學借了些舊報紙、舊書刊，專門用來加強綴方和讀方，舊報紙讀熟了還捨不得丟棄，繼續用來練習寫字，專門應付書方科目，整版的舊報紙被他讀了又讀，寫了又寫，李登輝總是把目標訂得長遠，主要針對高校考試而不是眼前的段考。

他經常上課發問，所問的題型都不在課本範圍內，他的思考模式有如天馬行空，全方位做考量，常把同學嚇一大跳，藤本老師開始注意到李登輝的才能，就差段考測驗來評鑑了。

六月段考由藤本親自刻鋼版出題目，每科都有兩道課外題，其它出平常教學及受驗班的教材，李登輝準備許久，卷子發下審視一遍，旁邊一位同學立刻舉手說「油墨太濃，有幾個字看不清楚，請先生明示。」阿輝一眼望去，雖然也看得一片模糊，可是他並沒有舉手，繼續作答，低頭猛寫。

老師看他一個勁兒的猛寫，再看看卷子，的確印得不清楚。因為題目太多，字刻得

大密，油墨量控制不佳，字跡變模糊。「怎麼李登輝還能繼續答題？怪哉？」藤本走近一瞧，「答得還真好，完全正確，難道說他事先看過卷子？不可能的呀？」藤本靠得太近，李登輝有些緊張，藤本要阿輝停筆，「李同學，你看不清楚考卷還能寫答案嗎？」「我猜出先生要問的是什麼問題，所以繼續答題。」李登輝一臉無辜的抬頭望著藤本，做老師的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高手、高手，能猜中我的出題心思，這孩子很能唸書，往後可要好好照顧……」藤本點頭，若有所思的走回講台。

藤本上完了夜讀課，等不及的抱著一百多份考卷，提著油傘奔回教師宿舍，抽出李登輝的考卷批改，結果四個科目四張卷子裡，用紅筆打勾劃圈的多，打×的少之又少。藤本不敢冒然給分，等批完了全班考卷，見李登輝的卷子分數特別高，與第二名的李清水相比，差距在十分左右，「高得離譜，挑些毛病扣分，免得這孩子驕傲！」藤本雞蛋挑骨頭，硬扣了阿輝幾分，結果還是九十幾分，藤本有些困倦了，最後批下了李登輝的其他科目的分數——話方九十三分，讀方九十一分，綴方九十六分，書方九十三分。

隔天藤本一早就到學校給學生來一堂早自修訓話，他發下批好的考卷，隨即教李登輝起立「李同學這次段考得第一名，全班請給他鼓掌鼓勵一下。」在掌聲與榮耀的氣氛下，藤本老師正式宣佈「從今天起，李登輝正式擔任高等科一年級班長，李清水同學任副班長，其他股長職責不變。」全班回頭看著李登輝，邊看邊替他高興，「他果然不負重

望，登上班長寶座了……」在一片掌聲當中，李登輝謙虛的頻頻向同學鞠躬回禮，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好幾年了，戰得好辛苦，好累啊！」

本來不想回家的阿輝，高興得買了車票回家報告阿公阿媽、父母親大人這個天大的好消息，阿錦嬪喜出望外，特別煮了一鍋慘中藥的藥燉排骨，給全家補補身。到了傍晚，阿錦嬪又跑回娘家去告訴家人他的公兒考第一又升班長，阿錦嬪巴不得希望全庄的人都能和她分享這個天大的好消息。

◎哥哥不要走

高等科的填鴨式教育，著實令人反感、而且令人喘不過氣來。李登欽雖然與阿輝成了高等科同學，但功課始終不如人意，每回小考後，寄回家的成績單都差強人意，阿欽顯然有些喘不過氣來，李金龍伯也注意到了兄弟二人將來要走的路似乎有了一些變化，阿欽的狀況愈來愈令雙親擔心。

昭和十年底，阿欽終於發現自己無法適應校方的填鴨式教育和升學主義的制度。他厭倦了這種生活，他一點也不喜歡這種教育方式，他經常和阿輝弟弟倆人談人生，談未來，談轉學回三芝的念頭，「可是，三芝小基隆和石門都未設高等科，你若輟學回家，阿爸、阿公一定不讚成，回家以後，你可能要馬上去找頭路工作。」阿輝分析給哥哥聽，

阿欽當然明白這一點。

昭和十一年初，淡水公學校考完寒假前的最後一次段考，阿欽成績不盡理想。段考成績單在二月中就寄到了家裡，金龍伯先把阿輝的成績單擱在一旁，先拆開阿欽的成績單，一看之下，不禁傷心難過。

金龍伯輕聲的把阿欽從書房中喚了出來，「你自己拿去看看，你的成績又退步了……」阿欽不用看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阿輝在房裡頭不好出來，但他有預感，下學期一開學，恐怕只剩他一人「孤軍作戰」了。

不出所料，阿欽終於鼓足了勇氣，把自己心裡頭的話，全盤托出，表明不願再升學，金龍伯搖頭歎氣，未加責備，你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可要想清楚，恁伯有錢供你讀，只要你肯讀，我願意繼續培養你和弟弟一起在淡水再待上一年，如果你沒把握跟上學校的進度，就回家來種田算了。」金龍伯苦口婆心，李登欽淚垂兩行，無言以對。

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李登輝獨自一人返回淡水公學校註冊，他把自己和哥哥的物品「打包」，告別媽進伯，搬家到馬偕街附近的偕醫館舊址學寮宿舍，展開了公學校高等科最後一年的孤軍奮鬥生涯。這一年，將是決定他升學命運的一年。這一年，他再也聽不到哥哥的讀書聲，他無奈的接受現實無情的考驗，雖然他苦苦哀求「哥哥不要走！」

但阿欽到底還是受不了無理的填鴨式教育，只有默默的祝福阿輝繼續為李家，為個人奮鬥下去。

高等科的教育比本科嚴格許多，高等科不分班，兩年的教育中，一、二年級合班上課，校方全部精神均放在考試升學上面，如國小六年常見的讀文課，唱歌課、圖畫課……等十三大科目，均被一一刪除，只剩五個科目，全部是以日文為主的升學課程，分別是日文「話方」、「讀方」、「綴方」、「書方」四科，再加一科「修身」，可見日本填鴨式教育雖重視升學競爭，也還顧念到小學生修身做人的重要性。

31 生命中沒有不可能

一日，渡邊老師帶了一隻空玻璃瓶進入教室，這堂課上的是外國地理，所謂外國地理，就是大日本帝國以外的各國地理介紹，大多偏重西洋地理，「地理課跟台前桌上這隻空瓶子有何關聯？」沒有人想得到。

「我們居住的地球是圓的，地球有三大洋、五大洲、南北兩極，外部有大氣層包圍……」渡邊反問全班——「地球曾被你們祖先說成是方的，說地極有四個邊，中國在中間，這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地球是圓的又是誰證明出來的呢？」馬路貼姆·畢的見識較廣，一口答出是船試驗出來的，渡邊考慮了一下說：「答對了一半，但不夠完整。」

年輕的渡邊老師，右手夾著粉筆，左手按掌在玻璃空瓶上，略帶興奮口吻講述著這段令東方人不可思議的航海故事，全班同學也被這股神祕的氣氛所吸引，不知不覺的展開一場神遊大西洋之旅。距今四百多年，前西元十五世紀末葉，距離大日本國將近半個地球之遙的西班牙，出現了一位義大利航海家，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多弗勒·哥倫布」，他認為由歐洲向西反向航行可以更快到達東方的印度，於是跑去找伊薩伯拉女王協商，

獲得女王支持，展開了偉大的探險航海歷程，率領了聖瑪利亞號等三艘大型帆船，由西班牙南方的帕羅斯港出發，終於在西元一四九二年成功的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當時哥倫希以為這新大陸就是印度，他非常興奮的返航，並將新大陸的版圖獻給了伊薩伯拉女王及斐迪南國王，並受到萬人空巷，舉國歡騰的英雄式歡迎。

西元一五一八年，葡萄牙人「跛腳船長」麥哲倫受到哥倫布四次成功冒險航行的鼓舞，更堅信往西走可以到達西方人傳說中的東方香料島，於是他也去說服當時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國王借給他五艘大船，同時協定回航以後，可以獨得廿分之一的戰利品，子孫享有新領土的統治權，可是麥哲倫並沒有回到西班牙，他戰死在菲律賓馬枯單小島，結束了他輝煌的一生，他的部下傷心的繞行最後的航程，於一五二一年返回塞維爾港口，完成了繞行世界一週的歷史紀錄，証明了地球是圓的，而非中國人所說是方的。

◎空瓶子點燃新希望

渡邊開始切入重點，你們可能不曉得，這些光榮歷史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不知道有多少冒險家、船長、水手因為缺糧、斷水、客死他鄉，葬身魚腹，也不知有多少人在船上歷經了水手叛變，怪力亂神，最後才達成光榮的使命。

「你們瞧！桌上這隻空瓶子，」渡邊雙手托起空瓶，要全班同學看個仔細——「這空

瓶子曾經帶給哥倫布和麥哲倫的船隊水手無限的希望，與中國三國時代曹操的『望梅止渴』有異曲同工的妙用呢！」原來渡邊想藉空瓶子吸引學生們對西洋地理的興趣，他藉此談論在汪洋中絕望的水手們，總是希望出現一線生機，將求救書信丟進空酒瓶內，再塞一只軟木塞，使勁丟入大海，任瓶隨波逐流，如經海島上的居民發現，或被其它輪船撈起，打開瓶塞，取出紙條，便有獲救的可能，在十五世紀船隻與陸地通訊不發達的時代裡，「空瓶子求救兵」是唯一希望。

「所以，你們可別小看了一樣不起眼的東西，聰明的孩子要看瓶子裡面藏著什麼東西；而不是看瓶子的外表，凡是不要只看表面，深入探查，必有一得。」

◎魚丸的祕密

一天下午，李登輝和李智盛相邀到新店龍目井附近去找黃昌材吃魚丸湯，黃不在家，於是二人就跑到公館口尾附近去叫了兩碗淡水本港魚丸湯（當時的魚丸店在今淡水中正市場附近，丸為正圓形，如同圓霄一般，內有包肉或實心魚漿料製成，魚丸秘方配料不會外漏。）也不知道是走累了，還是肚子餓荒了，這碗魚丸湯特別好吃，湯鮮味美對不說，魚丸更是脆嫩可口，「奇怪，同樣是魚丸，為什麼我們小基隆的魚丸就沒那麼好吃？」阿輝邊嚼邊覺得奇怪。

一個月後，阿輝回老家同樣叫了一碗魚丸湯吃，返校後，再邀阿盛去吃新店的魚丸，兩相比較，他還是認為淡水魚丸「較好料」、「較爽嘴」，於他對魚丸裡的「料」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經過幾次觀察，始終未發現歐利桑的製丸奧妙在哪裡。

直到有一天，公館口的冰廠送來一塊塊冰磚，冰是昂貴的冷凍用材，魚丸店裡又不賣冰，哪需要這些大冰磚？阿輝一陣狐疑，他不動聲色的看著歐利桑的熟練動作，先用菜刀背刮冰，再將整盆碎冰倒入生魚漿中攪和，一攪就是半點鐘，阿輝看得入神，不覺口中還有魚丸，老板注意到了，「少年，有興趣嗎？這是淡水魚丸的製造秘密，給你看到了！」阿輝征了一下，連忙把口中的料吞下，再回頭看看店內四週，只剩他一人在座，老皮見他「憨厚」，只是個孩子，想必他也看不懂，未多加理會，繼續挫冰攪肉漿，絲毫不在意。

阿輝付了帳，回去想了三天，仍然不明白這魚丸料裡的祕密何在，這件事情一直繞在他心裡，「渡邊老師說事情不要看表面，要看到裡面去，我怎麼看不出來？」

◎追根究柢的個性

於是他跑去問渡邊，把他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全部說出來，渡邊豈是井底之蛙，出生在九州渡邊，自幼就在漁港長大，日本魚產之多，勝過台灣數倍，舉凡生魚片、魚漿、

魚丸、連「魚露」都有，小小台灣魚丸哪裡考得倒渡邊，可是爲什麼要加「冰」摻和其中，他一時也答不上來。

這事又過了幾天，渡邊把阿輝叫到辦公室，「我想出來了，但卻不一定正確，你我一同研究看看」，渡邊解釋——冰能使魚肉溫度降低，所謂「冷縮熱漲」，魚肉打成魚漿，遇冰則收縮，體積變小而且魚肉不會「走味」，能保持新鮮度，摻冰的魚漿能使魚丸肉質變得緊密，有彈性，同樣是魚丸，摻冰的魚丸一定比較重，料比較實在，下課後我們找藤本老師一道去公館口吃看看。

魚丸店老板見阿輝和二名日本訓導一同來捧場，自然非常高興，一塊不乾不溼的抹布，把木桌擦得十分乾淨，三人坐定，不到一會，三碗鮮美的魚丸湯上桌，三人細細嚼，慢慢咀，想用舌頭品評箇中原委。歐吉桑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頗有成就感，渡邊頻頻點頭「一級棒！一級棒！」老板更得意了。

「這魚丸做得好極了，敢問先生是如何作法？」「沒有啦，小東西、小手藝，不值得訓導一提。」老板堆出一臉笑容，心裡卻想著「好個阿本仔（台語，日本人的意思），佔咱台灣，吃咱魚丸，還想把台灣手藝帶回日本去。」藤本說話了，「我們誠意向老板討教，決不是來偷你的寶貝。」「不是，不是，我沒這個意思。」老板急忙解釋，阿輝在一旁不好吭聲，靜觀其變。

渡邊起身向老先生一鞠躬，開口便道：「我的學生正和我研究冰塊的原理，魚丸摻冰是因爲要保持鮮味，使魚漿肉緊，裝成的丸子才有彈性，下水不爛，對否？」老板見日本訓導有備而來，又一下子就說中了製丸要訣，一屁股便坐了下來，補上「三缺一」的位子，大方談起本港魚丸製作技巧，但他再三要求不要將祕密外傳，因爲全家賴以唯生的魚丸生意就靠這「一點訣」。

老板證實了其中的原理，事實上這祕方傳來，店家也不知其所以然，經過渡邊和藤本二位日本高材生以古典物理加以解釋，店家才知道冰的「三態」原理，雖是不能完全理解，但他對冰的認知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四人當中，收獲最大的還是阿輝，他不但明白了淡水魚丸祕密，豁然開朗，而且對格物致知，有疑必問的求學精神，也更上層樓，一舉數得，果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師」，阿輝此刻真是快樂極了。

◎藤本的入門高徒

藤本辰男並沒有忘記要繼續維持升學率，維護學校的榮譽，但是這一年的環境特別差，原本績優生保送的制度在今年取消，只剩高商可以保送，因此，好學生想更上一層樓唸高校升大學，除了拼實力，還得靠運氣。

昭和十一年底，藤本下定決心要全力培養班上前五名資優學生，有一天，他把李班

長叫到跟前來，再次激勵他升學上進的心志，並打算邀他搬入教員宿舍，仿效小竹德吉收容杜聰明晨更相授的精神，把李登輝的基礎重新培養起來。

「你是否願從學寮搬來與老師同住，接受更嚴格的訓練？」「願意是願意，但是這樣未免太勞煩先生了。」李登輝又驚又喜，喜的是藤本要收他做入門子弟，驚的是，這種作法超乎他的想像之外，一時之間，難以決定。「這件事我會親自找你父親談談，你不必馬上做決定。」藤本還真的坐公車到了三芝李家去拜訪金龍伯。

藤本走進小基隆埔頭街一百五十番財生公的雜貨鋪，李金龍一眼就認出穿便服的教員正是不接受他送禮的藤本辰男。財生公，財生婆，金龍伯夫婦馬上安排酒席準備招待上賓，令年輕的藤本有回到故鄉老家的感受。

財生公特別溫了壺名貴的日本清酒，一杯下肚藤本道出了此行來意，財生聽了相當驚訝，「小孫兒沒有那份能耐，先生該不會看走眼了吧！」李金龍和阿鄙心裡當然是求之不得，但他們知道藤本不求名利，只怕難以報答，萬一阿輝讓先生失望了，那可如何是好？藤本的堅持和熱心最後還是獲得了李家全體的贊同，只是這份恩情不知何年何月能報了。

三天之後，李登輝搬進了淡水公學校為藤本租住的福興宿舍，藤本與阿輝「約法三章」，第一，要為先生取炭火燒洗澡水；第二，專心唸書，不準睡懶覺；第三，負責整理

宿舍內務，力求整潔。藤本如此作，無非是爲了要李登輝提早獨立做一個成熟的男人。

李登輝全數照辦，每日放學回來，必定抱著書架上一大疊參考書拼命用功，每遇不懂的題目，就一一寫在紙上，一併請教藤本，凡此半年之久，直到藤本奉令調往新竹教書爲止。

藤本在離開淡水之前，已傾全力重新訓練李登輝獨立思考的能力，紮實的求學方法和複習小學課程基礎。對阿輝來說，這真是一生受用不盡的機遇。這位頗富附有日本精神，肯爲學生犧牲奉獻的藤本，對阿輝影響之深，已超越了以往其他的老師。

◎後記

有關少年李登輝的居住地點，經訪問過數十位同窗、鄰居，各家說法不一，筆者尊重保留各家說法並公諸於後，儘可能的按時間順序敘述。畢竟這些採小說筆法的小故事，不能當做歷史來寫，其目的原旨是要描寫一位不平凡的人，在平凡的童年時代中的故事。

目前的說法有四：一、布埔頭李家 → 九嵌街張家 → 藤本老師宿舍 → 長老會偕醫館；二、布埔頭李家 → 九嵌街張家 → 藤本老師宿舍 → 偕醫館對面的民家 → 偕醫館；三、布埔頭李家 → 九嵌街張家；四、九嵌街自租房屋 → 布埔頭李家 → 九嵌街張家 → 藤本老師宿舍 → 九嵌街張家。

32 出埃及記的啓示

馬偕博士逝世後第卅五個年頭，當年爲人拔牙醫病的小診所，已擱置多時。當時教會允許六名外地學童暫宿診室內，充當學生宿舍，這六人當中，有一名便是李登輝。

六人架起雙人床，就地以馬偕博士的手術室盥洗台做刷牙洗臉的地方，室內有一架馬偕親自由加拿大託運來的鋼琴，琴鍵沒有走音，但少人彈奏，手術室內有小壁爐，正前方有一張書桌，桌前有拱窗，推開窗戶，可以看見新完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九日竣工）的教室，這間診療室裡裡外外都有馬偕博士的影子，一草一木都保留如同一九〇一年以前的樣子，馬偕的愛子偕叡廉博士經常來到這裡緬懷父親的艱辛傳教歷程，和臨終前殷切禱告，等候蒙召的種種情景。

這位比杜聰明更偉大的博士醫生究竟是何方神聖？引起了阿輝濃厚的興趣，由於教會裡頭典藏了一些馬偕的記錄文獻，阿輝以熟練的閱讀技巧，以三個月的時間博覽群籍，很快的對馬偕有了初步的認識。

聖誕節前夕，馬偕教堂放映了一部名叫「摩西」的黑白無聲電影，附近居民和小朋

友事先都趕來佔位子，阿輝和幾位室友當然不落人後，早佔了前排中央的「雅座」觀看。由於「摩」片不似「卓別林電影」那般逗趣好笑，牧師和長老們在放映前，除了做例行的「感恩禱告」，還特別告訴小朋友要安靜欣賞，不可以大聲笑或講悄悄話，以免影響他人的思緒，阿輝也摒氣凝神，睜大眼睛，「細心」的看，期盼能盡力看懂這部洋片。

大鬍子摩西是何許人也？偕叡廉牧師在「菲輪」片轉動放映的同時，邊看邊為鄰居們解釋摩西的生平，此人原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出生，因埃及法老王懼怕以色列民族壯大而推翻埃及王權，特命負責接生的「收生婆」，只準猶太女嬰出生，若是男嬰，一律處死，以便減少以色列的壯丁人口。摩西命大，被母親放在蒲草籃中，順河而下，籃子流到法老國王的女兒家門前，從此在宮中長大成人，並被取名為摩西，原義是「從水裡被拉出來」的意思。

摩西像埃及王子一般教養成王室的一員，他後來知道自己身世，認祖歸宗，當他看見埃及人欺侮以色列奴工，便把埃及人打死，並因此觸怒法老王下令追殺他，從此他逃到城郊隱藏身份，成了一位牧羊人。

有一天，摩西在牧羊的時候，被上帝呼召，並賦予他引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迦南美地去建城的任務，摩西籍著上帝的法力，與法老王的巫師鬥法，最後上帝使出殺手鐮擊殺埃及人的長子，連法老的長子也不得倖免，這才不再為難以色列人，容許他們離

開埃及。

正當以色列百姓攜家帶眷趕著牛羊來到紅海時，法老王突然反悔，命令埃及騎兵追殺以色列人，摩西舉起木杖，紅海海水立刻一分爲二，難民們於是依序走過紅海逃命，當埃及兵馬也想如法泡製驅車過海時，摩西舉杖叫海水合起，埃及兵丁連人帶馬全被大浪吞沒。

此後四十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過曠野，備極艱苦，許多難民難耐煎熬，開始埋怨上帝，於是信仰動搖，自行雕刻偶像，祭祀邪神。摩西上西奈山領了上帝親頒的「十誡」律法下山處罰亂民，這位以色列的民族救星一共活了一百廿歲，並親眼看見了耶和華，答允賜給百姓的土地之後，與世長辭，結束輝煌的一生，而他一生帶領難民出埃及，筭路藍縷的翻山越嶺，最後卻沒有進入佳美之地，享受過一天福氣，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矣。

影片結束，全場雅雀無聲，牧師點亮教堂內的電火球，發現有一半的人竟睡著了，只有小小年紀的阿輝，仍然痴痴的望著白色布幕，思考著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如果我是摩西，我該怎麼辦？」

◎ 李摩西

三芝與淡水之間，相距廿幾公里遠，若以當年往返兩地的彎曲小徑量算，則路程更加遙遠。

由三芝往淡水的公路俗稱淡金線，也就是說這條路可以北達金山，往基隆而去；南則可以抵達淡水、關渡，並深入台北盆地。

當年三芝人到淡水通常走前面說的這條路。但也有人走靠海，風景較佳的沙崙小路，然而路程會遠很多。

少年阿輝和其他三芝人一樣，對這二條路徑均瞭若指掌，閉起眼睛都能夠走到。唯獨，有一條神祕又富傳奇性的山路，常聽到大人講起，說該路可由三芝，不經前面所說的兩條路，而直接走到淡水，甚至還可走到草山（陽明山）及北投。據說這條路非常高，高到有時候看見飛機，好像伸手就可以捉到一樣。公學校的小朋友們常聽到大人們這樣說，卻極少有小孩子走過，因此更加添了它神祕的色彩。一向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好奇心又強的李登輝，當然對這種事情最感到有趣。

成年人不讓小孩子打探這條路主因有二，一是該路乃山區小徑，非常彎曲陡峭，且毒蛇猛獸時常出現，雖然稱不上像亞馬遜叢林那樣險惡，但對未成年的孩子們而言，其

危險性也夠瞧的了。

此外，山路小徑中，時常有日軍設置的崗哨、小型軍用基地，據說屯有軍人，彈藥庫及地上埋有地雷，萬一台灣老百姓誤闖了這些軍事基地，被當成中國特務或匪徒，就算不被槍斃也會被酷刑折磨個半死，同時還會禍及家人。因此這條據說可以四通八達的小路，被視爲禁地，僅供一些家居深山的農民、樵夫行走，但日軍當時也並未真正封鎖該路，或設下路障、檢查哨，也許是軍事價值不高，或當時局勢穩定，所有軍事設施只是備而不用。

阿輝當年並沒有現代學童那麼幸運，能夠閱讀到西方福爾摩斯、亞森羅平等偵探懸疑著作，但是水滸傳、西遊記、小五義等中國民間故事，倒是耳熟能詳，對故事中那些勇敢又頗富好奇心的主角們所作所爲，十分神往，最近在淡水教會看了「摩西」傳奇，更增冒險犯難的衝動。

而眼前山路，既然這麼富有神祕性，不去探險一番，做爲征服山嶽的摩西，枉費自己曉得這麼多聖賢英雄故事。

◎小小領導者

爲了圓這個夢，阿輝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以及三芝鄰居的小朋友們，一同去探險。

他們認為，如果迷了路，或是分岔太多，大不了從原路回來，大概不會有危險。

當時這群少年團仔，只存著一個「信念」，那便是從三芝上山，可以一路走到淡水、北投，因此只要他們一直往前走，到最後，一定能夠走出一條道路，完成探險的夢想。

阿輝的家，三芝鄉埔平村源興居，地理位置屬於埔頭坑，沿附近山間小徑，可以通往北勢子，經北新莊、小坪頂、水梘頭、然後再經竹圍、關渡最後可到達北投，實際步行距離超過五十公里遠，若再加上往返，距離則增加一倍，探險行程將會「破百」，這對一群孩子而言，的確非常冒險，但對他們而言，這是一件極具挑戰性、刺激而且好玩的新鮮事。

平常不愛說話的阿輝，憑藉個人魅力，以摩西帶領人出埃及的信心召來了李智盛、和三芝鄰居七、八人，決定趁週日清早出發，展開冒險之旅。

這天清早，三芝、淡水一帶下了一陣小雨，但隨即被炎熱的七月豔陽所蒸乾。

預備從三芝出發的少年探險隊，尙未起程，便有人突生懼意，而打退堂鼓，爲了慎重起見，阿輝再一次「點名」，言明怕的人可以不要去，絕不勉強，而且大家回學校後，決不說他是膽小鬼，說完立即有一位年紀較輕的三芝小朋友退出，他解釋退出，乃是怕媽媽不放心，萬一出事情，回去鐵定挨棍子。「難到說，只有你媽媽會打人、罵人，我們哪一個不是跟父母說出來走走，誰敢講說是爬山？」李智盛很不客氣的說，「怕死就不要

去，好膽的就來吧！」才說完，又有一個喊著要回家幫爸爸除草。

阿輝發覺原本興緻勃勃的氣氛，被莫名的懼怕所降溫，「看樣子，再讓大家表決下去，士氣可能會低落，非得想法子來加加油，打打氣，否則即使成行，也無法盡興。」「同學們，聽我說每個人都有去探險的心，縱使有人反悔，我們也應該原諒他，不可說風涼話諷刺他，這樣下次他才願意再來遊歷。如今，要去的人，再舉手表決一次，但在表決前，我希望讓大家了解這條山路並不如想像中危險，只要我們拾回起初的信心，我相信每一個都可以辦到，若走在途中發生事情，我願意負責，大家安啦。」「現在，不去的舉手」阿輝信心十足的說了一番話，並讓氣氛緩和了一陣子，等待下一步反應。

阿輝眼睛動得快，趁膽小的人將舉未舉之際，先發制人迅速舉手喊停，「暫停表決，大家再聽我說一句，其實，山頂並不危險，也沒有蛇，如果有，那蛇一定先咬我，因為我領頭陣，免驚啦！」，「好的，現在不去的舉手」阿輝見此刻只剩下位小弟肩膀在動，還在猶豫不決，左顧右盼，阿輝再次來個「技術犯規」搶先一步舉手喊「暫停」，「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急著想出發了，但是我想是否還有人想回家，這次我喊一二三，不去的要馬上舉手，自己走回家，否則就表示要去，不再三心二意。但在舉手之前，我再強調一次，其實山上一點也不危險，絕對沒有虎、豹、毒蛇等猛獸，有代誌（台語，事情）我負責啦！」

結果年紀最輕的囡仔也被阿輝說服了，「一」、「二」、「三」喊完後，果真無人舉手退出，七人終於順利成行。這時阿輝才略微體會到聖經人物摩西帶領人出埃及過紅海，上迦南的甘苦心情。

◎成功之路只有一條

由大埔往北新庄，首先須經過二點五公里的崎嶇山坡路，這段路全是上坡路段，路寬不到一公尺，二旁全是雜草，爬得愈高，愈覺得「人煙罕至」。

一行人剛開始時，喘得很厲害，阿輝邊走邊以步伐丈量山路的陡峭程度，平均每赴五百步就一處小陡坡，每走幾百步就會遇上一個大坡，爬上大坡，好不容易有一段平緩的路段，但才走不到百步，又遇上另一個大坡段，加上烈日當空，確實不好過。

控制飲水是很重要的，尤其一路上坡，根本看不到山頂，而爬過山的人都知道，上坡路，最耗體力，倍感艱辛，口渴的感覺只能以「迫切」二字來形容，大家都望著阿輝背著的那二個水壺，每個人都想向他討水，「等一下再喝嘛！」他總是以拖延戰術，拉長每一次喝水的時間和距離。

當阿輝發覺大家盯著水壺不放的「愛水」情形愈來愈重的同時，一計妙招浮現在心頭，阿輝不再走中間及「車尾」，他緩緩加緊腳程，趕到了隊伍最前方，然後以不快不慢

的步伐，配合同隊伙伴們的體力及山路坡度難易程度，重新調整全隊步伐節奏，全力向上「攻頂」。不到正午，他們就已經爬到了北新庄附近，此時坡度也平緩下來，向遠處眺望，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美景盡收眼簾，心頭也舒暢多了。

阿輝正在山泉溝附近盛壺水的時候，一個樵夫打扮，手持鐮刀的歐吉桑迎面走來，「少年仔，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是不是頭殼壞掉？這裡很危險哩，趕快回家吧，不要在山頂上玩。」他略帶關心和焦慮的口吻，皺著眉頭朝眾人走來。阿輝一行人被這位阿伯的神情舉止嚇了一跳，同時也摸不清楚「這老頭是打那裡冒出來的？」

原來老樵夫姓陳，是三芝北新庄「山頂人」，世居山區，以打柴、植筴白苟及少量稻米維生。日據時代初期，日本政府爲了鞏固在台軍事殖民統治的絕對伏努，防範中部及花東山區抗日份子在山區集結聚眾，組成抗日游擊隊，特別從東南亞叢林區引進數萬條各式毒蛇放殖在全島各山區，這種「害人害己」的做法，雖然容易造成上山踏青、採藥的人誤遭蛇咬，但是在當時確實產生偌大的嚇阻效力，不但在地的老農民不敢冒然上山，而且年輕人也不再以登山踏青爲樂，真可說是達到了「近」而遠之的地步。

◎ 不畏險阻

歐吉桑伸出右手掌來給大家看，「少年郎，你們看看我的右手還剩下幾根手指頭？」

這時沒有人說的出話來，只是睜大眼睛楞楞的注視著這隻手，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歐吉桑右手只有一根大姆指，四根手指處只剩下一道道疤痕纍纍的肉膜，「被蛇咬的！」廿多年前，我跟你們一樣愛好爬山，更愛採藥，種些水果作物。

有一天，我在山頂溜躑，看見一種新奇的野果，果皮亮麗，莖部有軟刺，生長在山壁邊的草叢之中，我興奮的立即伸手去採，這時突然從草叢堆中竄出一條毒蛇，張開大嘴，露出毒牙，冷不防的狠咬我一口，我雖然收手向後退了二步，但說時遲，那時快，我的幾根手指，還是被他咬到了，我又疼又驚的衝回家裡，阿爸見我被蛇咬的狀況，二話不說，拿起柴刀，抓住我右手，一刀就砍斷我四根手指，「我哭得死去活來，哀求阿爸不要再砍了，痛死了。但阿爸說，現在如果不砍掉你的手，再過片刻，恐怕連你的頭都得砍掉，如果毒發攻心，那就沒救了。」「就這麼拉扯之間，阿爸把我的四根指頭都切掉，而且『剝』得很不整齊，這也就是我右手疤痕的由來。」

老樵夫接著說：「實際上，我阿爸砍下我的手以後，我還是得死，因為我心急，情緒又激動，再加上一路跑回來，毒已攻心，因此手被砍完，我也不知不覺倒地昏死過去。」「後來哩？」少年仔問道，老樵夫收起愁容，嘴角微微上揚說：「後來我阿母拿廚灶下的炭灰爲我消毒止傷，再燒些奇奇怪怪的草藥灌湯，不知怎樣，三天三夜後，我醒來就好了。」「所以奉勸你們這些少年郎，少在山上亂跑，更不要隨便伸手去摸不知名的東西，

搞不好，就會被啥怪東西咬掉一塊肉哩。」

除了毒蛇以外，山區有毒植物也是相當恐怖的陷阱，有一種叫「咬人貓」，一種叫「咬人狗」的植物，葉片有如一個有破洞的飯碗模樣，外型討好有趣，俗稱「乞丐族」，整株植物均有刺毛，被刺到會酸、痛、麻，嚴重者，甚至會造成人體神經緊張，這種有毒植物是碰不得的。

阿輝平常有閱讀「少年俱樂部」雜誌的習慣，裡頭有教導小朋友在爬山時，應注意的事項，其中山區野生蕈類及蕨類是有毒植物；而夾竹桃及茄科的植物，更是觸不得；蕈類外型似家用香菇、草菇模樣，但蕈傘下的孢子有劇毒，誤食嚴重者可能當場窒息死亡，「少年俱樂部」告訴讀者——「越鮮豔漂亮的菇越毒！」阿輝在行程中也不斷提出新知解說，儼然一副小老師模樣。

阿輝一行人牢記勸誡，在心存餘悸之餘，繼續趕路，只是不敢再東看西晃，拈花惹草，同時每個人手裡都會拿著一根樹枝當作木棍，打打腳前的草叢，以免遭蛇咬。

33 武德殿的浪人

馬拉松長跑是阿輝鍛練身體的運動，他不但在學校跑，也喜歡戶外長征，這天下午阿輝邁步向前，由公館(現今淡水中正路中段)口附近，往油車口方向跑去。

跑著跑著，阿輝似乎聽到一大群人在打鬥的擊音，還有木棍互擊的巨大響聲，這場架好像是打群架，沒有哀哭求饒，只聽見偌大的嘶殺之聲，他放慢了腳步，振起精神，想要找出巨聲的來源，再往前走幾步，他終於發現聲音來自烽火段尾的一處會館。這個發現，成為阿輝日後的充電場，阿輝的人生觀也從此有了大轉變。

阿輝走到會館，只見門口大樑上方掛著一塊高五尺，長廿尺的檜木匾，上面以漢字刻著三個字，任你是中國人或日本人都能讀出上頭的三個字——「武德殿」。

看看「武德殿」字義，便知道這是一處修練武術武德的會館。對一名武士而言，光修武德是不夠的，武德還須配合一套武藝才能相得益彰，若非如此，館內、館外的嘶喊打鬥之聲為何會那麼大聲？由此便可想而知。

阿輝呆立館前，試著從門口窺探內部的狀況，看看這些人到底在裡頭打什麼架，搞

什麼名堂。

此時，有一位打著赤腳，全身穿著黑衫，以黑帶束腰的男子問：「少年仔，你站在這裡做什麼？想進來找人，還是要借地方尿尿？如果是後者，就不准你進來。因為一個男生如果連尿都撒不住，他就不配做男子漢，小弟弟，你是不是男子漢啊？」「我是……」
「是什麼？」「我是男子漢」小小年紀的阿輝對這位站在會館台階上的陌生人大聲答應。黑衫人笑了，呵！呵！呵！的笑著，聲如洪鐘，笑了好一陣子，然後說：「你可以進來，因為你很勇敢，勇敢的孩子可以做一名武士，將來可以打敗心目中的強勁敵手，做個勝利者。」

阿輝略帶幾分懷疑及懼怕的心理，冒險的進入武德殿這個嚴肅而又充滿活力的地方，「天哪！難怪外面聽起來這樣大聲。」阿輝很高興見到這種場面，心中熱血不禁沸騰起來，這是他第一次進道館。

◎日本武術的殿堂

什麼是武德殿？

武德殿就是當時練習武術的地方，淡水的武德殿就在今日淡水分局的所在地，與沒落的淡水漁港相距不遠。

武德殿內修身的武術包括柔術、劍道，相撲三大類。柔術原是中國傳統武術之一，明朝陳元贊流亡日本時，將此術傳給日本，後來由日人宗道臣發揚光大，並改稱柔道，是當年日本憲兵、警察、軍人及武士們必練的武術之一。

在日本人統制台灣時期，日人也鼓勵台灣人民學習柔術，台籍警官也要學會，一方面是因為柔術含有武士道精神，而且勝者通常是以技服人，誰能壓制對方的攻擊，並將對手徹底壓倒在地，牽制成功，就算是勝利，輸的人必須無條件臣服在勝利者面前。再者，習柔術的過程當中，也多少可進一步領略日本文化，長久浸淫在這種東瀛武術文化之中，耳濡目染，基本上也可收闡揚日本文化，同化異族的作用。

與柔術略有雷同，號稱「日本國術」的相撲術，則是運用了各式推、頂、扭、拋摔的技法，綜合應用並且迅速將對方推出限圈之外的一種運動，一般勁道不足的人，是不夠資格參加這項比賽的。

至於劍術，則是另一項發揚武士道精神的實用武術，初習劍道時，是以竹條束成竹劍，以空演方式，不斷自我重覆練習，如劈、挑、砍、刺、揆等動作招式，均須經過上千遍的練習，才能使體力、耐力、勁力合而為一；而劍道的心法，更是一位習劍者段數高低，功力深淺的分野所在，好的擊劍者，能夠隨時在比賽過程中，做到洞燭機先，先發制人的境界，也就是所謂「敵不動，我不動，敵乃動，我先動」的高超地步，但對一

般人而言，「舞劍」旨在運動，而離心法的境界十分遙遠。

事實上，柔術、相撲、劍道原本都是源自中國，中日武術原本一家，為何在當時卻不流行中國功夫呢？

原因就是在於中國功夫隱含民族意識，台灣既被日人統治，就是日屬殖民地，日人巴不得台灣人民都忘卻中文、漢語、台語、客家話，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因此自然不希望中國功夫能夠抬頭壯大，最好式微沒落，沒人學最好。當時也曾有好長一段時間明令規定不准學，違禁者就被大板打屁股。

當時淡水、三芝也有數間老字號的國術館，但是入門徒弟不如武德殿收的學生那麼多，並且還經常遭日人打壓、踢館，這種情形更助長了日本武術的氣焰，甚至有不明事理的少年郎，也認為學國術成效太慢，學成後不堪一擊，會輸給日本柔術、劍道，又沒有段數證明，就算打贏了擂台，也不見得受人肯定。

◎我是日本小武士

其實一般少年仔並不明白日本人最怕碰上中國功夫，因為國術最重樁法，手法及心法，尤其台灣拳術屬於中國南派武學，其中又以南少林拳為主，在淡水出現流傳的南少林拳術種類繁多，例如太祖拳、虎鶴雙形拳、豹拳、十八羅漢拳、洪拳等等，其中光是

鶴拳本身就包括飛、鳴、宿、食、縱五個門路，內容博大精深。當時台南、嘉義的鶴門師父就相當有名，連日本武士都畏懼三分，因為在比劃時曾經吃過虧，日後都不敢有踢館之類的挑戰行爲。

小小年紀的阿輝哪裡懂這些武術界的春秋大事，能去武德殿看看就是年不容易的事了。阿輝體形雖屬瘦長形，但是個子卻不矮，甚至比一些較矮小的日人還高上數公分，經過他的觀察及考量，他發現柔術屬於近身搏鬥，動作過於激烈；相撲則因體形限制，並不適合修習。唯有劍道較合他的口味，尤其鬥劍時發出的清脆敲擊聲，進攻時的嘶喊，殺氣騰騰，最能夠渲洩他心裡的鬱悶。

「先生，我可以參加鬥劍嗎？」阿輝試著發問。黑衫師父點點頭，「可是你要有恆心練習，要吃得了苦，而且剛開始不會讓你摸到劍，你必須先把基本體能練好再說。」從此，阿輝一路習劍，直到中學時代，並曾擔任劍道社社長。

這時，阿輝的生活愈來愈充實了，上課專心聽講，下課勤作筆記，放學留校參加受驗班，週末練劍道，假日返鄉寫生，聽老人講古早以前的台灣故事，有事就虛心向人求問，成績順其自然的向上攀升，未來能否得第一名，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

阿輝學日本劍道的消息，很快就傳回父親李金龍耳中，鍾愛中國武術，尤其對擒拿及猴拳頗有研究的金龍伯並未表示反對，「值此少年郎發育的時刻，凡是運動都是好的，

而且阿輝蹦蹦跳跳之後身裁也高大了，笑容也多了，相信以後練得會比日本仔更好，也說不定哩！」

◎宮本武藏的啓示

日據時代流傳在淡水的中國武俠故事不在少數，也有大陸福建漳州、泉州流傳的布袋偶戲，如小西園劇團便在淡水享有盛名。在廟會節慶當中，述說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其意莫非是要教人講義重禮，盡忠盡孝。但是明朝抗倭大將軍戚繼光大敗東瀛倭寇，保衛大陸東南沿海居民的英勇故事，卻是被禁止的。因為戚將軍殺的海賊，就是源於日本地區的沿海武士，這種故事富含民族意識，對殖民地的統治者最具威脅，一位名叫莫拉查道的酋長發動的反日事件，就已讓日本駐台灣總督頭痛了。因此推廣日本武士故事，才是日本人樂見的情形。

而日本武術史上，二位最有名望的劍客，首推佐佐木小次郎，及宮本武藏，撇開民族意識，純就武術技法的角度來看，這兩人的比武決鬥是很好的鬥勇、鬥智的故事，不但日本人喜歡讀，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也非常喜歡聽。

凡是學習日本劍道的學生，經磨練一般時間後，由空演進入對練的階段。這時師父都會提到「劍神」宮本武藏的故事，藉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致，延伸學員對戰鬥的想像

空間，進而體會、刀法、心法的運用。

這天週六下午，阿輝照例前往武德殿聽黑衫師傅訓話，由此得知日本「劍神」宮本武藏的全盤傳奇故事。

三百多年前，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武林有二位名劍客，一位叫宮本武藏，一位叫佐佐木小次郎，兩人都是武林高手，但兩人也都遭到盛名所累，爲了爭取「天下第一」的美譽，雙方比武決鬥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佐佐木小次郎的刀法閑熟，又擅用長短雙刀，論力道，他甚至超越宮本武藏，而他企圖心旺盛，躍躍欲試的戰意，更是氣勢凌人，當時武林人士均篤信他會戰勝。

而擅用心法及技法的宮本武藏，在明知體力不如佐佐木小次郎的劣勢下，靜悟有得，悟出三項制勝的方法，分別是激將法、拖延法及背陽戰法。

二人決鬥的地點經雙方及武林人士、政府官員決定，設置在日本九州巖流島的海灘，是當時公認決鬥的好地方。

天色還未亮，佐佐木小次郎便依約而來，他人高馬大，身裁魁梧，年輕氣盛，雖然戴著斗笠，仍掩不住武士的氣勢。小次郎的刀法據說神快無比，連飛燕也難逃他的快刀。

正當所有觀戰的人都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年邁的宮本武藏，才剛剛起床，活動完了筋骨，緩緩的搖著小船，向巖流島划去，他在船上一面養精蓄銳，一面將一支木槳削成

一柄適合他身手的木劍，當船抵小島岸邊，木劍也大功告成。

決鬥開始宮本武藏使出「激將法」，首先他故意慢吞吞的停船，並屈身在舷邊，故作輕鬆狀，此舉立刻激怒了久候的小次郎。小次郎火冒三丈，氣沖沖的奔向小船，想一刀砍死宮本武藏。

宮本由小船上跳入水中，亮出木劍，小次郎一看對手竟瞧不起他，想以木劍來跟他的寶刀大戰，簡直是侮辱他到了極點，越想越怒，氣到忘了自己在水中行走，已經影響了速度，在步法上喪失了主攻的優勢，再則心浮氣燥，不能冷靜思考，因此心法大亂，此乃兵家大忌，於是宮本武藏的第一招成功了。

接著宮本又使出第二招「拖延法」，年輕力盛的小次郎在體力及年紀上，均佔了上風，宮本早已算準，打算用智取，不可硬拼。因此不斷在淺灘之中與他交戰，打算藉水的阻力及時間消耗他的體力，再伺機取其要害，結束武鬥。

小次郎雖知宮本有意拖延，做出邊打邊退的戰略，但是藉著自己旺盛的鬥法及湧泉般的體能，毫不畏懼。

此時宮本看見天際如魚腹泛白，轉機即將來到，於是預備使出最後一招——「背陽戰法」，企圖藉陽光影響小次郎的視覺，取得致勝的一擊。

說時遲，那時快，宮本一個假動作，詐倒在地，正好背對太陽，小次郎見狀大喜，

一時忘了自己正對東方，當小次郎正準備拔出背後長刀時，陽光刺痛了他的雙眼，宮本終於如願的利用這瞬間，一刀刺向小次郎，砍下他的頭顱，贏得「劍神」的封號。

這個日本武士的故事，對阿輝非常受用，不只可作為學生勵志上進的借鏡，同時對於人生觀，也有很大的影響。

34 敗走台北城

昭和十年三月底開始的全台高校北區聯招考試，是李登輝生平面臨的第一次「萬人考試」，記得在淡水公學校舉行的期末大考，均是以班級為單位，每班五十二、三人，只能算是「五十取一」的考試，只要贏紀福明就是全班第一名。

到了畢業考，全校畢業班總名次競爭時，也只不過是百餘人爭第一，算是「百中取一」，高等科的競爭更為激烈，但也只不過是「廿取一」，如今李登輝的高級中學考試、師範聯招及各類聯考，那可是全台北州大大小小的公學校、日本小學校、私校菁英成千上萬人的激烈競爭，稱它是「千人選一」，「萬人取一」的「不平等科舉考試」一點都不過份。

明、清兩朝時代，台灣子弟想中試及第，光耀門楣，要學八股文，參加各類鄉舉、省舉、京舉、殿試，狀元及第者不限省籍，全憑本事，窮秀才與富甲一方的富家子，同樣有奪魁機會；如今日本人統治的台灣殖民地聯招考試，廢考漢學、盡考些日文科目，這是文化的不平等待遇，再看錄取標準及名額，日本籍小學畢業生佔盡九成以上的名額，

簡直是變相保送，反觀台灣少年郎，日文應試課目要比日本人的成績更高，始得錄取那「芝麻」點大的名額，這是種族上的不平等。

因此李登欽、李登輝兄弟偕伴參加的這種聯招考試，不只是一場「分數之爭」，更是「文化的戰爭」、「種族的競爭」，這也難怪三芝、淡水一帶的前清秀才舉人不願受此種侮辱，拂袖而去，潛回大陸發展。

台灣嬰兒潮如巨濤大浪一般，生生不息，到了昭和年代時期，參加聯考的人數大增，在台灣出生的日本小孩也逐年成長，且本不斷鼓吹生產以報效天皇的思想，使得台灣子弟更加吃虧，李家兄弟想在「萬中取一」的逆流中，逆水而上，攀上「孫山」，真比登天還難，淡水公學校雖然出過博士，但畢竟是京畿外圍的庄腳學校，想與台北的公學校人才一爭高下，實在能力有限，李登欽經過一年的生聚教訓，已是二度進場比試，李登輝成績雖然比大哥優秀，也難敵京畿各校菁英。

隔月聯招委員會將李登欽兄弟的成績單寄發到三芝，兄弟倆都名落孫山，倆人十分懊惱。

◎最後的一場競爭

李潤沢，阿輝的「頭號勁敵」，自從紀福明輟學以來最強的對手，他自高等科一年級

轉來以後，已陸續由第四名晉升到第二名，黃昌財、李清水、李智盛都先後被他打敗，「紀李大戰」的時代過去了，「雙李之爭」又浮現眼前，李登輝好不容易找到了對手，畢業考試可有得拼了。

李潤沢家住淡水街東興四十三番，是李清水的厝邊鄰居，他讀書很有天份，曾擔任過副班長，李登輝常和他討論功課，然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靜靜的唸書，他和阿輝的成績都有資格保送高商，但李登輝志在高校初中部而非商校。

昭和十二年三月初，高等科異業班最後一次考試即將來臨，「雙李」之間的競爭格外引起中島老師和全班的注目，李登輝拿手的四大科目都和李潤沢同分，隨堂考試測驗成績只有二、三分的輸贏，雖是「戰友」，有時一分之差也會令人分外眼紅。

畢業考前，李登輝、李潤沢、李清水三人變得有些「怪異」，三人都有些心浮氣躁，常因為交換考卷訂定分數而計較起來，當自己的考卷落入別人手中批改訂正，心情難免緊張起來，一個不小心，別人改得太嚴厲，雞蛋裡也能挑出骨頭來。

這天下課休息時，李登輝和李潤沢居然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計較起來，雙方互不相讓，清水仔也來湊上一腳，三人一言不和，竟然由對罵演變成大打出手，三人拳腳相向，這下可不得了，黃和生及李友松見班長、副班長、清水三人扭打成一團，把椅子都撞得東倒西歪，為免事態擴大，他倆立即跑到中島辦公室去「先生，先生，不好了，

班長和副班長等人在打架……」全辦公室的老師都聽得一清二楚，平日愛惜羽毛，不苟言笑的中島這下變得面子無光，惹同事的笑柄，臉色十分難看，「在哪裡打？」中島邊問邊撿起那根沾滿了粉筆灰的教鞭，氣沖沖的跑進教室。

「還在打？還敢打？」中島火冒三丈，才不管是誰的兒子，朝三人身上一陣亂棍揮打，全班同學鴉雀無聲看著中島和李班長三人，「出去！你們三個給我到辦公事門口罰跪！」三人淚汪汪的，心不甘情不願的小碎步走到門口，「跪下！」又是一陣亂鞭，三個人都嚎啕大哭起來，中島狠狠的教訓他們，曉以大義，「身為班長竟然……」李登輝三人知道錯了，悔不當初，更想不到當時怎麼會克制不了自己的激動和毛躁，阿輝猶記四年前和李輝東、輝來等人大打出手，熱淚盈眶，那次是被人欺負還手，還有話說，這次確是自己不對，他哭得好大聲，好懊悔。

原本中島要記三人的過，但朱木火、雷生、張田、陳秀英、葉傳貴、楊金益、潘迺住等校內元老都來求情，「都快畢業了，何必為難這三位好學生呢？」中島起初並不領情，但幾經元老們的求情，才免予記過處分，這真是第十三屆高等科學生兩年來最令人意外的事情。

李登輝究竟是一班之長，他盡棄前隙，首先向李潤沢道歉，「李君，請你原諒我，是我不對在先」沢仔感到很不好意思，三人邊跪著邊相互道歉，彼此重新接納對方，三人

不一會兒又和好如初，真是「門內打，門口和」。

三月十日，李登輝生平最後一次的公學校畢業考試開始，全班十幾人拚老命的作答，爲了調適緊張的心境，阿輝試著把畢業考當成是升學前的模擬考試，試圖突破「雙李」之爭的情結，他成功了。

他以總分些微的差距壓倒李潤沢和李清水，瞧他的主科成績——讀方科九十四分，與沢仔平分，話方科九十一分，領先沢仔一分，綴方科領先三分，得九十三分，書方科九十二分，也領先一分，其他史地科目總分也與沢仔有三分的差距，李登輝贏了，他終於榮登全年級第一名。

◎畢業典禮心酸酸

昭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第十三屆高等科及第卅五屆本科生的「卒業日」，依舊是陰雨綿綿，但校門口外依舊是車水馬龍；官蓋雲集，近百位本科學生步入禮堂，畢業生家長目睹愛子光彩的畢業禮，心情既興奮又激動，可是李登輝一點也不快樂。

他以班長身份走在中島老師後方，依序帶領同學進入會場，高等科的畢業生場面有夠冷清的。

李登輝回頭看著自己班上的老戰友，回想兩年前的那場畢業典禮，多麼熱鬧轟動，

有一百零四位同窗好友一同畢業踏出校門。如今在台上自吹自擂的仍是松田校長，而台下高等科畢業生只剩老友李智盛、「大條仔」陳金要、「茶雞」李永秋、文祿仔、油車口駱家的忠武仔：了不起連他自己算下去，也才十八位畢業生，令人心酸，一點也沒有畢業典禮的氣氛。

李金龍照例調來一部鏡頭很「利」的相機爲公兒拍照，這次連財生公也加入了觀禮的行列，司儀唱名「高等科成績模範獎——李登輝」阿輝照例起身快跑上台，他面帶微笑回頭看看畢業典禮會場，「藤本先生不見了，紀福明不見了，紀伯父不見了，許清淋消失了，胡聰明：」心裡一陣難受，他雖然榮獲第一名光榮的畢業了，可是眼見好朋友們也一個個跑光了，剩下的十七人也即將分道揚鑣，各自出外打拼。潮來潮往，日出日沒，迎新送舊，送舊迎新，人生至此，令人有不勝唏噓的感覺。

在淡水公學校五年的時光中，阿輝深深體會到貧窮與富足，愛心與小心眼，平等與不平等，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異，他想起紀福明又想想自己，似乎每一個人成功的時間空間是不可能相同的，成功並沒有一定的理論可循，路是靠自己走出來的。

◎淡水中學

淡水中學——這所由加拿大傳教士馬偕一手創辦的教會學校，會是多少績優生聯考

敗北；在此蓄精養氣的復興基地。如今，李登輝三次投考台北高校敗北，不得不放下先前虎虎生風的傲人之氣，重新「放下身段」暫時進入淡水中學就讀，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望著雪恥的標竿向前奔跑。

其實，當時的淡水中學已非先期的「重考補習班」學校，打從三年前，也就是阿輝以第二名成績從公學校國小畢業的那年起，淡水中學已蘊釀成爲「台北三中」（第三中學）。日籍校長有阪一世滿腹雄圖大略，要爲淡中「翻身」升格爲台北三中，錄取一率從嚴，欲捨棄基督敎仁愛辦學的人本精神，代之以軍事教育及軍國主義模式來操練「學生兵」，集中一切火力，爲的就是提高淡中子弟的程度，擠入高校窄門，走向台灣帝國大學之路，爲母校爭光。

李登輝在淡中期間更加善用時間，勤練馬拉松、劍術、柔術，身裁逐漸向上攀升，夜間則在寢室裡看書，一天當做兩天用，同學們看見他如此拼命都自嘆弗如。

李登輝在淡中臥膽嘗薪三年後，認爲實力已穩固，於是以「跳級」考試方式，再次報考台北高校聯招，終於一舉考上高校，成爲淡中有史以來以三年級肄業生考上台北高校（一中）的第一人，此時距離他淡水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已足足三年之久。

第七部

影響青少年李登輝的幾件大事

影

響

35 台灣第一位土產醫學博士

阿輝畢業前後那年，淡水、三芝一帶居民突然在某日上午大放鞭炮，令人納悶的是當天並非神明誕辰，也不是日皇裕仁大壽，到底有什麼好慶祝的？

李永秋面帶喜色和一分驕傲，由滬尾公館口走來，正巧碰到阿輝和李智盛，「菜雞仔，是不是你中狀元？看你高興的樣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不成是台灣光復了？」李永秋：「快別亂說話，被日本憲兵抓去，不關我的事咧！」「我告訴你們，咱台灣第一位博士醫生杜聰明今天早上受聘為台北的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哩！他是淡水郡的人，所以今天淡水人走路都會有風哦！」

杜聰明到底是何許人？成績優秀的學生幾乎無人不知，杜先生的學習精神及成功的模式，更是好學生們爭相仿效學習的偉大對象；而對所有台灣同胞而言，杜聰明三個字也代表了台灣人在日據時代醫藥界的代表人物。談起杜聰明，當時老一輩的淡水人都會感動得流下眼淚，因為他不僅是台灣人民的榜樣，更是台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證明咱中國人聰明才智並未因「次等公民」的地位，而變得「魯鈍」，反而比在東京帝大的

日本高材生更爲優秀，談到杜仔，怎不教人落淚。

難到只有好學生才了解杜博士嗎？錯了！不愛唸書，平日浪盪度日，只知打彈珠，玩陀螺的孩子更了解杜博士是何許人，尤其當這些孩子偷懶不上課的「猴囡仔」，被父母逮到「摸魚」的時候，總會挨幾頓訓，「你看看人家杜博士小的時候，也是在淡水百六卡（百六卡又名百六憂、巴六甲、八六脚或巴拉卡，是淡水、三芝山區地名）田裡長大的，人家這麼會唸書，你怎麼那麼笨呢！」所以每當家長開罵時，小孩們總是附和說：「多學杜博士，要讀書哦！」足見杜仔在淡水、三芝的盛名。

◎中國第一枚細菌炸彈

杜仔究竟是個怎樣的傳奇人物？

杜聰明生於清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淡水百六卡山頂農戶，算三芝人，也算淡水人。他從小就聰明好穎，喜歡發問，深受親友喜愛，杜仔九歲才開始正式接受類似私塾的教育，十一歲半進入淡水滬尾公學校就讀，是李登輝、李永秋等人的學長，比阿輝這一屆整整早了二十六屆，也比阿輝年長卅一歲，他在校成績比紀福明及阿輝的成績還要突出，而他在校七年當中，除了外宿在淡水永吉街舊厝，還在淡水公學校長小竹家住過。

杜聰明不負衆望，以十七歲的「高齡」完成了小學課程，這還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他跨級報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立志做一名良醫。幾經努力，不負鄉親重望，他打敗了所有日本學生，以第一名錄取醫校，日本主考官反覆檢閱考試卷，判定杜仔仍是第一名，足見他的日文能力及文、史、自然科學均已超越同級的中、日學生。

民族意識強烈的杜聰明諳熟中國近代史，他明白台灣人的悲哀得歸咎於滿清政府的無能與腐敗，在他心目中只有同為習醫救人的革命領袖孫文，才是真正的民族救星。

民國二年，也就是杜聰明畢業前一年，當他正陶醉在中國統一的喜悅中，並希冀台灣回到祖國懷抱之時，不料前清走狗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自立為皇，杜聰明聞訊後，咬牙切齒的跑去找同窗好友蔣渭水、翁俊明等人共商大計，以援助身在南京，仍致力於中國改革運動的孫中山先生。最後台灣醫學校台籍革命學生，一致決議要置袁逆於死地，他們計劃製造「細菌炸彈」，行刺袁逆。

一向對細菌分裂及病毒研究頗有心得的杜聰明，準備調製的炸彈是「試管炸彈」，管內盛滿了含有大量霍亂菌的培養液，只要經過空氣或飛沫傳染給袁逆，保證「菌到命除」，而且手法乾淨俐落，不會留下任何線索。

那到底誰要去執行暗殺任務？杜聰明與翁俊明自告奮勇，渡海北上，到北平市擔任刺客。這次行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僅有的一次「生化戰」，這招殺手鐮，虧杜仔想得出來，

可惜袁梟四週佈署重兵，侍衛林立，杜、翁二人抵北京後，苦無機會接近，後雖勉強強投擲霍亂炸彈，但顯然未發生預期作用，任務宣布失敗。

杜氏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秉持優秀的佳績，成爲台灣總督府醫學學校績優畢業學生第一名，消息傳回淡水、三芝兩地，慶祝的鞭烟聲不絕於耳。這項成績創下了台胞在殖民地時代的光榮記錄，是台灣同胞中的第一人。杜聰明此時受聘爲台灣總督府研究員，專責研究細菌防制，但畢竟殖民地研究機構，所擁有的研究器材及專業科技尙屬次要，無法滿足研究的需求。因此杜聰明毅然決定放棄令人羨慕的高薪工作，遠赴東京留學，進入日本京都帝大研究內科醫學，並展開細菌防制、鴉片毒癮研究。

◎藥理研究的專家

杜聰明長時間不眠不休致力醫藥研究，其醫學心得已達世界級水準，日本總督府醫學學校特於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延聘杜仔爲該校講師，當時台籍講師比例極少，杜仔可稱得上是台灣人之光。

「台灣人第一位博士」終於誕生了，杜仔在他卅歲那年（一九二二年）升任醫學院教授不久，他的博士論文（專研細菌、鴉片、嗎啡、中藥、藥理、蛇毒領域的實證臨床研究論文）終於在五度口試後，順利獲得認可，成爲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博士，而且還

是醫學博士。

消息傳出後，身為霧峯林家女婿的杜仔，自然也受到了霧峯親友的狂賀，在此同時，他又受聘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兼中央研究所技正，階級比級日人七等高官。

杜聰明在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代表台灣總督府赴美、加、英、法、德、奧、義等國進修，成為正式駐外研究員，期間遇到美國費城「萬國麻醉醫藥教育研討會議」，日本駐台總督府特別拍電報任命杜仔為台灣代表，會中杜仔發表有關鎮痛劑臨床研究及毒癮病患臨床病例病理研究，雖然此次參加世界會議並非代表中國人出席，而是要把功勞榮耀歸於日本帝國政府，但是他爲了與全球醫學界作技術交流及經驗探討，仍在會中發表研究成果，並獲得全場與會學者熱烈回應。

杜仔鏗而不捨的研究，終於發明了對付嗎啡、鴉片毒癮的「減量戒毒療法」，而「尿液檢查法」更可將坊間的吸毒者以科學檢驗的方法，使其原形畢露，無所遁逃。

他又自蛇毒中提煉出鎮痛劑，把平凡無奇的木瓜葉汁，研製成提煉赤痢病特效藥的原料。雖然杜仔不在乎來自日本政府的獎賞，但在民國廿六年他擔任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期間，日方仍然頒給他「日本學術協會賞」，以表彰他研究慢性中毒及毒癮的貢獻。由於他的研究，不但使台灣同胞獲益良多，同時更拯救了當時在中國、南洋戰區作戰時，受毒蛇傷害的日本軍人，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傷患。

杜仔以一介百六卡農村子弟，成爲台灣醫學泰斗，以所學回饋台灣同胞。難怪有志青年，莫不以杜博士爲仿效對象，也是爲人父母口中的大英雄。

小小年紀的阿輝十分羨慕老學長杜博士的救人精神，他也相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自許有朝一日，能夠成爲一名醫人救國的名醫。

36 「乞丐王子」施乾

日據時代的淡水，果真是人才濟濟，年輕人在目睹殖民地時代下的低收入貧民、及乞丐困苦的境遇，總立下宏願長大後，要為民服務，改善農村生活。

阿輝十歲那年，淡水地區傳來一則「令窮者恨，令貧者痛」的消息。對淡水、三芝、石門貧苦人家及乞丐而言，這種哀痛猶如日本人聽聞天皇喪偶般難受，究竟是誰的夫人死了？街坊爭相口傳：「施仔伊某死啊！」「什麼？施乾的太太死了？那有可能？施太太這麼少年，怎會死去？」歐巴桑、歐吉桑們，交頭接耳的討論。

施乾是誰？他喪偶又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

施乾是淡水近代歷史上，最傳奇的一位慈善家，也是最能彰顯人格光輝的仁者。他在日據時代，以僅有的私人家產興建乞丐收容所，親自為生瘡流膿的乞丐朋友敷藥去毒，其愛心表現，可與馬偕博士相提並論，但施乾本身並非牧師，也無外援資助，其義行更屬難能可貴。

施乾生於民國前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左右），出生地為滬尾米市仔街（即今天

淡水鎮清水街一四六號現址)。西元一九〇六年左右，進入淡水公學校前身的滬尾公學校就讀，在校成績優異，一九一二年畢業後，施仔以高分考取台灣同胞極難考進的工業學府「台北州工業學校」。

施仔不負鄉親及師長的重望，一九一七年以極其優秀的成績畢業。以施乾的所學所長，絕對能夠在台灣總督府下面找到一份好差事。

果然，在三個月之內，施乾不靠家族的裙帶關係，立即受到日本總督府青睞，禮聘為州政府商工課的正式技士，在當時可謂「天之驕子」。

但是，抱有悲天憫人胸懷的他，並沒有照親友的期望，走完高級高務人員的生涯。原因是他在商工課任職期間，發現了台灣同胞悲慘可憐，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感人的義行

一九一八年，施乾奉駐台日本總督之命，前往調查台北地區艋舺（今萬華區）一帶的貧民生活窘況，他赫然發現，殖民地統治下，得不到醫療及社會救濟的貧民、乞丐，人數頗多，又無鞋可穿，連吃飽都成問題，而施乾這位從小生長在淡水望族，家境富裕的天之驕子，見到社會真實、淒慘的一面，不禁熱淚盈眶，惻隱之心油然而生。

施乾從此便展開「義工」的工作，每逢星期例假日，他便與女友謝小姐（後來嫁給

施乾、早逝）共同救濟乞丐。他倆不但自掏腰包，購買食物、衣褲給乞討者，而且還購入了昂貴的藥品、藥劑，為乞丐擠膿、擦臉、洗身，這些義行看在同事眼裡，多數認為他「頭殼壞去」，已分不清主業與義工的界線，顯然有些本末倒置。

當施家發覺施乾這個乖兒「不愛作官，愛乞丐」的傾向時，施仔已經全心投入救濟乞丐了。施仔的長輩，施坤山等人（施合發企業老板），都是淡水、台北的巨商富豪，他們看見侄兒施乾的義行，一氣之下，說出「既然那麼愛乞丐，乾脆搬去做乞丐」的氣話。

豈料「一語成真」，就在李登輝出生前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施乾帶著老婆一起去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首先，他向日本總督府商工課請辭，自願放棄令人傾羨的高薪工作，捨棄所謂的社會地位，自掏腰包設立了乞丐收容所，地點在台北州綠町（今萬華區大理街）附近，當時施仔才二十四歲而已。

◎愛愛寮的設立

乞丐收容所因屬「免錢」的慈善事業機構，附近幾個町的無依老人都聞風趕來投奔，一百多位乞丐很快就收容所給擠滿了，施家族人及長輩們此刻也受到施乾的博愛精神所感。由長輩施坤山、施合發將當時所經營的木材行中，一批南洋進口的「起厝」木料

送給賢侄，施乾立即將收容所改建為可容納二百個床位的宿舍，並命名為「愛愛寮」，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精神，愛心廣布人間。

施乾當時已二十五歲，他再發出宏願，想教育乞丐中年的孩童，於是身為「寮長」的施乾又斥資購入大批舊課本，教導孩童漢語及日語，使他們長大後，不必再像阿公、阿媽一樣沿街行乞，卻無一技之長。從此寮長也成了一位「教育家」。

台灣人施乾的義行開始由淡水、艋舺水路經商人傳揚至日本本土，日本大文豪菊池寬聽聞了台灣人施君的悲憫情操及救世濟人的德行後，還親自搭郵輪來到淡水、艋舺等地，實地勘查，在日本廣為披露。日本天皇見報後，也深受感動，御令台灣總督代為頒賜皇室賞金，以表彰施乾的義舉。

詎料，一九三二年，與施仔結褵十年的謝氏竟然因病去世，這位自結識到相知，進而攜手共創救濟生涯的「牽手」人，竟然先行謝世。施乾內心的哀慟可想而知，淡水地區聞此噩耗而難過的鄉親們，不計其數。有人直呼：「老天真不公平，這麼好的人，怎麼會死呢！」尤其是曾身受施仔救濟過的貧戶、乞丐們，更為此而痛哭流涕。對阿輝而言，這位施乾先生的義行故事，不單深深烙印在他的內心，他也盼一天能夠有足夠的體力，使貧農們能夠富足康樂起來，這樣就不再有乞丐和社會悲劇了。

施乾後來與續弦妻子日本京都小姐清水照子女士，續居愛愛寮，與二百多名乞丐共

同生活，一九四四年施乾因高血壓病逝，享年才四十七歲。照子女士於喪偶後，繼續照顧乞丐生活，繼承施君的遺願，而李登輝在考取台北高等學校後，決定棄醫、理、工科而從農科，以改造台灣貧窮社會的志願，也是深受施乾的精神所影響。

註一：照子小姐及施乾的大女兒、二女兒及兒媳婦，從未間斷施君遺志，光復後，愛愛療再度改建為愛愛院，直到八十四年為止，院中不但收容貧戶乞者，且大部分是沒有後代或遭遺棄，亟待奉養天年的貧苦老人，施君的故事，被譽為「一個『不浪漫的』愛的故事」。

註二：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台北縣誌」。

37 偕醫館主人馬偕牧師

偕醫館學寮宿舍，李登輝升學考試前的「家」，雖然設備沒有藤本的宿舍齊備，也不如媽進伯家寬敞，但李登輝依舊拚勁十足的，和幾位同學共同為升學而努力。

馬偕博士過世已二十多年，但他當年升柴火取暖的小壁爐還不時也空氣對流著，昂貴的加拿大鋼琴仍矗立在角落，隨時可以掀起琴蓋來彈唱一番。當年為人開刀的手術台挪開了，移不走的是手術檯旁的自來水盥洗盆，阿輝用它來洗臉刷牙，方便極了。早晨沒東西吃，可以到隔壁去買「豆腐煎」來吃，偕醫館像是留給淡水人永恆的禮物一般，永遠不停的服務著鄉親學子。

阿輝對馬偕博士頗有研究，他雖然疑惑聖經上有關「死人復活」、「死後升天」、「童女懷孕」及「救世主只有耶穌一人」的奇怪真理，但他倒是特別喜歡讀馬偕博士的生平略傳單張，因為長老會設計的略傳單張上有漢文，有英文，有日文，有羅馬拼音字，還有馬偕留鬍子的拔牙照片，任何國家的人民或小孩看了都會有興趣繼續讀下去。

馬偕博士是個「阿度仔」（台語，外國人的意思），來自加拿大的牛津郡，全家信奉

基督教，他十歲那年聽見威廉牧師演講福建廈門的福音佈道工作，就立志「長大要出國去傳福音」。

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四月六日，年輕的馬偕搭輪船抵達淡水港，他想要在香火鼎盛淡水傳揚上帝的福音，並建立一所教會，結果到處碰壁，被淡水鄉親吐口水、罵髒話、譏笑、用石頭打他。有個淡水人叫嚴清華，自認學問高深，找來一群士紳名流要與馬偕辯論天道，結果士紳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反倒是嚴清華相信了上帝，成了淡水第一個基督教徒。

馬偕博士不止在淡水傳教，他還走遍台北、艋舺、五股、蘆洲、宜蘭、基隆等地，馬偕在艋舺被鄉親丟果皮、潑糞便，講道時，有人提了一把大刀要砍死他，後來他劈不下去，放下刀子痛哭，最後這名艋舺鄉親竟成了熱心的信徒。馬偕在龍山寺附近，到處被人罵是「瘋子」，「外國豬」，但經過幾年的傳教工作，一八九三年，馬偕要回加拿大時，艋舺三大姓式首領在龍山寺廣場列隊歡送他，並邀信徒乘二十六頂花轎，浩浩蕩蕩遊行，以示艋舺人對他的敬仰。

一八九四年，中法戰爭期間，馬偕為清軍傷患急救，為被法軍艦炮轟炸受傷的淡水鄉親治療，台灣的清廷總督劉銘傳，特別派淡水防衛司令孫開華前往借醫館向馬偕致謝。

馬偕返加省親回台後，日本人已佔領台灣，淡水鄉親和信徒們十分驚恐日人實行報

復行動，連加拿大的教會都擔心台灣馬上會發生變化，馬偕曾經說出了一段很有名的話：「此地基督的教會正在憂傷，但不要怕，因為上帝在中間，不必擔心，雖然日本人統治台灣，但是上帝的統治在他們之上，上帝也統治無限的宇宙，所以我們只有等待上帝，應當知道在黑暗之後黎明就要來臨了。」

一九〇一年六月二日馬偕在淡水寓所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共傳教二十九個年頭，設立六十餘所教會，施洗信徒四千人，足跡遍及泉、漳、客家、平地、高山各地域。

38 — 音樂巨星江文也

李登輝的歌唱成績，一向是九開頭的，並不是他的嗓音特別好，而是他小心按譜哼出正確的音符，節拍順暢，富有節奏感。事實上三芝人唱出名堂的彼彼皆是，不論是唱詩歌、地方戲曲、吟詩，都有許多代表性的人物。

就在阿輝十一歲那年，鄉里傳來一陣鞭炮聲，這鞭炮不僅是鄉親們燃放，連日本人也來慶祝，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是文也哥哥在日本國，獲得全日音樂大賞……」消息傳來，震驚了東南亞所有殖民地，由日本國內電報及傳播傳來的消息，使三芝人幾乎與日本東京居民同時慶祝這件大事。在二次大戰來臨之前，音樂賽受賞是何等大的榮耀，尤其得獎者又是來自台灣的三芝鄉親，怎不教鄉里父老們激動落淚。

這位「文也哥哥」究竟是誰？他的名字為何被鄉親喚得如此親暱？

江文也就是補頭坑的「阿彬」，算起來江家也是李家的厝邊鄰居，兩家門牌號碼差六號，只可惜阿輝年紀太小，出生太晚，沒有機會遇上。但是阿輝對他並不感到陌生，自

昭和七年開始，阿彬在日本的聲樂比賽中屢獲「一番」（日文，指第一名）的消息就時常在日本廣播中出現，台灣的新聞紙（報紙）也刊登過他的獲賞新聞，家裡有收音機的鄉親一聽到廣播中傳來江文也的實況錄音，總會奪門而出，走上街頭，招集附近鄰居好友一同來聽阿彬的歌聲，邊聽邊掉眼淚，「咱阿彬終於為咱台灣同胞爭了一口氣，證明阿本仔（台語，日本人之意）頭腦輸咱台灣人。」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明治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一〇年，民前一年）六月十一日生於小基隆埔頭坑五十六號，父江長生，母鄭閨，上有哥哥江文鐘，下有么弟江文光，阿彬八歲就隨父親移居廈門經商，並進入日語學校讀書，長生伯有計劃的訓練他，準備將來留學日本，做一名工程師，沒想到他的日文學習進度驚人，父親決定在他十三歲那年就送他到長野，就讀上田中學，十九歲考進東京武藏高等工業學校電器工程科，但阿彬志不在電器工程，他真正的興趣是唱歌及作曲。為了圓夢，他一個人跑去選修上野音樂學校的聲樂課，二十二歲自武藏高工畢業後，他決定投入音樂工作，拜在日本近代音樂之父「山日耕作」門下學習作曲。

◎三芝人的榮耀

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起，他在全日本國聲樂大賽中，連續拔得頭籌，獲得多

次大賞，並在「藤原義江歌劇團」中，以圓熟渾厚的聲樂技巧，嶄露日本樂壇。

阿彬雖然在三芝的時間不長，但同窗、鄉親仍把他當成是故鄉之光（註一），李登輝得知「阿彬叔」的豐偉音樂事業之後，也同感振奮，因為阿輝也很喜歡唱歌，音樂成績不惡，當他知道靠音樂也能出頭天，就更加認真去學習，畢竟「音樂家」三字在當時的封閉社會中，代表著一項無限光榮、崇高的身份。

江文也的故事在當時引起全台灣讀者的熱烈反應，許多愛國愛鄉的讀者，以簽名或匿名信投書給各報社，希望台灣子弟江文也能夠從日本返回本島獻唱，以慰台灣鄉親。日本總督府認為把台胞的民族意識轉化到風花雪月的音樂上，並非壞事，於是決定以報社名義邀江文也回台，以安撫台民。

李登輝五年級那年的暑假，昭和九年八月十一日台灣官方報「新民報」邀請江文也等人組團返台公演。由楊肇嘉領隊的「鄉土訪問音樂團」，由東京搭船來台，船未靠近基隆港，就已掀起台胞的熱烈歡迎的高潮。

台灣新聞報及總督府轄下各廳、州政府機關一共安排了全島北、中、南多場公演會，包括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七場音樂會，場場爆滿，盛況空前，成為當年全台文藝界最盛大的活動。

音樂團的成員都是台灣音樂界留日的菁英，江文也主唱聲樂男中音，陳治泗鋼琴伴

奏（註二），小提琴——翁榮茂，大提琴——李金土、男高音——林澄沐，女中音——林秋錦，女高音——柯明珠，鋼琴——高慈美、林進生，阿輝雖然沒有機會到台北聽現場音樂公演，但是透過收音機的實況錄音轉播，聆聽美妙的歌聲，心底不禁讚歎與傾羨，「音樂會」三字也在他小小的心靈裡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年，江文也與日本皇親貴族「淹澤助右門」之女「淹澤乃子」小姐結婚。往後三年，他又獲得全日音樂比賽的作曲大賞。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李登輝讀高等科一年級時，恰巧碰上希特勒爭取到「一九三六年世界奧運會」主辦權，江文也以日本殖民地台灣作曲家身份率樂團參加柏林奧運文藝比賽，在優越感十足的日耳曼民族面前演奏「台灣舞曲」，獲得柏林人激賞，並榮獲管絃樂大獎，消息傳來，全台轟動，連台灣總督安藤都致電恭賀其成就。

昭和十三年，李登輝中學一年級那年，更傳來一則了不起的大事，江文也在二次大戰期間努力創作，以鋼琴曲「斷章小品」獲得威尼斯國際音樂節作曲獎，並且得俄國蘇維埃作曲大師契爾品的鼓勵肯定，主動為斷章小品出版有聲片，由俄國樂團演奏這組東方作品，這真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江文也在昭和十三年尾飛抵淪陷區的北平市，奉日本政府命令，任教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系，阿彬雖多次為日本得到國際大獎，但他一點也不快樂，他返頭開始研究中國正

統音樂及民俗音樂，十年之間，成就非凡。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江文也（一九四七年）轉任藝術專科學校作曲教授，完成中國管絃樂曲、「孔廟大成樂章」、中國芭蕾舞巨著「香妃傳」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曲、「北京」、「聖詠作曲集」，並根據古樂府素材譜成詩詞作品一百五十首，中國民歌一百首，創造出個人作曲生涯的最高峰。

註一：江文也於民國八十二年正式列名於三芝、淡水賢士名人錄中，與馬偕博士、杜聰明博士、施乾先生等人同列冊內。

註二：陳治泗為後來的淡水中學校長，即今基督教淡江中學，陳治泗主攻鋼琴及作曲，有多首膾炙人口的作品及詩歌傳世，如「台灣光復紀念歌」等佳作。

39 捉拿廖添丁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治安一向良好，民風淳樸，加上日本帝國的嚴刑峻法，一般老百姓都不敢以身試法，除非是革命分子，如羅福星之類的烈士，另外喜歡跟日本總督府玩捉迷藏的，則是義賊廖添丁、紅龜之輩。這二人都是日本軍警最厭惡的「中國豚」。（日語義即中國豬的意思）

羅福星、莫拉魯道等抗日義士早已經被槍決，唯一令日本軍警感到頭痛的，就是廖添丁等人。

在阿輝升上高等科就讀時，淡水郡役所和街役場張貼出了一張張頭戴扁帽、面貌清秀，留著兩撇小鬍子的人像，並懸賞緝拿，告示內文清楚寫著捉拿大盜廖添丁，通報密告者有大賞金，小朋友好奇紛紛駐足圍觀告示，大人們也來湊熱鬧「假裝」關心一下，實際上，義賊廖添丁的大名成年人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阿輝放假回家間會做過刑警的父親李金龍，「廖添丁究竟是何人？」才剛賣完豬肉，半躺在涼椅上抽著捲煙的父親，大吃一驚，一口煙剛吸進又立即咳了出來，「猴囡仔，你

怎麼會說出這個名字來？是誰告訴你的？」登輝說：「那是役所的巡佐貼出來的告示啊！咱三芝役場也有啊，不信你去看。」

李金龍點點頭說：「這個人以前就很出名，我以前做刑事就會奉命要抓他歸案，可就是抓不到。因為老百姓都幫他藏匿，而他的功夫又好，曾打傷過很多日本警察，台灣總督安藤曾下令，不計一切代價抓他哩。」李金龍以驕傲口氣對兒子講：「廖添丁在台灣人心目中是個義賊，否則日本人怎會捉不住他？聽說他專偷大漢奸、大奸商的金銀珠寶，少有打家劫舍的情形，他劫富濟貧，專門濟助貧苦的小佃農，孤兒寡母都稱讚他。」他接著說：「前幾年你老爸還在做刑事的時候，就曾接獲命令，指此人已由台中老家北上行竊光顧過不少漢奸、奸商的財物，對警方造成很大壓力，通令全島追緝他，不能讓他出海逃脫。」

「記得我退休前有一回，接獲線民密報，指廖添丁已北上，在艋舺一帶出現，我們台北洲的刑事警力全力支援，特准帶槍械前往艋舺捉人，但因此人擅長化裝，又會輕功，最後還是給他跑走了。」

阿輝聽了老爸一番話，瞭解廖添丁並不是大壞人，只是偷了日本「同路人」的錢財，才被通緝，「真是沒有天良，這麼好的人，如果逃到淡水、三芝，我一定要幫助他。」

當心裡還在想的廖添丁時，「里蝦子」李智盛和「菜雞」李永秋跑來告訴阿輝一個「好

消息」，阿輝！阿輝！「聽說昨天淡水那一家洋行和大布莊的保險櫃失竊，被盜走金條、鑽石、現金數十萬日票哩！還聽說是廖添丁來偷的，同學們聽了都好高興哦。」「什麼？廖添丁到淡水了，太好了，哪天在路上遇到他，我要把零用錢通通送他打擊惡勢力！」阿輝高興的說著。

不死心的阿輝對廖大俠非常好奇，他謙卑的跑去請教多位歐吉桑，歐巴桑和父親的舊識，非把廖添丁的事蹟問個清楚，絕不罷休。

◎劫富濟貧的義賊

據說廖添丁原是台中州牛麻頭臭水庄人（今台中縣清水人），父親名叫廖江水，母親王氏，皆文盲的庄脚人，廖大俠生於大正三年，比李登輝大十歲，事奉雙親至孝，又喜好打抱不平，是鄉里中的囡仔王。

廖添丁書讀雖不多，但從小就和正港大陸來的唐山師父，朱老七先生學北派少林拳，又和另一位大陸廚房師學南少林鶴拳和橋馬功，刀、槍、劍、棍樣樣精通，輕功暗器無一不曉，又以廚房師教他的「易容術」最特殊，日後成爲他的「救命丹」。

少年英雄廖添丁長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勇行爲終於得罪了家鄉的士紳劣豪，於是想聯合日本警察設計栽贓捉他，沒想到廖氏武功了得，不但圍捕行動不成，連日本

警察部長也被廖出手打傷。

「十年苦練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廖氏的武功從此在家鄉打響了名號，但廖家也從此不得安寧，先是廖的父親廖江水被「請」去臭水庄役場做人質，放話要廖投案就擒，廖添丁不得已，只好投案，但過不了三天當廖知道父母安全以後，又施展輕功從牢房逃脫。從此展開他傳奇的一生。

據傳廖添丁這幾年一路被刑事人員追蹤圍捕，使得他不得不往台北方向活動，據密報有人看到他在龜山、迴龍一帶出沒，又有人說在艋舺市場見到他竊取珠寶商的寶物，又以無名氏之名捐給窮人和乞丐，經過警方密探深入市井，搜乞丐的身，才起出贓物，物歸原主。

通常日本警察都會「抹黑」廖添丁，說他搶錢兼打人，事後將贓物以低價賣給黑市或找乞丐銷贖再對分洗錢，手段卑劣下流等等，然而一般民衆都不信警方的說詞，甘心樂意幫助廖添丁。當然，有些竊匪，也經常打著廖某人的名號，假義賊之名，行偷竊之實，若失風逃亡，則冒廖某人之名，四處向百姓尋求掩護，若不幸被捕，則又矢口否認是廖義賊本人，因此也曾造成日警空歡喜一場。

阿輝深深被這些故事所吸引，每逢三芝有人自台北批貨回鄉，總有新的「傳奇故事」可聽，阿輝心想，廖添丁大俠爲了照顧貧窮人家的生計，寧可犧牲家庭溫暖。在日警追

捕下，亡命全島，爲的就是一個「義」字。其精神可嘉，宏志可表，阿輝希望把武術練好，以後有機會路見不平。

廖添丁的俠義風範一直在鄉親和同學口中流傳著，陪著許多小朋友度過課餘閒聊的時光。無形之中，劫富濟貧也成了孩童口中的義舉，此觀念雖不正確，但大人都說廖添丁「讚！」阿輝在父親的糾正下，仍對廖添丁的義舉十分嚮往，深受影響。

40 誰是真小偷

淡水地區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的治安相當良好，殺人、搶劫等刑事案件非常罕見，如果淡水發生偷竊事件，就相當了不得，足可驚動方圓三十里內的街坊鄰里，而小偷則是人人喊打的大「大歹人」。

廬溝橋事變前五年，阿輝才轉入淡水公學校約半年，聽說了一件台灣人偷竊日本皇室財寶的事件。這名綽號叫「阿忠」的男子，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經通一番嚴刑拷打，阿忠仍未認罪。

由於阿忠死不認罪，原本極厭惡「賊仔」的民衆，也開始同情阿忠，並且懷疑其中另有隱情，極有可能是冤獄。

按當時法律，阿忠偷竊皇物的惡行，最重可判處死刑，拉去槍斃，也可能身裹麻袋拋海餵魚或處以身首異處的極刑。在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絕對有權判處犯法人民死刑，這是一種高壓的統治手段。

阿忠的母親是一位出身卑微的藝姐，在淡水頗受各方敬重，雖然比不上清末愛國名

妓「賽金花」，但是卻曾令東南亞一帶的日本大將及官員拜在贈金送銀，無怨無悔，足見其魅力。

因此，總督府及憲警人員想要無故定阿忠的罪，不是那麼容易，但因此案的證物「皇家御錶」，事關日本皇室「清譽」，若不查個水落石出，則難以向日本天皇交待，搞不好還會因此而被撤職查辦，令日本官員十分頭痛。

◎驚動全台灣的皇物竊案

家住淡水的阿忠與老邁的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清苦，阿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從破舊的床榻下，掏出一只包裹著厚絨布和報紙的古錶，忠母看著這只黃金懷錶，不禁熱淚盈眶，她輕輕擦拭著黃金錶鏈子，嘴裡哼起了京都小調，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淡水埔頂英人別墅。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西元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日，台灣被日本佔領的第二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到淡水訪友，當晚夜宿淡水，在埔頂賞景飲酒，並招來藝姐助興，而其中一位頗受伊藤喜愛的藝姐，就是阿忠的母親。忠母猶記當晚清風撩人，淡水河畔月亮皎潔，百花飄香，她為伊藤及台灣總督等上賓，輕撫弦琴，舉扇曼舞。

伊藤博文一夜風流後，從黑色西裝口袋中掏出一只二十四K金的英國懷錶送給她，

這只懷錶從此便一直被包裹珍藏起來，當作是回憶。

孰料蒼海桑田，物換星移，三十多年後，一代名妓已風華不再，就連生活都出了問題，忠母不得以，只好取出這只懷錶，要阿忠拿去典當，換台票買來吃。

阿忠拿著名貴的懷錶，拖著木屐走到船頭附近的公館口。（註一）典當，當舖老板眼睛極利，一見錶殼面手工打造的精細度，便知是一只罕見的英國名錶，即使「五舍大人」黃東茂、「施董」施坤山、許丙等淡水富豪所掛的名錶也不過如此。

當舖老板並不懷疑錶的真偽，而是在錶殼上鐫刻的日本國寶菊花標誌，似乎是日本皇家的寶物，與眼前這位「庄脚人」的身份不搭配，加上阿忠對老闆所提的問題，諸如「錶從何而來？錶主人原是何人？」阿忠多所隱諱，吱唔其詞，以保母親名節，這樣一來，反倒令老闆懷疑了。

「五十元，賣不賣隨你」當舖老闆開價。阿忠心想，這錶據媽媽表示，至少值一百五十元，而且還是古董錶，怎麼會這麼「賤呢？」「你拿去新店賣也是這般價錢啦！免問啦，要賣就快點，我還有生意要做哩！」阿忠是個老實人，雖然也四十幾了，但是鄉下人就是鄉下人，「莊脚」待久了，竟不會討價還價，「賣了啦！」當時黃金每台錢（三點七五公克）約台幣五元，稻穀一百台斤（六十公斤）才一元八角，五十元的確是一筆可觀的財富，但是那只懷錶的價值絕對不止五十元。

阿忠走後，當舖老闆愈想愈不對勁，他認為這錶殼上的十六片水滴形組成的菊花圖樣，與日本天皇及皇室御用的菊花徽記如此相像，分明就是皇室寶物。如果是，那他收購贓物豈不要被抓去審問挨板子，因此他立即向淡水郡役所的日本巡佐報案，說明原由，並交出那只懷錶，阿忠也於傍晚被捉拿到案。

日本警方懷疑，阿忠極有可能是名盜賊，錶主人可能已經遇害，或遭到不測，因此他們立即上報台灣總督府，以清查近年來是否有日本皇室官員在台遺失懷錶，經過數月探查，並電告東京，仍未獲任何明確結果，而阿忠及母親二人的供詞，仍是千篇一律，言明此錶乃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所贈，但伊藤當時已身亡多年，死無對證，淡水人都擔心阿忠會遭「割頭」亟刑處置。(註二)

◎誰是真正的竊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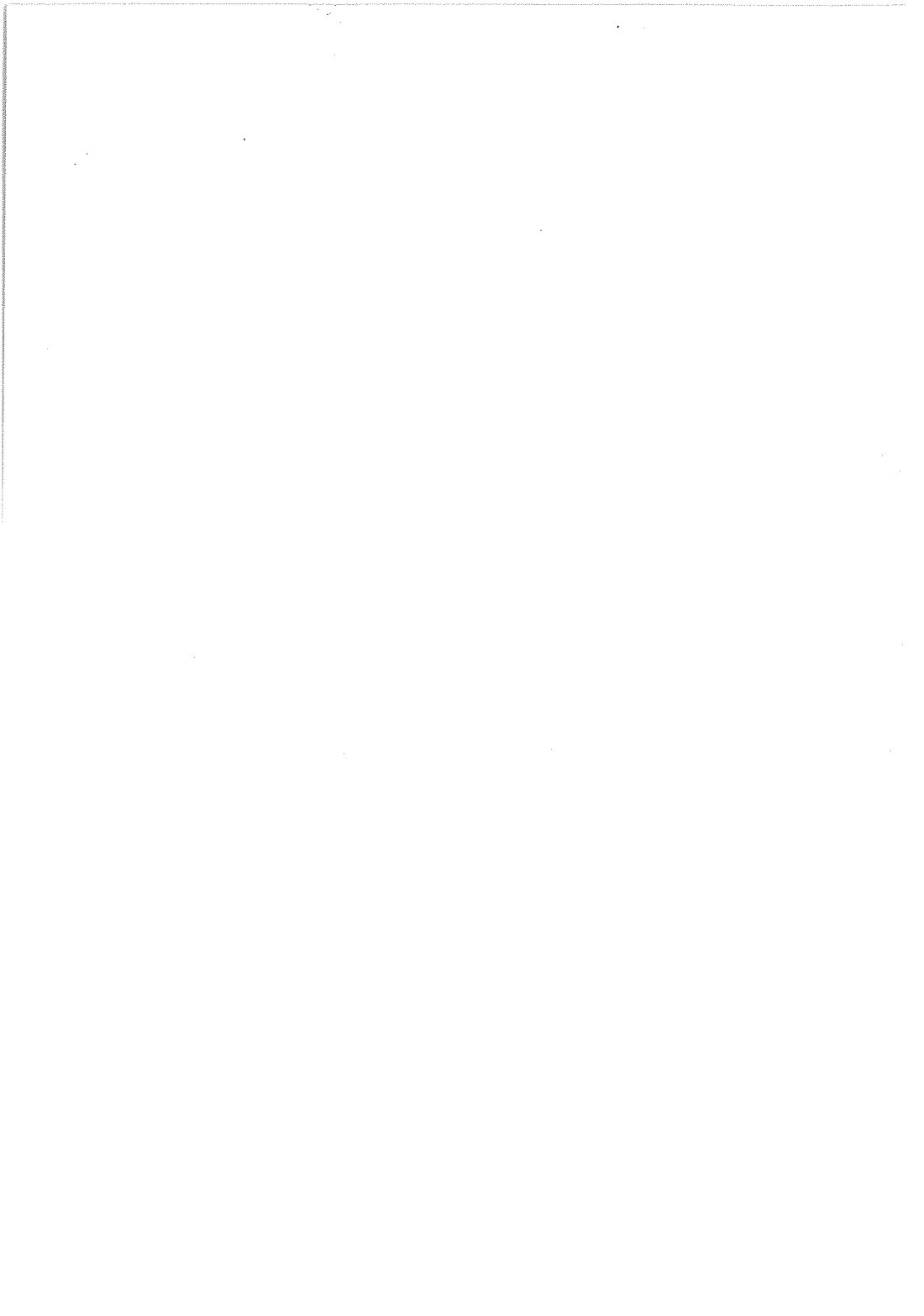
精明的日本警方透過總督府傳來的公文檔案資料得知真相，根據日本宮內省查閱皇室物品中黃金懷錶的編號，依序查表，發現原錶主人確是前首相伊藤博文無誤，雖然伊藤已去世二十一年，但根據當年伊藤博文的行蹤記載，確實有來台夜遊喝酒的事實，與阿忠的母親的口供不謀而合，這才還給母子二人一個清白，至於「懷錶疑案」的證錶，則從此離開阿忠母親的身邊，被日本駐台總督府用優渥的價格「買斷」，送歸日本皇宮，

這樣才平息了這樁棘手的懸案。

結案後當時對中國近代歷史稍具瞭解的淡水士紳及知識份子十分感慨，「三十多年前，日軍偷襲清廷海軍，製造甲午戰端，接著又在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期間先行出兵竊佔我澎湖列島及台灣，而等到伊藤作古二十一年後，受贈古錶的藝姐母子，還險些要背上小偷、盜賊的罪名。難道日軍不是盜我領土之賊？而伊藤不正是代表盜賊的一方，簽署令中國喪權合約的代表嗎？試問誰才是真正的『小偷』呢？

註一：當時淡水舊街分「新店」「公館口」二段地名，後者較繁華，是市集商業所在地。
註二：本故事流傳於淡水多年，經紀福明、陳金要老先生等人口述，另有史學家周明德

先生收錄於海天雜文一書，頗有史實根據。



附錄○

採訪人物說明

THE
MOUNTAIN
VIEW
CAMP
AND
HOTEL

李登輝

李總統登輝先生是這本書的主角，每次他返回地方宴客、同學會、演說、剪彩、過年分紅包、看畫展、聽音樂會、助選……總是來去匆匆，身為地方記者，爲他拍新聞照，聽他說話加以筆記的時間超過訪問他的時間。

記得幾年前有一回他驅車至淡水鎮公所祖祭，見鎮長室門有一座半身雕塑，他說：「塑像是很像我，可是好像少了一付眼鏡……」淡水鎮長陳俊哲一看「李總統的塑像眼鏡真的不見了」，他立刻想起是被好友「借」去欣賞，於是連忙回答：「塑像上的銅鏡架被一位莊姓好友借去了……」隔天連忙向那位莊姓友人要了回來，物歸原主，這則趣事成了街坊趣談。

兩年前，李總統應邀至淡水主持地方藝文中心剪彩，當他看見一幅由淡中恩師陳敬輝繪製的「淡水」主題油畫時，立即問道：「有沒有住在淡水的記者？」筆者答應，李總統向在場人士說：「這是我老師的作品，我一眼就認出，我現在還在學油畫，也收藏老師的作品……」

見他興之所至，開始談他的童年生活，他指著這是「淡水長老教堂、老街、盧醫師的家、淡水港、觀音山、七星山……」李總統又說他小學就和同學去爬山，「我們那時候就知道有一條小路可以從三芝經淡水到關渡、北投，我小學就和同學走過……」

八十四年農曆初一上午，李總統伉儷返鄉至母親墳前獻花，筆者拍照的位置與李總統太近，一時之間還在忙著調焦距，他轉過頭來看著筆者說：「佻哉樣某（台語，你知否），這就是我母親的墳，這個佻應該愛哉（台語，你應該要知道）……」隨後又對墓園管理員說：「我母親的墳請你好好照顧……」說完又冒著雨，偕夫人前往財生公墓園獻花。這次筆者仔細觀察李總統，發現皺紋比以往多，頭髮不如前茂密，但體力和精神十足，步履比以前還快，與同窗老友相互比較，他的身體仍保持最佳狀況，顯然他從少年到現在仍不斷在操練身體，六十年前身高不滿一六〇公分，努力勤練馬拉松，成為同窗津津樂道的「阿輝」，如今雖已七十二歲了，身高一八二一的龐大身軀仍能健步如飛。

「總統爸」李金龍先翁

走在三芝、淡水街上，有關李老先生的新聞素材，比李總統還要多，老先生熱心地方公益樂於助人，到了老年仍不改其個性，他的外號特別多「老仔」「三脚仔金龍」、「李刑事」、「阿公」、「洪派李仔」、「紅鼻子金龍」、「老爹」、「總統爸」……

李登輝甫任總統時，李老先生再度成爲記者們追逐的熱門對象，可別認爲他會躲起來不接受採訪，相反的，來者不拒，同桌吃飯喝酒閒聊，無所不談，毫無官架子或以「第一家家庭」家長自居，想要過划拳這一關，年輕記者們都不是對手，不論那一報的記者，遇上老先生總得拱手稱臣，筆者因不勝酒力，始終不敢和老先生划拳，以免出洋相。

民國八十一年之前，是老先生晚年最活躍的時期，悅來亭、東來餐廳、淡江餐廳、嘉賓餐廳、吉六福、福來、海鮮店……幾乎三芝、淡水大小餐飲店、老人茶舖、小吃店都有老先生的足跡，他喜歡吃小菜海螺、豬頭肉配黃酒。

在李老先生面前，什麼都可以提，什麼都可以問，就是不能提李登欽的事，這是衆人皆知的採訪忌諱，除非老先生自己提到（筆者從未親耳聽過），否則說了會令老先生難

過的。

李老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身體瘦小，酒量奇佳之外，他的猴拳令人驚訝叫奇，尤其他已經喝了一、二瓶份量的黃酒，居然還能從椅子上站起來，到空地打上半套猴拳，或蹲或趟地，或前或後，幾乎沒有「空門」，攻守合一。

李老先生年輕時，能夠由日本警界的基層巡捕步步高昇，昇到刑事，不知面對過多少舞刀弄槍的流氓險惡之徒，猴拳對老先生而言，可謂是臨危之法，終身不離，即使到了九十多歲高齡，仍拳不離身，令人驚訝佩服。

台灣光復以後，時局不如日據時代穩定，三芝、淡水一些地痞歹惡之徒見時機成熟，想對李金龍從前種種仇恨施以報復，情況對他非常不利，江源麟猶記一批被李金龍「捉去關」的三芝惡徒，來到埔頭街找李算舊帳，鄉民把李家團團圍住加以保護，不讓惡人得逞，足見鄉民對老先生的支持，而想向他尋求報復的惡人不知有多少。

么弟李炳楠

李家么兒炳楠是眾人眼中的孝子，哥哥忙著料理國事時，照顧李老先生的重擔就一直落在炳楠夫妻身上。

他與筆者閒談時，曾提到外傳「炳楠架子很大」之說，他笑著說：「我只有骨頭沒有架子，身上除了骨頭就是肉，我是一個有骨有肉的人，沒有架子。」他認為：「現在哥哥是總統，李家的人或許身份地位比一般人高一點，但是哥哥總有一天要回復到平民身份，如果現在擺架子，高高在上，以後人家會怎麼說……所以現在就要替未來做好打算，不可以擺架子……」

李尊翁病重時，幾度住進仁愛醫院加護病房，炳楠夫婦日夜輪流照顧老先生，親侍左右，夫妻倆都累壞了，到了老先生病逝那天上午，他又拖著疲憊的身心為父親辦理後事，隔日上午又親自駕車返三芝鄉看墓地，筆者見他數日未睡，面容憔悴，臉都瘦下來，身心承受極大痛苦，鐘繁木等人建議由旁人代他開車返回仁愛路，再坐計程車回鄉，但炳楠仍堅持。他說：「家中設了靈堂，如果他不趕回去，很不禮貌……」他希望大家能

讓他爲父親盡上最後的孝道。

李炳楠與筆者初次同桌見面吃飯時，感慨坊間報章雜誌描寫李家種種的文章書籍甚多，錯誤百出，未加求證，某雜誌社登他有幾個「憲」字輩的子女，顯然有極大筆誤，他說：「憲字輩的『兒子』只比我小五歲，難道要我四歲就生兒子？」事實上他目前僅有一位公子。

他認爲寫稿出書固然是件好事，但出書之前，應找當事人加以求證才好，不可瞞著當事人，他舉例有一位雜誌社編輯來訪，因避不掉而答允受其採訪，結果不聲不響的出書了，事後他對內容細節頗感驚訝，但未責怪該編輯，只是認爲「如果當初對方講明要寫成書，也許他還可以幫忙校正，使該書完整詳實……」筆者則說：「本書付梓前，一定會送手稿給李總統及李先生指正，力求詳實……」李炳楠十分豪爽的答允，同時答應提供另一位住在中和的親友一同幫忙看，「如果找不到人，再打來家中問電話即可」，李先生的誠懇及豪爽的個性，令人難忘。

「國舅」江源麟

喜愛抽英國淡煙的「國舅」江源麟，個性耿直，記憶力極佳，是李登輝的親舅舅，李金龍的小舅子，在家排行老么，江家六男三女，李母江錦是李金龍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李登輝的生母。

江國舅至今仍印象鮮明的記得「阿姊」江錦從年輕時期就嗓音如雷，聲音渾厚，個頭高大的江錦十分疼愛二子，老大登欽個性外向，嘴甜心熱；老二登輝個性內向文靜，沈默寡言，他年長登欽三歲半，年長登輝五歲，從小就看到登欽充滿抱負，喜歡俠義故事，自比於豪氣將帥之流，對讀書深造沒有興趣，赴南海參軍乃登欽受鄉友鼓動，志願從軍出海，一償兒時將軍夢，李母當時最爲反對，但他還是報名從軍了。

而在他眼中的李登輝則從高等科時代就立志做醫生，想走大學之路，登輝雖然不如哥哥嘴甜，卻用另一種內在的關心來友孝父母，例如登輝爲了維護母親的偉大形象，每當母親講話太過大聲而不自知時，登輝總會瞪著母親直看，類似論語「孝之以幾勸」的含蓄方式來提醒母親。

江源麟猶記「阿姊」返娘家一進門就誇二子如何聰明，品學又兼優，誇得多了，娘家的人有時都顯得不大耐煩。

江國舅做過三屆三芝鄉大坑村長（當時是經鄉親江來容等人力邀出馬參選），他古道熱腸，服務親切，村中大人小孩的名字都叫得出來，李金龍退出縣議會政壇之後，兩人仍然常在三芝街上吃「切仔麵」配黃酒，划拳把酒論英雄一番。登輝當選總統以後，李金龍總是囑咐他回鄉過年發紅包時，要包「厚」一點給國舅。

這兩年李金龍肺部虛弱，江源麟後來得知是患了肺癌，深感姊夫將盡大壽，因此格外珍惜與姊夫的情感，不論三芝風雨多大，他或撐傘或坐家人便車，只要李金龍、柄南回來，他人一定到。李金龍過世後，老國舅老淚縱橫，對這位姊夫、酒國戰友的逝世，江源麟真不知往後的日子還有哪一位能陪他「開講」暢談「日本時代誰人雄蓋勇？」

堂哥李進龍

李進龍先生是李登輝的堂哥，李松生的孫兒，由於進龍的母親阿焦（請參照李家族譜）原是松生公（李金龍的大伯）的長女，李飛龍的姊姊，因接生公無後，所以過繼給接生公，因此李進龍也是接生的孫兒，他是李金龍老先生最疼愛的姪兒之一，而且是姪兒輩當中唯一冠名「龍」字輩的人。

李進龍比李登輝大十三歲，金龍伯外出服勤時，都是他幫忙阿錦嬪照顧登欽和登輝兩個小兄弟，揹著他倆長大，其它時間則全部投入農事工做。他的個性耿直，學問雖不高，卻很懂得照顧鄉親，進龍的愛子李建雄曾接老先生到中和居住，方便照應，但是他住不習慣，又返回源興居，與登旺、登明、登連及後代子孫同住。

但是他晚年仍不得安寧，記得第一次採訪老先生時，被他誤認為觀光客，經解釋後，才了解來訪之意，筆者問：「爲何不歡迎觀光客？」老先生說：「你不知道，自從阿輝當了總統，觀光客都跑來公厝四處走動，果皮煙蒂亂丟，還進屋裡來東摸西看，開冰箱、掀菜罩，還跑去厝後面上厕所，臭得要命，蓋了公用廁所也不守規矩，每天害我掃地，

有一次還丟了錢包……」

李進龍常說他經濟不成問題，有兒子出外「拼錢」，但金龍伯有時還包紅包給他生活零用，實在太客氣了，他照顧公厝是應該的，也從不缺錢用，只要常回來公厝走走，聊聊天，他就已經很滿意了，進龍伯的兒女都很照顧他，也很爭氣，例如他的兒子李道雄，很早就出外學習土木工程，如今已事業有成。

李老先生在八十四年三月底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歲，當筆者前往源興居行禮，見鄉親紛紛送來「牌樓」祭悼，備極哀思，足見其生前人緣佳，詎料進龍伯過世後十九天，李尊翁也因病去世，叔姪二人相繼離世，使得三芝「王厝營」李家充滿一片哀淒之情，源興居門前兩株百年老榕隨著細雨微風搖曳枝葉，好像在慨歎細述百年來李家的生、老、病、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舊人又換新人，時間的巨輪永無止境的輪轉著，轉不盡人世的百態憂歡之情。

紀福明（淡水公學校同班同學）

紀福明老先生，本書的第二少年男主角，也是貧苦績優生的代表人物。紀家的故事在淡水數說不盡，他是老同學眼中的「永遠第一」、「天才」、「永遠懷念的班長」，也是時代悲劇的人物，他空有滿腔熱血和才華，卻一生乏人栽培。

壯年時期的紀福明仍然努力不懈，曾經在公所、小學、淡江中學任教，他關心地方政治發展，曾任草東里的鎮民代表，與陳金要、麥春福等校友共同關心民意。

事隔將近四十年，陳金要早已退休在家，麥春福也將合作社事業交棒給兒子麥勝剛，鮮少出入公開場合，然而紀福明仍然在鎮民代表會開會期間到場旁聽，猶記他最後一場到席旁聽的議程，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的臨時會，當時鎮代主席蔡錦賢、洪家光、郭添印、許宗爐等鎮代仍對鎮公所設置電腦看板一事提出正、反面的看法，紀老先生說：「以前哪裡有那麼多經費可以開……」筆者追問四十年前的種種民生建設情形，紀老先生侃侃而談，記憶力十分驚人。

記得筆者第一次問道有關街坊流傳「一名賣報紙，二名做總統，三名做裁縫，四名

「賣骨董」是否屬實，他欲言又止的謙虛說：「這是外頭在傳的，別人考第幾名我不清楚啦！」過了數月，筆者在中正路遇到老先生騎著機車兜風，這次筆者再次認真的想請教，這次他說話了，他很肯定的說：「我是第一名，從頭到尾都是第一，阿輝表現不錯，清水也不差……」

經過那次侃侃而談以後，紀老先生見筆者誠意十足，每次相見必提供一些寶貴資料及文獻，筆者認為時機成熟，經再三考證後，深知資料寶貴非常，除加以適度取材報導外，因報紙不願再深入探討此類題裁，筆者並不因此洩氣，反而為他們展開建檔工作，做一名業餘的文史工作者，如今總計紀老先生所提供的寶貴資料，經查證屬實可資利用的內容佔本書五分之一強。

紀福明晚年接辦自立報系地方辦事處，陳金要經營新生報、筆者經營國語日報地方辦事處（民國七十八年～八十一年）期間，與紀老先生及其公子紀榮達時有交流，對紀家兩代人計個人代價，欲盡一己之力使台灣更好的熱切心志，感觸極深。

李清水（淡水公學校同班同學）

李清水，大正九年生，只比班上的老大哥高家財小一歲，他當初爲了等堂弟李松村一同入學做伴，因而延誤入學，大正九年次的他就讀大正十二年次的班級，不論智力、身高、體形發育上都佔了上風。李登輝跟老牌副班長李清水相較起來，還是嫌矮了一點，這位往後幾年和阿輝成爲莫逆之交的副班長，每天看著阿輝爲成績打拼，努力運動，看著阿輝一寸寸長高長大，直到高等科畢業，他一直都坐在李登輝的正後座，成績也正好緊跟在李登輝之後，有時小考還超越李登輝和紀福明呢。

李清水說，小學期間經常是「一紀雙李」三分天下的局面，有時考試他考第一，其他二人分居二、二名，排列組合就是他們三個人，其他同學想插進來是很困難的。

清水伯個人不太欣賞學長制，尤其學長可以打學弟耳光更是令他氣憤，他回憶李登輝和他都受過這種氣，非常不合理，由於阿輝比他慢一年考入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因此他反而變成了李登輝的學長，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發現阿輝竄出頭了，愈長愈高，把他給比了下去，小學期間的「一般高」，自此已不復見。

清水伯如今仍然住在幼年時期的舊居，房子是翻新了，也變高了，可是樓層未設電梯，他每天從五樓爬上爬下，身體依舊壯健，就是聽力差了一些，筆者每回氣喘喘的爬上五樓訪問時，都必須放大聲量與他交談。

清水伯早年曾在樓下開設裁縫店，專門爲人量製西裝，也兼作學生綉學號的小生意，因此早年淡水記者筆下稱他爲「三名作裁縫」，或是「三名綉學號」，不過現在店面已轉租給銀樓做生意，縫衣機器也久未使用。

淡水滬尾文史工作室目前珍藏一張「淡水最後的大船入港」歷史照片，由清水伯提供，照片中有三個近影人物，其中一人就是他本人，清水伯對此照最爲得意，這張淡中時期的相片充分顯示出淡水港泥沙淤積的窘況，此後再也沒有上萬噸級的大輪船敢駛入港內，而李清水等三人站在港邊留影，等於是與淡水歷史一齊成長的最佳寫照。

李永秋（淡水公學校同班同學）

李永秋老先生，令人懷念的地方長者，筆者平日採訪地方新聞的經常性「受訪者」，也是提供最多資料及最支持筆者的老人家之一，筆者常稱他為「理事長」，因他擔任淡水農會理事長多年，曾帶領農會走過「倒閉」的艱辛時期，如今他已離世近一年，令人彌足懷念。

被李登輝喚作「菜雞」的李永秋，從小到大到老，一直和李登輝走同樣的農業路線，一個在中央研究農業經濟，一個在地方上從事農會業務改革，兩李對台灣農業的貢獻，同樣受到地方人士的肯定。

每當李永秋提到李登輝的成績時，總是翹起大姆指，直稱李的用功程度令他無法比擬，因此他的分數輸給李登輝，輸得非常服氣，李永秋謙虛的說自己比較愛玩，回家還要幫忙種田，實在沒有心情唸書，其實李老先生的成績也一直保持在中上排名，以他幼年的智慧，若立志與阿輝一搏，也許會改寫全班歷史也不一定。

民國五〇年代，淡水農會遭到惡性倒帳的劫難，農會幾乎要被接收或倒閉，幸而有

李永秋坐鎮指揮應變，並與農經專家的小學同學李登輝商討解決之道，結果獲得李登輝的支持（時任農復會），大家齊心協力，才使淡水農會走出今天的一番規模，這證明二李的默契與赤忱決心絲毫不輸當年，此事仍令淡水農民津津樂道。

李永秋的記憶力也十分驚人，但屬於漸進式的，若是以一般單刀直入的問答方式，他一定會說「記不得了，時間太久了！」但是每當筆者與理事長閒話家常，暢談淡水農業與早期農業之比較時，他關心農民、農業的心促使他漸漸打開記憶之門，加以舉出其他同窗的說法做為背景資料互作比較時，李老先生連小學的座位、成績、小故事都一一搬上桌面，比其他老同學敘述得還要清楚完整，他擅長於記憶數字符號，這可能與他經營農會帳款業務有關，即使中午款待顧客，略沾水酒之後，仍能照常表現出機敏的一面，讓農會職員佩服不已，他之所以能多次連選連任農會理事長，其來有自。

李老先生雖已於民國八十三年病逝，但農會的經營模式仍然可以見到他當初的影子，例如設立信用部、加強對外公開，廣設超市及週邊多元化經營，唯一令他遺憾的是農會開加油站案子，因淡水土地難求，至今尚未實現，而多年來，李老先生仍有說不完的小學時代故事，如今老理事長病逝，筆者除了感慨長者不再復事之外，筆者個人也頓失一位具校正能力的地方耆老，怎不教人遺憾。

胡聰明 (淡水公學校同學)

李登輝的第一任「保鏢」，談起六十多年前那場莫名其妙的打架事件，阿輝單挑李輝東、李輝來等人，胡聰明一笑置之，不願一再重覆此事，六十多年後的胡老先生談起當年「勇事」，仍可感受到他依舊在「保護」阿輝，倒是其他老同學特別喜歡談「大條仔」胡聰明的勇士精神。

其實胡聰明在眾多同學之中，並非與李登輝交情特別深厚，比他更親密的如李智盛、李清水等人，都可稱為胡聰明的「死黨」，而胡聰明這位來自外竿藁林的山頂囡仔，只是因機緣而和新轉來的李登輝產生同學的關係，直到六年級畢業。

由此可知當年胡聰明敢仗義直言，挺身而出，保護受欺壓的同學，完全是出於一顆赤誠之心，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從事不分大小，人不分貴賤，凡是只問對錯，求其公義而已，這就是胡聰明的做人處世原則。

筆者對照了一下當年的同學錄，發現李登輝這一班幾個調皮的同學幾乎都是出自竿藁林附近，有福建人，有客家人，大多生活清苦，功課不盡理想，而打架事件的主角，

李輝東、輝來兄弟也住在胡家附近，因此胡聰明當年能夠幫助「外地來的」同學李登輝解圍，且寧願得罪「自家」鄰居，這份勇氣和情誼，更教人欽佩。

有人說，十歲以前的孩童爭吵、打架，不算是真打架，只是遊戲而已，但是出來勸架或主持正義的孩子，必定是有頭腦，有智慧的，胡聰明勸過架，而且還一付「做大哥」的模樣出面制止，實屬難得。

事實證明，胡老先生在往後的成長歲月中，投入公職及省府早期的保險業，一直升到經理級職務才退休養老，享受清福。這顯示出胡聰明非但不是一位只會勸架的粗人，而且是一個足以擔當主管大任，能言善道的專業人士。

打架故事已落幕六十多年，但如今社會新聞報導的校園暴力事件卻層出不窮，從國小到高中，屢見不鮮，愈演愈烈，姑且不論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孰是孰非，家長、學生、老師三方面均有責任負起教育走下坡的問題。

本書行筆至此，殷切盼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培養出自立自強的性格，隨時隨地記得這個小故事，把是非公理的價值觀放在心上，反覆思考，擁有幫助弱小同學的精神，勇於發言，勇於認錯，隨時改正，相信校園問題將可減少大半，同時也可減輕天下為人師長、家長者的教育重擔，進而逐步重建校園新倫理、新秩序。

高梅玉 (李登輝的隔壁鄰居小妹)

一位因肚子痛而不知所措的小妹妹，經李家登輝哥哥幾番開導而改變一生的三芝名人——高梅玉，是阿輝哥哥口中的小小「依麼多」(日文：妹妹的意思)。

高家當年住在埔頭街七十一號，隔壁就是財生公的豬肉雜貨舖，李登欽和李登輝兄弟時常就近照顧高家的羅珠玉及高梅玉兩姊妹，感情十分深厚。高梅玉還記得當年發生的一件小故事……

李登輝這天在埔頭街雜貨舖讀了一上午的書，心情有些煩悶，阿輝走出戶外想透口氣，卻聽到隔壁高家傳來陣陣哭聲，好像是高家小妹妹在嚎啕大哭，他立即跑來關心，「依麼多阿妹啊，妳在哭什麼？爲何如此傷心？」李登輝望著高家么妹高梅玉，露出十分關心的神情。高梅玉的哭聲讓做姊姊的羅珠玉也驚得六神無主，阿輝問姊姊說：「朱玉古(羅珠玉的日文名字)啊，您妹妹到底是按哪啦，怎麼哭成這模樣？」羅珠玉回答：「她剛才就喊說肚子痛，而且愈來愈痛，愈哭愈大聲，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阿輝哥哥，你說該怎麼辦？」

李登輝一邊抱起依麼多，一邊安慰著她「依麼多，依麼多，不要哭，不要哭，哥哥惜哦……」然而依麼多哭聲依舊，直喊「巴肚疼……」阿輝想想「囡仔郎肚子痛應該怎麼是好？」他靈機一動，「朱玉古啊，有病就要看醫生，要不就要呷藥仔，呷誒好起來！」這麼簡單的道理，姊姊一時間也沒有想到，「對呀！拿藥仔來呷……」。

李登輝當機立斷，要羅珠玉去取「征露丸」來給妹妹吃，征露丸是專治腸胃、腹痛的家庭常藥，可是味道難嗅，令人難以下嚥，阿輝安慰著「依麼多，依麼多，緊呷落，緊吞落，馬上就不痛了……」

依麼多服下丸仔，大約過了五分鐘，還真有效，依麼多不哭了，肚子真的不痛了。阿輝問：「依麼多，現在感覺如何？」依麼多露出滿臉笑容，「不疼了，不疼了，真的不疼了！」姊妹倆好高興，三個人都笑了起來，眼淚也不知不覺的笑乾了，阿輝這下子成了高家兩姊妹的「家庭醫學顧問」。他拿起征露丸的瓶子，「下次妳們要記得了，凡是遇上了疾病，就要看醫生、吃藥才會好，光會哭是沒有用的，以後一定要記得哦！」說完了又調頭往大街走去散散心，高家倆姊妹。連忙謝謝阿輝哥哥，心中充滿無限感激，李登輝冷靜與果斷的大哥哥形象，永遠的烙印在高家姊妹心中。雖然高梅玉當時還不到七歲，但至今談起這段小故事仍然津津樂道。

少年李登輝大事年表

-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出生於小基隆埔頭坑。
- 一九二六年 跟隨祖父，全家從源興居移居埔頭街。
- 一九二七年 進入智成堂，接受師塾教育。
- 一九二九年 進入汐止公學校就讀國小一年級。
- 一九三〇年 進入南港公學校就讀國小二年級。
- 一九三一年 進入小基隆公學校就讀國小三年級。
- 一九三二年 父親李全龍自郡役所退休。
進入淡水公學校就讀國小四年級。
從三芝搬進淡水布埔頭阿嘴伯家，開始外宿的求學生涯。
- 演出生平第一齣話劇「不笑王子」。
- 一九三三年 於淡水公學校升讀國小五年級。
體格檢查發現患鼻胛肥大症。

初習泳技。

一九三四年 於淡水公學校升讀國小六年級。

擔任淡水公學校升旗手。

淡水公學校新任校長松田常乙上任，實施「不准說台語」政策。

一九三五年 於淡水公學校畢業，獲全校第二名。

首次赴台北參加國民中學入學考試，殺鍛而歸。

從布埔頭阿嘴伯家移居九嵌街張媽進家，繼續外宿生活。

進入淡水公學校就讀高等科一年級。

從九嵌街張媽進家移居藤本老師家，繼續外宿生活。

一九三六年 於淡水公學校升讀高等科二年級。

二度參加台北國民中學入學考試，惜未獲錄取。

從藤本老師家移居基督長老馬偕教堂附設的「偕醫館」，繼續外宿生活。

一九三七年 於淡水公學校高等科畢業。

最後一次參加台北國民中學入學考試，依舊落榜。

進入淡水中學就讀一年級，少年時代結束。

(下列課目名稱，為當時用詞)
(當時100分，以10為計算單位)

李登輝淡水公學校在學成績單

年級 科目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修身	8	8	9
讀方	10	9	10
綴方	9	9	9
書方	10	9	9
話方	10	9	10
算術	10	9	10
日歷	(未設課)	9	10
地理	(未設課)	9	9
圖畫	9	9	9
歌唱	7	8	8
體操	8	8	8
漢文	8	8	9
農業	8	8	8
平均	9	9	9
席次	2/52	2/53	2/52
操行	甲	甲	甲
修業天數	246	243	239

資料來源：紀福明先生提供

附註：修身：類似生活與倫理課。

讀方：學習閱讀日本文章的科目。

綴方：作文課。

書方：日文寫字課。

話方：日語會話課。

參考書目

- 「台灣史蹟」——會迺碩著，全台文化事業出版，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
- 「桃李爭榮」——淡江中學編纂出版，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九日再版。
- 「三芝鄉志」——三芝鄉公所編，民國八十三年春季初版。
- 「淡水廳志」——陳培桂著，清同治十年初版，台銀經研至再版。
- 「台北縣志」——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
- 「國民中學歷史教師手冊」——國立編譯館主編出版，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再版。
- 「台灣風雨歲月」——周明德著，聯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一版一刷。
- 「春風化雨二甲子」——淡水長老教會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版。
- 「開創達景七五週年」——談信合作社出版，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初版。
- 「看見淡水河」——張照堂主編台北縣政府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
- 「孕育文教故鄉情」——淡水國小編纂出版，民國八十二年初版。
- 「北門鎖鑰」——吳勝雄著及出版，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

- 「金色淡水」——淡水鎮公所編輯室出版，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五初版。
- 「淡水人文旅遊手冊」——滬尾文史工作室編，一九九三年初版。
- 「淡水橄欖球」——林傳基主編，淡中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發行，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九日。
- 「嶺南武術最談」——朱愚庵著，華聯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 「滬尾街雜誌」——蘇文魁、吳春和、紀榮達等合編，一九九〇出版。
- 「台灣風物」——台灣風物雜誌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六月出刊。
- 「民樂瑰寶」——陳正之著，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出版，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出版。
- 「富麗的台灣」——林國欽撰述，台灣省新聞處出版，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版。
- 「寧願燒盡」——馬偕紀念醫院馬偕院訊雜誌出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
-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百年史」——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叢書委員會出版，一九六五年六月初版。
- 「淡水文化資源提引」——蘇文魁主持，淡水鎮公所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出版。
- 「中國歷代大事年表」——益群書店印行，民國八十二年三月第十二刷。
- 「清代台灣盜案之研究」——王秀玲撰，師大史研所論文，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 「清代台灣義民之研究」——謝宏武撰，莊吉發教授指導，史研所論文，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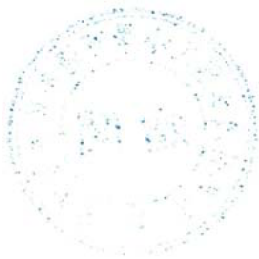
本書順利出版，特別感謝恩師新研所長馬驥仲、資深教授黃天才、趙俊邁、鄭貞銘、歐陽醇、何台貽、楊世凡、皇甫河旺、李天任、羅文坤、王石璠、莊吉發、楊開煌、胡幼偉、吳忠國、沈慧聲、蔣隆全、林美慧、李傳偉、簡麗婉等人多年來的指點與教誨。以及服務報社歷任直屬長官劉玉峰、楊堯、余尙志、黃旭昇、陸正鋒、蘇玉珠、陳章甫、劉培元、梁上燕的指正及鼓勵。

◎感謝協助單位

感謝支援協助單位：故宮博物院、新聞局、中央圖書館、市立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國術會、淡江大學、政治大學、新埔工專、淡水學院、中泰國小、楊維中油畫室、淡江中學、淡水國小、文化國小、淡水鎮公所金色淡水、台灣基督教長老會淡水國語禮拜堂、中國國民黨淡水鎮黨部、民進黨淡水鎮黨部、白鷺鸞聯盟、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信用合作社、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台灣高球俱樂部、淡中OB橄欖球俱樂部、三協

成餅店、大成報淡水管理處、台灣新生報淡水管理處、淡水記者公會、淡水戶政事務所、淡水地政事務所、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四海一家、洪正衛代書事務所、淡水體育會、東來餐廳、淡水警分局、中山、中正派出所。

感謝支援協助人士，莊吉發教授、陳淑女校長、陳榮昌校長、謝禧得校長、程司鍾校長、陳俊哲鎮長、花村祥鄉長、練國義鄉長、張衡鄉長、周移轉會長、劉進銀、王昶雄、張達隆、蘇文魁、李志仁、楊乃彥代表、高欽三理事主席、高錦昌總經理、麥勝剛理事主席、李宗璨里長、林景昌鄰長、黃昌材古董家、李進益、王炳仁、高梅玉、羅珠玉、陳金要、紀福明暨紀榮達父子、曾文祿、胡聰明、林開璧、李清水、李永秋、高加財、鄭庚和、鄭庚申，等人通力協助。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少年李登輝／邱定一著。-- 初版。-- 臺生市
：商周文化發行：[臺北縣新店市]：農學社
總經銷，民 84
面：公分。--(商業周刊人物：14)
ISBN 957-9293-19-8 (平裝)

1. 李登輝 - 傳記

782.886

84005119

533-82
773

商業周刊人物 14

少年李登輝

作 者／邱定一

責任編輯／蕭秉昌

發行人／金惟純

社 長／何飛鵬

主 編／徐以瑾

發 行 所／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62 號 5 樓

郵 撥／1173141-9 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 773-6611

封面設計／倪淑雲

印 刷／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晨捷裝訂廠

總 經 銷／農學社

電 話／(02) 9178022

□ 1995 年 (民 84) 7 月 1 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181 號

售價／280 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9293-19-8



編後序——百年誌慶緬懷先輩

淡水史料的蒐集著實不易，有官方及民間作前輩——林衡道、王昶雄、紀福明、周明德、莊吉發、吳勝雄、張照堂、陳俊哲、蘇文魁、李乾朗、李志仁、紀榮達、張建隆、吳春和等前輩先進努力不懈，由邇而始，逐漸使得百年老校歷史重現原貌，晚輩後進者，得以激勵編輯完冊，萬分稱幸。

於此回編輯過程中，前輩鍾江甘、紀福明、李永秋、張炳輝、江輝泉等多位耆老辭世，而晚輩恩師范之孝、孟昭勳、羅開明也相繼老邁因病去近，心中悲慟之切難以筆墨言之，惟以「范昭明」筆名紀念這群默默為社會奉獻一生的先輩們，願淡水國小百年老校精神繼續發熱發光，孕育故鄉文教。編輯期間，錯誤難免，如雷俊臣圖文、傳奇故事廖添丁篇、轉學、升學過程等，經過林衡道教授、周明德先生、戴寶村教授、李登旺先生、李炳楠先生、鍾繁木老代表等人不吝賜教，尤以江輝泉老先生在病中仍孜孜教誨，令晚輩由衷感激，這些筆誤將在二版一一校正，亟望拋磚引玉，無忝先輩指正。

作者 邱定一 謹識

國立教育資料館



F0042184

淡小國小百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印製